古龙作品集

剑客行

上

珠海出版社

江 湖 一 怪 侠

一代《古龙作品集》序

罗立群

古龙，原名熊耀华，生于 1936 年，卒于 1985 年 9 月 21 日，终年 49 岁。古龙从小身世飘零，性格孤独沉郁。他 14 岁时，从香港到台湾读书，18 岁时，因父母离异，生活陷入困境，靠朋友接济和半工半读就读于台湾淡江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他曾在台北美军顾问团任过职，后开始写武侠小说。

古龙一生“仗剑江湖载酒行”，他嗜酒如命，经常用喝酒来打发日子，借酒来麻醉自己，以忘掉自己心底的哀愁和寂寞。他为人豪爽，生性洒脱，爱交朋友，待人真挚、诚恳，善于理解别人，很得朋友的心。古龙很“好色”，是性情中人，他不能一日无女人，而女人也乐意与他交往。据古龙好友丁情说：“古大侠虽然不能缺少女伴，可是他常常会为了朋友，而舍弃他心爱的女人。他总认为女人可以再找，朋友知己却是难寻，怎么可以舍朋友而重女人呢？这是古大侠对于女人和朋友的态度，也是很多女人‘恨’他的原因。”由于酗酒和好色，古龙自中年以后，健康状况日趋下降，曾数度病危住院，但他出院后依然故我。他的好友、著名武侠小说家倪匡说，长期的病痛使得古龙已经看淡了人生。过度的酒色，致使古龙病情迅速恶化，终日肝硬化引起食道静脉瘤大出血而去世。古龙的身世、性情和行为，直接影响了他的武侠小说创作，了解了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古龙的作品。

古龙步入“武坛”，是为生活所逼，用古龙自己的话来说，“为了等钱吃饭而写稿，虽然不是作家共同的悲哀，却是我的悲哀，我也相信有这种悲哀的人大概还不止我一个。”他自第一部武侠小说《苍穹神剑》起，接二连三地推出新作，共创作数十部武侠小说，有许多被香港、台湾拍成电影、电视连续剧，成为港台影视界争相拍摄的热门题材。古龙的小说更是风靡大陆、港台及海外。

古龙对武侠小说创作有他自己的看法和理解。首先，他认为当代武侠小说不应再走传统武侠小说的老路，而是“要新，要变”。他说：“武侠小说的确已落入了固定的形式，这种形式已写得太多了些，已成了俗套，成了公式。”“谁规定武侠小说一定怎么样写，才能算正宗的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也和别的小说一样，只要你能吸引读者，使读者被你的人物的故事所感动，你就算成功。”对于武侠小说应该如何变，如何新，古龙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武侠小说中已不该再写神，写魔头，已应该开始写人，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人！武侠小说中的主角应该有人的优点，也应该有人的缺点，更应该有人的感情。”“武侠小说的情节若已无法改变，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写人类的情感，人性的冲突，由情感的冲突中制造高潮和动作。”他还认为：“只有人性才是小说中不可缺少的，人性并不仅是愤怒、仇恨、悲哀、恐惧，其中也包括了爱与友情，慷慨与侠义，幽默与同情。我们为什么要特别着重其中丑恶的一面？”写武侠小说的目的，是“使读者在悲欢感动之余，还能对这世上的人和事看得更深些、更远些”。基于这种认识，他更指出：“武侠小说写的虽然是古代的事，也未尝不可注入作者自己的新观念。”“武侠小说中的动作的描写，应该是简单，短而有力的，虎虎有生气的，不落俗套的。小说中动作的描写，应该先制造冲突，事件的冲突，尽量将各种冲突堆构成一个高潮。若你再制造气氛，紧张的气氛，肃杀的气氛，

用气氛来烘托动作的刺激。武侠小说毕竟不是国术指导，武侠小说也不是教你如何去打人杀人的！血和暴力虽然永远有它的吸引力，但是太多的血和暴力，就会令人反胃了。”古龙的这些观点．散见于他的各个小说前面的“序”中，这些观点和看法，丰富了武侠小说的创作理论，对阅读和理解他的武侠小说是大有帮助的。

古龙曾在《大旗英雄传》序言中把自己的小说创作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我写的是《苍穹神剑》《剑毒梅香》《孤星传》《湘妃剑》《飘香剑雨》《失魂引》《游侠录》《剑客行》《月异星邪》《残多缺玉》等等。

“中期写的是《武林外史》《大旗英雄传》（即《铁血大旗》）《情人箭》（即《怒剑》）《浣花洗剑录》（即《江海英雄》）还有最早一两篇写楚留香这个人的《铁血传奇》。

“然后，我才写《多情剑客无情剑》，再写《楚留香》，写《陆小凤》，写《流星·蝴蝶·剑》，写《七种武器》．写《欢乐英雄》。而一部在我一生中使我觉得最痛苦、受挫折最大的便是《天涯·明月·刀》。”

第一阶段的创作是古龙初入江湖的“闯荡”时期，此时的作品从结构、情节、人物乃到语言都没有摆脱传统武侠小说的束缚，但从小说的情节布局来看，已可以看出古龙具有巨大的潜在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并具备了一定的文学素养。

从写《武林外史》开始，古龙进入了武侠小说创作的探索阶段。这一时期他力图打破传统，有所创新，从《武林外史》到《铁血大旗》，再到《绝代双骄》，可以看出古龙不断探索的艰难“足迹”。

古龙后期的作品面貌一新，小说的意境深沉、幽远，富有诗意和哲理，小说语言洒脱不俗，人物塑造很有深度，小说的情节又是“奇”、“险”兼备，鬼神某测，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古龙初涉“江湖”时，乃为生活困境所逼，写小说是为了赚钱，学学别人自然方便。到了后期，困顿摆脱，责任感加强，对创作武侠小说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加上屡屡试笔，多年历练，语言、技巧也渐趋成熟，终于走出了古龙自己的路，亮出了古龙独特的“武功”。从此，“江湖”上多了一位“怪侠”。

以作品内容而论，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注重历史环境表现，依附历史，从此生发开去，演述出一连串虚构的故事。但从摄用历史材料来看，两人又有明显差别；梁羽生是虚构人物和事件，置入历史背景中，以此来强化历史氛围；金庸则直接取来历史人物和事件敷衍成武侠小说，其历史人物、事件，金庸写来煞有介事，常能以假乱真。两者都对历史进行了再认识、再评价，从作品含有的历史厚度而论，金庸比梁羽生更高一层，其写作技巧也高明得多。古龙的小说则根本抛开历史背景，不受任何拘束，而凭感性笔触，直探现实人生。古龙的小说不是注重于对历史的反思、回顾，而是着重在对现实人生的感受。现代人的情感、观念，使古龙武侠小说意境开阔、深沉。

就小说人物的主流倾向而言，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人物道德色彩浓烈，正邪严格区分，人物的社会内涵丰富，但人物性格单一，有概念化、公式化的缺陷。金庸武侠小说人物性格复杂，具有一种反传统精神，小说人物亦正亦邪，危步于道德的悬索之上而能不失其坠，具有“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的复杂、矛盾性格，而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矛盾又是奠基在生活本身的复杂、矛盾之上，这样，人性的发掘就有了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意义。古龙

小说最注重的是人性的体验，他常用细腻的笔触去描写人物微妙而复杂的情感，常用生与死、幸福与痛苦这样尖锐对立的矛看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高贵独立的人格，以此来揭示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真谛。在古龙小说中，多写变态人格，追求外化怪异人物性格的刻画，其作品主人公大多怪诞、神秘、孤僻、行事固执，自尊心强，又是性情中人，多情种子。这种情况可能与古龙的身世、心境、经历有关。

谈到小说情节，古龙武侠小说也和梁羽生、金庸小说有明显不同。三位大家都善于编织故事，他们的小说情节都十分曲折，构置巧妙，悬念层出不穷，伏线引出千里，环环相扣，此呼彼应。梁羽生武侠小说情节前工后拙，开篇十分吸引人，以后的情节则渐趋平淡，显得有点才气不足。金庸武侠小说恰恰相反，往往开局平平，随着情节的展开，人物纷纷涌现，情节盘根错节，主干巍峨，枝叶繁茂，宏大缜密的构思，诡异莫测的布局，奇迹联翩，回环波动，摄魂夺魄，回肠荡气。金庸的才思如同一炉火，小说情节犹如炉火上的一壶水，火越烧越旺，水越来越滚。古龙武侠小说的情节又不相同。他的小说从头至尾都跳动着最强的音符，情节奇中有奇，巧中含巧，偶然中有着必然，事事不可料，事事又得宜，计中套计，真中套假，假中存真，真真假假，变幻莫测。小说情节的发展根本无法预料，惊险频出，今人喘不过气来，而全书的缜密无隙又让人口服心折。古龙武侠小说的情节营构的确堪称一绝。

至于小说武功描写，梁、金、古三大家也有各自的风格。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武功”，虚幻中写实性很强，一招一式，清清楚楚，细腻而又逼真，紧张激烈，夸节有致。梁羽生的“武功”也具备道德倾向性，有正派武功，也有邪派武功；正派武功力道柔和，象征着善良、仁慈，既利于攻敌防卫，又有益于修心养性，而邪派武功则非常霸道，歹毒残忍，意味着邪恶，如修罗阴煞功、雷神掌、毒掌等。正派武功循序渐进，发展缓慢，但根基扎实，邪派武功进展神速，却容易走火入魔，贻害终身。凡此种种，造成了梁羽生“武功”的既精彩又单调。比起梁羽生来，金庸的“武功”更令人神往。金庸将武功描写与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和传统文化精神融合在一起，琴棋书画，九官八卦，医道，用毒，皆可化为绝世神功，并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精神作为“武功”的最高境界。金庸还着力描写人物练功的艰难历程和坚韧性格，并有声有色、恰如其分地描述出主人公因祸得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必然寓于偶然之中的哲理意境，使金庸“武功”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金庸“武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诙谐有趣，在激烈的打斗中插入笑料，令人捧腹，古龙的“武功”风格与众不同，他是以“怪招”取胜的。他的“武功”重精神不重招式，如《边城刀声》中写叶飞的“飞刀”绝技，“天上地下从来也没有人知道他的‘飞刀’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刀是怎么发出来的。刀未出手前,谁也想象不到它的速度和力量……刀一定在它应该在的地方！……天上地下，你绝对找不到任何人能代替它。若不能了解他那种伟大的精神，就绝不能发出那种足以惊天动地的刀！飞刀！飞刀还未在手，可是刀的精神已在！那并不是杀气，但却比杀气更令人胆怯。”这里所写的“飞刀”，已不是一种纯粹的武功，而是一种高尚人格，伟大的精神，即叶飞老师李寻欢那种“仁慈、博爱”的精神，它表明的是“正义必定战胜邪恶”！古龙的“武功”又强调“攻心为上”，举凡人物的性情、情绪、脾气、衣饰、环境，乃至肌肉的颤动、松紧等，都会对武功的发挥产生影响，而高手决战是不容有

丝毫错误的，“他们的心情，他们的神态，他们站着的姿势，都是绝对完美的。”在这种情境中，“武功”已不需套路，一招之间，生死立判。古龙的“武功”还表现出一种境养——禅的境界。它以彻心见性为宗旨，对敌手的体察靠的是忘我和物我合一的境界，因为只有忘我才能消除认识的局限性，才能迅速而准确地体察敌手武功的弱点。这种忘我境界是一种经过长期训练后所达到的随心所欲的自如状态，在这种忘我状态中，战斗者已成为“无意识的人”，心中已不存在作为观察者的“我”，有的只是手中的武器和对面的敌人；在这种状态中，身剑合一，战斗者 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武功的威力，一击之下，毁灭敌手。正因为古龙“武功”有这些“怪招”，所以他“武功”的风格别具特色：无招无式，简短有力，重在精神，一击见效。

古龙小说在语言、技巧上，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独家风格。梁羽生小说的语言文采飞扬，字里行间透出浓郁的书卷气，故事中又常常用诗词歌赋、民歌俗语点缀其间，以创造优美的意境、气氛，烘托人物的内心世界。他的小说技法以传统继承为主，多用章回小说的形式铺张故事，叙事中有着明显的说书人的口气，表现出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金庸才如大海，浩瀚奔腾，文笔俊爽、潇洒、诙谐逗趣而又富于变化，他的小说既有诗情画意，柔绮委婉的情境，又如西方小说直探人生、命运的真谛。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地吸收西方小说的创作技巧，中西结合，使小说结构既精巧、繁复，又谨严、完整。古龙小说的语言句式短，句法多变，简洁、俐落、洒脱。文章随意挥洒、虎虎有生气，叙事力避平铺直叙，行文多跳跃抖动，情节惊险蹊跷而又不违情悖理，辟境造意，刻意求新。如果说梁羽生是恪守典雅，不失武林大家风度的话，那么金庸就是博采百家，融合中西技法，既典雅古朴、慷慨多气，又诙谐幽默、妙语解颐，挥洒肆纵，多样统一地开创了一代武林新风，是“武坛”的绝顶人物！至于古龙，则是大胆恣肆，不守成规，逞才樆藻，笑傲“江湖”，力求新颖变化而又意蕴深邃的武林怪杰。

在国内，乃至港台，署名古龙出版的武侠小说有 100 多部，这些作品有的是古龙写了一半，由别人续写完成的，如《圆月弯刀》、《剑毒梅香》等，有的完全是别人所作，而以古龙名义发表的，如《铁树艳情》等，造成这种情况，乃因古龙成名之后，著作风行一时。出版商见有利可图，纷纷登门求稿，由于供不应求，便请别人代笔，于是伪作流行世上，真假参半，优劣并存。

这部《古龙作品集》的编排工作，是在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的指导下完成的，会长宁宗一先生及学会其他同仁亲自审读了全部原稿，删除了大量的伪劣之作，遴选出了全部精品，保证了作品的质量。台湾著名武侠小说家于东楼先生侠心热肠，为解决版权，提供资料，多方奔走，鼎力相助，今人感佩。

这部《古龙作品集》共分十卷出版，第一、二、三、四卷是古龙中、后期所创作的不成系列的精华作品，五卷为“小李飞刀”系列，六卷为“陆小凤传奇”系列，七卷为”楚留香传奇”系列，八卷为“七种武器”系列和“绝代双骄”，九、十两卷为古龙早期作品。全部十卷共分 59 册。为了便于学者的研究和读者了解创作背景、宗旨，每种作品前均保留作者的“原序”，并有一篇导读性的“序文”，作品后附“古龙武侠小说出版年表”。

第一章　保镖的少年

这条路笔直地伸到这里来，就形成一个弯曲，弯曲的地方是一片长得颇为浓密的树林子，路就从这树林子里穿出去。

虽然已近黄昏，但六月骄阳的余威仍在，热得教人难耐。

一丝风声也没有，穹苍就象是一块宝石，湛蓝的没有丝毫杂色。阳光从西边射下来，照在路上，照在树梢，却用不进树林子。

路上，本没有什么行人，但此刻远处突地尘头大起，奔雷似地驰来几匹健马，到了这树林子前面一打盘旋，竟然全都停住了。

一个骑着毛驴的丝帛贩子刚好从村子里出来，看到这几个骑士，目光不禁一愣，在这几个骑士身上望了半晌。但自己的目光和人家那利刃般的眼睛一触，就赶紧低下头、扬起小皮鞭，在驴子后面抽了一下，这毛驴就放开四蹄跑了开去。

原来这五匹马和马上的人都透着有些古怪，马上的骑士，一色淡青绸衫，绸衫上却缕着金线。识货的人一眼望去，就知道光是这一袭绸衫，价值就在百金以上，绝不是普通人穿得起的。

尤其怪的是，这五匹马的马鞍下，也露着金丝的流苏，阳光一闪，照在那马镫上，马镫竟也闪着金光。这五人五马立在这六月的阳光之下，只觉金光灿烂，就像是庙里塑金的神像似的。

此刻，这些骑士们一勒马缰，马就慢慢地进了树林子。一个满面于思的大汉，将头上镶着一粒明珠的淡青武士巾往后面一推，扳着马鞍子四下一望，侧顾他的同伴说道：“ 这地方又凉快，又清静，我看咱们就在这里歇一下吧！反正咱们已算准那话儿准得从这条道上经过，咱们等在这里，以逸待劳，一伸手就把点子给招呼下来，你说这有多痛快。 ”

这满脸于思的大汉非但生像威猛，说起话来也是声若洪钟，满口北方味儿，显见是来自燕赵的豪强之士。奇怪的只是这种人物，怎会穿着这种衣服呢？不但透着奇怪，简直有些透着玄妙了。

他说完，不等别人答话，就将手里的马鞭子朝鞍旁一插，一翻身，飕地跳下了马。身手的矫健，也说得上是千中选一的好手。

另一匹马上的一个瘦长汉子在鼻孔里哼了一下，冷冷道：

“ 老二这一年来把武功全都搁下了，你们看看，他刚跑了这么一点儿路，就累得恨不能找张床来往上面一倒。说起话来，又生像京里下来的那几个人就是他儿子似的，只要他一伸手，就什么都成了。 ”

那叫做“ 老二 ”的汉子咧嘴一笑，伸手住马股上一拍，那马就得得地跑去一边，一面他却笑道：“ 大哥，不瞒您说，我这还真觉得有点吃不消，这次要不是为了咱们吃了人家一年多，又蒙人家那种款待，兔崽子才会冒着这么大的太阳赶到这里来。 ”这身长七尺的彪形大汉又嘿地一笑，道：“ 不过从京里下来的几块料，还真没在我二霸天的眼里。就算他们能搬出‘ 燕京镖局 ’里的人来，可是大哥，您想想，燕京镖局的那老头子，还会将什么好手借给这些鹰爪孙吗？ ”

那个他叫做“ 大哥 ”的瘦长汉子又冷哼了一下，目光一转，蓦地道：“ 老二，念短！ ”

另四个穿着豪华、身躯精干、神色剽悍的骑士一齐随着他的目光往那边望去。只见一个穿褴褛长衫的汉子，手里拿着一本烂书，坐在林中道旁的一

棵树下，咪着眼睛，像是已经睡着了，却将两只穿着破布鞋的脚伸得远远的。
那满面于思的大汉不禁又哈哈一乐，指着这穷汉笑道：“大哥，您真是，自从咱们兄弟上次栽了那次跟斗之后，您越来越小心了，连这么个穷酸也含糊起来。”
那瘦长汉子双眉一皱，也翻身下了马，远远踱到一株树下，竟闭目养起神来。
也有风从林隙中吹了进来，那自称“二霸天”的汉子敞开衣襟，迎风一吹，伸出青筋隐现的大手往长满了胡子的嘴边一抹，笑道：“这里要是再有一碗冰镇梅汤，那可就更美了。”
话未说完，眼睛突地愣住，原来那睡在树下的穷酸身旁，正放着一个细瓷盖碗，碗盖上沁着水珠子，里面竟真的像盛着“冰镇梅汤”。
这大汉目光一触着这只盖碗，便再也收不回来，仔细又盯了两眼。这只盖碗浑然是宝蓝色，细致光滑，显见是名窑所制的精品。只是这大汉不识货，他看的只是那碗盖上的水珠子。
于是他目光又四下一转，看到他的弟兄们都在望着他微笑，他呲着牙一撇嘴，走到那穷汉身前，朝那伸出的脚上一踢。
那穷仅蓦地惊醒了，一探头，却仍然眯着眼睛，作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来望着这踢醒自己的人。
自称“二霸天”的大汉此刻也看清了这穷酸年纪还轻，脸生得也白白净净，漂漂亮亮的，两道眉毛又细又长，尤其夺目。
但这“二霸天”是既粗鲁，又蛮干，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此刻见这穷酸少年醒了，就又冲着他一呲牙，指了指那上面沁着水珠子的宝蓝盖碗，粗着喉咙大声问道：“喂，小子，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那穷酸少年仿佛睡得很熟，被突然弄醒来似的，眼睛仍惺忪着道：“这里面装的是梅汤，小生用冰镇了一晚上，还舍不得饮哩。”
这大汉哈哈一笑，往嘴里咽了口唾沫，指着那盖碗连连道：“好极了，好极了，快拿来给大爷我喝！大爷我正渴得很。”
那穷酸少年揉了揉眼睛，仿佛弄不懂似的，结结巴巴地说道：“不过……这碗梅汤小生还要，还不想送给阁下！”
这位“二霸天”两只眼睛突地一瞪，喝道：“你这穷酸，敢情是胆子上生了毛了，我二霸天今天高兴，才客客气气地叫你把梅汤拿来，不然大爷一脚踢出你的蛋黄子，你——”
哪知他话声未落，那静立在树下的瘦长汉子突地一声喝叱道：“老二，噤声！”又道：“老五，你听听，是不是点子们已经来了？”
一个短小精悍的汉子立刻从地上翻身跃了起来，伏向地上，用耳朵贴着地倾听了半晌，突地满脸喜色地说道：“大哥，还是您耳朵灵，果然是点子来了，一共有三辆车，九匹马，距离这里还有一箭多地，最多一盏茶的时候就过来了。”
这时那位自称“二霸天”的大汉便再也顾不了喝梅汤，一塌身，飕地一声，一个箭步窜到另一边的林口，手搭凉篷，朝前一望——前面果然有一股尘头扬起，也隐隐有车辚马嘶之声传来。这汉子生性虽然鲁莽，但行动却矫健得很，一拧身，又窜回树林子，双臂一张，低低吆喝一声，将正在四下吃着草的马都赶到一边去，又从自己那匹马的马鞍旁抽出一口折铁刀来，迎风一亮，不禁咧嘴一笑，呲牙说道：“好兄弟，你休息了这么久，今天也该让

你发发利市了。”

这时另四个汉子也都跃了起来，凝神戒备。耳听得车辚马嘶之声越来越近，众人脸上的神色，越发露出紧张的样子来。

而那寒酸少年，更像是被他们这种样子吓得不知怎么好，拿起那只宝蓝盖碗来，双手籁籁地发抖，抖得那只碗不住地响。

满面于思的大汉一步窜过去，掌中刀在他面门虚晃一下，沉声低喝道："你小子老老实实跟我坐在这里！动一动大爷就要你的命！"这寒酸少年抖得更厉害了，碗里的梅汤泼了出来，溅了一身。

"二霸天"惋惜地望了一眼，这时那另外四个汉子都已闪到树后，一面向他喝道："老二，点子来了。"

"二霸天"再也顾不得梅汤了，一拧身，也闪到树后。只见林外已当头驰进两匹马，马上坐着一胖一瘦两个汉子。一进树林，这两人也喘了一口气，方要说话，哪知却听到暴喝一声："朋友站着，'燕云五霸天'在此恭候朋友们的大驾已有多时了。"

"燕云五霸天"这几个字一喝出来，那胖子脸上的胖肉就颤抖了一下，另一人面上也是倏然色变，霎时间，随着这喝声，林中已闪出五个穿着绣金华服的剽悍汉子。

那胖子又一惊，几乎从马上跌下来，两只小眼睛四下一转，强自镇定着，却见一个彪形大汉已窜到自己马前，厉声喝道："郑胖子，快把你押着的东西给太爷留下来，然后挟着尾巴快滚，我厉文豹看你生得肥头大耳的，说不定会饶你一命。"

原来这粗犷大汉，正是名满两河的巨盗"燕云五霸天"中的"二霸天"厉文豹。

这"燕云五霸天"既未安山，亦未立寨，却是大河南北最著凶名的绿林道之一，这同族兄弟五人，仗着飘忽的行踪，狠辣的行事，在两河一带的确作过几件大案，也博得不小的万儿。

这当头的胖子卖相虽然不佳，却也是两河武休中的名人、河朔名捕胖灵官郑伯象。此刻他虽再也想不到这"燕云五霸天"会在这光天化日之下，动手招呼这批官家运送的珍宝，此时他心里尽管发毛，口中却仍不含糊。双手一拱，强笑着道："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厉当家的，这些日子来，小的也不知道厉当家的到哪里发财去了，一直没有向您请安，心里正在难过，哈哈，想不到今天却让小的在这里给遇着了。"

这以手腕圆滑享名于六扇门里的老公事，此刻一面说着话，一面也从马上跃了下来，双手一拱，作了个罗圈揖，竟又陪着笑道："厉当家的，您哪大人不见小人罪，小的这儿给您请安了。"

厉文豹突地仰天哈哈大笑起来，那郑伯象的一张胖脸上，一阵青，一阵白，心里更在打着鼓，他此次保的虽然是贵重的东西，但一来因为谁也想不到这段从清苑到济南府素来平静的官道上会出事，是以护送的人不多，再者也是因为这些年来六扇门里根本没有能人，所以他此刻心里有数，知道就凭自己这面的几个人，绝对不会是这"燕云五霸天"的敌手。

他心里嘀咕着："燕京镖局的那茹老头子真该死，派了那么个寒寒蠢蠢的小伙子来帮着我们押镖，唆，这趟可出事了，这干系谁来担当？"

他心里正在发毛，哪知那厉文豹笑声倏地一住，呲着牙又喝道："郑胖子，多年不见，你怎么还是这一套？要是你小子想在厉大爷眼前玩这一套，

那你可就打错了算盘了，识相的，你还是撒手快滚吧，反正车子上那玩意儿，又不是你郑胖子的。”

这胖灵官平日见了穿墙洞、打闷棍的毛贼，一瞪眼，一发威，倒很有那么回事。可是此刻见了这横行一带的巨盗，他却只剩下陪笑的份儿了。他是两河的老公事，本来和这“燕云五霸天”还有着一星半点交情，哪知人家现在根本不卖这个交情，他虽然仍在嘻着大嘴直笑，可是这笑容中却半分笑意也没有。而他身旁同来的那个瘦子，比他还不管用，此刻陪笑都笑不出来。

厉文豹目光电扫，又朗声大笑起来，回首朝那瘦长汉子，也就是“燕云五霸天”里的“大霸天”厉文虎一望，大笑着说道：“大哥，兄弟我的话可没有说错吧？您看看，这还不是一伸手，就……”

哪知他话尚未说完，在郑胖子和另一瘦子的两匹马中间，突地多了一个长身玉立的少年，厉声喝道：“哪里来的匪徒，这么大的胆子，敢动燕京镖局保的镖！”

厉文豹后退一步，两只环眼一转，上上下下将这少年打量了一阵，不由又朗声大笑起来，笑声中满是轻蔑的意味。

原来这少年虽然面目也颇俊秀，身上却穿着一套粗布短衫裤，一副土头土脑的样子，哪里像个保镖的达官。“二霸天”厉文豹怎会将这个少年放在眼里，大笑着喝道：“怯小子，你要是不要命的话，大可以找别的法子去死，何必要叫你厉太爷费事？厉太爷的宝刀之下，还懒得杀你这样的小子呢！”

那胖灵官一看这少年出来，不禁暗中一皱眉头，在肚里暗骂道：“你这小子真是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凭你那点功夫就敢在‘燕云五霸天’跟前叫阵，你真是活得起腻，唉——想不到声名赫赫的燕京镖局，竟然弄出这么一个怯小子来做镖师，不然随便搭上一个，今日遇着事，也可以抵挡一阵子。”

他心里一面这么想，一面却又在打着别的主意，突地又一笑，胁着肩说道：“厉当家的，你这可知道了吧，这趟货虽然是官家的东西，但可不是小的我的责任，而是燕京镖局保的镖。您要是不信，您去看看，那三辆车子上还插着‘铁掌震河朔’茹老镖头的铁掌镖旗哩！”

这老奸巨滑的老公事，此刻一见大势不妙，就先将责任推到别人头上，一面横着眼睛望着那浓眉大眼的少年，意思就是说：这可是你自己招惹来的，该怎么办你瞧着办吧！

这些人的心事在当时仅是一闪而过，厉文豹笑骂方住，却见那少年冷笑一声，手腕由背后一抄，但觉漫天光华一闪，这被人瞧不起的粗服少年手中竟多了一柄寒光耀目、光华流转的长剑。

这一声龙吟，一闪光华，倒使本来站在他身侧的两匹马，咧咧一声长嘶，仰首跑了开去。厉文豹、郑伯象、五霸天，脸上可全变了颜色，那站在树下一直不为人注意的寒酸少年，脸上也微微露出诧异之色，谁都想不到这土头土脑的怯小子手里，会有这种神兵利器，因为备人都是大行家，大家全看出了这口剑的不凡来。

这少年一剑在手，全身上下，也仿佛突然焕发了起来，两只大眼睛往厉文豹身上一瞪，长剑当胸一抱，厉声喝道：“你们今天谁要是想打这辆镖车的主意，得先问问我这口剑才成。”

“燕云五霸天”之首，那瘦长而精练阴鸷的汉子——厉文虎双臂一分，走上一步，将厉文豹拦在身后，沉声道：“我二弟招子不亮，看不出朋友是位高人，我厉文虎这里先向朋友告罪。”他语声一顿，目光利剪似地在那胖

灵官面上一瞪，又道：“只不过朋友年少英俊，想必系出名门，这次来替这种鹰爪孙卖命，未免也有些不值吧。”

这少年瞪着两只眼睛，嘴巴抿得紧紧的，对厉文虎的话一点反应也没有，兀自抱剑当胸，听他说完了，才朗声道：“我展白年轻识浅，对这一套全不懂，我只知道这趟是茹老镖头交给我的，我就该把它送到地头。各位朋友要是看得起我展白，就请让个道，我展白来日必有补报之处，否则——”

那厉文豹大喝一声，接口道：“否则怎的？”他性如烈火，虽然也觉得这少年手里拿着这种兵刃，就必定有其来头。但这少年这么一来，他可忍不住了。随着这一声厉叱，从厉文虎身侧抢上一步，刀光一闪，闪电似的朝这叫“展白”的少年斜斜劈下，风声劲急，端的是刀沉力猛。

展白一撤步，肩头微塌，掌中这口光华乱闪的利剑便带着一溜阴森森的青光向上一翻，找着厉文豹那口折铁翘尖刀崩去。

厉文豹这口刀虽也是百炼精钢所造，但此刻可不敢让人家的兵刃崩上，他猛地一挫腕子，刀锋一转，划了个圆孤，“力劈华山”立刻变成“天风狂飙”，刷地又是一刀，朝展白剁去，这“二霸天”名不虚传，刀法的确精熟已极。

哪知这少年展白的装束虽粗拙，身手却灵活，根本不让这厉文豹的招式使到，一拧身，“凤凰展翅”，反手一剑，连消带打，竟从厉文豹的刀光之中抢攻出去。厉文豹赶紧一仰身，往后倒蹿，才堪堪避过这招，但却已面目变色了。

这两招一过，厉文虎不禁皱了皱眉，他已看出这姓展的少年虽然使的剑法不过是武林习见的“三才剑”，但身法、路子，却高明得很，时间、部位的拿捏，更是恰到好处，像是这少年在这口剑上已有多年的苦练，绝不是自己二弟能抵敌得住的。

他这里正自暗中皱眉，但厉文豹一招受挫，怒火更张。厉吼一声，竟又飞身扑了上去，刷、刷一连又是两刀。

那少年脸上绝未因一招占了上风而有丝毫骄矜的样子，两只大眼睛，瞪在这厉文豹的刀尖上，随着他的刀尖打转。厉文豹这势如疯虎的两刀劈来，他身形一错步，便又轻轻易易地躲了开去，掌中长剑随着身子一引，剑光倏然而长，身随剑走，剑随身游，竟将一趟“三才剑法”使得无懈可击。

不过十个照面，这粗犷骄横的厉文豹使有些招架不住了，郑伯象在旁边看着满心欢喜，咧开大嘴，心里直乐：“喝，看不出这怯小子手底下还真有两下子，我要能将他拉到衙门里去，还真是一把好手。”但眼角一望那在旁边虎视眈眈的“五霸天”中另外四人，他心里的高兴不禁就打了个折扣。

厉文虎眼看他二弟越来越不成，而且他此刻也看出那姓展的少年武功虽不弱，剑法却平常，并不是什么高人的子弟，只不过仅仗着自己的苦练才将这趟剑练得如此精纯而已。

于是他心中便无顾忌，目光一转，朝“五霸天”中的“老三”、“老四”、“老五”打了个眼色，双手一翻，从怀中抽出兵刃来，竟是一对不是武功精纯的人绝不能使的“判官双笔”。

他随即一长身，口中厉喝道：“弟兄们，先把这小子拾掇下来。”

郑伯象心里蓦地一惊，霎眼间，但觉漫天寒光大作。原来这厉家兄弟们已全将兵刃抽到手上，除了那口折铁翘尖刀和这对判官双笔外，老三的一对镔铁双环杖，老四的一条链子枪，老五的一口丧门剑，这几样兵刃，竟没有

一样相同的。但是这厉家兄弟们身手的配合，却绝未因兵刃的差异而显得散漫。厉文虎厉喝一声过后，这厉氏四兄弟各各展动身形，已将那姓展的少年和胖灵官郑伯象以及另一个京城快捕“石猴”侯麟善围在里面，掌中的几件兵刃，眼看就全要招呼到那姓展的少年身上。

展白飕然几剑，将对手逼得更无还手之力了，他面上虽无表情，心里却不禁高兴，自己苦练多年，虽然没有名师指点，但现在却可以试出自己的武功并不含糊，这横行一时的“燕云五霸天”中的一人，眼看就得丧在自己剑下。

但是等他看到当下这种情势时，他心中不禁一惊，因为他知道自己对付“五霸天”中的任何一人，虽然绰绰有余，但假如人家五个人一齐上来，自己却万万不是人家的对手了。

那胖灵官和石猴一胖一瘦两个捕头，此刻更是吓得双腿直打哆嗦。

哪知就在这间不容发的刹那间，突地传来一阵清朗的笑声。

厉家兄弟微微一惊，却见这笑声竟是那寒酸少年所发出。此刻，他正一摇一晃地走了过来，一手拿着那只宝蓝盖碗，一手拿着那本破烂不堪的书，脚上的鞋子也没有完全穿上，拖拖拉拉的，形状简直有些猥琐。

然而他的笑声，却是那样清朗、高亢，使人简直不信这种人物会发出这样的笑声来。

厉文虎久闯江湖，此刻眉头又一皱，忖道：“唉！今天我可又看走眼了，想不到这穷酸也是一把好手，我厉文虎真是时衰运背，怎地竟遇着这种难缠的人物哩！”

随着这朗笑之声，正在动着手的两人，手底下可全慢了下来。展白心里本在嘀咕，此刻素性收了手。那厉文豹早就没有还手之力了，此刻当然更不会动手，累得在旁呼呼地喘着气，两只眼睛，却也不禁为这寒酸少年的笑声而张得大大的。

这寒酸少年此刻一转眼睛，笑声顿住，眼睛顿时又眯成一线，用三只手指端着碗底，两只手指掀起碗盖，将那只宝蓝盖碗送到嘴上，深深吸了一口，又笑起来，说道：“各位怎的不打了呀？”小生今日正要开开眼界，看看五个打一个究竟是怎么一种打法，各位不打了，岂不叫小生扫兴！”

厉文豹刚喘过气来，此刻又一呲牙，瞪着眼睛喝道：“你这穷酸，方才太爷叫你不要动，你跑来多管什么闲事？不怕太爷把你的蛋黄子给踢出来！”这鲁莽的汉子刚刚吃了大亏，此刻一点也没有学乖，又张牙舞爪起来。

那寒酸少年眯着眼睛，“嘻”地一笑，指着他说道：“哎呀，你这汉子，生得仪表堂堂，怎的说起话来却一点也没有人味？像是有人养没有人教的顽童，来，来，快给我叩三个头，让我教你读些圣贤之书，教你一些做人的道理。”

这厉文豹气得哇哇怪叫一声，一塌身，伸出蒲扇般大的左手，就要去抓这寒酸少年的脖子。那寒酸少年似乎骇得面目变色，连连倒退，两条腿却偏偏又像不听使唤，连伸都伸不直了。

厉文虎双眉一皱，一声大喝，道：“二弟，住手！”身形一动，方要赶上前去，哪知身旁光华一闪，原来那姓展的少年，已自掠了过去，一剑刺向厉文豹，一面喝道：“好朋友，你要动手，只管冲着我姓展的来，何必冲着人家发威！”

那寒酸少年一面倒退，一面在嘴里连连嚷着：“对，对，你要发威，就

找人家使宝剑的去，何必来找我，你要是把我这只碗碰碎了，就冲你还陪不起哩。”嘴里虽是这样嚷着，但身形乱动之下，拿碗的手却半点也没有哆嗦。

那厉文虎双眉又一皱，喝道：“姓展的朋友住手！二弟，快住手！”一面也掠上前去，将厉文豹挡到身后，却朝那寒酸少年当头一揖，朗声说道：“阁下虽然真人不露像，但厉文虎两眼不瞎，却看得出阁下是高人，我燕云五兄弟今日当着阁下眼前点线开扒，虽然无状，但我兄弟却有不得已的苦衷，希望阁下高高手，让兄弟们将这事料理了，日后敝兄弟一定登门到府上去向阁下叩头。”

这混迹武林二十多年的老江湖，眼里撒不进半粒沙子，此刻竟已看出这寒酸少年大有来头，连连作揖，连连赔话，希望他不要伸手出来管这趟闲事，免得一块到口的肉又飞了开去。

哪知那寒酸少年根本不买账，一面弯腰打扦，一面连连说道：“好汉，您别作揖，小生这可担当不起，您要到寒舍去，小生更不敢当，寒舍地方太小，要是好汉们都去的话，连站的地方都没有。”

这寒酸少年一面说着话，一面却将眉头皱了起来，原来这时骄阳已落，彩霞西弥，已近黄昏，而林外又传来一阵马蹄之声。

厉文虎面色又一变，阻着那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厉文豹发威，却又向这寒酸少年深深作下揖去，说道：“阁下既然这么说，那小可就先向阁下告罪，无状之处，我兄弟们日后一定登门谢过。”一面转过头，朝他的弟兄叱喝道：“弟兄们，天已不早，还不快把点子招呼下来！”掌中判官双笔一分，身躯一转，双笔抢出，就要向那姓展的少年动手。

哪知他只觉眼前一花，挡在自己面前的，却是那寒酸少年，而此刻林口马蹄纷沓，已有三骑连袂驰进这树林里来。

这三骑马上人的身形，一入众人之目。“燕云五霸天”、胖灵官、石猴，俱都又为之面色大变，只见胖灵官眼中所闪动的，却是笑色，他竟将这边的事搁在旁边，放开两条肥腿跑到这三人的马前面去，满脸堆下笑来，深深一揖，巴结地说道：“好久没有看到你老人家了，你老人家可好？小的一直瞎忙，也没有去给你老人家请安！”马上是三个穿着酱紫色长袍的老者，年纪已有五旬上下了，坐在马上，却仍然腰板挺得笔直，目光中更带着夺人的神采。

此刻那厉文虎，也撇下挡在自己面前的寒酸少年，和那正在冲自己瞪着眼睛的姓展的壮士，掠到这三个紫衫老者的马前，也自长揖道：“是哪阵风将老前辈吹到这里来的？晚辈厉文虎，叩问老前辈的金安。”三骑之中，当头的一人是个瘦小的老者，此刻却只在鼻孔里微微哼了一下，算是对这两个叩问的人答礼。然后他身形微动，从马上掠了下来，望也不望那正在朝自己弯腰的“燕云五霸天”和胖灵官一眼，却径自走到那寒酸少年面前，而且深深躬下腰去。

这一来，众人才大惊失色，谁也想不到这一身硬软功夫已入化境、小巧轻身之术更传诵武林的江湖顶尖高手之一，摩云神手向冲天，竟会向一个寒酸少年躬身行礼。

这寒酸少年哈哈一笑，身躯一直，目中登时放出神采来，寒酸的样子，立时随着他双目一张而荡然无踪。褴褛的衣衫，也变得不再褴褛了，因为这寒酸少年此刻神采之中，竟有种令人不可逼视的华贵之气。

他一笑过后，用手中的一卷破书指了指站在他面前的“摩云神手”向冲

天，嘴角仍然带着一丝潇洒的笑意，朗声说道：“ 向老哥，你这真是太巧了，人家，燕云五霸天 ’ 正要动刀子收拾我，你要是再不来，我这条命就得呜呼哀哉了。 ” 那昔年独踹浙东七家镖局，又在雁荡山将江南巨盗 “ 铁骑金刀 ” 戴东骥一掌劈死，使得武林黑白两道莫不闻名胆落的 “ 摩云神手 ” 向冲天，闻言后便转过身来，双目电张，瞪在那厉文虎的脸上。

第二章　追风无影

这摩云神手向冲天一转身，厉文虎面色就立刻为之苍白起来，哪知向冲天仅仅朝他瞪了一眼，随即又向那寒酸少年道：“老朽一步来迟，却教这些混帐冒犯了公子，老朽这就将他们拿下，听凭公子发落。”

那寒酸少年朗声一笑，缓步走了过来，一面又笑道：“向兄，我这可是说着玩的，你切不可认真！”说着，他刚好走到厉文豹身侧，就将手中的那只盖碗一扬，带笑道：“厉二侠，这碗里的梅汤还有少许，阁下可还要喝些？”

厉文豹见了这等阵仗，早已将骄狂之气都缩回肚里，听了这话，一张脸胀得跟茄子似的，讷讷地说不出话来。

这寒酸少年又微微一笑，用手中的书拍了拍那瞪着眼发愣、名叫展白的少年肩头，道：“展壮士使得好一手剑法，真教兄弟羡慕得很！展壮士如不嫌弃，事办完后务必请到寒舍聚聚，兄弟虽不才，却最好结交朋友。”

展白脸色微微一红，但仍然挺着腰板，拱手道：“公子太夸奖了，展白蒙公子解围，此恩此德，永不敢忘，日后一定登门请教，拜谢公子今日的大恩。”

寒酸少年连连点头笑道：“好，好！只是拜访的话，再也不要提起。”说着又走到厉文虎身前，含笑接道：“厉大侠今日可否看小弟的薄面，高高手，放他们过去？厉大侠如果需要盘缠，千儿八百的，就由小弟送给诸位。”

郑伯象直觉扑通一声，心里的一块大石落了地，一面却又暗地寻思：一出口就是千儿八百的，这少年好大的口气，看他这种气派，莫非也是那四个主儿的其中之一吗？

那厉文虎连忙一拱手，强笑道：“公子的吩咐，小的怎敢不遵，公子的厚赐，小的更不敢领，只是还请公子示知大名，以便小的回去，对敝家主有个交待。”

此话一出，众人又都微惊，就以厉家兄弟的这种穿着打扮，谁又想得到他们另有“主人”？

寒酸少年眼珠一转，仍含笑道，“想不到，想不到，声名赫赫的燕云五霸天，上面居然还有主人。”他目光突地一凛，瞪在厉文虎身上，接着又道：“只是不知道厉当家的可不可以告诉兄弟，贵家主是哪位高人？难道厉当家这次拦路劫镖，也是奉命行事吗？”

这时，那摩云神手已走到寒酸少年身侧，冷冷说着：“公子，您和这些人噜　什么！吩咐他们一声，让他们把镖车驾走不就得了，您要是再和这班人客气，他们就越发得意了。”

厉文虎到底也是武林中成名立万的人物，听了这话，脸上青一阵，白一阵，但却不敢发作起来，只得忍着气道：“敝兄弟虽然是武林中的无名小卒，可是，敝兄弟的居停主人却不是普普通通的武林道，江湖中人多多少少也得给他三分面子，只是——”

那摩云神手一瞪眼，喝断了他的话，厉声道：“你怎的这么多废话！那小子的名字，你爱说就说，不说就快滚，回去告诉他，这趟事是我向某人管的，有什么话，教他都冲我向某人来说好了。”

这厉文虎面色越发变得铁青，一跺脚，回身就走，一面招呼着道：“老二，老三，既然向老前辈这么说，我们还不走干什么！”一掉头，朝那此刻站在旁边已心安理得的胖灵官冷笑说道：“姓郑的，今天是你的造化，不过

我告诉你，你车子里那口箱子，可不是我厉家兄弟要的，要东西的人是谁，你心里琢磨琢磨，要是你以后还想在江湖中混，趁早还是将东西送去，不然以后换了别人找你，可就没有我姓厉的这样好说话了。”

他这明是向郑伯象吆喝，其实却是向那向冲天示意。

向冲天如今已逾知命，在武林中混了三十年，对这话哪还会听不出来用意何在？此刻他身形一动，快如闪电地掠到厉文虎前面，厉叱道：“好小子，你竟敢说这种狂话，今天我向大太爷倒非要把你留下来不可，看看你那主子有没有三头六臂，能把我向某人怎么着。”一伸铁掌，朝厉文虎当胸就抓。

厉文虎一拧身，旋右脚，躲开这招，还没有来得及说话，那向冲天手肘一沉，左手已倏然望他腕子抓去，厉文虎甩左掌，再往后退。哪知这摩云神手身手之快，的确不同凡响，根本连喘气的功大都不给人家，瞠目低叱一声：“躺下！”拗步进身，左手原式击出，右手微微一圈，竟刚好勾住厉文虎的右腕，往外一扯。

厉文虎只觉半边身子一麻，随着人家这轻轻一拉，噔、噔、噔，往前面冲了好几步，到底稳不住身形，倒在地上。

这摩云神手一伸手，就将名头颇响的“燕云五霸天”为首的厉文虎治得躺下来，众人心里都不禁倒抽一口凉气。

那名叫展白的少年，更是暗叫惭愧，一种失望的感觉，倏地突上心头。方才他原以为自己的身手已能在武林中争一席地位，自己身上背负的那一段血海深仇，也有了报复的指望，但此刻见了人家的身手，才知道自己仍然差得太远，心里一难受，长叹了一口气，垂下头去，但觉眼下茫茫，前途又复渺然。

这一刹那间，各人的感受自然都不相同，那厉家四兄弟更是一个个面孔发胀，站在那里，进又不是，退又不是，不知该怎么好。

向冲天目光四转，凛然在那厉氏四霸天的脸上溜过，蓦地厉喝道：“你们还不给我滚，回去告诉你们主子，就说厉文虎已经给我扣下了，他有什么手段，尽管冲我向某人施展好了。”

那寒酸少年却又微微一笑，道：“向兄火性仍然不减当年，难怪昔年武林宵小，一闻摩云神手之名，就惶然色变，但是——向兄；你却也犯不着生这么大的气。”

说着，他竟伸手将厉文虎从地上扶起来，微微笑道：“厉当家的，你这可就不对了，令居停主人到底是谁？你也该说出来呀，难道兄弟这么不才，连贵主人的名字都不配听吗？”

那厉文虎一跤跌在地上，将身上的那一袭华服，弄得到处是灰，脸色忽青忽白，心里羞愤已极，咬着牙沉吟了半晌，猛一跺脚，恨声道：“我厉文虎今日被这样作践，这只怪我姓厉的学艺不精，但——”

他转身朝着向冲天一咬牙，接着又道：“向大侠，你要是对我所说有关敝居停的话不满，何必对我们这种晚生后辈动手？你可以找敝居停，教训他去，只怕——你也认为敝居停太不才，不值得你教训！”

向冲天日光又一凛，张大眼睛，叱道：“姓厉的，你——”

却被那寒酸少年含笑拦住，道：“向兄，别发火，别发火！听他说下去吧！此人倒引起小弟的兴趣来了，如果小弟猜得不错的话，那倒真可能有戏唱了！”

厉文虎双睛瞪在向冲天身上，右手一伸，伸出四根手指来，冷冷接着道：

“ 敝居停主人住在南京，姓金，就是这位主儿，向老前辈，想必也知道他吧！不过以向老前辈这种身份，自然也不会将他放在眼里，”

可是这一向独断独行、素来心高气傲的摩云神手，在看了他这手势、听了他这话之后，虽然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脸上的神色却仍然不禁变了一下。

那胖灵官和石猴侯麟善，这时更是面容惨变，互相对望了一眼！那郑伯象一张嘴，像是想说话，却听那寒酸少年仰天大笑了起来，他心中一动，将嘴边的话又忍住了。

这一来，那厉文虎反倒愕住了，他只望自己说出主人的名字后，别人一定会大惊失色，甚至将自己所要的东西双手奉上都未可知，这寒酸少年虽然一定也有来头，但比起自己所说出的这人来，也一定大大逊色，摩云神手武功虽高，却也万万惹不起这人，是以他神色之间，才会有那样的态度，哪知这寒酸少年听了自己所说那足以震动江湖的名字，却纵声大笑起来。

这寒酸少年笑声未住，却将手中始终托着的那只宝蓝盖碗的碗盖，用两只手指挟了起来，朝这厉文虎面前一晃。

厉文虎目光动处，看到在这碗盖里面，却写着几个字，他目力本佳，忙凝睛一看，只见这碗里面竟赫然写着：“ 安乐公子最风流。 ”

字是硃砂色，形如龙飞凤舞，笔力苍劲，下面还署着下款：

“ 铮兄清玩，樊非拜赠。 ”

这些字迹一入厉文虎之目，厉文虎只觉眼前一花，险些又一跤跌在地上，微微抬头，看到这寒酸少年仍在带笑望着自己，头不禁往下一垂，却又看到寒酸少年那双已经破烂不堪的鞋子，此刻在他眼中，已截然有了另一种价值了，因为芸芸天下，又有谁敢说穿在“ 安乐公子 ”云铮足下的鞋子是不值一文的？

这素来阴鸷深沉的厉文虎，此刻也变得手足失措了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己所倚仗的人，在这人面前，已不是自己能够倚仗的了。

那寒酸少年哈哈一笑，道：“ 厉当家的，你此刻该知道小弟是谁了吧？那么，就请回去上覆金公子，就说今天卖了我云铮一个面子，哈哈…… ”他朗声一笑，又道：“ 我和祥麟公子虽然无缘见面，但却早已倾慕得很，还请厉当家回去代在下向金公子问好。 ”

厉文虎此刻再也硬不起来了，唯唯答应着。那云铮又一笑道：“ 厉当家的此刻事情既已了结，兄弟也不便屈留大驾，如果日后有兴，阁下不妨到苏州寒舍去盘桓几天，哈哈……厉当家的就请便吧！ ”

这时不但厉文虎栗然色变，其余的人也不禁都交相动容，厉文虎诺诺连声，倒退着走了两步，又深深一揖，一回身，走向林边。

厉氏兄弟们立即都跟在后面，这方才还不可一世的“ 燕云五霸天 ”，此刻却一个个垂头丧气，一言不发地走了。

少年展白，瞪着大眼睛站在旁边，将这一切事都看在眼里，听在耳里，他看到这安乐公子云铮的飘飘神采，朗朗侠行，自己心胸之间，顿时也觉得热血沸腾，不能自己。

那摩云神手望着“ 燕云五霸天 ”挥鞭急去的背影，嗤地冷笑一声，道：“ 南京城里的那个主儿，最近也越闹越不像话了，云公子…… ”

云铮却朗声一笑，截住他的话道：“ 向老师，树大招风，名高惹妒，我何尝又不是臭名在外？江湖中的闲言闲语，多是听不得的。 ”他语声微顿，又道：“ 方才那叫什么‘ 五霸天 ’的，多半是借着‘ 祥麟公子 ’的招牌，在

外惹是生非，唉！这种事，我也经得多了，向老师，你还记不记得，吕老六那次在镇江惹祸，不也是挂着我的招牌吗？若不是樊大爷知道，我不又惹一场是非？”摩云神手听了，脸上虽仍微有不豫之色，但还是唯唯应了。

少年展白看在眼里，对这安乐公子这种恢宏气度，不禁又暗暗为之心折。

那两个京城名捕，此刻早就堆着一脸笑，踅了过来，一齐躬身施下礼去，诚惶诚恐地说道：“小的们有眼无珠，刚才没有认出您老人家来，今天小的们承云公子您老人家仗义援手，实在感激不尽，只是小的们有公事在身，又不便多伺候您老人家，只好以后再亲到府上给您老人家叩头。”

一面又转过头，朝摩云神手向冲天躬身、施礼、赔话。

云铮微一挥手，含笑说道：“云某此次适逢其会，理应替两位效劳，谈不上什么感激。”

这穿着一袭寒衫的江南首富的公子、名重武林的“四大公子”之一，此刻目光一转，却转到少年展白身上，含笑又道：“这位兄台好俊的身手，小弟日后倒想和阁下多亲近亲近，寒舍就在苏州城外的云梦山庄，兄台日后经过苏州，千万别忘了到舍下盘桓几天。”微微一顿，又道：“还有，兄台回到镖局里，也请代小弟在茹老镖头跟前问好。”

少年展白指锋沿着剑脊一抹，灵巧地回剑入鞘，他入镖局虽未好久，但却是武林世家，他不禁有些惭愧！正想启口谦谢几句，哪知眼前突然人影一花，自己掌中已经回鞘一半的长剑，不知怎地，已经到了人家手上。

这一来，他不禁为之大吃一惊，须知他武功虽不甚高，但却曾刻苦下过功夫，眼力、手劲在武林中已大可说得过去，但此刻明明他自己拿得极稳的长剑，竟会在一霎眼间被人家夺去，他大惊之下，凝目一望，却见站在自己面前的，竟是那先前和摩云神手向冲天一齐策马入林的一个貌不惊人的瘦小老者。

而这瘦小老者，此刻手上却正拿着自己那柄爱逾性命的长剑，一手把着剑柄，一手微捏剑梢，在若无其事地把玩着。

少年展白不禁剑眉微轩，隐含怒意，朗声厉叱道：“朋友是何方高人？此举是何用意？”

那安乐公子面上也微现诧色，走了过来，正待问话，哪知那瘦小老者手指轻弹，锵琅将长剑弹出一声龙吟，突地一整面色，沉声向展白问道：“小朋友，你这口剑是哪里来的？”

少年展白面上变得越发难看，大喝道：“你管不着！”

随着喝声，他竟左手“砰”地一拳，向那瘦小老者的面门打去，同时右手疾伸，去夺这老者手中的剑。

这少年年少气盛，再加上自己的剑被夺去，竟不管人家是何身份，当着这些名重一时的武林名人，就伸胳膊动手了。

但是他双手方才伸出，眼前却又一花，已失去那瘦小老者的行踪，心中正一凛，左拳右掌已被人家轻轻托出，自己满身的气劲，竟再也用不出一丝来。

只听一个清朗的口音笑道：“兄台，有话好说，切切不要动手。”原来托住他一拳一掌的，就是那安乐公子云铮。

少年展白盛气不禁一馁，颓然收回了手，起先他心里以为，这安乐公子能享盛名，不过大半是靠了他手下的食客都是能人而已。

但人家此刻一伸手，他心下就有数了，知道这安乐公子，武功竟是惊人

无比，但是，他虽明知自己的武功比人家差得太远，仍忍不住气愤愤地道：“云公子，你这是干什么？假如公子要这口剑，只要公子开口，小弟一定双手奉上，公子又何必这么做呢？”

他这话已说得很重，但是安乐公子面上仍微微含笑，一点也不动气，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道；“兄台，你误会了，你误会了！”一面却侧过头，朝那已转到展白身后的瘦小老者道：“华老师，你快别和人家开玩笑了，把剑还给人家吧！”他哈哈一笑，指着这瘦小老者向展白道：“兄台，来，让小弟来引见引见，这位就是江湖人称‘追风无影，的华清泉老师，兄台放心，华老师绝不会恃强夺剑的。”

这“追风无影”四字一出，方才看到这瘦小老者的身手，却不知道他是谁的人都不禁大吃一惊！目光都转到这貌不惊人的老者身上，几乎有些不相信此人就是名震天下、以轻身小巧之术驰誉武林、江湖人称“第一神偷追风无影”的华清泉，也想不到此人竟也被安乐公子收罗了去。

“追风无影”华清泉却仍寒着脸，缓缓又走到少年展白的面前，沉声道：“我问你，你这口剑是哪里来的？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谁是你的授业师傅？”

他一连声又问了这几句话，生像是没有听到云铮的话似的，此时不但云铮面上收敛了笑容，摩云神手脸上也微微变了色。

那两个六扇门里的名捕，此刻老早站得远远的，他们一听“追风无影”的名字，脑袋就发胀，再也不敢　进这浑水里。

少年展白脸上更变得纸一样地煞白，瞪着眼睛，朗声道：“华老前辈，我早就听过你的名字，也知道你是武林里成名的高手，可是我却不知道你凭着什么，要问我这句话！”

这“追风无影”冷冷一笑，竟沉声又道：“朋友，今天你若是不好好把我问你的话说出来，我华某人立刻就叫你毕命此地！”

此话一出，众人不禁又为之大吃一惊，那安乐公子强笑一下道：“华老师，你这是干什么？看在我的面上，让这少年壮士把剑拿回去吧。”他又强笑了一声，接着往下说道：“不然人家还真以为是我要这口剑哩！”

哪知道“追风无影”华清泉竟往后退了一步，仍铁青着面色。

道：“云公子，我华清泉在武林中得罪的人太多，弄得不能立足，去投奔您，承您不弃，待我如上宾，我华清泉感激您一辈子，只要您云公子一句话，叫我华清泉汤里去，我就汤里去，叫我华清泉火里去，我就火里去，可是——”他目光突地一凛，在那少年展白身上一转，沉声接道：“可是今天，我却非要问清楚这口剑的来历，问清楚这少年的来历不可，他要是不说出来，我华清泉纵然落个以强凌弱、以大压小的罪名，也顾不得了，要将他这条命搁在这儿。”

这位曾经一夜之间，连偷京城七十三家巨宅的江湖第一神偷，此刻面寒如铁地说到这里，突地身形一动，宛如一道轻烟般升起，瘦小的身躯拨到两丈五、六处，双足微微一蹬，竟在空中打了个盘旋，掌中长剑一挥，只见一道碧莹莹的剑光，像是在空中打了个闪，“格擦”一声，竟将一股粗如海碗般的树枝，一剑斩成两段，“哗然”一声，那段树枝带根连叶的落了下来、这“追风无影”又在空中轻挥一掌，将这树枝击得远远的，身形才飘然落下。

华清泉露了这么一手足以惊世骇俗的功夫，两脚丁字步一站，仍然沉着脸，厉声道：“谁今天要管我华清泉的闲事，他就是我华清泉的老子，我也

得跟他拼了。”
安乐公子素以气度旷达见称于天下，此刻却也不禁面目变色，正待说话，那“摩云神手”却一个箭步掠了过来，沉声道：“华老师，你这是干什么？你敢对公子这么无理！”
这“追风无影”此时手里正紧紧抓住那口寒光照人的长剑。闻言回过头来，冷冷道：“向冲天，你我可有几十年的交情，你难道还不清楚我的一切？你难道眼睛瞎了，看不出这口剑是什么剑？是什么人的？”
他越说神情越激动，“摩云神手”向冲天不禁愣了一下，目光朝这口剑上着实盯了几眼，突地像是想起了什么，面色立刻大变，讷讷地想开口，却又忍住了，竟横过两步，走到一边去，两道目光，却仍紧紧瞪在那口剑上。
少年展自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此刻突地沉喝道：“华大侠，你是武林中成名立万的人物，我是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可是我今天就是不说，我倒要看看你这个成名露脸的人物能把我怎样！”说着，他一面嘿嘿冷笑，胸膛挺得更高，两只大眼睛瞪得滚圆，发着光，一面又道：“而且，华大侠，我告诉你，你快把剑还我！不然只要我一天不死，我纵然搭上性命，也要将这口剑夺回来的！”
“追风无影”目光更凛如利剪，左脚迈前一步，厉声道，“你真的不说？”
少年展白一挺胸膛，也厉声叱道：“不说又怎地？快还剑来！”
语声一了，众人但见眼前剑光突长，那“追风无影”竟大喝道：“那今天我就要你的命！”嗖、嗖两剑，如闪电般飞向展白，这成名武林已近三十年的人物，竟真的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年动起手来了。
那安乐公子云铮再也忍不住，身形一动，已挡在展白前面，将手中的那只宝蓝盖碗一举，竟以之去挡那“追风无影”的剑光，口中亦喝道：“华老师，你真的要动手？”
华清泉一招两式，其快如风，已发到中途，但此刻却也不得不硬生生将剑招撤回来，手腕猛挫，那口剑竟骤然停在那只宝蓝色的盖碗前面，只要再差了毫厘，他就得将这只盖碗毁了。
他这种手劲拿捏之妙，端的是恰到好处，安乐公子平伸掌心，却一动也不动地将这只盖碗托在手上，架住那口剑，说道：“华老师，你若是真要动手的话，也得说出个原因来呀？”
这“追风无影”握着剑的腕子微颤了几颤，显见是在强忍着激动的情感，剑尖颤动间，碰到那只宝蓝色的盖碗，发出几声轻微的呛琅声，但是安乐公子托着盖碗的手，仍然动也不动。
两人目光相接，华清泉倏地脚跟一旋，退后一步，他终究不敢向这安乐公子出手，轻轻长叹了一声，摇首说道：“云公子，你又何必插手管这件事哩！”
那“摩云神手”向冲天，此刻竟也一步掠来，双手疾伸，轻轻从云铮手里接着那只盖碗，却沉着声音向云铮道：“云公子，华老师是有道理的，公子还是不要管这件事好了。”
安乐公子缓缓放下手来，心中却不禁疑云大起，他知道这“摩云神手”向冲天，混迹于江湖中的日子极久，眼面极广，是个极精明强干的人物，他既然如此劝自己，那此事必有道理。再加上这“追风无影”也不是轻举妄动的人，当然更不会是为了贪求这口宝剑，而要去取这少年的性命。
但是，这“追风无影”在外面的仇家虽然多，可也绝对不会和这初出江

湖、任事不懂的年轻人结下梁子呀。那么，他此刻如此逼着这个少年，却又是为着什么原因呢？

安乐公子想来想去，却也想不出这其中的道理，他干咳一声，道：“ 华老师，假如你真的有什么重大的事，那么我也不便管。

可是…… ”

他微微顿了顿，又道：“ 依我之意，你还是在这里当着外面的朋友，将这事说清楚才好，否则外面传了出去，于你华老师的清名也有损。华老师，这事若果是光明正大的，那么你就说出来，又有何妨呢？ ”

他嘴里这么说，心里却在想：这“ 追风无影 ”紧紧逼着追问一个少年所有的宝剑的来历，又紧紧逼着追问人家的姓名师承，而他和人家却非亲非故，这其中又会有什么光明正大的理由呢？

那少年展白此刻也大喝道：“ 对了，华大侠，你到底凭着什么要问我不愿回答的话？这口剑是属于我的，你凭着什么抢去？你有什么理由，你就说出来好了。 ”

这“ 追凤无影 ”目光一凛，一丝寒意倏然泛上他那干枯、瘦削的面孔，冷冷注视了这少年半晌，突地道：“ 你难道真不知道我问你这些话的用意？你难道真不知道这为的是什么理由？朋友，你要是在我姓华的面前装蒜，嘿嘿，那你可走了眼了。 ”

少年展白一听这话，却愣了一愣，还未来得及答话，只见那安乐公子云铮向他扫了几眼，却道：“ 华老师，这位少年壮士虽然和我仅系一面之识，但我却看得出来。他绝不是奸狡虚伪的人。华老师最好还是将为什么要问他的原因说出来吧！这原因是光明的，相信这位少年壮士绝对不会知而不言。 ”

说着，他又望了这少年展白一眼，只见他面上露着感激知己的神情，正也望着自己，两只大而有光的眼睛，满是正义之气，他确信自己绝不会看走了眼，遂下了决心，若是“ 追风无影 ”说不出一个理由来，那么自己纵然拼着得罪他这个武林高手，也得助这少年一臂之力。

第三章　他为何自刎

这“追风无影”华清泉长叹一声道：“公子既如此说，此事说出亦无妨，只是——唉！”他目光竟转向那“摩云神手”向冲天，又道：“向兄，想来你也知道了我此举之故，还是向兄说出来吧，故人虽已逝，往事却仍然令小弟心酸。”他双目突地一张，神色已变为激昂：“此事说出后，若有人还认为我此举不当的，我华清泉便立刻横剑自刎，绝对不用别人动手。”

他说完这些话，那少年展白脸上的肌肉突地抽动了一下，像是也想起什么，又像是有什么难言的隐衷似的。

“摩云神手”向冲天伸手微抚颔下的花白短须，也长叹一声，道：“公子，你可曾听说过，二三十年前，武林中曾发生过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件事曾今天下豪杰之士为之扼腕？”

他略为停顿一下，见那“安乐公子”云铮面上已倏然动容，又微唱接道：“距今二三十年前，江湖上有位惊天动地的英雄，此人一生行事，光明磊落，尤其古道热肠，急公好义，江湖中人无论哪一路的朋友，没有不曾受过此人恩惠的。近百年来，此人在武林中德望之隆，据我所知，实在无人能超越他的——”

他话声又微顿，那“安乐公子”却已脱口道：“向老师，你说的是不是那位‘霹雳剑’展云天展大侠？”

此话一出，那少年展白面色忽然惨自，突地一拧身，双足猛顿，往外就窜，竟想越林而去。

但他身形方动，那“追风无影”已厉叱一声，暴喝道：朋友，你给我留下来！”身形毫未作势，已刷地掠出三丈开外，少年展白只觉眼前一花，这“追风无影”已拦在他前面。

他面色一变，一扭腰，往侧面就扑。

但是他在这以轻功见重武林的“追风无影”前面，怎地逃得出去，那华清泉脚步只一错，又拦在他前面，左手疾出，并指如剑，风声飕然，直点他乳上一寸六切间的“膺窗穴”，一面又喝道：

“好猴儿崽子，你想溜，你这是在做梦。”

少年展白身形施动间，胸前风声已至，他脚步猛挫，转蜂腰，挥左掌，抄着这“追风无影”的手腕便切，身手也颇快捷，这一掌刚刚递出去，只觉肘间一麻，自己的身躯，便再也无法动弹，他自知已被人家点中穴道了。

于是他在心里暗叹一声，又暗恨世人，为什么当一个人自己不愿提起自己身世的时候，别人却偏偏要逼自己说出来？

这“追风无影”指尖微拂处，点中了少年展白肘间的“曲池”

穴，铁腕一抄，穿入他的肋下，随即一震腕子，远远的将这少年朝“摩云神手”向冲天抛了过去。

“摩云神手”双掌微伸，竟像是毫不费力般，就接住了他的身躯，再随手抛在地上。华清泉掠过来，冷冷望了云铮一眼，云铮剑眉微皱，这事发展至此，他也越来越糊涂了。

他绝对想不到，这少年在一提起“霹雳剑”三字时，便立刻溜走，他也忖度不出这其中原因，不禁暗中思索道：“难道这年纪轻轻的少年，竟和二三十年前那‘霹雳剑’展大侠之死有着什么连不成？”一念至此，目光掠过那还在“追风无影”掌中持着的长剑，不禁心中又是一动，骇然又忖道：“这

位第一神偷紧紧逼着他问的原因，难道是因为这少年方才所使的剑，就是当年展大侠震慑江湖的‘无情碧剑’吗？”

那“追风无影”面寒如水，冷冷说道：“云公子，你此刻大约也知道了我为什么要逼问他的原因吧？青年展大使用这柄‘无情碧剑，做过了不知多少恩情如天的事，但是苍天无眼，却让展大侠不明不白地死了！云公子！”他话声又变得激厉起来，接着道：“休怪我斗胆说一句，公子你年纪还轻，你没有看到展大侠在洞庭湖上死状之惨，我却看到了。我华清泉身受展大侠的活命再造之恩，可是，当我在洞庭湖上看到展大侠那具死妆惨不忍睹的尸身时，我……我……我竟连凶手是谁都找不出来！”

他悲哽着喘了一口气，又咽一下唾沫，像是要将已快爆发的情感按捺下去一些，又接着道：“二十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着展大侠的仇家，但是我纵然用尽千方百计，也探查不出这班贼子究竟是谁来，总算天可怜我，今日让我找出一些眉目来了。”

他说到这里，“安乐公子”常带笑容的面上，也不禁为之黯然。

只见这悲怆无比的瘦小老人，此刻举目望天，又道：“云公子，你可知道，当我发现这少年手中所持的剑就是当年展大侠的故物时，我心里是什么滋味？云公子，我要是不将这少年得到此剑的来历问清，我怎对得起那在九泉之下的恩人？我要是让展大侠冤沉海底，我还算是个人吗？”

“安乐公子”听了，神色越发黯淡，讷讷地竟再说不出话。

“追风无影”华清泉双目有如火赤，突地一弯腰，左掌疾伸，在这少年的肩上、胁下，一拍一捏，解开了他的穴道，却用右手的长剑指着这少年的咽喉，目光如刃，厉声道：“朋友，方才的话，你总该听到了，我也知道你年纪还轻，不会是杀害展大侠的凶手，可是我却得问问你，你这口剑是哪里来的？你要是对我老头子隐藏半点，哼！”

这瘦削严峻的老人语声一顿，手腕微抖，剑尖颤动，碧光生寒，在这少年咽喉前三分之处一划，厉声接道：“今天我就要让你的血，立时溅在这口剑上。”

剑光如碧，剑气森寒，这华清泉枯瘦的手掌，紧紧抓在剑把上，生像是钢铁铸的，动也不动，使得剑尖只是停留在这少年喉前三分之处。

“安乐公子”微喟一声，目光流转，只见这少年嘴角紧闭，双睛炯然，面上竟然丝毫没有惊惧之色，不禁暗暗赞叹：无论如何，这少年总算个铁铮铮的汉子。

他心中正自思忖，却见这华清泉语声一落，那少年双肘一伸，身形后滑，突地翻身站了起来，华清泉冷喝一声道：“你这是找死！”长臂伸处，剑光如练。

哪知这少年身躯拧转，竟“扑”地跪了下来，恭恭敬敬地向华清泉叩了三个头。

“安乐公子”见了，长叹一声，暗中摇头，转身走开两步。

“摩云神手”面上亦露出不屑之容，这少年若是倔强到底，他们或者会助以一臂之力，但此刻见他竟做出这样举动，不禁都对此人大起轻蔑之感。

“追风无影”也暗中一愣，腕肘微挫，将长剑收转。

却见这少年伸手入怀，掏出一个细麻编成的袋子，缓缓从袋中取出一方丝绸——想是因为年代久远，这块绸缎已失去旧日光泽，极其郑重地将它拿在手里，收回麻袋，挺腰站起，急行一步，走到“追风无影”身前，恭恭敬

敬地将这方丝绸双手捧到华清泉眼前，目光凝注，却仍不发一言。

“安乐公子”袍袖微拂，缓步走向林外，回首哂然道：“向老师，我们该走了——”话犹未完，却见那“追风无影”竟向那少年展白当头一揖，面上神色，激动难安，大反常态，双目中满是惊诧之色，缓缓伸手接过这方丝绸，镇定的手掌，此刻竟亦起了微微的颤抖。

那少年展白愕了半晌，后退一步，躬身道：“老前辈可否将掌中之剑，赐还晚辈？”

这“追风无影”方才的当头一揖，使得他亦是惊诧莫名，目光转动处，见那安乐公子亦自停下脚步，吃惊地望着自己，“摩云神手”回顾之间，显然亦大为惊愕。

可是这些人心中虽感惊诧，口中却都没有问出来，只见“追风无影”华清泉左手捧着那方丝绸，呆呆地凝视了半刻，突地长叹一声，电也似地倒转剑尖——碧光一闪，血光崩现，“安乐公子”、“摩云神手”，不约而同地大喝一声：“华师傅！”箭步一窜而前，却见这纵横武林一世的“追风无影”已倒在地上，颈间血流如注，竟连后话都没有一句，就自刎而死。他那干枯的手掌里，仍紧紧抓着那方丝绸，长剑一碧如洗，莹如秋水，横置在他胸前，映得他扭曲的面孔，看起来竟有一份狰狞的感觉。

这一个突生的变故，有如晴天霹雳，使得每个人都愕住了。任何人连做梦都不会想到，这“追风无影”竟会突地横剑自刎，事前不但没有留下片言只字，甚至连半点迹象都没有。

“摩云神手”虽是性情冷酷、深藏不露之人，此刻亦不禁颜色大变，瘦长的身躯一俯，将这华清泉的尸身斜抄了起来。只见他颈间伤痕甚深，头软软地搭了下去，面上的肌肉，痛苦地扭曲着，不知是因为生前的激动，抑或是死时的痛苦。

暮风吹过树林，使得他机伶伶地打了个寒噤，转目望去，只见那少年展白愣愣地站在旁边，脸上铁青一片，像是惊得说不出话来。

向冲天和“追风无影”相交多年，此刻横抄着这曾经叱咤一时的武林高手的尸身，心中思潮澎湃。他深知华清泉的为人，知道他也正和自己一样，情感的坚强，足以经得起任何重大的打击，那么他又为什么在见到那方丝绸时，就突地如此呢？

他轻轻放下这具尸身，缓缓扒开那只紧握着的手掌，取出那方丝绸来，乃见这方竟能使得一个武林高手丧失性命的东西，只是一块极其普通的布料，颜色虽然也曾是鲜艳的，但此刻却已旧得泛黄，而且四侧丝线脱落，极不规则，像是由一块大绸子上用重手法扯落的。

那么,在这一小块极其普通的丝绸里,又隐藏着一个什么巨大的秘密呢？

“摩云神手”心思转动间，突地掠起如鹰，身形轻折，疾伸铁掌，刷地向那少年当胸击去。

哪知这少年展白却仍然动也不动，目光凝视，好像是什么也没看到。

向冲天大喝一声，腕肘微抖，突地变掌为抓，五指如钩，刁住这少年展白的手腕，左掌一扬，将掌心那方丝绸送到他的眼前，厉声喝道：“这是什么？”

少年展白缓缓抬起眼睛来，呆滞地望着他，却摇了摇头。

“摩云神手”勾住这少年展白左腕的右手，突地一紧，一双鹰目，其利如电，瞬也不瞬地望在这少年面上，又厉声喝道：“朋友，你究竟是什么人？

这块破布究竟是什么东西？”

一种深入骨髓的痛苦，使得这少年展白的一条左臂几乎完全失去知觉，但是他仍然强忍着，嘴中绝不因任何痛苦而呻吟出来，只是深深地又摇了摇头，这方丝绸虽然是他自己取出的，但他和别人一样，也在惊异于这件突生的变故，惊异于这方丝绸的魔力，因为他亦是一无所知的。

“摩云神手”双眉一耸，右掌微拧，少年展白禁不住轻轻一哼，他知道只要人家再一用力，自己的手腕便得被生生拧断。

但是他生具傲骨，求情乞免的话，他万万说不出来，别的话，他却又不知该说什么好，因为这方丝绸，确是自己取出交给那“追风无影”的，而“追风无影”又确是为此而横剑自刎。

他心中暗叹一声，忖道：“其实我又何尝知道此事竟会如此发展？我若知道‘追风无影’会因此而死，那么我也万万不会取出这方丝绸来——”

抬目一望，却见那始终俯首凝思着的“安乐公子”云铮缓步走了过来，徐然伸出手臂搭在向冲天的左掌上，将向冲天的铁掌，从自己的腕间移开。

向冲天面色微变，沉声道：“公子，你这是干什么？”

云铮微叹一声，却不回答他的话，转过头去，向那少年展白缓缓道：“兄台亦是姓展，不知是否就是那霹雳剑展老前辈的后人？”

展白身躯一挺，道：“小可庸碌无才，为恐辱及先人，是以不敢提及。此刻公子既然猜中，唉！”他左腕之间，虽仍痛彻心脾，却绝不用右手去抚摸一下。

“安乐公子”微微一笑，道：“这就是了，兄台如不是展大侠的后人，方才也就绝不会对那——华师傅屈膝的。”

他语声微顿，少年展白立刻长叹一声，道：“先父惨死之后，小可不才，虽不能寻出元凶，但亲仇如山，并未一日或忘。”他望了华清泉倒卧着的尸身一眼，又自叹道：“华老前辈义薄云天，对先父的恩情，又岂是小可叩首能报万一的？却又怎知——唉！”

他长叹一声，结束了自己的话，胸中却觉得情感激动难安，因为他感到自己有生以来，命运坎坷，很少有人对自己加以青眼，而今这安乐公子云铮，不但对自己屡屡维护，最难得的是，自己竟从这仅见一面的初交身上，获得一份世间最为难求的了解。

“摩云神手”向冲天左掌一摊，却又摊出那方丝绸，沉声道：“如此说来，此物又是什么？”

展白目光一垂，叹道：“这个么……小可却也不知道因何会使华老前辈如此——”他心中突地一动，倏然顿住了话。

却见那“安乐公子”已含笑道：“兄台诚信君子，既然如此，小弟万无信不过兄台之理，而且此事太过离奇，亦非我等能加以妄测，只是——”他语声一顿，倏然转身，俯身拾起那柄碧光莹莹的长剑，用左手两指挟住剑尖，顺手交与展白，又自接口说道：“此剑神兵利器，大异常剑，武林中人知道此剑来历的必定不少，兄台挟剑而行，如想隐藏行踪，恐非易事哩。”

此刻日已尽没，晚风入林，溽暑全消。

展白心中思潮翻涌，缓缓伸出手，去接这柄碧剑，一面讷讷道：“小可孤零飘泊，今日得识兄台，复蒙兄台折节倾盖，唉！只是小可碌碌无才，却不知怎样报兄台此番知己之恩。”

哪知他手指方自触及剑柄，林木深处，突地传来一声长笑，一条人影，

贴地飞来，其疾如矢，展白只觉肘间一麻，一个清朗的口音说道：“ 那么，此剑还是放在区区这里，来得妥当些。 ”

语声之始，响自他身畔，然而语声落处，却是十丈开外，只见一条身量仿佛颇高的人影，带着一溜碧光，电也似地掠了过去，眨眼之间，便自消失于林木掩映之中。

这亲人影来如迅雷，去如闪电，轻功之妙，可说惊世骇俗，不但展自没有看清他的来势，就连“ 摩云神手 ”及“ 安乐公子 ”都像是大出意外，不禁为之一惊、一愕，原先挟在“ 安乐公子 ”云铮手上的剑，此刻竟无影无踪。

云铮大喝一声，身形暴长，飕然几个起落，向那人影去向掠去，“ 摩云神手 ”向冲天目光一转，冷笑一声，双臂微振，亦自如飞掠去。

展白微微愣了愣，眼见那向冲天的背影亦将消失，再不迟疑，猛一弓身，脚下加劲，便也追去。

耳畔只听身后发出焦急的呼喝声，想必是那些始终远远站在一边的镖客捕头发出的，他也没有驻足而听。

他虽然施出全力，在这已经完全黝黑的林木中狂奔，但是片刻之间，他却连那“ 摩云神手 ”向冲天的身影也看不见了。

这片林木虽然占地颇广，但是他全力而奔，何消片刻，亦自掠出林外，举目四望，只见穹苍似碧，月华如洗，月光映射之下，四野一片沉寂，却连半条人影也看不到。

他微微喘了口气，解开前襟的一粒钮子，让清凉夜风当胸吹来，但心中却仍是热血如沸，紊乱难安，这两个时辰中所发生的事，件件都在心中，然而却件件使他思疑不解。

令他最感奇怪的是，那“ 追风无影 ”华清泉，既是他故去父亲的知交，那么却又为着什么一见那方旧了的丝绸，就突地自刎？而自刎之前，心情又显得激动不已？

他长叹一声，暗问自己：“ 这方绸布中，又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

他自然无法解答，而另一件难解之事，却又跟踪而至。

他知道不但那“ 摩云神手 ”向冲天已享誉武林，那“ 安乐公子 ”

云铮，更是在江湖上极有声名地位的人物，是以他万万想不到，会有人竟敢当这两人之面，抢去自己的碧剑。

他又扯落一粒钮扣，胸前的衣襟便敞得更开了些，自己裸露的胸膛，可以更深沉地领受到晚风的凉意。

但是他心胸之中，却仍像是堵塞着一块千钧巨石，多年来的沉郁，此刻像已积在一处，于是他的思潮，便不能自禁地回想到过去……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他还是个方懂事的孩子，在一个其凉如水、星稀月明的仲秋之夜，他和他母亲，正自忆念着离家已久父亲的时候，他的父亲果然像往年一样，在中秋之前，赶回家来了。只是，和往年不一样，他爹爹此次带回来的并不是欢乐的笑容，而是满身的伤痕和不住的呻吟！

去日虽已久，记忆却犹新。此刻他仍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的一切，他爹爹那满身的血迹，此刻也仿佛又在他面前跳动着，凝结成一片鲜红的血色。而那簌簌风声，却有如那声声的呻吟。

他沉重地叹息一声，从怀中取出那只细麻编成的袋子，不用打开，他就知道这袋子里装的是什么，因为这曾是他终日把玩凝注的——一团干发，一段丝条，一粒钢珠，一粒青铜钮扣，一枚青铜制钱和那方显然是自衣襟扯落

的丝绸。

这些都是他爹爹垂死之际交给他的，还挣扎着告诉他六个人的名字，要他以后见着他们时，将这些东西分别交给他们。最后，他记得父亲颤抖地指着那柄剑，说道：“你要好好的……”

可是他这句话还没有说完的时候，他爹爹就死了，他那时年纪虽小，却也知道他的爹爹不是常人。于是，他悲痛他为什么要像常人一样地死去，死的时候，面上甚至带着痛苦的扭曲。

“你要好好的用这柄剑为我复仇。”

他痛苦地低语着，将他爹爹没有说完的话，接了下去，多年以来，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这句话，也无时无刻不为这句话而痛苦着，因为这么多年来，他始终无法知道杀死他父亲的仇人究竟是谁。

那是一段充满了痛苦，痛苦得几乎绝望的日子。他和他母亲，从未涉足过武林，根本不认得任何一个武林中人，武林中也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霹雳剑”展云天还有妻子，他们虽然因此而躲过了仇家的追捕，却也因此得不到任何援助。

于是他们辗转流浪着，期冀能学得一份惊人的绝艺，但是他们失望了，直到他的母亲也因痛苦和折磨而死去，展白学得的，仍然是武林中常见的功夫。他虽然有过人的天资和过人的刻苦，但那也只是使他的武功略比常人好些，距离武林高手的功夫，却仍然是无法企及的遥远。

于是，此刻他伫立在夏夜的凉风里，惭愧、自责、痛苦地折磨着自己。

“即使我知道了爹爹的仇人，又能怎样呢？我甚至连他遗留给我的剑都保存不了，我又有什么力量为他复仇。”

举目四望，眼前仍然看不到半条人影，唯有啾啾虫鸣和飒飒风响，在他耳畔混合成一种哀伤凄惋的音乐。

他长叹一声，举步向前走去，只觉自己前途，亦有如眼前的郊野般黑暗，此刻他几乎已浑忘一切，心中混混沌沌的，但觉万念俱灰，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了。

他埋葬了自己的母亲之后，就孤身出来闯荡，但是这对江湖一无所知的少年，能够生存下去，已极不易，别的事，他又有什么能力完成呢？他凭着个人的勇气，挣扎着，终于让他在那弛誉武林的镖局里我到一个职务，虽是巧合，却也是困难的！而此刻他却连这些也全都忘了，他忘了自己肩上仍然担负着押镖的责任，只是茫无目的地前行着，似乎在寻找一些他失落了的东西。

林木依然，星光亦依然，沉寂的夏夜里，大地似乎没有一丝变化，然而生存在大地的人们的变化，却又有多么大呢？

展白行行止止，心中暗暗希望那“安乐公子”能为自己夺回剑来，但他若是真的夺回剑来，那对展白来说，又该是一种多大的悲哀呀！自尊的人，有谁愿意从别人手上得回自己不能保留的东西呢？

“知了”一声，一只金蝉从他身侧飞过，没入他脚下的荒草里。他茫然四顾一眼，目光转动处，心头不禁怦地一跳，一阵难言的寒意，从脚底直透而上。

群星满天，月光将他的身影长长地映在长满了荒草的泥地上，但使他惊悸的却是，此刻在他的影子后面，竟映着另外一个影子——一个人的影子。

他大惊之下，还未来得及转身，却听身后已传来一声厉叱，道：“你泄

漏老夫的秘密，老夫打死你！”

他又是一骇！心中电也似地闪过一个念头：“我何曾泄漏过什么人的秘密，他不要是认错人了。”身随念动，倏然转了过去，却见自己身后，不知何时，竟站着一个矮胖的老人。

月光之下，只见这老者满面怒容，眼睛恶狠狠地瞧着地上的影子，竟又厉声道：“你泄漏了老夫的秘密，老夫打死你。”扬手一掌，朝地上映着的影子打去，只听“呼”一声，地上荒草乱飞，泥沙溅起，竟被这老者凌厉的掌风扫了个土坑，这老者意犹未尽，身形未动，扬手又是数掌，掌风虎虎，竟是他前所未见。

他惊骇之下，不禁为之呆呆愕住了，飞扬起的断草泥沙，沾了他一身，他却浑如未觉，片刻之间，只见那片本来映着这老者人影的荒草地上，泥沙陷落，那条影子果真不成人形了。

展白心中一寒，转日望去，却见这老者目光亦正转向自己，手指着地上的土坑，竟突地哈哈一笑道：“这种坏东西，非打死他不可，姓展的娃娃，你说对不对？”

展白心中又是怦地一跳。

“他怎地知道我姓什么？”目光转处，突地想起眼前老者，竟是方才和那“追风无影”华清泉、“摩云神手”向冲天同时策马入林的，只是自己方才没有注意此人的行动，此人也从未有所行动，却想不到他此刻竟会突然在自己面前出现。

第四章　神秘美妇

少年展白心思转处，却见这老者伸出一只肥胖而短小的手掌，道：“展娃娃，你把手上的东西交给老夫看。”

说着又哈哈一笑：“老夫要看看这里面装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怎的拿出一样，就送了华老猴儿的终？要是老夫也有个这样的袋子多好！”

展白不禁后退一步，躬身道：“此乃先父遗物，老前辈请恕晚辈不能——”

话犹未了，那老者突地冷哼一声，面上笑容尽敛，厉叱道：“你是给还是不给？”

目光中恶毒之意竟又大现，就生像是方才瞪着那条影子时的神态一般。

展白心中一寒，想起他方才的掌风，不禁长叹一声，心中暗骂：“怎的我今日遇着的尽是这些不可理解之事，不可理喻之人？”心里一发闷，越发说不出话来。

却见这老者面上神色更加不耐，缓缓地移动脚步，向他走来。展白从未逃避过任何事，但此刻仔细一想，自己何必和这种不可理喻之人夹缠？脚步微错，口中喝道：“晚辈有事，恕不奉陪了！”刷地向林中掠去。

哪知耳畔闻冷冷一哼，眼前一花，那老者竟又挡在自己面前，厉声喝道：“娃娃，你想跑？你不问问，有谁逃得过我费一童的！”

展白虽然初入江湖，但“费一童”三字一入他耳，却不禁连连打了几个寒战，暗叹自己倒霉，今日居然遇着此人。

原来这费一童武功绝高，行事又极难测，纵然是武林中一流高手，也没有不怕遇着这“辣手童心”费一童的。

展白此刻目光一转，看到荒草地上，又映出了这费一童的影子，心念突地一动，指着地上的影子道：“费老前辈，你看这该死的家伙又来了。”费一童目光一凛，望着地上的影子，缓缓扬起手掌来，展白心中自暗喜，哪知这“辣手童心”突地收回手掌，哈哈笑道：“来了就来了，老夫才不上你这个当；快把手上的东西拿来！”语声方落，突地出手，电也似地往展白手上的麻袋子攫去。

展自大喝一声，身形微长，向后倒窜。

费一童哈哈一笑，手腕微抖，伸出小指，斜斜一划，展白只觉左腕一麻，右手的麻袋便被人家攫了过去。

他微微定神，却见那“辣手童心”身形已在两丈开外，正摇摇晃晃地走入树林；心中羞恼交集，再也顾不得别的，倏然两个起落，便已追入林中，只见那费一童的身形，正在树干之间缓缓而行，一手拿着只细麻编成的袋子，另一只却在掏那袋子里装着的东西。

展白半日之间，连遭打击，理智几乎完全泯没，立即像只疯了的猛虎般朝那仿佛在林中施然踱步的“辣手童心”扑了过去。

但这树林枝干颇密，那“辣手童心”费一童看来似在踱步，其实身法却迅快无比，等到展白绕过十数株树干，发狂似地扑近时，这费一童却又早已走得远远的了，一手从布袋里抓出一团乱发，往地上狠狠丢去，一面口中连连骂道：“原来这小子是个呆子，原来这个小子是个呆子！我当他这袋子里放着什么好东西，哪知却是些臭垃圾。”手臂连挥，将袋子里的制钱、钢珠、铜扣、丝条，纷纷丢到地上，突又纵身跃起，左手抓住一根柔弱的枝丫，右

手将袋子挂了上去。

展白抬头望去，只见这枝丫离地竟有三丈，但费一童身躯吊在上面，却像是四两棉花似的，随着这柔弱的枝丫上下弹动。

他大喝一声，亦自纵身扑了上去，哪知身形掠起不及两丈，就又“扑”地落了下来，费一童哈哈大笑，一翻身，横跨到枝丫之上，望着地上的展白，笑声得意已极。

展白心胸之中，怒火大张，虽然明知这怪人武功远在自己之上，但却早将生死置之度外，继续使足全力猛扑上去。

这次他竟跃至两丈开外，眼见那枝丫已离头顶不远，伸手一抄，哪知拇指方触着枝干，就再也无法向上跃高一寸，只得又落了下来。

这“辣手童心”费一童拍掌大笑，突地像是得意过度，身子一歪，跌了下来。

展白暗哼一声，准备只要他身形一落地，便狠狠给他一掌。

哪知费一童跌上一半，凌空一个“死人提”，身躯竟又笔直地翻了上去，四平八稳地坐到树枝上，哈哈笑道：“小伙子，你要是能上得了这里，我就把这破袋子还你。”

展白见他凌空吊着的两只脚，不住地来回晃动，而那根柔弱的枝丫，仍只被压下一点，心知这怪人虽似疯癫，武功却高不可测。长叹一声，方待回身走出，但转念一想，暗骂自己：“展白呀展白，你这还算得什么男子汉，遇着一点困难便畏首畏尾起来，将来还能成什么大事？不如死了算了！”

一念至此，他但觉心中热血奔沸不已，突地一个箭步掠到树下，手足并用地朝树干爬了上去，耳中听到那怪人的笑声虽仍未绝，但却似乎已渐渐远去，抬头一望，枝丫上果然已空空的再无人影，那怪人已不知哪里去了。

转眼四顾，风吹林木，枝叶筛动，那种混合着讥嘲和得意的笑声，也已消失在簌簌风声里。展白怔了一怔，见那只袋子仍在树梢随风飘动，便再爬上几尺，伸出右手去抓那只袋子，但枝长五尺，手长却不及三尺，他空自着急，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袋子攫在千里。

袋子仍在摇动着，仿佛那怪人的声音，讥嘲而又得意。展白暗中一咬牙，拧身一扑，将它抓在手中，但身躯已无着力之处，“噗”地掉到地上，蹬、蹬、蹬冲出数步，方自站稳。

一时之间，他心中羞、怒、愧、恼，交相纷至，也不知究竟是什么滋味，伸手一探，袋中早已空空，只剩下那方褪色的丝绸。但他脑子里却堵塞着太多的事，多得他自己也整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树林之中，虽有月光漏入，但究竟是黑暗的，他茫然举步而行，既忘了自己从何而来，也不知将要向何而去，不由暗中谴责自己：父亲的遗命，朋友的重托，自己竟没有一样能妥善地完成，就是父亲临终之际那么慎重地交给自己的东西，此刻也全部从自己手中失去了，他纵然有心一死谢罪，却又有何颜面见父亲于九泉之下呢？

于是他开始在地上搜索，希冀能找回被那如疯子般的怪人所抛去的东西,但在这连对面的人影部分不甚清的树林里,又怎能找到这些细小的东西？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停下脚步，极力将心中杂乱的思潮压了下去，目光四扫，见自己立身之处，竟还是方才遇着‘燕云五霸天”以及“安乐公子”等人的那块林间空地，但此刻已人迹全渺，就连那“追风无影”华清泉的尸身，都不知被谁搬去了。

抬目一望，树梢星月仍明，他暗忖道：“此刻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了，我且在这里歇息一下，等天光大亮，再入林去找我那些爹爹的遗物，唉！反正我现下已是无处可去，多留在这里一刻，少留在这里一刻，又有什么两样？”

他心胸之中，茫然已极，随意寻了一块石块，倚着树干坐了下去，只觉思潮越来越是混沌，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竟不知东方之既白。

睡梦之中，他仿佛又回到那有如黄金般的童年，慈祥的母亲，正温柔地拍着他的身子，嘴里哼着一首不知名的儿歌。

于是他笑了，初升的阳光，正像慈母的手，温柔地拂在他身上，一时之间，他不知此刻是真是梦。只觉得那拍在自己身上的手，竟越拍越重，终于一揉眼睛，醒了过来，耳畔却有一个温柔的声音说道：“朝露晨凤，如此之重，你睡在这里，也不怕着了凉吗？”

这声音越发真切，真切得使他也知道并非来自梦中。他努力清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张日一望，只见一个满身华服的中年美妇，正站在自己身前，用一种无比慈祥的目光望着自己，而这种目光，他已久久没有享受到了。

这中年美妇见他张开眼来，慈祥的脸上微微一笑，又道：“少年人不知珍惜自己的生命，到年纪大了以后，要后悔也来不及了。”

语声虽亲切，其中却似有种难以描述的忧郁味道。

展白怔了一怔，翻身爬了起来，他本是至情至性之人，此刻见这中年美妇与自己素不相识，却如此温柔慈祥地对待自己，心中不禁大为感动，想说几句感激的话，却又讷讷地不知该说什么好。

那中年美妇见到他这副样子，目中的神色更为慈祥了，轻轻长叹一声，又道：“男子汉志在四方，本应出来闯荡的好，但是，唉，世上又有什么地方能有家那么温暖呢？我看你面目憔悴，显见得在外面已经流浪很久了，你要是不怪我多嘴，你……你还是快点回家的好。”

说完轻轻一拍他的肩膀，转身走了过去。

展白望着她的背影，心胸之间但觉热血奔腾，不能自已，突地哀声叹道：“我……我没有家！”两滴晶莹的泪珠，在眼眶中转了两转，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

那中年美妇走了两步，听到这句话，脚步一顿，文转身回来，展自伸手一抹面颊上的泪珠，长声叹道：“我一生之中，从没有见过像夫人这样的好人，所以忍不住——”

他语声一顿，扫目望处，却见树林尽头，停着一辆极为华丽的马车，车辕两侧，竟有四个劲装佩剑大汉端坐马上，不住地回头望来，一个个浓眉深皱，似是不高兴。

他心念一动，便又接道：“夫人有事，还是走吧，我……我以后一定珍惜自己的生命。”

他嘴里如此说，心中却在暗忖：“其实生命有什么值得珍惜的，我若不是还有父仇未报，就算立刻死了也不可惜，只是我连杀父仇人是谁都不知道，父亲的遗物也被我弄掉了！”不禁又为之悲怆不已。

那中年美妇柳眉微皱，柔声问道：“你年纪还轻，但言词之中，却怎的像是有着许多悲枪难解之事？唉！你们少年人总是这样，还未识得愁滋味，就已如此优郁了，等到你像我这样的年纪，心里就是有忧愁烦闷之事，也不会说出来了，唉！欲说还休，却道新凉好个秋，唉，少年人，还不笑一笑？大好生命，黛绿年华，都在等着你去好好享受哩！”

这中年美妇温柔他说着，展白只恨不得她永远说下去，抬头一望，却见她眼中的忧郁之色，似乎甚于自己，不禁暗忖：“这位妇人衣衫鲜丽，风姿华贵，显见不是达官贵人家眷，便是巨商富贾妻室，正是极有福气之人，怎地却有着如许烦恼？”

又忖道：“她和我素昧生平，就已如此对我，想见她平日必是极为慈祥的好人，她若真是烦恼，我岂能不为她解决？”

他只知人家如此对待自己，自己便应加上十倍去报答人家，却将自己的烦恼抛在一边，至于人家的烦恼，是否他所能解决，他也不管，一挺胸膛，朗声说道：“我看夫人也像有着什么烦恼之事，不妨告诉在下，我虽然无用，却还有些笨力气，只要我能办到的事，一定全力为夫人去做。”

那中年美妇展颜一笑道：“我与你素不相识，你为什么要帮我的忙呢？”

展自不禁怔了一怔，讷讷他说道：“夫人如此问我答不出，但我流浪以来，就算躺在大雨之下，也从未有人管我，而此刻夫人却如此照顾我，我若能为夫人效劳，便是最为高兴之事了。”

说到后来，他只觉自己所说之话，正是天地间唯一的道理，是以声调便越说越响，仍自惺忪着的睡眼，也露出神采来了。

那中年美妇目光转了两转，似乎心中也大为感动，轻轻叹道：“唉，傻孩子，我只是乘车经过这里，看到你睡在朝露之下，怕你着了凉，是以便下车招呼你一声，这又有什么了不起？我若真有什么困难之事，要你去做，那你岂不是太呆了些吗？”

展白长叹一声道：“我不会说话，心里想着的事，常常无法说出来！”

那中年美妇突地轻轻摇了摇手，道：“不说也好，反正我已知道你是个很好的孩子，你的好意，我会常常记在心里的，唉——青儿的心，要是有你一半善良就好了，老天为什么总是让善良的人受苦呢？”

伸手一抚两颊，目光温柔地在展白身上凝视半晌，又道：“不要忘记我的话，把心里烦恼的事抛开，世上没有家的人多得很，年轻人最要不得的就是自怨，你知不知道，生命中一些美好的事情，是要自己去创造的，若是意志消沉，不去奋斗，这种人就只配受苦一辈子。”她又微微一笑，转身走去。

他站在树下，呆呆地愣了半晌，那中年美妇所说的话，此刻仍然在他耳旁燎绕着：“……大好生命，黛绿年华，都在等着你去享受……生命中一些美好之事，是要自己去创造的……”他细细体会着这些话里的含意，不觉想得痴了。

哪知林外马蹄之声，又复大作，他拾目望去，只见三匹健马，箭也似地冲进树林来，堪堪驰到他面前，马上的人各自一勒缰绳，那三匹马昂首长嘶一声，人立而起，马上的骑士已掠下马来，却正是方才护在那中年美妇车旁的劲装汉子。

展白做微一惊，又大为奇怪，不知道这三个大汉突地折了回来，是何用意。

那三个劲装大汉，脚步沉实，身躯剽壮，两边的太阳穴鼓起如丘，一眼望去，便能看出俱是武功不弱的练家子。他们横扫展白一眼，一言不发，便并肩向他走了过来，面上寒意森森，眼中更是杀气腾腾。

展白大为诧异：“这些人看来似要加害于我，但我却一个也不认得，天下事怎的如是奇怪，总是要让我遇着些无谓的烦恼！”

念头尚未转完，这三个劲装大汉已各自暴喝一声，分做三个方向扑了上

来，展白大惊之下，身形微塌，后退两步，背脊紧紧靠在树林上，“ 霸王卸甲 ”、“ 如封似闭 ”，一连挡了三招。

那三条大汉冷笑一声，叱道：“ 小伙子快些纳命来吧！就凭这两下子想在太爷们面前拼命，那你是在做梦。 ”三人联手，刷、刷、刷，又是三掌。

展白武功本就不高，手中无剑，更要再打三分折扣，加上他疲劳未复，心神交瘁，此刻哪里是这三条如龙似虎的大汉放手，勉强又拆了数招。心里忍不住想问：“ 我和你们又有何冤何仇？你们怎的什么话不说，就要我纳命？ ”但他乃十分倔强之人，口中却绝对不问出来，因为只要一问，便显得自己示弱于人，那是他宁可死去也不肯干的。

这三条大汉冷笑连连，手底下越来越辣，竟都是武林中叫得出字号来的高手，展白一个疏神，前胸便“ 砰 ”地着了一掌，几乎将他肋骨都尽数打折，但他却连哼也未哼一声，“ 力劈华山 ”、“ 黄虎拘心 ”，倏然攻出一拳，同时“ 进步撩阴 ”，一脚踢向右边那大汉的下腹。

这一拳、一腿，正是他全身功力所聚，那三条大汉竟都被他逼退一步，尤其右边那大汉久居江南，“ 南拳北腿 ”，南人本不善使腿法，此刻竟险些被展白一腿踢中。

他连退二步，方自拿桩站稳，大怒之下，突地反身一抽，从身后抽出一柄精光雪亮的鬼头刀来，迎风一劈，喝道：“ 点子不软，并肩子撤青子招呼他。 ”

一溜青光，当头向展白砍了下去，另两人也各自抽出兵刃来，恶狠狠地扑向展自，一面纵声笑道：“ 喂，你这小子可知道太爷们为什么要宰你？嘿嘿，想是你这小子前生缺了德，今生叫你死了也是个糊涂鬼。 ”

展白既惊且怒，身影左避右闪，勉强躲了三数招，眼前刀光一晃，已到当头，他全力拧身闪避，哪知腿上一寒，却已中了一刀。他暗叹一声，知道今日已是凶多吉少，他虽未将生死之事放在心上，但想到父仇未报，就此死去，真是死不瞑目。一念至此，勇气大增，奋起精神，又拆了数招，腿上的疼痛也不觉得了，哪知左臂又是一寒，被刀锋划了一道长达一尺的口子。

这时他纵然有着无比的勇气，为生命而搏斗，但身上的刀伤疼痛，却使他再也无法支持，暗叹一口气，方待飞身扑上，将右侧那大汉紧紧抱住，让他陪自己一齐死去。

哪知林外突又驰入一匹健马，尚未到达，马上已自喝道：“ 陈清、陈平，你们还不给我住手！ ”语声清脆，竟是那中年美妇的口音。

那三条大汉对望一眼，一齐退了开去，右边那个，口中却向展白低声骂道：小伙子你再敢对我们夫人…… ”

言犹未了，只听“ 啪 ”的一声，他脸上已着了一掌，面容骤变，一眼望去，却见站在他面前的，正是那中年美妇，已不知何时掠下马来，以及用什么身法掴了他一掌，同时还在怒叱道：“ 你说我什么？ ”

那劲装大汉空自气得面目变色，口中却不敢吭半句。

那中年美妇冷笑一声，道：“ 你们近来也越来越不像话了，动不动就要杀人，这少年才和青少爷一样大，就算老爷子亲眼看见我和他说话，也不会怎的，你们这些狗仗人势的奴才，却来多什么事？若不是我一发现你们不在就赶了来，人家年纪轻轻，岂非要被你们伤了性命？ ”

她骂一句，那三条大汉面上就变色一下，却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来。只听她哼了一声，又叱道：“ 还不远远地滚开去！ ”

这三条大汉俯身垂手，一连退了五步，才一齐拧转身，头也不回地往林外奔去，连马都忘记牵走了。

展白身上的刀伤，虽然痛彻心脾，但知觉仍未失去，眼看这美妇纵马入林，掴了那大汉一掌，心中不禁暗叫“惭愧”，他本以为这妇人是个弱不禁风的富室贵妇，再也想不到人家的身手，竟远远高出自己之上，而自己先前却还说要凭着一些力气，来帮人家解决烦恼。

后来他见到这妇人面带秋霜，一扫先前的温柔之态，将那三个武功甚高的劲装大汉，骂得狗血淋头，而这三人非但不敢还口，并且畏惧之色，表露无遗，心里不禁更感奇怪，不知道这妇人究竟是何许人物。

那中年美妇目送那三条大汉如飞奔出林外，方始转过头来，走到展白身前。

展白强笑一下，道：“多谢夫人搭救，不然……”

哪知话未说完，这中年美妇突地指着他叫出一声“哎哟”。

展白不禁为之一愣，抬眼望去，只见这中年美妇目光之中。满是关怀之情，缓缓说道：“你们年轻人真是……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已有病了？”

展白又强笑一下，却见她接着又道：“方才我还没有看出来。但觉就算你身子是好好的，在这凌晨露重的时候睡在这里，已是极为不妥，现在……唉！要是风寒入骨，内外交侵，那……”

她轻轻叹息一声，中止了自己的话。

展白只觉她言词之中，所含的温馨慈祥，竟是自己一生从未领受过的。一时之间，心中满含感激之情，呆呆地望着这中年美妇，好久好久都说不出话来。

他愣了半晌，转目望去，只见道上已有行人，而且像是马上就要走进树林了，心中长叹一声，向那中年美妇长揖及地，道：“小可孤零飘泊，夫人竟如此相待，小可不敢言报，只有深铭于心，终生不忘。”

他语声微微一顿，又道：“只是小可身子倒还粗壮，就算有些微伤痛，也还支持得住，夫人也不必以此为念。”那中年美妇轻轻摇了摇头，道：“你可知道，你外表看来虽然还不怎样，但目中神光已散，依我观察，你不但受了伤，而且伤还不轻，习武之人，不病则已，一病下来，便是不可收拾！唉，你年纪还轻，有许多事你还不知道，我的话你该听听，我相信我绝不会看错的。”

展白心中一动：“难道我真的伤得不轻……”暗中试一调息，果然发现胸臆极不舒畅，须知他心中积郁本深，虽仗着先天体质极佳，尚未病倒，但昨夜他连遭各种变故，心情大大激动，方才又和那三条大汉一番激斗，受了外伤，正是内外交侵，眼看就要倒下去了，只是一时之间，他自己还未觉察而已。那中年美妇轻叹一声，又道：“你听我的话，赶快回家……或是找个知心朋友之处，好生歇息些时日。”

她说着伸手入怀，取出一个上面满镶珠宝，制造得极为精巧的小盒子，缓缓打开，非常慎重地从里面拿出一个软缎包着的小包，小心地展了开来，里面竟是一粒像是琥珀般的赤红丹丸。她用拇、食二指，夹起这粒丹丸，送到展白面前，又道：“我一时大意，不知道那些蠢汉竟是如此无聊，害得你受了伤，唉……我虽然知道你不会怪我，但我心里还是难受得很，这粒药丸我保存了许多年，对你也许有些用，你拿去吃了吧！”

展白缓缓伸出手掌，接了过来，只见这粒赤红的丹丸，在自己掌心不住

地滚动着，心中想到自己的一生遭遇，不觉悲从中来，讷讷说道：“ 我……我没有家，也……也没有朋友，我没有家……也没有朋友。 ”心胸之中，悲伦不已，热血翻涌，但觉眼前这粒赤红丹丸，越滚越快，竟变得一片赤红，像是有一团火，在自己四周燃烧着，“ 哇 ”地一声：张口吐分一口鲜血来，闭目晃了两晃，终于倒了下去。耳畔但听得那中年美妇惊呼了一声，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第五章 “凌风公子”无情客

展白昏迷之中，只觉车声辚辚，颠簸不已，又似闻水声淙淙，仿佛在水上，但脑中却始终是一片混沌。有时觉得自己又回到许久许久以前，还躺在妈妈那温暖的怀抱里；有时又觉得自己赤手空拳，正在和无数个手持利剑的恶魔拼命激斗。自己一会儿将这些恶魔全部打跑，但一会儿又被这些恶魔打倒地上，那无数柄利剑就在自己身上一分一寸地切割起来。

终于，一切声音归于静寂，一切幻象也全都消失。

他茫然睁开眼来，胸中空空洞洞的，眼前也还是一片空白，这些天来，他一直在浑噩中度过，此刻自然难免有这种现象。直到时间又过去许久，他呆滞的目光，才略为转动一下，这时候一切他视觉所见之物，才能清楚地映入脑中。

他赫然发现自己竟是处身在一间精致华贵无比的房间里，床的旁边，放着一个茶几，通体是碧玉所制，茶几上一只金猊，一缕淡烟袅袅升起，仍在不断地发着幽香。

于是千百种紊乱的思潮，这一刹那间，便在他空虚的脑海中翻涌起来：“这是什么地方？我究竟怎的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随着镖车……哦，不对，我早已离开他们。”

因之那天晚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便一幕一幕地在他脑中映现了出来。

他记起了“燕云五霸天”劫镖，记起了安乐公子仗义出手，也记起了那只里面放着梅汤的细瓷盖碗，记起了那“追风无影”华清泉神秘的死，记起了自己手中之剑竟被那神秘的人影夺去，又记起了那诡异的奇人，神秘的中年美妇和她慈祥的笑容。

于是他也记起昏迷前的那一刹那，他知道当自己昏迷之后，一定是被那高贵的妇人救到这间高贵的房间来。

“但是，她究竟又是什么人物呢？”一眼望去，任何人都会将她看成一位高官的命妇，或者是巨富的夫人，但是当他想起那守护在车旁的三个大汉，想起她和这三条大汉所说的话，想起当她将自己从这三条大汉手中救出时所施展的那种惊人的身法，不禁又为之茫然。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只觉自己的思潮越来越乱，试一挣扎坐起，全身竟是软软的没有一丝力道，长叹一声，侧目望去，只觉窗外月色甚明，高高地挂在柳树梢头，月光洒满窗纸，映入房中，照得床前地上，呈现出一片银色光华。

“假若爹爹不死，那么生活是多么的美呀！此刻我也许还和旧时一样，和那只花猫一齐躺在屋角的斜阳之下，唉……爹爹，你临死的时候，为什么不将害死你的人到底是谁告诉我呀？

唉……纵然我知道了又怎样！我……我只是一个无用的人，我连爹爹的遗物都不能保留，又怎能为他老人家复仇。”

一时之间，他心胸中又被悲怆堵塞，禁不住再次长叹一声，张开眼来，哪知日光动处，却见到一双冰冷的目光，正瞬也不瞬地望在自己身上。

屋里没有灯光，但窗外月明如洗，月光之下，只见这人穿着一袭淡蓝的丝袍，长身玉立，神情潇洒已极，面目极为英俊，只是嘴角下撇，在月光之中，也冷森森地带着一份寒意。

展白心头一跳，他虽在病中，自信耳目还是极为灵敏，甚至窗外秋虫的

低鸣，他都能极为清楚地听出，但这人从何而来，何时而来，他却一点也不知道，这英俊、潇洒，却又森冷、据傲的少年，就像幽灵似的，突然出现在他眼前。

这少年目光凛凛一扫，缓步走到床前，森冷地轻叱一声：“你是谁？”

展白一楞，随即道：“小可……”

哪知这少年双目一翻，根本不理睬他的答话，又冷叱道：“不管你是谁，快给我滚出去！”

展白不由心中大怒，冷笑一声，道：“阁下又是何人？小可与阁下素不相识，请阁下说话，还是放尊重些！”

那少年目光如利剑般凝注在他的脸上，面上木然没有任何表情，有如泥塑一般，口中却冷笑一声，一字一字地缓缓说道：“你知不知道我是谁？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展白不禁又是一愣，暗问自己：“此人是谁？这是什么地方，难道他就是这里的主人？那么那高贵的妇人，怎会将我带到这里来而他却不知道？”

心念数转，怒气渐消，疑云却又大起，挣扎着想支撑坐起，但力不从心，又扑地倒在床上。

那少年目光，似乎也大为惊异，冷哼一声道：“原来你受了伤，那么，又是谁将你带来此地的？”

袍袖一拂，走到那碧玉小几之前，将几上的金色香炉移动一下，放得正了些，又冷哼一声，低语道：“竟将我的龙涎香都点了起来。”

展白心中一动，脱口道：“阁下是否此地的主人？”

那少年冷笑一声，接口道：“我不是此他的主人，哼哼，难道你是此地的主人不成！”

展白心中暗叫一声：“惭愧！”

非但再无怒火，反觉歉然，讷讷说道：“小可实在不知此处是何地，也不知是怎么来的，阁下若是此地的主人，只管将小可抬出去便是，唉！小可……”

那少年双目一张，冷叱道：“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哼哼！”

突然回过身来，厉叱一声：“不管你有伤无伤，有病无病，快些给我滚出去！若是等到我亲自出手，哼哼，那你就惨了！”

展白暗叹一声，他此刻心中虽又怒火大作，但转念一想，这里若是别人的居处，而自己却糊里糊涂地睡在人家床上，自然难怪人家不满，便又将心中怒火捺下去，缓缓道：“阁下若是此地的主人，小可自应离去，只是小可此来，实非出于本意，阁下又何苦如此咄咄逼人！”

那少年剑眉一轩，厉叱道：“一盏茶之内，你若不快些滚出去，本公子立时便让你……”

展白纵是极力忍耐，此刻亦不觉气往上撞，接口道：“阁下纵然能将一个手不能动、身不能移的病人伤在掌下，也算不得什么英雄。”

那少年目光一凛，突地连声冷笑道：“如此说来，你若未病，我就无法伤你了？”

展白也冷笑道：“这个亦未可知。”

他本非言语尖刻之人，但此刻却被这少年激得口齿锋利起来，心中本想说出自己来到此地，大约是被那中年贵妇带来，但自己却连人家的姓名来历

都不知道，想起那三条大汉和她的对话，更怕替那中年贵妇带来麻烦。暗道一声：“展白呀展白，你宁可被这少年摔出房去，也万万不可连累人家！”

只是他却未想到，他若真的是被那中年贵妇带来此间，那么那中年贵妇必定有着原因，她和这少年也必关系异常密切，否则怎会如此？

那少年目光转了几转，突地走到展白身前坐了下来，伸手把住展白的脉门，展白心中既惊且奇，但周身无力，根本无法抗拒，只得由他捉住手腕，抬目望来，却见这少年眉心深皱，右手一动，又将自己的另一只手腕抓住，沉吟半晌，目中竟现出惊异之色，起身在屋内转了两转，袍袖一拂，一言不发地转身走了出去。

展白目送他身影消失，心中不禁大奇，暗暗忖道：“这少年本来叫我立即离开这里，怎地微微把了把我的脉，就一言不发地转身走了？”

又忖道：“我此刻周身并不痛苦，却又没有一丝力气，这些天来，我失去知觉，理应病得不轻，但此刻我怎的连一点病后那种难受的感觉都没有？”

想来想去，只觉自己这些日子所遇之事，竟然全都大超常情之外，无一能以常理揣测，便索性将这些事抛在一边，再也不去想它。流目四顾，只见窗外庭院深沉，柳丝随风飘舞，屋内香气阵阵，陈设高雅。他身世孤苦，几曾到过这种地方，一时之间，更觉那中年美妇和这倨傲少年的来历不可思议，心里虽告诉自己不要去想这些与自己本无干系之事，但思绪素乱，却又无法不去想它。

他心念方自转了数转，哪知门外突又传入那倨傲少年冰冷的声音：“最近天气太热，你们想必懒得做事，我看，你们真该歇歇夏了。”

语声落处，门口人影微动，那倨傲少年，便又负手走了进来，双眼微微上翻，面上层是木无表情，但令人看来，却不由自主地会从心底泛起一阵阵悚栗的寒意。

展白微一偏首，目光动处，只见四个黑衣劲装的彪形大汉，垂着双手，远远跟在他身后走了进来，行动之间，虽然部极为剽悍矫健，但面目却有如死灰，惊悸恐惧之情，溢于颜表，生像那倨傲少年方才所说那几句轻描淡写、似乎没有半点责备意味的话，已使得这几个剽悍、矫健的彪形大汉，为之惊骇到这种地步。

那倨傲少年鼻孔里冷哼一声，尖长的手指，从袖中伸出，往躺在床上的展白身上轻轻一指，用他惯有的冰冷语调缓缓说道：“这人是谁？居然在我床上高卧起来，你们虽然都养尊处优惯了，等闲不会轻易动弹一下，但却不致一个个连眼睛都瞎了吧？”

这倨傲少年说起话来，声音冷淡平静已极，既不大声喝叱，亦不高声谩骂，但这四条彪形大汉听了，面上的惊悸恐惧之色，却更重几分。

展白不安地在床上转侧一下，见到这四条彪形大汉那种面如死灰、噤若寒蝉的样子，不禁大生同情之心：“为什么同样是人，有些人却如此可怜？”

见到这少年的狂傲之态，心中又不禁颇为气急……

“这少年年纪轻轻，怎地就如此目中无人，做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来？”

转念又不禁忖道：“这怎怪得人家？若是有个不相识的人高卧在我的床上，我又当如何呢？”

心中暗叹一声，恨不得马上站起身来，跑出这房间，又恨不得能说几句话，为自己解释一下。

但是他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两样事他都无法做到，一时之间，他心中羞惭、恼怒、不安各种情感，纷至沓来，又呆呆地愣住了。

却见那偶做少年目光突地一垂，在那四条劲装大汉的面上，像厉电般一扫而过，冷冷又道，“如果你们已经休养够了的话，此刻就请动动手，将此人搬出去吧。”

言词更为客气，语气却更加冰冷，双目又是一翻，望在屋顶之上，再也不瞧别人一眼。

那四条劲装大汉，齐声答应一声，转身走向展白的床前。

展白眼望着他们一步步走近自己，知道不出片刻，自己便要被这四条大汉抬出房外，心中陡然一阵热血上涌，拼尽全力，大喝道：“站住！”

四条大汉的脚步微微一顿，走在最后的汉子，怯畏地往后看了一眼，那倨傲少年的一双眼睛，却仍瞬也不瞬望在屋顶上，展白方才拼尽全力的一声大喝，他竟像根本没有听到。

在这一刹那里，一阵阵的羞愧、悲愤、难堪，使得这心性倔强的少年展白，宁愿立时血溅当地，也不愿被这四条大汉抬出屋去，因为，这对一个倔强的热血少年来说，该是一种多么大的屈辱呀！

但这四条汉子，脚步稍微一顿之后，又笔直地向展白走了过来。

展白再次悲愤地大喝一声，双肘一撑床面，想奋力挣起，当事实残酷地告诉他，无论在情在理，他都无法在这间房子里逗留的时候，他宁可自己爬出去，也不愿被人抬走。

但是，他那一双平日坚强而有力的臂膀，此刻却有如婴儿般的柔软而脆弱。

于是，他那已被多日来的伤疼病苦折磨得失去原有精力的虚弱身躯，方一挣起，便又落在床上柔软而华丽的被褥上。

他知道此刻一切的挣扎与反抗，都是多余而无用的了。

他只得绝望地闭上眼睛，接受这无法避免的屈辱，纵然他的心已被太多的悲愤刺得仿佛要滴出血来。

哪知就在那四条剽悍的劲装大汉沉重的脚步将要走到床前，展白绝望的眼帘将合未合的时候，窗外突地传来一声轻脆的娇叱：

“住手！”

展自心中怦然一跳，猛地张开眼来，只见月光树荫匝地，枝叶籁然的窗棂之外，有如惊鸿掠入一条黑色人影来。

他目光虽快，似乎还跟不上这人影的那种不可企及的速度，他只觉自己的目光方自一瞬，这条人影已站在他的床前。

那四条劲装大汉口中低低惊呼一声，齐齐顿住脚步，弯下腰去，十分恭敬地行了一札，弯下去的身形，久久都未站直。

那倨傲少年的目光，此时由屋顶移下，微一皱眉，前行两步，对那来人道：“你来干什么？”

语声虽不和悦，却也不是方才那种冰冷的样子。

展白心中不禁大奇：“这人是谁？怎地这四条彪形健壮的汉子，竟会对她如此恭谨？”

这黑衣人影背床而立，展白虽然无法看清她的面容，但从她那被一袭柔软的黑丝衣裳紧紧裹住的婀娜背影上，却已知道这身形如电的人影，竟然是个女子。

“ 难道她就是那神秘而高贵的中年美妇？ ”

展白目光转处，却见这女子纤腰仅容一握，体态如柳，千缕青丝，挽着一个拘谨的发髻，斜斜垂下的双手，更是其自如玉，无论从何处去看，都和那中年美妇不尽相同。

于是他心中更加疑惑，只觉不但那中年美妇、这倨傲少年，以及像惊鸿般突地掠来的黑衣女子的来历不可思议，即连这郁郁苍苍、深沉宽阔的庭院里，似乎也包含着一些秘密。

“ 这些人到底是什么身份？这地方究竟是什么地方？ ”

他将这问题在自己的脑海之中，再次闪电般寻思一遍。

“ 是武林世家？抑或是豪富巨宅？甚或是公侯府邸呢？ ”

却见这黑衫女子，除了那一双斜垂下的玉手，保持着一个美妙的弧度之外，全身笔直地站在床前，连一丝动弹都没有，展白虽然看不到她的面容，却不禁在心中勾描出一个冷静、倨傲而高贵美艳如花的轮廓来。

她甚至连话都没有说一句，只是静静地与那倨傲少年面对而立。

刹那之间，春日温暖而飞扬的空气，便生橡是倏然为之冻凝住了一般，那四条劲装彪形壮汉缓缓抬起头来，各自对望一眼，暗中移动着脚步，似想倒退着走出这间房子。

哪知他们的脚步方自移动了三两步，那黑衣女子却又娇叱道：“ 站住！ ”

叱声方落，这四条大汉的身形，便如飨斯应地为之停顿。

只听这黑衣女子又道：“ 你们方才在干什么？ ”

声音虽然娇柔，竟然亦是森冷而严肃的，与她那婀娜而曼妙的身躯大不相称。

展白暗中一叹，忖道：“ 怎地又是这种腔调！ ”

但是他的目光，却不停地在这黑衣女子、倨傲少年，以及那四条劲装彪形大汉的身上掠过，只见这四条汉子畏怯地抬起头来，望了黑衣女子一眼，便又极快地垂下头去，答道：“ 刚才公子爷吩咐小的们将这位相公抬出去，是以—— ”

黑衣女子冷哼一声，缓缓道：“ 你们倒听话得很。 ”

展白目光回到她的背影上，只见她螓首微微转动一下，目光又凝注到那倨傲少年面目之上，冷冷问道：“ 是你叫他们把人家抬出去的吗？ ”

那倨傲少年轻轻一皱眉头，道：“ 要你来管什么闲事，难道我叫人将一个不相识的人从我床上抬走，与你又有什么干系不成？ ”

说着转身低哼一声，向那四条大汉微一瞪目，这四条大汉八只满含惊恐、畏惧之色的眼睛，一会儿望倨傲少年，一会儿又望向这黑衣女子，张口欲言，举步又止，不知怎样才好。

却听这黑衣女子又冷然说道：“ 亏你还算是武林中久以聪明智计著名的人物！哼，我看你的脑筋，倒也有限得很，你难道不会想一想，这少年若是没有来历，又怎会跑到这里来养伤？难道家里的人都死了不成？ ”

那倨傲少年冷峻的目光，仍然停留在那四条彪壮大汉的身上，头也不回他说道：“ 我看你们还是死了好了，像你们这样半死不活的样子，哼哼，真是—— ”

那黑衣女子纤腰突地一晃，脚步未见移动，婀娜的身躯却已逼到倨傲少年面前，冷叱道：“ 你在说谁？可要说清楚些！ ”

身形虽已移动，却仍然是背对展白。

那倨傲少年眼角一扬，接口道：“你如此紧张作甚？难道我说的是你？”

黑衣少女冷哼一声，道：“我知道你现在是武林中成名露脸的大英雄、大豪杰了，怎会把我这个姐姐放在眼里？可是——哼，难道连妈妈也都不在你眼下了吗？”

倨傲少年神色一动，突地回过头来，道：“啊！这陌生少年，难道是她老人家送到我这里来养伤的？”

目光一转，越过黑衣少女的肩头，凝注到展白的身上。

展白此刻心中才告恍然。“原来这倨傲少年竟是那中年美妇的儿子。”

想到她在对自己说话之时的忧郁神情，又自忖道：“她为什么会露出那种忧郁的神态呢？按理说，她不该如此优郁的呀！她言语之中，像是对自己的儿子失望得很，却又是为着什么呢？如今她的儿子不仅年轻英俊，并且又在武林中享有盛名，而我呢？……”

想到自己，他不禁暗中长叹一声，什么事也不敢再想下去。柔软华丽的被褥，使得他有如睡在云堆中一般舒适，但这倨傲少年目光中的轻蔑与森冷，却又使他有如置身寒冰。

他不知自己该不该倒转头避开这少年的目光，却听那黑衣少女又道：“若不是她老人家，还有谁敢把人带入你这房……”语声突地一顿。展白只觉得眼前人影一花，接着便听到一阵清脆的掌声，心中不禁大奇，定睛望去，那四条劲装大汉，此时正并排站在门口，同用双手捧着面颊，脸上俱是一片茫然惊惧的神色；那倨傲少年，目光之中满含怒意，却望在那又复背床而立的黑衣少女身上。

展白心中不禁又为之一惊：“方才那刹那之间，难道她已在这四条大汉的面颊之上，各各击了两掌？”须知他自己亦是有武功之人，对武功一途，亦颇下过苦功，此刻见了这黑衣女子的武功，心中不禁大感惊骇，知道若拿自己苦练十数寒暑的功夫来和人家一比，真有如皓月下的一点萤光而已。

只见那倨傲少年的目光，瞬也不瞬地望着那少女身上，良久良久，方一字一字地缓缓说道：“你可知道他们是谁的手下？”黑衣女子冷冷道：“除了名满天下的‘凌风公子’慕容承业之外，还有谁配当得起他们的主人？”始终在留意着他们谈话的展白，此时心中骇然一震：“原来这少年竟是武林四公子中最无情的‘凌风公子’。”他虽是初入江湖，但“武林四公子”名传天下，乃是当今江湖中风头最劲的人物，你若对个稍稍涉足武林的汉子念一句：“安乐风流。”他便立刻可以接着念道：“飘零湍方，凌风无情，祥麟热肠。”因为这四句流传江湖的口语，正是描述这“武外四公子”为人的特色的。

第六章　请说你的身世

展白心念转处，目光凝注在这“凌风公子”的身上，见他虽是怒极，但神色却仍然木无表情，不禁暗自感叹一声，忖道：“凌风么子无情客，无情最是凌风人，人道江湖传言难以听信，但此刻看来，虽不能尽信，却也并非全不可信的呢。”

却见这“凌风公子”薄削的嘴唇，轻轻一撇，目光瞬也不瞬地在那黑衣女子面上凝注半晌，突地冷冷一笑，道：“好极，好极，想不到非但我的房间，我自己不能安排，竟连我的手下，都要劳动你来替我教训了，好，好——”冷笑连连，衣袖一拂，竟自转身向门外走去，那四条大汉愣了一愣，各自踌躇地望了那黑衫女子一眼，面目之上，满是进退维谷的尴尬之态。

展自深深为这四条看来勇敢剽悍，其实却又如此怯懦的汉子悲哀，他无法了解世上生具奴才之性的人，怎会如此之多。

他目光又缓缓转到那黑衣女子的背影上，只见她婀娜多姿的身躯，此刻起了一阵微微的颤抖，仿佛微风中的柳丝一样，愣在那里，良久良久，突地幽幽长叹一声，春葱般的手掌轻轻向那四条满面恐慌的大汉一样，宽大的衣袖，飘飘落了下来，一面缓缓说道：“公子走了，你们还站在这里干什么？”四条大汉如获大赦，齐齐恭身答应一声，缓缓退出门外，转身匆忙地走了。

这间幽静清雅的情室，便又恢复原来的清静，睡在床上的展白，暗中长长松了一口气，但心中不安之意，却仍不能因之尽消。因为他此刻伤病方感稍愈，但体力未复，仍是虚弱无比，对任何事的发生，他都没有应变之力，而他此刻的存身之地，却又是如此的不安定，他自知随时都有遭受别人羞辱的危险，这是一个生性倔犟高傲之人所最难以忍受的事。

但无论如何，他对这黑衣女子，都是无比感激的，他嗫嚅着，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才能够将自己心中的感激之情表达出来。

哪知这黑衣女子突又长叹一声，似乎颇为忧郁他说道：“舍弟无知，不知做人之道，还请相公原谅他的狂妄才好。”

语声是那么忧郁，使得展白不禁为之想起那中年美妇，因为她们说话的声音，竟是如此相似，而她忧郁的语声之中，却又含蕴着那么多的温柔，就像是宜人的春风一般，使得展自心中因方才的屈辱而受到的创伤，都为之平复起来。

他讷讷地并没有立刻回答，因为他知道自己此刻的处境，那“凌风公子”虽然狂妄，但自己无论如何总是睡在人家的床上，应该请求原谅的，也该是自己而不是他呀！

于是，他又暗中长叹一声，呆呆地望着这黑农女子的背影，道：“小可飘泊孤零，一无所成……唉，姑娘如此对待于我，已使小可感激不尽，着再说这样的话，那小可真是无地自容了。”

他前面所说的两句话，本是心中自怨自艾、自责自惭的感觉，说了两句，忽然觉得自己在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面前，说出这种话来甚是不妥，便改变了语气，但心中却仍不禁暗暗谴责着自己：“怎地我连话都不会说了！”

哪知这黑衣女子听了他的话，却又幽幽长叹一声，喃喃低语着道：“孤零飘泊……孤零飘泊又有什么不好？自由自在的，总比困于樊笼之中要好得多了吧。”语气中的自怨自艾之意，竟似比展白还要浓厚十倍。

展自不禁一愣，暗自忖道，“她生于如此豪富之家，平日养尊处忧，只

要她说一句话，便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要争着去做，怎地言词之中却又如此哀伤幽怨？”

他又想起那中年美妇的怨艾之色，似乎在这样华丽深沉的庭院中，每个人心里都有着心事，而每个人的心事都是极不快活的，只是她们的心事究竟是什么，他却极难猜测出来而已。

他心中正在感慨丛生，却见这黑衣少女柳腰轻轻一摆，竟自缓缓转过身来，展白心头一跳，不能自禁地将目光望向她面目之上——

他的目光立刻凝结在她的面上了，几乎再也无法移动一下。

他虽然拙于言词，却是极为聪慧之人，但是他此刻纵然用尽自己的智力思索，却也无法想出任何词汇来形容自己眼中所见到的面容。

使他无法了解的，却是这全身黑衣的女子，面上竟亦蒙了一方黑纱，将她的樱唇和鼻端一齐掩住，但是黑纱上面所露出的春山黛眉，如水秋波，却是展白平生从未睹见的美丽，美丽得将这方平凡的黑纱，都映成一片眩目而神秘的光采。

她秋波淡淡向展白的身上一扫，眼波中那种幽怨、温柔的光亮，像是残春中的阳光，使得展白心中一烫，突然觉得天地间都变得温暖起来。

这种感觉是展白平生未有过的，他虽然暗自镇摄着心神，想将自己目光收转，但是他的目光却像是寂寞的游子突然寻得一个温暖的家室，留恋地停留在她面上，无法移动。

两人目光相对，那黑衣女子突地垂下头去，良久方始抬头，目光却又和展白的遇在一处。

又是一阵无言的沉默。展白的目光渐渐明亮起来，却是这黑衣少女的目光渐渐黯淡，目光中的忧郁之色，也越发重了，她突又柳腰一动，转过身去，头也不回地走向门边。

展白心中一凛，刹那之间，自责自惭之念又复大作，暗恨自己怎地如此孟浪，又暗恨自己方才怎会生出那种奇异的感觉。

哪知这少女走到门边，脚步突地一顿，轻轻叹了口气，道：“你晕过去了好多天，此刻身子一定虚弱得很，等一会我叫人送些东西来——”语声微顿，又道：“但是你却用不着谢我，这一切事都是有人托我做的，我不过是看他的面子而已。”语声未落，罗袖微拂，惊鸿般掠了出去。

她前面几句话说得本来温柔无比，但语声一顿之后，却立刻变成冷冰冰的语气，这前后几句话让人听来，竟像不是一个人说的。

展白目送她背影消失，却只觉室中仿佛飘散着她身上的淡淡幽香，眼前还浮着她婀娜的身影，而最后的几句话，也仍然在耳边荡漾着，就又生像是一技冰冷的箭，由他的耳中刺入心里。

于是他苦恼地抬起手来，扯动着自己头上的乱发，手臂虽仍痛苦，却抵不上他心中的痛苦，“这女子虽然有恩于我，却与我毫无瓜葛，她是什么身份，我又是什么人，她如此对我，已是极留情面的了，我又何必为这种事苦恼？”

他虽然暗中如此思付，但不知怎地，心里却仍然放不下此事。

他似乎觉得世上所有人对他的轻蔑，都比不上这黑衣女子对他的冷淡更令他难受，一面又不禁暗暗寻恩：“她说：看他的面子，‘他’又是谁呢？怎地会将这种事托她做，而她也答应了？那么，他们之间……”他痛苦地扯动自己的头发……

门外忽地轻咳一声，悄然走入一个青衣小婢，手里捧着一只碧玉茶盘，盘上放着一只碧玉盖碗，袅袅婷婷地走到展自身前，莲足轻错，微一裣衽，轻轻道：“请公子用汤！”说着，纤手动处，已将盖碗掀开。

展白只觉满室清香扑面而来，心中还未及多作思索，这青衣小婢便又将盖碗捧到他面前，一面又从盘中取了个碧玉汤匙，一匙匙地将碗中参汤，喂入展白嘴里。

展白茫然吃完了它，神气蓦觉一旺，但心里却更感难受，自己此刻真有如在接受着别人的施舍一样，而施舍自己的对象，却完全是为着另一个人的面子，而自己竟连此人是谁都不知道。

一想到这里，他便恨不得将方才吃下去的东西全部吐出来。目光转处，却见门口又有人影微微一闪，接着便有一声轻脆的娇笑从门外传来，四周的静寂，似乎全都被它划开。

但展自此刻的心情，却是极不适宜承受这种笑声的。

他厌恶地皱了皱眉头，只见门外又已悄然走进一个婀娜的身影，手里竟又是端着一个青玉茶盘，盘上又是一只青玉盖碗。这身材婀娜的妙龄少女，一手端着茶盘，一手扶着纤腰，莲步依依，体态婷婷，像是柳丝似的，被微笑吹了进来。

展白此刻转过头去，这少女轻轻一笑，柔声问道：“公子，你可要吃些东西？呀——你已有好多天没有吃东西了哩，”

她说话的声音这么娇柔，每句话的尾音都拖得长长的，就像是月夜之下远方飘来的青玉萧声，萧声虽止，余音却久久不歇。

但是这娇柔的语声听进展白的耳里，他紧皱着的双眉，却皱得更深了，他甚至觉得这娇柔的语声只不过是用来揶揄讥笑自己——“公子……好多天没有吃东西了。”他不由暗“哼”一声，忖道：“施舍，又是施舍！”于是他大声叫了起来：“端出去，端出去。”

这妙龄少女脚步已停在他的床前，此刻不禁为之一怔，道：“你这是干什么？”语声竟仍然是娇柔的。

展白暗叹一声，心中突又觉得有些歉愧，无论如何，人家对自己总是一番好意，自己如此相待，岂非太过无礼。不禁说道：“多谢姑娘的好意，不过——你还是端出去好了。”他语气虽已和缓得多，但头却仍未转回，只希望自己回过头来的时候，房中又只有自己一个人，那么，他便能静静地思索一下。哪知道少女却又娇笑一声，道：“你不想吃东西就算了，干吗这么凶呀！人家费了好多心思，全心全意地帮了你这一次忙，你……你现在却要叫人家出去。”

这几句话说得展白为之一怔，回过头来，只见站在自己床前的少女，一身锦衣，云鬓高挽，神态虽然娇俏之中，却又流露出一种清雅高贵之气。

这少女秋波一转，瞬也不瞬地凝注在他脸上，突又娇笑道：“说真的，你对我这么凶，真是不应该了，你知不知道，我为了帮你的忙，惹了多少麻烦？你呀……你真是不知好歹。”

纤腰一扭，将手中的玉盘，放到展白床头的小儿之上，自己的身躯，却轻轻坐到展白床侧，接着道：“来，我喂你吃东西，你要是生了气，尽管气，可别把自己气坏了，饿坏了肚子，那我可不答应！”展白呆呆地望着这少女，心里更加迷惑，他不用费心思索，便知道自己和这少女根本连面部未见过，但这少女此刻对自己说起话来，却像是多年知交似的，既关怀又亲热，“她

还帮过我的忙？”但帮的是什么忙，展白却完全不知道。

一阵阵淡淡的幽香，随着窗外吹入的微风，吹进他的鼻端，他只觉这少女坐得越来越近，一张娇甜俏美的粉面，也似乎凑到自己眼前，他对这少女虽无恶感，但她这种肆无忌惮的大胆作风，却又使他心底泛起一种厌恶的感觉。

他一脸正色，沉声说道：“在下与姑娘素昧平生，姑娘如果真的有恩于在下，在下日后必有以报答姑娘，但在下此刻并不想吃东西；再者男女独处一室，也该稍避瓜田李下之嫌，请姑娘还是留意些的好。”

哪知这少女坐在床侧，一手支着床沿，一手支着下颔，一双明目，却望在屋顶上，生像根本没有听到他的话似的。

等到展白的话说完，她方自缓缓垂下头来，眼角斜斜一瞟，却又立刻收回目光，望在自己的一双纤纤莲足上，低语道：“真的有恩于在下，真的，在下……”掩口噗嗤一笑，眼波流转，瞟了展白一眼：“难道你认为是假的吗？”玉手轻抬，一只春葱般的手指，笔直地指到展白面前：“告诉你，要不是我，你呀……你早就被人抬出去了。”语声轻柔娇脆，配合着她的眼波和动作，令人看来，只觉她举手抬日之间，都含蕴着万千种风情仪态，生像是她虽然在骂人，可是被骂的人却仍然有福了。

展自呆呆地望着她，一时之间，也不知自己心里是什么滋味，一面暗中思忖：“如此说来，刚才那黑衣少女之来，便是受她所托了……”心念一转：“那么她是谁呢？难道她也是那凌风公子的姐妹不成？”仔细一看，这少女的俏甜娇丽，脱略形迹，虽和那黑衣少女的艳如桃李，冷着冰霜，以及那“凌风公子”的狂妄高傲，冷酷无情，大不相同，但眉目之间，却和他们有几分相似之处。他无法了解这兄妹三人的生性怎会有如此的差异，一面却又不禁大为同情那中年美妇，试想有着这样三个儿女的母亲，对其身心的负担，又该是多么沉重哩！

他虽然曾经听过“武林四公子”的声名，但对江湖中这声名极响的四位“公子”的家世，却只有一个极为模糊的印象而已，仅知道这四人家世俱都显赫无比，武功的师承，更是来历不凡，是以甚至在一眼瞥见“安乐公子”时，都不能很快地想出此人究竟是什么身份的。

他沉思半晌，思路越来越远，直到这少女又自一笑，问道：“我说的话你听到没有？”他才想起自己还没有回答人家的话。

“但是，我该如何来回答她的话呢？”他不禁又在踌躇：“感激？”这在一个倔强的人来说，那是一种多么唯以表达的情感啊！他一面寻找着自己的答话，一面却又暗暗忖道：“她妈妈救了我，她哥哥要赶出去，她姐姐替我解了围，却是受她所托，但我又根本不认得她。唉——这其中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本是一家人，但彼此的关系，为什么如此复杂呢？”

他本就异常紊乱的思潮，此刻更是紊乱不堪，竟连一句该说的话都说不出来，方自定了定神，哪知身侧突地响起一个其冷彻骨的声音，一字一字他说道：“她说的话你听到没有？”

展白心头一凛，转目望去，却见床侧不知何时多了一个身材颀长的人影，一身褴褛的衣衫，一头蓬松的乱发，颔下的胡须，更是乱得惊人，与这庭院中的一切都不大相称，只有那一双利如闪电的眼睛，正在瞬也不瞬地望着自己，目中的寒意，比语气还重三分。

这突来的怪人，这突来的问话，使得展白更加怔住了。

“那少女面上仍然带着春花般的笑容，也没有去望这怪人一眼，仿佛这怪人的出现，根本就在她的意料之中似的。

乱发怪人眉峰微皱，冷冷又道：“你听到找说的话没有？”

展白失神地望着他，仍未答话。乱发怪人冷冷一笑，霍然伸出手来，残破的衣袖也随之扬起，带起一阵阵强劲的风声。

那少女面上笑容未敛，突地一回身，抱住这乱发怪人的手臂，在他耳边低低说了两句话，怪人目光中的威光，立刻尽敛，温柔地望了少女儿眼，手臂一伸一缩，身形突地电闪而退，头也未回，便从开启的窗中掠了出去。

窗户虽不小，但只架开一半，这怪人身形颀长，不知怎地，竟连望都未望一眼，便从那远比他身形狭小的窗中掠出，就像他背后长了眼睛，又像他身躯可以随意伸缩似的。

他来得突然，去得更是突然，展白望着他的倏忽来去，心里更是惊疑，只觉自己所经所遇，都有如梦境一般。

那少女缓缓回过头来，望着展白格格一笑道：“你怕不怕他？”

展白茫然摇了摇头，道：“他是谁？我为什么要怕他？”

这少女伸手一拢鬓脚，又在展白的床侧坐了下来，一面仍自娇笑道：“你为什么不怕他？他的武功可真厉害呀，连大哥和爹爹都说他武功深不可测，只是他从来不和人动手，是以他的武功到底有多高，谁也不知道，可是……嘿嘿，要是有谁欺负了我呀，他老人家就不答应了，非将那人打个半死不可。”她语声微顿，又道：“上次一个从鲁北来的，叫什么‘三翅粉蝶’的家伙拜见爹爹，在花园里碰见了我，以为我好欺负，就对我说了两句难听的话，我心里又羞又气，正想动手教训他，但是还等不到我动手，雷大叔他老人家好像跟在我身后似的，那小子看见他老人家来到，还要逞威风，他老人家连话都没有说，轻轻一抬手，就将那小子活活地劈死在一丛玫瑰花下了，让他……死了还做个风流鬼。”

她咭咭呱呱说了一大套，说到后来，又噗嗤笑出声来，这少女既像是轻佻，又像是天真，什么话都敢说。展白一面听着她的话，心中一面不停地思忖：“这乱发怪人是谁？怎地能在这深沉似海、有如侯门般的家庭中来去自如？”

又忖道：“她的爹爹到底是什么身份？怎地连采花大盗都会来拜见他？”

听到后来，这少女说“三翅粉蝶”死在花下，还替他下了个“风流鬼”的注脚，又不禁在心中暗笑：“她怎地连这话都说得出口。”

他却不知道这少女自幼娇纵成性，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害羞，更不知道什么是畏惧，此刻“噗嗤”一笑，又自说道：“方才雷大叔伸出手来，若不是我站在旁边，你这条小命也算完了。”她掩口一笑，忽又幽幽长叹了一声，双目望着窗外。

展白见她忽而娇笑，忽而长叹，心中正自诧异，却听她接着道：“真奇怪，自从妈妈把你带回来那天，我第一眼看见你，就喜欢……”

她虽是天真未泯，娇纵成性，但下面的话，仍是说不下去，两颊微微一红，伸手一拢鬓发，方自接着道：“所以后来妈妈不能来看你的时候，我就天天来看你，今天大哥从太湖回来，我就知道要糟，以大哥的脾气，一定会把你从他房里摔出来，妈妈不在，我又怕大哥，想来想去，只有搬出大姐来当救兵，你不知道，大姐的脾气可跟我不一样，一年之间，也难听到她说上句话，我说好说歹，央求了半天，才算把她请来，你呀……你却不承情。”

展白虽本对她的放纵之态，极为不言，但此刻见她如此对待自己，心中亦不禁大生感激之情，微微一笑，说道：“姑娘如此对待于我，在下实是感激不尽，哪有不承情的道理！”

这少女面孔一板，故作嗔恼之态，道：“谁要你感激我？谁要你承情！”

展白一愣，却见她又噗嗤笑出声来，纤手掇起衣角，缓缓弄着，道：“不过，只要你知道我对你好，不要再凶狠狠地对我，我就高兴了。”

展白虽然极为拘谨，此刻心中亦不由微微一荡，只觉这少女对自己的情感竟是如此直率，不加半丝掩饰，他自动孤零，长成后刻苦习武，一生之中几曾享受过这种温暖的情意，一时之间，不觉呆呆地愣住了，望着这少女，说不出话来。

这少女弄着衣角，一面又道：“你姓什么？叫什么？我问妈妈，妈妈也说不知道，真奇怪，妈妈也是跟大姐一样，平常总是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难得看到她老人家笑一笑，但对你却也像是狼关心的样子，我本来以为你跟她老人家一定很熟，哪知她老人家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

展白微叹一声，前尘往事，又复涌上心头，心想：若不是那位中年美妇仗义援手，自己只怕此刻已暴尸荒野了。不禁暗叹忖道：“人家对我有如此大恩，我却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

目光转动，清了清喉咙，道：“令堂大人，高贵慈祥，有她慈航普渡，她老人家对我的恩情，实在使我铭感，姑娘如不见怪的话，不知可否将她老人家的名讳告诉我，也让我……”

这少女格格一笑，截断了他的话，道：“看不出你说话酸溜溜的，倒像个穷秀才。”

展白面颊一红，却见她又道：“我爹爹姓慕容，我大哥、大姐也姓慕容，你猜我姓什么？”

展白一呆，心想这少女真是憨得可以，怎地向我问这种话，难道我是呆子不成？口中却道：“姑娘想必也是姓慕容了。”

哪知这少女却摇了摇头，拍手笑道：“你猜错了，我不姓慕容，我姓展，跟我妈妈的姓。”神色之间，极为高兴得意。

展白心中暗笑，答道：“如此我当然猜不出了。”

一面又不禁暗中思忖：“原来那位夫人与我竟是同姓。”

却见那少女一笑又道：“看你的样子，也像是武林中人，怎地连我们家的名讳都没有听过？”言下之意，大有凡是武林中人都该知道她家的样子。

展白凝注着她，只觉这少女娇憨之态，现于辞色，心中原本以为她甚是轻佻的感觉，此刻已荡然无存。

那少女秋波一转，遇到他目光，不觉轻轻一笑，低声道：“告诉你，我叫展婉儿，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告诉我？你的爹爹妈妈还在吗？在哪里？你有没有……”

她微咬下唇，轻轻一笑，垂下头去，接道：“太太。”

她一连问了五句，句句部问着展白心中的创痛之处，他楞了半晌，长叹一声，说道：“在下也姓展，叫展白，家父家母都……都已故去了，我孤身飘泊，一无所成，连家父的深仇，都未得报。”

他心中积郁多年，始终没有一个倾诉的对象，此刻见这少女对自己有如此直率的情感，不觉将心中的积郁，都说了出来。

只见得展婉儿眼圈越来越红，终于忍不住，两滴晶莹的泪珠，夺眶而出，

沿着她俏美的面颊缓缓流下。人类的情感，原本就是那么奇妙，有的人你与他相交一生，也不会听到他说出一句真心的话，另外一些人你与他匆匆一面，却会尽倾心事。展白越说越觉悲从中来，难以抑制，竟忘了自己倾诉的对象，不过是一个方才相识的娇憨少女。

他的语声是低沉的，这间精雅的房间，也仿佛被悲哀的气氛充满。

哪知他话未说完，窗外突又闪电般掠入一条人影，扑到展白的床前，一把抓住他的手臂，沉声道：“你是谁？展云天是你什么人？”

展白一惊之下，只觉自己的手腕，其痛欲折，不知不觉的手掌一松，掌中竟落下一团乱发来。

原来他方才心情积郁难消，悲愤填膺，竟将自己的头发扯下一绺，此刻落在淡青色的锦衾上，便分外刺目。

刹那之间，他心中既惊又奇，不知道这人怎会知道他爹爹的名字，更不知道这人为什么要如此对待自己，抬日望去，只见站在床前抓着自己手臂的人，竟然就是方才那身躯颀长、潦倒褴褛的怪人“雷大叔”。

第七章　情到浓处

但展白生就傲骨，别人对他越是蛮横无理，越是能激起他的傲性。

如果有人用暴力强迫他，就算刀斧架在颈上，他连眼眉都不会皱一皱。

因此，这突然间去而复返的乱发怪人——雷大叔，虽然手如钢箍，紧握住他的手腕，使他的手臂剧痛如折，他仍然是不理睬。

“说！你是谁？”雷大叔怪目圆睁，厉光如电，紧盯着展白，厉声叱道：“你是不是展云天的后人？”

雷大叔显然神情甚为激动，问展白这话时，双手竟微微发抖，但握住展白的手，可就无形中又加重了几分力道！

展白感到被乱发怪人紧握之处，奇痛入骨，又加上他身有重病，兼负刀伤，无法运功和乱发怪人的手劲相抵，只痛得他面白气促，几乎昏死过去。

但就在这种难言的巨痛之下，展白依旧咬牙苦撑着，不管那乱发怪人，是如何地穷凶恶极，仍然是闭紧嘴唇，给他来了个相应不理。

在展白身旁坐着的如花少女，见他痛得脸色惨白，额上豆大的汗珠滚滚而下，芳心中老大不忍。又见展自虽在剧痛之下，仍然毫无乞饶求恕的神情，更为他的硬骨气而暗暗心折。相反的，她对雷大叔这种粗暴举动，却有了老大的不高兴，只见她小嘴一嘟，说道：“大叔！你放手呀！看，快把人家的手都要折断了，叫人家怎么回答你的话？……”

这雷大叔本来最痛婉儿，素常对婉儿的要求，百依百顺，无所不从。但在目前，这雷大叔却似失去了往日的镇静。

展婉儿使嗔撒娇，叫他放开握住展白的手，他竟恍如未闻，仍然双手紧握着展白的腕部关节，乱发蓬乱的脸上闪过无限的悲愤怅惘之情，双眼死死地盯在展白的脸上……

“云天呀！云天！莫非真是苍天有眼，给你留下了后代吗？……啊！这一定是了……一定是了！一定是了！我雷……”

雷大叔狠狠地望了展白一会儿，忽然仰起脸来，一脸的肃穆之情，口中仿佛祈祷般地喃喃自语。

但他刚刚说到此处，忽听婉儿一声惊叫：“哎哟！他死了。雷大叔！雷大叔！他死了呀……”

雷大叔如大梦初觉，猛然低下头来，只见展白面白如纸，双目紧闭，口鼻之间似是已没有了气息。

雷大叔——这武林奇人，想当年与“霹雳剑”展云天，义结金兰，情同生死，二人并道江湖，不知做了多少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仗义侠行。

但在二人一次小别期间，忽然噩耗传来，武功侠行震惊天下的“霹雳剑”展云天，竟然被暗算惨死！

当时的雷大叔，听到这个噩耗，几乎痛不欲生，立即赶到出事地点，洞庭君山绝顶。但，他不仅未能查到杀死展云天的凶手，甚至连展云天的尸首都未找到！

可是，君山绝顶的现场，却是一片凌乱，树折草飞，断剑残戈，到处皆是散落的暗器，尤其遗留在地上一滩滩殷红的血迹，东一片西一片，染红了黄沙枯草。一切景况，均显示出是经过一场修烈的凶杀，所留下的痕迹！

雷大叔见此光景，知道江湖上传言不假。当时，他曾悲愤得几乎发疯，也曾想到横剑自刎在君山绝顶，以酬报知交好友。

但是，一个比死亡更大的欲望，使他活了下来，那就是复仇！他要寻访到暗算杀死展云天的仇人，为他结义盟兄复仇。

可是，他走遍天涯，踏破铁鞋，连杀死展云天的仇人是谁，他都未寻访出来，复仇就更无望了。

事隔二十余年，他已经对万事都感到心灰意冷，此时却有凌风公子的父亲，慕容庄主，仰慕他的侠名，重金礼聘，请他到庄上充当一位门客。

雷大叔本无意寄人篱下，但他又想到久访杀死义兄的仇人，杳无端绪，自己万念俱灰，落拓江湖，也不是个办法，武林四公子，新近崛起江湖，各自收罗拉拢武林高手，归其门下，几年的时间，武林四公子的门下，武林高手已经是成千论百，声势之隆，直可媲美春秋战国时代的四大公子了。

自己暂时在慕容庄主的庄上歇马，慕容庄上鱼龙混杂，说不定也许会把杀死义兄的仇人，查出个端倪来！

因之，雷大叔落足在慕容庄上。

慕容庄主，富可敌国，最讲究排场，不仅本家人豪华无比，就是对门下食客，也均是礼遇有加，一个个衣锦华裘。

唯独雷大叔，筚路褴褛，不修边幅。

但慕容庄主深知雷大叔武功高强，义气千云，所以对雷大叔的行止，丝毫不加干涉，并委以保护内宅的重任。

慕容庄主的内宅，门禁森严，即三尺孩童，无人呼唤也不得入内。

这雷大叔一个草莽豪客，能够登堂入室，且居住于内宅之中，可以说是深蒙慕容庄主另眼相看了。

至于雷大叔能在慕容庄主的门下，安心住下来，还不仅是为了酬答慕容庄主的赏识，而是雷大叔特别喜欢婉儿，真比婉儿的亲生父母——慕容庄主夫妻，还要深一层。因此，雷大叔竟在慕容庄上久久住下来。

可是，雷大叔对查访杀死义兄的仇人，却始终没放松过。

数十年如一日，雷大叔时时记念着，要为盟兄复仇。

如今，竟大出意外地，叫他见到了似乎是盟兄展云天的后人！又叫他如何不心情激动？如何不失常呢？

因为他从未听盟兄说过有妻室儿女。

但，他今天见到展白，这少年人眉梢眼角间的英俊气概，极像盟兄当年的样子。

他又在窗外，听少年对婉儿说：他也姓展，父亲惨死，至今连杀父仇人都不知是谁？

因此，他仰首向天，喃喃自语，对展白忍痛不住、昏死过去的情形，竟毫无所知。

给展婉儿惊声一呼，雷大叔才如梦初醒，低头一看展白痛死过去，吓得忙把手松开，紧跟着伸出双手为展白推宫活穴！

看到展白昏死的情状，展婉儿竟泫然欲泣！

这貌比天仙、自幼娇纵成性的姑娘，包围追求她的武林子弟成千逾百，富若王侯的，武功高强的，貌比潘安的……各式各样的人物，不计其数，但她从未把一个放进眼内。

如今，却衷心爱上这穷愁潦倒、又有伤病在身的落拓少年！情这一个字，真是令人不可理解的了。

“姑娘！”雷大叔见婉儿哀伤的神情，深悔自己的孟浪，不该出手太重

伤了这少年，心中老大不忍。于是温和地说道："你不用担心，他不会死的！"

"我，我恨死你了！……"婉儿听雷大叔一安慰她，反而忍不住存于眼眶内的泪水，像断线珍珠般，滴落在她锦绣的衣襟上。她心痛展白被雷大叔抓得痛昏过去，竟口不择言地说出了这样的话来。

可是，她话一出口，又觉得对一个非常疼爱自己的长辈，竟说出这样的话，有点不妥。停顿了一下，立即改变了口气，说道："他，他若是死了……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虽然她极力想改变口气，不愿说出对不起雷大叔的话来，但因为她太关心展白的安危，所以，说出口来的话，依然显得不大客气。

雷大叔听了微微一愣，他自从到慕容庄上以来，爱护婉儿，甚于爱护自己的亲生女儿。虽然，他连婚都没有结过，更不会有亲生女儿，但他相信，就算自己有了亲生女儿，但爱女儿的心也不会超过爱婉儿的心。想不到婉儿竟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来，雷大叔不禁微微一愣……

不过，这也是一瞬间的事，雷大叔仅微微一愣，一边用双手为展白推宫活穴，一边转头望了婉儿一眼。

见婉儿痴望着展白，满脸关怀之情，眼泪簌簌地落下，心中立刻明白了一大半。心中忖道："看来我这刁钻的女娃儿，八成已经爱上这少年。啊！……我才是老糊涂，对一个豆寇年华的青春少女来说，还有什么比她的意中人，更能使她开心的呢？……"

雷大叔想到这里，对婉儿无礼的话，不但不生气，反而微微一笑，说道："婉儿，你不用心急！大叔负责还给你一个活……"

雷大叔说至此处，却再也说不下去了。活什么呢？活情郎，活未婚夫，还是活爱人……总觉得怎么说也是不妥，不由尴尬地直用手抓胡子，干瞪眼……

偏偏展婉儿，又是个天真未凿、娇憨无比的少女。她见雷大叔的怪样子，不由破涕为笑，如雨后春花般。说道："活什么呀？大叔，你怎么不说了？"

"活……活人！"雷大叔嗫嚅了半天，突然用手一拍自己的脑袋，到底让他想出来了，这么一句恰当的话，脱口说出，显得很高兴的样子。

"噗哧！"婉儿再也忍不住，不由笑出声来。娇笑倩兮地说道："当然是活人了，难道我还要个'死人'不成吗？……"

婉儿笑着说至此处，突然脸孔一红，脉脉地低下头去，用手拉扯了一下自己的衣襟。

然后又瞟了雷大叔一眼，见雷大叔正用一种似乎含有深意的眼光望着她，立刻又很快地收回目光，她，头垂得更低了，脸孔涨得更红了。

有人说："少女害羞的神情最美！"此话一点儿也不错。只见展婉儿赛雪欺霜的粉白小脸上，烘染上一层朝霞般鲜艳的红晕，明如春水似的眼波，放出一种灿烂的光彩，盈盈欲流，娇艳明丽，纯美无比，不亚于一朵红睡莲，在晨露中迎着朝阳盛开，真是美丽极了！

其实，雷大叔并不知道，展婉儿是为了什么，竟无端不胜娇羞？

但，世上又有几人能够猜测出，青春少女的心呢？

原来，展婉儿在背地里常听到母亲管父亲叫"死人"，她天真少女的心上，便以为"死人"是"丈夫"的代名词。如今，她无意中把展白比做了"死人"，难怪她要脸红了……

就在此时，展白在雷大叔一阵推拿之后，已然悠悠醒转，他缓缓地睁开

眼来，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婉儿貌美如花的娇靥，但却朦胧不清，有如雾里看花……

“水……”

婉儿见他苏醒过来，神态高兴已极。听到他说要水，立刻拿起茶几上的碧玉盖碗，先在温水里洗过，然后倒了一杯开水来，就在床上轻轻扶起展白的头来，把盖碗里的开水一口一口地喂给展白吃。

“唉！”雷大叔轻咽了一声，见这娇贵无比的慕容府中二千金，对一个落魄青年，竟是如此的温柔体贴。

不由暗叹“情”字力量之伟大，真是不可思议……

“谢……谢……”展白就着婉儿的素手中，啜了几口水。人在神智已见清醒时，第一个是嗅觉，他鼻孔中嗅到一般如兰似麝的少女身上特有的幽香。

第二个是视觉，他看到一张绝色少女的如花娇靥，紧紧贴在自己脸旁。

第三个是触觉，他只觉软玉温香，自己正倒在一个纯美的少女怀中，不由脸孔发烧，一股说不出的缠绵滋味，竟使他心中一荡……

这种温柔滋味，这种旖旎风光，是他一生中从未领略过的；他又见这如花少女，温柔地拥抱着自己，白玉似的素手，端着一杯水，一口一口地喂自己；而且，那少女比春水更加明媚的双睛，含着无边的爱，万缕柔情地望着自己。

啊！这一切的一切，似梦似真，竟使他感动得不得了。

口中喃喃地说了“谢谢！”两个字，突然又转头望见，立于床前的乱发怪人，两只比电闪还明亮的一双怪目，正在紧紧地盯着自己。他又感到这样亲密地偎在一个陌生少女的怀中，实在难为情，便挣扎着想坐起来！

谁知他不挣扎还好，这猛力一挣，只觉左臂处的刀伤，一阵噬心的巨痛，不由使他咬牙皱眉，又颓然倒在少女的怀中。

“哎呀！”展白天生傲骨，虽然急痛钻心，仍然咬牙皱眉，没有发出声来。但他这第二次又倒在婉儿的怀中，婉儿的手，正触到他的肩胛之处，婉儿只觉触手湿漉漉的一片，她还以为是自己不慎，泼溅出来的水，谁知待她抬手看清竟是鲜红的血，不由惊吓得尖叫起来。

“怎么！”雷大叔不知婉儿为何如此惊惶，急上前来探视……

“婉儿！”接着门外也传来一声惊呼，只见一个中年贵妇，环佩叮 ，快步走进屋中，惊问道：“怎么了……他！……”

这时雷大叔也看清楚，原来展白奋力一挣，竟把左臂上的创口，重行震裂，鲜血透衣，流了一床。

中年贵妇满脸惊惶关切之容，一边伸出素手连点展白“臂儒”“心俞”穴，为展白止住流血，一边回头对锦衣少女说道：“婉儿，你去取一杯人参燕窝羹来，需要浓一点！”

锦衣少女忙不迭地应了一声，飞快向门外跑去……

“婉儿！”站在一旁的雷大叔，忽然叫住婉儿，说道：“不用去了。我这里有一颗丸药，人参燕窝虽能提神补血，但我这颗药丸，却比人参燕窝要强多了！”

雷大叔说着，从怀里取出一个羊脂小瓶来。这羊脂小瓶只有鼻烟壶大小，外边包了几层绸布，雷大叔郑重地打开，看样子极为珍贵……

“大叔的药也给他吃，”门外传来婉儿的声音：“人参燕窝汤侄女也去取……”说着已去远了……

“这孩子向来是极热心的……”中年贵妇笑对雷大叔说。

展白这次创口迸裂，虽然痛极，却未失去知觉。他咬牙苦忍着蚀心刺骨的巨痛，睁眼望着中年贵妇如慈母一样慈爱地关心着自己，暗想婉儿亲侍汤药，极热心地为自己奔跑，人家尊贵的身份地位，可以说是奴仆如云，一呼百诺，如今为自己一个穷苦潦倒的人，竟肯降尊纡贵，尽心服侍自己，不由一丝温暖直袭心头，可又夹杂着无限感激之一粒来历不明的药丸，要挟自己……

展白本是生具傲骨之人，又受尽了人世间的冷落，从不愿向人乞怜，更不愿接受别人的要挟。

因此，在雷大叔要他说实话，才肯给他吃药时，竟转头面向墙壁，给雷大叔来了个不理不睬。

这一来，把一个性情暴躁的雷大叔，气了个须眉皆炸。

就连中年贵妇，见展白对雷大叔的善意，竟做出无礼的样子，也不由深感意外，柔声说道：“孩子！这龙虎续命丹，功可起死回生，练武的人吃了，更可增长功力，一般武林之人，连梦想都想不到的！雷大叔问你什么话，快回答大叔！你吃下这粒丹药，身上的伤病，都可以好了！而且，对你好处无穷哩……”

中年贵妇语调慈祥，态度和蔼可亲，对展白犹如慈母。

可是，展白仍没有回过脸来，面向墙壁，说道：“我不希罕！”

“气死我也！”雷大叔怒叫一声，说道：“难道我真是瞎了眼！我……”

雷大叔神情激越，说至此处，竟语不成声。手拿龙虎续命丹，心中暗想：武林中人梦寝求之而不可得，自己不顾生命为少林寺尽了一次大力，少林掌门方丈为报答自己恩惠，才赠了这么一粒，自己珍藏在身上十五年之久，舍不得服用，如今，自己好心好意拿出来给他吃，人家不屑一顾……

雷大叔越想越难过，手执那粒珍药左右为难。

送出又不是收回也不是。如果此时自己再收回怀里，别人可能还会说自己是舍不得哩……

“叭”的一声脆响，任谁也想不到，雷大叔竟把一粒珍贵无比的灵药，一抖手摔在地上！在中年贵妇惊讶、莫明所以的时候。雷大叔已经像电光石火似的，纵出室外。

突如其来的一声脆响，展白情不由己的转回头来，只见乱发怪人已不在房中，中年贵妇一脸的惊异之容。

“怎么回事？”展白不知何故，脱口问出。

“唉！”中年贵妇轻喟了一声，说道：“孩子，你伤了大叔的心了……”

“伤谁的心？”微风过处，展婉儿娇艳如花，纤手托着一只玉盘，玉盘上放着一个碧玉盖碗，袅娜得如风回杨柳，快步走了进来。

不等中年贵妇答言，婉儿即把玉盘放在茶几上，用手端起盖碗，掀了盖，先呶起小嘴吹了吹凉，然后拿了一个白玉羹匙，轻轻在碗内搅了一搅，立刻端至展白面前，娇笑说道：“来！吃吧，我喂你！”

展白先不吃人参燕窝汤，含着疑问的眼光，问那中年贵妇道：“夫人，小可不愿吃他的药，怎么算是伤了他的心呢？”

中年贵妇没有回答展白的问话，仰脸若有所思，停了一会，忽然低下头来，向展白问道：“雷大叔问你什么来着？”

“他问我……是谁？”展白见中年贵妇慈蔼如慈母，不忍拒绝回答。“又

问我……”

“又问什么呢？”中年贵妇显得很关心，见展白吞吞吐吐，便急切地回问了一句。

“娘！”这时，展婉儿却在一边插嘴道：“不要问那么多嘛！先让他吃，好不好！若不，他会……”

“别打岔！”中年贵妇神色很庄重，阻止婉儿插嘴，一双美妙的凤目，只注视着展白，等他回答。

“又问展……”展白只有据实回答，但说到父亲的名字时，不禁激动得嘴唇发抖，说道：“……云天，是我的什么人？”

听到展云天的名字，中年贵妇的神情，似乎一震，更加紧地问展白：“你为什么不回答雷大叔？展……云天，究竟是你的什么人？”

“展……云天是先父……”展白感激中年贵妇救命之恩，又加上中年贵妇待他如慈母，只有据实以答。

中年贵妇听展白说出，展云天是他父亲，脸上顿现出一种无比惊奇之容，凤目中现出一种无比欣喜的光彩，张口欲言，但心情激动无比，竟一时哽住，不知说什么才好……

那绝色锦衣美女——展婉儿，却不知展云天是何人，也未留意中年贵妇神色遽变，只端着人参燕窝汤，一只纤手拿着白玉匙，要喂展白吃，忽见展白掉头落泪，忙把白玉匙放进碗内，在衣襟内掏出一方绢帕，一边为展白拭泪，一边以万般温柔的声调说道：“不要哭嘛！来，擦干眼泪，吃下这碗人参燕窝汤，你的痛就会好啦！乖！听话，啊！……”

这二八年华的少女，哪里是像跟一个尚比她大一两岁的少年说话，倒像是在哄孩子。

展白心头感到一阵无比的异样……此时——

忽然从门外慌慌张张跑进来一个青衣小婢，进门来张望到中年贵妇，忙上前施礼说道：“夫人！……您在这里呀！叫小婢好找……老……爷子正急着……找夫人……”

青衣小婢好似紧张过度，脸孔涨得通红，上气不接下气，结结巴巴地说。

中年贵妇皱了皱眉，脸上闪过一丝不大愉快的神色，平静地问道：“老爷子找我有什么事？”

“小婢不……不知道。”青衣小婢结巴他说：“老爷子正在发……发脾气，说叫夫人……快去！”

中年贵妇似是无可奈何地立起身来，又望了倒在床上的展白一眼，向婉儿说道：“婉儿，你要好好照顾他，娘去去就来！”

婉儿嗯了一声。中年贵妇即随着青衣小婢而去。

这时，偌大一间华丽的卧室之中，只剩下婉儿与展白二人。

展婉儿撒娇使赖，半哄带劝，一口一口地喂着展白吃了那碗人参燕窝汤。

展白从母亲死后，天涯飘零，历尽世态炎凉，从来没有尝受过这般温情。只觉芳香扑鼻甜美如蜜的人参燕窝汤，从少女白玉般的纤手中，一口一口地喂进自己嘴里，这一甜直甜到心坎里，暖暖的热气，也随着人参燕窝汤，一直温暖到心窝！

展白一边张嘴吃着，一边不住打量这位对待自己有着无比深情的绝美少女。

见她身穿一袭剪裁合体的浅蓝色锦衣，那锦衣的质料非丝非绸，却柔飘

光亮无比，使她曲线玲珑的娇体，妙韵天成，更见优美！

浅蓝闪亮的锦衣领口，绣着一圈白色的小花，仿佛大海里涌起的白色浪花，清新纯美。

少女周身的肌肤，白如凝脂，白玉般的粉颈，乌黑的秀发，袭盖着一朵朝霞里盛开的白莲般的椭圆小脸，细长的眉儿，如蝴蝶翅膀一样左右开展着，瑶鼻樱口，一双黑白分明的明眸，顾盼生姿。笑时露出编贝似的皓齿，嘴两边有两个深深的梨窝，叫人看了意乱情迷……

但最使人动心的，还不在她这脱尘出俗、美逾天仙的容貌，而是她那一种内在的气质，娇憨天真，毫无一点机心，纯洁善良得犹如天使。

现在她娇躯依偎在床前，几与展白肌肤相接，展白一边张嘴接吃着少女一匙一匙送来的参汤，一边鼻孔中嗅到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处女之幽香，几疑身在梦中！

他左思右想，也想不出这萍水相逢的绝美少女，为什么会对他这样好？……

“在下……想问姑娘一句话。”在那青衣小婢叫走中年贵妇时，使展白想起中年贵妇在途中救自己时的忧郁神情，不知如此高贵慈祥的贵妇人，还会有什么心事？又想起这婉儿如此纯真善良，竟跟刚才那倨傲少年，与那冷若冰霜、神秘无比的黑衣蒙面女郎，像是兄弟姊妹似的，要是同胞兄弟姊妹，性格怎会如此不同，而那青衣小婢口中的老爷子又是谁？展白心中充满了疑问，禁不住问道：“不知姑娘……肯开诚相告否？”

但，展白问出口来，才觉得探询人家的隐私，实有冒昧之嫌，不由得吞吞吐吐。

“在下……姑娘……姑娘……在下……”婉儿模仿着展白的口吻，未说完先自花枝乱颤地笑起来。

又说：“哎呀，酸死了！”

展白脸孔一红……

“白哥，有什么话尽管问好啦！”婉儿一片天真，上边的话只是觉得好玩，丝毫没有讥笑展白的成份。

一见展白脸红，立刻止住了嬉笑，诚恳地说道：“如小妹知道的一定告诉你。不要姑娘、在下的，听着多见外！以后就叫我妹妹好啦！”

“哪能……我实不敢当……”展白还想推托，谁知婉儿接嘴道：“我们都姓展，没有什么敢当不敢当！白哥，你有什么话就快说吧！”

展白见婉儿虔诚，自己不好意思再推托，便说道：“婉妹——”

这一声婉妹，婉儿听了甚是开心，笑容如花。

“那青衣小婢口中说的老爷子，是不是令尊……”

婉儿抢首点了点头，展白继续问道：“令堂好像是不甚快乐，难道令尊与令堂……”

婉儿笑容立敛，频皱蛾眉，无限委婉地说道：“白哥，请你不要问我这些好不好，小妹不愿谈论上一辈人的事……”

婉儿说到最后语声渐低，头也跟着低了下去。

展白见婉儿幽怨之情，知道人家有难言之隐，便改口问道：“既是婉妹不愿说，愚兄不便再问。但是，愚兄还有一事，深感不解，为什么婉妹这样好，令兄却那么咄咄逼人？令姐又……”

“不要谈池们啦！”婉儿又抬起头来，含着无限深情凝望着展白，说道：

“也让小妹请问几个问题，白哥，你的病好了以后，准备作何打算？”

展白蓦地听到婉儿如此一问，千端万绪，立刻压上心头，不由使他呆住了……

“父仇不共戴天！”当然自己病愈之后，是要去为父亲报仇。但自己连父亲的仇人是谁，都不知道。

而且，又把父亲临死时，遗留下的宝剑及遗物，也给弄丢了。自己武功未成，举日无援，此后连个存身之处都没有。

半途弃职，燕京镖局是无脸再回去，至于现在自己存身之处——这神秘不可侧的地方，虽然中年贵妇及婉儿对待自己甚好，但说不定人家是见自己伤病，才产生了同情，等到自己伤好病愈，万无久住之理。何况，还有那倨傲少年，及那疯癫的乱发怪人，自己想起来就寒心，就算让自己住，自己也住不下去……

展白思及此处，顿感前途茫茫，充满了悲观与无望，真是到了走投无路的绝境了！

固然，展白处此悲观绝望之境，对人世一无留恋，一死毫不足借。但想到父仇未报，自己又不能死。真应了那句忏语：“求生无路，欲死无门！”

思及此处，展白真有英雄末路之感，不自觉地滴下几滴英雄泪来……

“白哥！”谁知婉儿见展白怅望屋顶，默默无言，独自落泪，竟一探娇躯，伏在展白身上，双手抱住展白，用一种铁石之人听了也会心软的温柔声调说道：“天涯海角，不管你走到哪里，展婉妹也不跟你分开！”

这纯洁少女的真情流露，使展白心中大为感动，犹如在炎凉的人世之中，顿逢知己一般，寒冬里又出现了春天，绝望中又生出了希望，黑暗里有了光明，沙漠中开遍了花朵！

这虽是虚幻的不可捉摸，但，又显得多么充实呢？

展白情不由己地，也从被中探出双手，紧紧拥抱着婉儿，嘴中喃喃低语：“是的，我们永远不分开！永远不分开，永远不分开……”

“哼！”突然窗外传未一声极冷的冷哼，有如一阵凛冽的寒风，刹时，把遍地的花朵吹落得无影无踪。

“无耻的丫头，胆敢败坏门风！”冷哼过后，跟着传来一声寒冷犹如冰窟雪窖的语声责骂。

“大哥！”婉儿娇喝一声，“你敢欺侮我！”喝罢，婉儿从展白怀中挣起，飞掠至窗外。

一阵争吵声传来，愈走愈远，终于听不到了……

刹那之间，展白仿佛觉得方才逸然的房间，于今又变得寂寞冷清起来，这盛夏的六月之夜，怎的有如此寂寞冷清的感觉，他自己也弄不清楚，而脑海之中，却偏偏又混乱得很。自他在那小林中遇着安乐公子之后，一切世事就仿佛变得混乱不堪，他虽想静下思潮来仔细思量一遍，竟不能够。

第八章　石窟之秘

人类的情绪，的确奇怪得令人难以解释。有时，你在一个热闹无比的场合里，往往会有着非常冷静而清晰的头脑；但是，当一切事都静下来的时候，你的思绪却往往会混乱起来。

他暗自苦叹一声，方自合上眼帘，想安静地歇息一阵。

哪知——

就在这一刹那里，窗口又漫无声息地掠入一条人影，这人影身势之快，有如闪电，身形落下，脚尖在地面上只轻轻一点，便已落到床前，双手突地伸出，往展白的身上拍去。

展白眼帘合着，根本不知道有人掠入屋来，此刻只听得床前有些微异声响动，他下意识地张开眼来，目光动处，不禁脱口道：

“雷大叔！你——”

突地瞥见“雷大叔”面上一片狞恶之态，双手前伸，似乎要择人而噬，他心中不禁为之一寒，下面的话，便再也说不出来了。

原来这条掠窗而入的人影，正是方才突然离去的“雷大叔”。

他方自伸出双手，往床上的展白拍去，听见展白的这一声呼声，似乎呆了一呆，手掌倏然停住，两人目光相遇，“雷大叔”面上的狞恶之态突然消去，一丝笑容，缓缓自眼角泛起。

他呆呆地望了展白两眼，突地一把抬起展白，身形猛地一旋，脚尖微点，便又闪电般自窗中掠了出去。

展白大惊之下，脱口惊呼一声，呼声未歇，他已被这似疯非疯、行事却件件超于常情常理之外的怪人“雷大叔”挟到园中，他心想挣扎，但周身无力，又想问问这“雷大叔”如此对待自己，究竟是为什么，但转念一想，此人行事既是件件不近情理，就算问他，只怕也是无用。

“雷大叔”身形一落窗外，微一点足，便斜斜往右跃去，就在他这微一点足间，展白勉力伸起头。

目光望下打量一下，只见这庭园之中，林木葱郁，如花如锦，虽然处处均有亭台楼阁，但却被四下的假山湖石遮去大半，也就看不十分清楚，一眼望去，但觉这庭园之深沉广阔，竟是自己生平未见。

他不禁为之暗中惊赞，方想再仔细看上一眼，但“雷大叔”身形又起，倏然几个起落，展白只觉四下的树木事台山石，像风一样地倒退回去，眼中只能见到这些林木亭台山石的一点影子，这“雷大叔”身形之快，的确是惊人无比。

瞬息之间仿佛掠至一道长廊，“雷大叔”身形便从这长廊下穿过，长廊尽头，竟是一座小山，这小山似真似假，虽然像假山，但假山却又不会如此高巍，若说它是真山，但真山却又不会如此玲珑，一条上山的坡道，依山曲折，山上林木森森，苍苍郁郁，更是方才庭园中所见之上。

但“雷大叔”却不由这条山道掠上，身形一转，竟扑向这葱郁的山林之中，这一来展白心中更是惊悸难定，四下的林木树干，都似要向他身上迎面飞来，他只好闭上眼睛。

心想无论这“雷大叔”要将自己带往何处，自己都无力反抗，只得听天由命了。

他虽然闭上眼睛，却无法闭上耳朵，只觉得满耳风声如潮水拍岸，呼呼

不绝。

但是他方自转念之间，这满耳的风声又一齐停住，却听得“ 雷大叔 ” 道：“ 到了。 ”

展白睁开眼来，发觉自己此刻竟是置身于一间洞窟之中，星光从洞外映入，只见这洞中虽然十分幽黯，但石床石几，布置得却极为井然有序，而且十分洁净。这不但与“ 雷大叔 ” 的外表不相称，而“ 雷大叔 ” 竟会将展白带到这种地方来，更大大出乎展白的意料之外，他不禁暗中思忖：“ 这是什么地方？他将我带到这里来，到底是为了什么？ ”

但“ 雷大叔 ” 说了那句“ 到了 ” 之后，便再也不发一言，展白心里想问，但竟还是没有问出。

只得任由这诡异神秘的怪人将他放到那张石床之上，无可奈何地暗叹一声，再次阖上眼帘。他想：无论什么事，谜底却总有揭解的时候。

“ 雷大叔 ” 立在床前，像是又将展白仔细地看了两眼，突又疾伸双手，往展白身上拍下——

展白这次却没有张开眼来，他只觉“ 砰 ” 然两掌，拍在自己胸前、腰畔，似是痛极，又似是酸极。

他大叫一声，张开眼来，模糊中只见到“ 雷大叔 ” 丑怪的面容，和洞外的一线天光。

接着，他便茫然失去知觉，世间纵有千万件事发生，他都不知道。

这其间，世上是否有事发生呢？

“ 安乐公子 ” 云锋，以及“ 魔云神手 ” 向冲天，是否追得上那突然现身、自云铮手上夺去碧剑的神秘人影呢？

这神秘人影是谁？为什么甘冒大险，自武林中赫赫有名、威镇一方的“ 安乐公子 ” 手中，夺去这柄“ 无情碧剑 ” 呢？

还有，这神秘深沉的庭园中的兄弟姐妹，是否会因他失踪而又生出许多事端？

这一切，展白都无法知道。

他醒转来的时候，洞窟中仍然是一片漆黑，甚至比他来时更黝黑了。

他缓缓睁开眼睛，但却像是没有睁开时一样，因为他虽然睁开眼来，却仍然是什么也看不见，为什么？难道此刻仍然是深夜？

但深夜之中，也该有一些黯淡的光线呀！

于是他便想挣扎着坐起来，哪知他身躯一动，便已轻灵而不费事地坐了起来，以前的病痛与疲惫无力，此刻竟会消失无影。

他惊呼，几乎不相信这是事实。自幼以长，他也曾受过不少次病魔和折磨，但却从未有一次，病痛的消失，竟有如此之快的。

他旋身下了床，四下仍是暗不见物，他迟疑着，喊了一声：“ 雷大叔！ ”

四下寂无应声，这诡异神秘的“ 雷大叔 ”，此刻也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

如此黑暗中，他虽然站了起来，却不敢随意移动脚步，略一展动手脚，各处却轻灵如前，甚至比往昔更轻灵了些。

他呆呆地站在床前，但站了许久，突地感觉到有些微风，吹到他身上。

他奇怪，在这暗无天光的地方，怎会有微风吹进来呢？

于是他摸索着，向微风吹来的方向，缓缓地走了过去，他发觉自己走到一片山石前，而微风，竟就是从这山石上吹入的。

他更大惑不解了：“ 山石之上，怎会有风吹进来呢？ ”

他伸出手掌，缓缓摸索着，他发觉这片小石四周上有十数个龙眼大小的洞，微风，便是从这小洞中吹入的。

“既有风吹进来了，为什么却没有光线一齐透入呢？”

他暗问着自己，一面却也为自己寻得了答案！

“想必是这些小洞也是通向一个黑暗的地方，但这地方，却是可以透入天风的。”

于是，他对自己置身之地，便有了些瞭解，但除此之外，他还是什么也不知道。他闭上眼睛，良久，再张开来，希冀能看到一些东西，但伸手处，却仍然是黑暗不见五指。

这浓重的黑暗使得这地方虽有无风，空气却仍旧使得他透不过气来。

他什么也不能做，只有坐下来思索，但此时此地，他又怎能专心思索呢？短暂的黑暗已能使人发狂，何况如此漫长的黑暗。

再站起来，他暗中分辨着方才自己卧倒时，所见的这座洞口，摸索着走到那里，伸手一摸——

呀！这原先的洞口，此刻竟变成了一片石壁，他发狂了似的在这片山石上下左右都仔细摸了一遍，这片山石竟是如此完整，完整得竟没有裂隙。

那么，方才的洞口到哪里去了呢？

这山窟若是没有出口，那么，自己方才又是怎么进来的呢？

他真的完全困惑了，沿着这片石壁，他向右走去，转了个拐角，伸手处，实地触到一包麻袋，麻袋中装着的，像是粿粑一类的食物，麻袋旁似乎还有一缸清水，他俯下头，闻了闻，这缸清水似乎还散发着一种香气，似是酒香，又似是菜香。

他忍不住喝了一口，水的滋昧，也似乎是不可形容的香甜。香甜中又带入些苦涩，一生之中，他竟从未喝过类似这样的“水”，他又喝了一口，清凉的“水”，使得他精神镇定不少。

于是他再摸索着走过去，一张石几，两张石椅，石几上空无一物，突然摸到薄薄的一册书籍，他忍不住将之拿到手上。但转念一想，这种黑暗的地方，纵有书籍，却又有什么用呢？

再走过去，又是一个转角，过去便是那片微风吹入的山壁，然后，他又回到石床边，似是他失望了，也迷惑了，这个洞窟之中，竟似真的没有一个像是出口的地方。

在床上他不知坐了多久，又不知睡了多久，站起来，走到水缸边，喝两口水，从麻袋取了一块东西出来，咬了一口，又是奇怪的滋味，他长叹频频，怎地自己一生中，会有如此奇异的遭遇。

思潮紊乱，百般无聊。

他摸索着拿起那本书，走回床侧，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在这无聊的时光中有消遣的东西，可是没有光线，又怎能看书呢？

他无可奈何地将书页翻动着，突地发现，书上的字迹，竟像微有些凸出的样子，那想必是为石刻时聚墨过多，或者是抄写时聚墨太浓，无论如何，他的心，却狂喜地跳动了一下，因为，在这无聊时候里，他总算有了可以消遣的东西。

从第一个字摸起，呀，不能阅读，而只能如此摸索，可的确是件苦事，他忽然有了盲人的痛苦，也开始体会到盲人的痛苦。

一笔一划，一撇一横，他叹着气，摸索着，终于，他脱口呼道：“气！”

第一个字，是“气”字，那么第二个字呢？终于，他也摸了出来，那是个“混”。

摸出了两个字，他信心大增，下面的字，他便更仔细而耐心地摸着，于是，他又摸出了。

“沌，清，浊。”三个字。

第六个字他摸得极快，因为那又是个“清”字，第七个字，“升”，第八个字，又是“混”，第九个字，“降”，第十个字，“道”，第十一个字，他摸得极快，因为那是个‘一”字，第十二个字，“法”，第十三个字，他摸了更久，才摸出是个“众”字。

阅读十三个字，那几乎在霎眼之间便可完成，可是要摸出十三个字，却的确是件团难的事。他歇了口气，伸了伸手，手指却像是有些麻木了，时间更不知过了多久，他将这十三个字低念一遍。

“气混沌清浊清升混降道一法众……”

于是，他茫然了，这十三个字是什么意思，他无法了解，只得集中思索，又不知过了多久，他暗中思索着道：“气，大概是说真气一类的气的，是混沌的，清浊不问，要想清气升，浊气降，道理只有一个，但是方法却有许多——”

“呀！这十三个字，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他只能猜测，却不知道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

于是他起来喝了两口水，又吃了些东西，便再摸下去，只觉下面的句子，越来越繁复深奥，他每摸一个字，便要停下来思索许久，在摸下一个字的时候，他心里还在不断地思索着上一个字的意义，这样，他摸得便更加慢了。

时间，便在这摸索的苦思之下过去，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他只知道那一缸高达五尺、粗不能合抱的水缸中的“水”已几近喝完，而那麻袋中的“食物”也似剩无几了。

但见他此刻却并没有来为这些生活上必需的东西发愁，因为这本薄薄的书册上的字迹，已吸引了他大部分心神。

他再也想不到这薄薄的一本书册上，所记载的东西，竟是深渊如沧海，这其中每字都像是有着一个特别的意义，而每一个意义却又都是武学中极深奥的精妙之处。

展白天性本极好武，只苦于未遇明师，此刻他发觉了这种武学秘笈，怎会不欢喜如狂，别的事，他便一概不放在心上了。

他对字迹的摸索，虽然越来越觉容易，但是书中的字句，却越来越难以明了，往往一个字他要详思许久，而且要承上顾下，再分辨哪个字相连是一句话，到哪里才能成一段落，因之，他的进展反而越来越慢。

但是任何事只要有了开始，便会有结束的一天，何况他是如此有恒。

终于，一天，当他将最后一个字都辨清的时候，他的心，不禁为之狂喜地跳动起来，他卧在床上，仔细地再将这册书上的每一字，每一句都仔细地思索一遍，此刻他已能将这册书上的每一个字都毫不困难地背诵出来。

他思索得越深，狂喜的心，便也跳动得更厉害，因为他每思索一遍，便发觉这其中的所含的武学精妙，竟是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

于是他开始依着这秘笈上所记载的方法，练习起来。

摸索着的日子虽然是困苦的，但一切困苦，他此刻都已得到了报偿，因为他发觉依着这本书上的方法来修习内功，进境竟是无比的迅速，这和以前

他苦练武功的时候，其难易之别，真是判若霄壤。

他休息的时候越来越少，因为又发觉自己的精神此刻竟是如此充沛，他再也不去想别的东西，因为这些武学的精妙，已使他无暇旁骛。

哪知——

过了不知多少黑暗的日子之后，有一天他盘膝坐在床上，继续着他内功的修习。

当他意与神合、心无杂念的时候，他发觉他身下的石床，竟突地缓缓移动了起来。

他大惊之下，猛提一口真气，身躯便又轻灵而曼妙地跃到地上，凝神戒备，他不知道在自己一生之中，现在又将遇着什么奇怪的变化。

石床仍在缓缓移动着，山壁外突地传来一阵清朗的笑声，这笑声竟冲过山壁，传入他的耳里，他紧张地期待着，身上的每一根神经，似乎都已因着这紧张的期待而绷起如弓弦了。

“轰隆！”一声巨响，一线天光破壁而入，在石床后边的石壁上，竟现出一个数尺大的洞来。

展白大吃一惊，心想：“什么力量可以把这整座石壁震开？……”

但，展白惊诧未定，笑声震耳，破口之处，陡然涌现一个颀长的人影！

颀长人影，背光而立，展白视线突然由暗到明，一时之间，看不清来人的面貌，只能看到那颀长人影，满头乱发飞蓬，长衣在微风中飘扬，他当洞口而立！

颀长人影，哈哈大笑，石壁回音，笑声震耳，嗡嗡不绝！

颀长人影身形一晃，倏然撤身站在石床上。

展白再凝神一看，原来竟是那乱发怪人，雷大叔！

第九章　淫书奇功

展白目光惊奇而错愕地望在这怪异老人雷大叔的身上，只见这雷大叔笑声渐敛，缓缓跨下石床，含笑道：“你心里在奇怪，我怎地会将你带到这里来，又为何突然走了，是不是？”

展白不禁一愣，只得轻轻点了点头，却听雷大叔说道：“你心里还在奇怪，这石洞莫非有什么古怪，是不是？”

展白又自一愣，暗道：“他怎地完全知道我的心事？”他却不知道此情此景，无论是任何人设身处境，都会有这样的猜疑。这雷大叔将心比心，自然一猜便中。展自一愣之后，只得又点了点头，却见雷大叔哈哈一笑，好整以暇地在床边坐了下来，道：“那第一件事你自然不会猜到，至于那第二件事嘛——”他语声微顿，缓缓伸出手掌，四下一指，接着又道：“你且看看，这山洞原本一无巧妙，只不过我在你熟睡之际，将石床石桌的位置移动了个方向，然后再用块巨石堵住洞口，你在黑暗之中，只当是洞口还在石床前面，却不知——哈哈。”他伸手一指石床边他方才突然现身的洞口，大笑两声，极为得意地接道：“这洞口只是在这石床旁边而已。”

展白目光动处，只见他方才现身之处，天光直射而入，一块巨石，已被移到一边，心中不禁恍然，暗叹一声：“我怎地竟连这道理都想不出来？”心思一转，又忖道：“这怪老人此刻说起后来，不但语声清晰，而且有条有理，哪里还有半分他先前那癫狂怪异之态，莫非他以前只是故作姿态而已，只是——他这却又是为着什么呢？”他心中仍然大惑不解，但一时之间，却又不知该如何问出口来。

只见雷大叔目光一转，突地看到展白时刻摸索、因而一直放在桌边的那本内载武功奥妙的书册，方自敛去微笑的面容，又自泛起一丝笑意，缓缓伸手拿了起来。展白直到此刻，方第一眼见到这本他不知摸索若干遍的武功秘笈的样子，只见这册薄薄的秘笈，封面竟然彩色斑烂，一眼望去，只觉色彩夺目已极。

他先前只当这本秘笈，必定是浅火淡黄一类颜色，此刻觉大出意外，不禁为之一愕，突地想起他幼时听到的一个“瞎子摸象”的故事，那是在一个夜凉如水的晚上，他那已因长久的痛苦折磨而死去的慈母，在一盏孤灯边对他说的。

黄昏的灯光，慈母的面容，此刻似乎又泛起在他眼前，柔和的语声，谆谆的教诲，此刻也似乎响起在他耳畔：“你若没有亲眼见到，即使那东西是你亲手摸触到的，你也不能替它妄下断语，不然，你也就会变成和那些摸象的瞎子一样愚笨。”

他已深深地体会到这几句话里所包含的深刻教训。他也已深深地了解到这教训中所包含的爱心，一时之间，他不禁又回到遥远的往事中去，竟忘记了他此刻身在何处！

雷大叔一面缓缓翻动着手中的秘笈，一面又缓缓道：“老夫带你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要你能读到这本秘笈，这些日子来，想必你已读过了，是不是？”

方从往事的梦中醒来的展白，眼眶中似已有浅浅的泪痕。

他茫然点了点头，却听雷大叔又道：“老夫将你独自关闭在这洞窟之中，也是为了要你能在黑暗与孤独之中，仔细研读这书中的精妙，不知道……”

他语声越来越见郑重，展白听了心里却不禁有气，暗忖：

“你要我仔细研读这书中的精妙，却又将我关在伸手不见指的黑暗之中，哼——这是什么话！”忍不住抢口道：“老前辈对晚辈的盛情，晚辈实在是感激得很，只不过晚辈的眼睛并没有什么毛病，在有光的地方一样也能看得见字迹，而且看得十分清楚，老前辈若以为晚辈只有在黑暗中才能见物，那么——哼哼——”

他生具直肠，此刻心中有气，便不管对方是谁，也要痛痛快快他说出来，至于说出来的后果如何，他却根本未曾考虑，这却也正是少年男儿的本色。

哪知这雷大叔默默地听着他的话，非但丝毫不以为忤，面上反而泛起一种淡淡的笑容，直到展白话说完了，他面上突又掠起一阵奇异的表情，象是突然想起来什么，竟自长叹一声，道：“当真是一模一样的脾气，唉——”长叹一声，语声突顿，展白听了他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心中方自一动，却见他突地手腕一扬，将手中那本色彩斑烂的书册，笔直地抛了过来，口中道：“少年人心直口快，原本是好事，但对人对事却不可轻加判断，知道吗？”

展白又为之一愕，全然不知道他话中的用意，直到那本彩色斑烂的书册已在洞外射入的天光的映照之下展现在他眼前，他方自疾忙伸出手来，接着了它，只听雷大叔冷冷道：“打开看看！”

展白心中大奇。

“难道这本书在有光的地方就看不见了吗？”但是他却清楚地记得，书中的字迹是整齐地排列着的，于是他暗中替自己方才的猜测下了个坚决的否定，伸手翻开这本书册定睛一看——

他却又不禁呆呆地愣住了。

他的心，也为之急速地跳动了起来，他几乎想立刻将这本上面满载武功奥秘的秘笈撕毁。

但是另一种混合着强烈的好奇与原始的欲望的冲动，却又使得他的眼睛再不能移动一下，刹那之间，他只觉目眩神迷，心荡意摇，身形几乎站立不稳，颤抖着伸出手掌，再去翻动第二页。

哪知——

“吧”地一声，他面颊之上竟被雷大叔重重拍了一掌，手腕微展，手中的书册也被雷大叔劈手夺了过去，他心头一震，心智一清，想到自己方才的样子，不禁为之红生双颊。

原来他伸手翻开那一页彩色斑烂的封面，目光转处，却见第二页中，虽有一行行谈淡的字迹，但整页之上，却画满了身无寸缕的绝色美女，而且亦是以极为鲜艳的色彩绘就。

这些美女或坐或卧，粉臂雪股，莹莹生光，不但体态姿势，各尽其妙，画得生动无比，而且眉梢眼角，隐含春意，面目之间，更满含荡意，有的是乌发乱洒，胸雪横舒，有的是金针轻拈，绣榻斜卧，便是铁石傻子见了，也无法不为之心动。那展白虽然坦荡正直，但究竟是血肉之躯，而且血气方刚，一生之中，几曾见过这种图书，更何况这些图书之中，还似隐含着一种奇诡的魅力。

此刻他定了定神，只觉得心头似乎还在砰砰跳动，却听雷大叔冷笑一声，道：“黑暗之中，虽然看不见，但却比看得见还要好些吧！”

展白目光一望，心中大感懒愧，哪知雷大叔却又微微一笑，伸手一拍他肩头，和声道：“不过你心里也不要难受，这本《锁骨销魂天佛卷》，自古至今，不知葬送了多少英雄豪杰的雄心壮志，你年纪还轻，这又算得了什么。”

言语之中，竟满含安慰鼓励之意。

展白心中不禁大为感激，目光一抬，讷讷地道：“老前辈……晚辈……年轻识浅，还望老前辈不要怪罪。”

要知道他生性刚直，别人若是对仙轻视欺凌，要他低头认罪，那是万万不能，但若是别人对他好些，他心中有愧，便又忍不住不说出来。

雷大叔微微一笑，又道：“《锁骨销魂天佛卷》，天下第一奇书，你年纪尚轻，大约不曾听过这句话，但若是——唉，若是年纪和我相若之下，却极少有人未曾听过这天下第一奇书的故事。我费尽千方百计，寻得此书，却也险些因它走火入魔。”他语声一顿，突又将这本怪绝天下、也妙绝天下的奇书，送到展白面前，又道：“你再看看，这书中的玄秘之处，还不止此哩。”

展白垂下头去，眼观鼻，鼻观心，只是再也不敢望它一眼。

雷大叔微微一笑，伸手掩住了此书的大半，又道：“你且看着这书上的字迹。”

展白心有余悸，但知道这怪异老人此举定有深意，轻轻一抬眼帘，只见这上面的极淡字迹，开头几字，竟是写着：“美人有态有情有趣有神，唇檀拂日，媚体迎风……”他心头一振，抬起目光，再也不敢望下看去，心中却不禁大奇，期笑道：“晚辈在暗中摸索，这开头几字，似乎根本与此大不相同！怎地——”

雷大叔双眉一展，喜动颜色，道：“你再闭起眼睛摸摸看。”

展白心中一动，立刻闭起眼帘，伸手摸去！

上面字迹微凸，他入手便知，仍然是那些内含武功奥秘的字迹，不禁张开眼睛，奇道：“这是怎么回事？”

雷大叔嘴角含笑，像是极为高兴，道：“先前我生怕你纵然在黑暗中寻得此书，却也不知其中奥妙，哪知竟真的摸出了上面的字迹。”

展白接口道：“晚辈这些日子以来，日日都在摸索，已将此书上的字迹完全默诵出来——”

雷大叔双眉一轩，急急问道：“书中含意，你可曾明了？”

展白叹道：“晚辈资质愚钝，书中字迹如此艰涩生奥，晚辈苦苦琢磨多日，才将此中含意，略微了解少许，还望老前辈再加指点。”

哪知雷大叔突地眼帘一垂，浩叹一声，缓缓说道：“看来无缘偶合，一丝也强求不得，唉——我这番苦心，总算也没有白费。”他缓缓张开眼睛，退回石床坐下，又道：“你若真能将此书中奥妙了然，只要再加研习，只怕毋庸多说，就连老夫也不再是你敌手。”

展白忍不住问道：“此书明明是本正正当当的内功秘笈，怎地却有个如此不正的名字，著书之人明明想将自己的一身武功传之后世，却又怎地在书上画上这些——唉，这岂非故意要陷人入罪。”他语声渐渐地变得高昂起来：“像这种人写下的内功秘笈，只怕也不是什么正道功夫，晚辈不学也罢。”

要知道他本具刚强正直的至情至性，幼从父母之训，更使他成为一个一丝不苟的正人君子，此刻但觉心有所感，便又直率地说了出来。那雷大叔微微一笑，意示赞许，道：“此书虽有许多邪异之处，但书中所载武学奥秘，却都是武林正宗的不传之秘，而且著书之人如此作法，也并非没有深意。”

展白”哼”了一声，方待辩驳，却听雷大叔又已接道：“此书的来历，武林中人言人殊，莫衷一是。但归纳起来，此书大约是两百七十年前，一位叫做‘只眼郎君’的武林奇人所著。”

展白忍不住又自问道：“这‘只眼郎君’又是什么人，难道他只有一只眼睛吗？”他终究是少年心性，心里觉得奇怪，便又问了出来。

雷大叔微微一笑，道：“这个只眼郎君名虽‘只眼’，却非‘只眼’，他取此名大约是取的‘独具只眼’之意。吾生也晚，虽然不能眼见这位前辈奇人的风采，但闻得江湖故老传言，这‘只眼郎君’不但武功奇高，而且凡事都有独特的见地，更能识人，江湖中人的好歹善恶，只要被他见了一眼，便立刻可以分辨，再也无所遁形，是以有许多假冒伪善的武林中人，都被他揭穿隐私。”

展白剑眉一扬，又问道：“此人既是如此人物，怎地却又弄出这种言人不浅的东西来，依晚辈看来，此人只怕也是个假冒伪善的伪君子哩！”

雷大叔微微笑道：“人是‘盖棺便可论定’，但这位武林前辈的一生行事，此刻他不但‘盖棺’已久，而且只怕早已骨化飞火，却仍无法‘论定’，这自然便是因为他在武林中惹下无穷风波，不过——他一生行事是善是恶，虽然各人观点不同，看法各异，但是他留下的这本武功秘笈，却万万不能算做‘害人的东西’。”

展白剑眉又见一扬，心中大感不服，忍不住抗声说道：“老前辈方才还说这本秘笈不知葬送了多少武林豪杰的雄心壮志，此刻怎又说它不是害人的东西？”

雷大叔微微一笑，道：“想不到你年纪如此，却也固执如此，但固执定须择善，‘择善而固执之’方是君子。”他微笑稍歇，又道：“闻道那‘只眼郎君，非但不是‘只眼’，而且天生俊秀，貌如子都，在当时江湖中，享有第一美男之誉，是以他一生之中，不知经过了多少情孽纠缠，只是他心如铁石，丝毫无动于衷。”

展白暗“哼”一声，忖道：“心如铁石，便是无情之人，人既无情，必定不会是什么好人。”他此刻心中对这“只眼郎君”已有成见，是以无论雷大叔如何说法，他心中都不服，只是他见雷大叔对此人像是十分推崇，是以口中也就没有说出。

只听雷大叔又道：“这位前辈起初在江湖中成名立业之际，武功虽高，却未臻绝顶，被他揭发了隐私之人，自然恨他入骨，只是他交游广阔，当时武林中有数的几位奇人，对他都特别青睐，是以那些人心中虽然积恨，却也无可奈何。”

“于是这些人苦心积虑之下，就想尽千方百计来引诱于他，只要他做出一件邪行，那些人就可借口将之除去，哪知——哈哈。”

他得意地大笑两声，又道：“哪知他心肠当真是坚如金石，无论你利诱或是色诱，他都无动于衷，所以他始终没有落入陷阱。”

展白心中虽然不服，但此刻却也不禁对此人的行径，暗中起了些赞佩之心，忖道：“此人若真的如此，倒也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却听雷大叔又道：“后来他忽然参透内家妙谛，便寻了个隐僻之地，静研武功上乘奥妙，他虽然处处设防，哪知被他一个最亲近的朋友，因妒生恨，将他静修之地，说出了去，于是此讯一传，群魔大动，竟等他静修之际，前去骚扰，这其中最最厉害的，据说是一个美绝天仙的魔女，竟施展‘姹女迷魂大法’，在他那绝顶内功将成未成之际，使他心动。”

他语声一顿，苦叹一声，展白亦不禁为之心动神驰，叹口气道：“可惜。”

雷大叔又道：“内功练不成，可惜还在其次，唉——要知道‘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内功修习得愈加上乘，心魔也就愈加难防，尤其在他这种将心妙谛，性命交修，生死玄关将通未通之际，一个不好，非但立时要走火入魔，而且性命也危如悬卵。”

“这一代武林奇人便在这性命攸关之际，微生绮念，走火入魔，若非当时武当玄门的韦教真人‘铁心道长’，与少林佛门的‘韦教祖师’、‘苦水上人’闻得讯息，一怒连袂下山，以佛道两门的无上大法，将他救转，那么他纵不立刻魂归离恨，至少也得走火入魔，从此不能动弹了。”

他将这昔年轰动天下的武林掌故往事，说到这里，展白才不禁透了口长气，伸手一抹额上汗珠，摇首叹道：“好险！”

雷大叔却又道：“唉！纵然如此，但这位武林奇人，虽然早已参透内家绝顶奥妙，但却因为身体受损，从此不能勘破内功最后一关，以致抱恨终生，他虽然不愿将自己昔心研透的武功绝顶奥秘，因此湮没，却也不甘后学毫无困难地得到这种绝顶妙诀。”

“因之他才费尽心力，制了如此一本奇书，藏在罗浮绝顶的一个隐秘所在，而且扬言天下，有如此一部奇书，只是直言定力不坚的，切切不可尝试——”他目光一转，望向展白，道：“这又怎能说他不对。”

展白愣了一愣，垂首无言，却听雷大叔接着又道：“这位前辈异人，后来自知武功无法再进一层，便埋首于诗词书画之中，他天资绝顶，当真是‘一通百通’，后来竟成了天下闻名的丹青妙手。据说这本奇书上的图画，不但全是他亲手所绘，而所绘的人，便是那曾毁他大道的魔女。”

他将手中书册一扬，接道：“你方才见这书中之人，是否神态各异，但面目却完全一样，唉——这魔女当真是天生尤物，便只这画里传真，已能使人意马心猿，也难怪那‘只眼郎君’——”

他长叹一声，倏然中止了自己的话，言下之意，不言可喻。

这段离奇诡异、曲折豪快的武林往事，只听得展白目定口呆，意醉神迷，眼前似乎活脱脱地现出那“只眼郎君”的影子。

他不禁为之默然垂下头去，心中反复忖道：“便只这画里传真，已能使人意马心猿……唉！看来不但这‘只眼郎君’是位奇人，就是这魔女也是奇人。”

两人默然良久，各各似乎都在追忆武林前辈的英勇往事，展白心中更多了几分警惕。一阵风由洞上吹来，扑面吹向展白，他抬起头来，定了定神，微喟一声，方自问道：“这本奇书后来的历史如何？又怎地会到了老前辈你的手上？”

雷大叔目光一抬，像是方自从回忆中醒来。定了定神，道：“那‘只眼郎君’话虽那般说法，但武林中人听得有这种内家秘笈，谁能不砰然心动，不到半年，罗浮山群雄毕集，都是一心想要寻得这武林秘笈的人。但转眼一年过去，在罗浮山巅的大小洞几乎被这些人搜寻一遍之后，这本武林秘笈也终于被‘法华南宗’门下的两个弟子寻到。”

展白双眉微皱，接口道：“那些一心寻宝，但却失望了的人，只怕不会让他们那么安稳地得到此书！还有——他们见到这个——那本看来彩色斑烂，仿佛是一本艳词淫书的奇书的时候，又怎地知道这便是‘只眼郎君’所留的内家秘笈呢？”

雷大叔微微一笑，道：“这些事我也是听故老相传，真实详细的情况，我也知道得并不清楚，只知这‘法华南宗’的两个弟子，在武林中本是有名

的硬手——”他语声停顿，突地长叹一声道：“要知道这些武林高手聚到罗浮山之后，本已经过一手的明争暗斗，葬身于此事中的人，不知已有了多少，这‘法华南宗’的弟子两人，经过一阵弱肉强食的淘汰竞争之后，还能屹立不倒，想必不但武功极硬，便是心计也定有过人之处。”

展白连连颔首，道：“是极！”心中一面却对这雷大叔分析事情的冷静清楚，颇为敬佩，念头转处，心中不禁又为之一动：“他本是极端聪明的人，以前却为什么要装成那副样子？唉！想见他自身也定然有着一段不平凡的往事，以后我倒要问问他！”

却见雷大叔一扬手中那本《锁骨销魂天佛卷》，接着又道：“此书被那两人发现之际，据说是被装在一个制作得极其精妙的檀香匣中，匣面之上便写的是‘锁骨销魂天佛秘录’八字，这也就便是此书有此名称的由来。那两人发现此本奇书之后，竟全然不动声色，只将檀木匣子打开，取出这本秘笈，换上一本‘太极拳法决要’放在匣里，神不知鬼不觉地再将这匣子放回原处，然后他两人竟再跟着别人一齐寻找，只当根本没有发生这回事一样，别人自也全不知道。”

展白暗叹一声，道：“这两人当真是工于心计，难道他们神色之间，一丝也没有露出吗？”

雷大叔颔首叹道：“想那般武林豪士，都是何等人物，端的是眼中不留半粒沙子，只要他两人稍现辞色，别人焉有看不出来的道理！”

展白叹道，“我只道‘法华南宗’是武林正宗，却想不到也有这等弟子。”

雷大叔安然一笑，道：“莫说‘法华南宗’，便是‘武当’，‘少林’，又何尝没有败类。”展白领首一叹，却听雷大叔接道：“上山寻宝之人，有的被惨杀而死，有的失望归去，最后只不过剩下十数人而已！那‘法华南宗’的两个弟子，便不动声色地混在其间！过了数日，一个深夜之中，那时正值初冬，罗浮山巅，寒意已重，大家正在围火取暖，忽地听得一阵阵狂笑，远远传来，大家心中一惊！跑去一看——唉，夜色之中，只见那‘法华南宗’的两个弟子其中一人，竟脱得浑身赤裸，在朔风中满地打滚，而他手里，便拿着这本奇书。”

展白只听得心头一颤，忍不柱脱口惊呼一声，雷大叔长叹接道：“原来那人身怀奇书，忍了数日，终究忍不住，心想：‘深夜之中，我偷偷看几眼又有何妨。’便乘着大家未曾注意之际，跑到一个山窟中，借着微弱的火光偷看，唉——他不看便好，这一看之下，只看得他面赤心跳，神销魂荡，心中无主，此人年纪尚轻，本是个独行巨盗，后来才投入‘法华南宗’，是以内功修为亦不甚纯，再加上他早年放荡江湖，难免声色犬马，在罗浮山巅苦了一年，忍了一年，心中本自有些发慌，哪禁得如此刺激，看了许久，竟看得发狂了。”

展白心头不禁又为之一震，脱口道：“这本书上的几页图画，当真有这般魔力？”

雷大叔叹道：“你未窥全貌，自然不知道其中奥妙，据说此书中所说的图画，都是依照那魔女的‘姹女迷魂大法’所绘，书中词句，更是——唉！你但想此书既有‘锁骨销魂’之句，便自有‘锁骨销魂，之力，由此便可见一般了。”

他微顿又道：“另一个‘法华南宗’弟子，见了这情况，大吃一惊，慌乱之下，跑了过去，先不管他同门兄弟的生死，伸手就将此书抢了过去，他

如此一来，那些武林群豪便动了疑念，大家竟一齐动手，将这师兄弟两人制住，而且大家约定，谁也不得翻阅此书，一面将此书压在一块大石之下，一面想出各种酷刑，来拷问这师兄弟两人，这两人一个狂了，一个受刑不住便说了出来！”

展白又自接上叹道：“此种情况，这两人想必都难逃毒手了吧！”

雷大叔叹道：“不但这两人身遭毒手，而且死得极惨，别的人一听之下，便也立刻为之大乱！据闻那法华门人话方出口，站在最前的五人，便被他们身后的人下了毒手，其余的人不分亲疏，不分敌友，一阵乱砍乱杀，其中只有一人叫做‘五爪灵狐’的，心智稍清，忖量自己武功较差，是以先就溜了，但却也未曾走远，躲在暗中偷看，到后来他眼见那些武林高手，互相残杀殆尽，只剩下一个崆峒弟子，身手较高，狂笑着搬开那块巨石，取出这本奇书，哪知这人笑声未绝，身后突地中了一刀，立刻气绝，原来那‘五爪灵狐’知道他此刻已是强弩之末，便偷偷探到他身后，一刀将他砍死了，空山之中，狂笑之声又起，却已是那‘五爪灵狐’发出的了。”

雷大叔一口气说到这里，语声方自一顿。只听得展白颤抖，手足冰凉，他初涉江湖，生性忠厚，几时想到过江湖中竟有如此凄惨残酷之事，武林中竟有如此奸狡凶残之人！一时之间，只觉怒气填胸，再也忍耐不住，突地劈手夺过这本奇书，双手一分，竟要将这本天下第一奇书撕毁。

第一〇章　黑衣少女

“且慢！”雷大叔急声喝止。

人影一晃，洞口之处鬼魅似的出现了一条人影。

展白目光触及那条鬼魅似的人影，心中不由一愣！

原来这鬼魅似的人影，纤腰一束，体态如柳，头上发髻高挽，一袭柔软的黑绸衣衫随风微扬，脸上蒙着一方黑纱，双手肤白如玉，正是凌风公子房中出现过的神秘黑衣女郎！

雷大叔见这神秘的黑衣女郎，在此出现，脸上现出一丝不悦之色，皱了皱眉，问道：“什么事？”

覆面黑纱之中，黑衣少女如水秋波，向展白飞快地一瞥，嘴中却冰冷地说道：“弟弟和妹妹打起来了。”

“你怎么不管？”雷大叔似乎颇为关心。

“我管不了！”黑衣少女仍然是冰冷的语调。

“哼！”雷大叔像是不信，沉哼了一声，又问道：“你母亲呢？”

“他更不听母亲的话！”

“你父亲，还有别的人！”黑衣少女一贯冰冷语调，似乎已惹起雷大叔的不快，语气中有点不耐烦地说：“难道你家的事，非要找我不行吗？”

“别人管不了！”

展白在一边也感到奇怪，看雷大叔的情形，分明又惊又急，但黑衣少女语调却始终是冰冷冷的，好似漠不相关的神态，何况她说的是她自己的同胞兄妹之间的事呢！

展白关切的只是婉儿，那天真未凿的少女，是不是为自己跟她倨傲无情的哥哥打起来了？

“我去看看。”雷大叔愣了一下，显然是关心婉儿。又转头对展白说：“你在此地等我！”

说罢又示意展白，把《锁骨销魂天佛卷》收起来。身形一晃，颀长的身形，就在黑衣少女站在洞口空隙之处，如一缕轻烟般地飞了出去！

在雷大叔驰去之后，黑衣少女并没有随着走开，却一偏身向洞内跨了一步，斜身倚在石壁上，一双如水的美目紧紧地盯住展白。

这时，洞外明亮的光线，斜射在黑衣少女的脸上。虽然她的樱口与瑶鼻被黑纱掩住了，但黑纱上面所露出的春山黛眉，如水秋波，被斜射的光线一照，越发显得眉目如画，美丽得令人眩目、神夺！

“姑娘，请里边坐……”展白被黑衣少女美目倩兮地盯着一瞧，目眩神摇，想说句客气话，以掩窘态。谁知话一出口，才想到在这荒山野洞里，自己是一个孤男，怎好请人家一个黄花少女到洞里边来坐？想到这里，神情更显得尴尬了，不由得用手抓抓鼻子，又摸摸耳朵，偏偏他手中又拿着那本《锁骨销魂天佛卷》，没个放处。

“你手中拿的是什么？可不可以给我看看？”

黑衣少女目光投在色彩缤纷的《天佛卷》上。展白才猛然憬悟《锁骨销魂天佛卷》中，春色无边的画面，是万万不能给一个少女看的，不由急得忙向怀里揣，一边急得结结巴巴地说：“没有……没有什么！”

“藏什么？”黑衣少女黑漆漆的瞳仁一抛，给了展白一个白眼，带着卑视的口吻说道：“我只是看看，又不要你的，小气鬼！”

“这……这……姑娘不能看……”

展白生具傲骨，十数年的飘零身世，受尽了冷落与白眼，最怕受人卑视，而黑衣少女这几句话，却正刺伤了他的痛处，如若是别事，他拼命也不惜的。可是，这《锁骨销魂天佛卷》，他是说什么也没有胆量拿给黑衣少女看的。

“哼！”黑衣少女皱起瑶鼻哼了一声，语气更是冰冷：“我从来没有求过人，没想到第一次求人就碰了钉子。我救过你一命，凭这一点，你也非要给我看看不可！”

黑衣少女说至此处，莲步轻移，袅袅娜娜地向展白走来，而且白如凝脂的玉手一伸，冷冷地说道：“拿来！”

展白嗅到一股似兰似麝的馨香，随着黑衣少女一抬手之间，冲进鼻端，又见她如水的秋波紧紧盯着自己，一边意乱情迷，一边止不住连连后退，嘴里说道：“姑娘……实在不能看……”

黑衣少女见展白真不给她面子，脚尖一点劲，身形比电还疾，欺近展白，同时，左手并二指，直点展白双目，左手却用“叶底偷桃”招式，直抢展白手中拿的《天佛卷》。

黑衣少女突然出招，身法与招式，都是奇快无比，展白无备，蓦感眼前一花，劲风袭体，黑衣少女已攻至眼前。展白无暇思索，完全是本能的反应，右手以《天佛卷》猛敲黑衣少女腕部“关元”，左掌下劈，巧破“叶底偷桃”妙招。

黑衣少女家学渊源，即当今武林一流高手，亦少有敌手，若是展白未进洞内之前，就这一招，展白也万难躲闪。

但展白习得《锁骨销魂天佛卷》上所载，无上的佛家内功吐纳导引之法，虽是在暗中摸索，乏人指导，而且时日甚短，但也今非昔比，就在毫无招式章法可言之下，出手也妙到毫巅，攻敌之必救，逼得黑衣少女非要撤招自保不可！

不过，黑衣少女武功比展白实在高出甚多，而且展白内功虽已飞快地增加，却不自如，并不能灵活运用，也就不能发挥威力。在他逼开黑衣少女的双手之后，微一怔神，黑衣少女左手一翻，“刷”的一声，已把展白拿在右手之中的《天佛卷》，给夺了过去。

展白手心一滑，《天佛卷》已出手，黑衣少女却已纵身掠至洞口之处。

“我看到底是什么书？这样宝贵！看都不舍得给人看……”

黑衣少女手拿《天佛卷》，一边说，一边轻移莲步向洞外走去，同时以白玉般纤纤手指开始翻阅……

“姑娘！看不得！”展白心中大急，一边叫，一边由洞内追了出来！

“啐！”黑衣少女已把《天佛卷》翻开，只看了一眼，便不由粉面通红，低啐了一口。说道：“这样的坏书！还给你！”

“哗！”黑衣少女一返身，把《天佛卷》向洞内丢了进来。

“噗！”黑衣少女返身快，展白冲出来也快，二人撞了个满怀，不由同时惊呼出声：“哎呀！”

黑衣少女被展白撞进怀内，胸前一麻，周身酥了半边，这是她一生中从未经过的事。以一个黄花处女，被一个男子撞在怀内，虽然不太痛，却是又惊又羞，不禁使她心头小鹿般突突乱跳，立时之间，满脸红霞，呆呆地一言不发……

展白懵着头撞在黑衣少女怀内，只觉着暖玉温香撞了满怀，一股从未感

受过的滋味，使得他心荡神摇，急退三步，抬头一见黑衣少女满脸红霞，秋水般的双目明媚欲流，似嗔似怒地望着白己……

“啊！对不起！”展白到底是个心无邪念的大孩子，一见撞了人家，赶快赔礼，向黑衣少女深施了一揖。同时，又弯腰把掉在地上的《锁骨销魂天佛卷》拾了起来。忽听一声阴森的冷笑起自身侧。

这声冷笑极冷，恍如今人有寒天里掉进冰窖的感觉，听得展白心中一懔，当即转脸望去。

待展白一看清眼前的态势，心中更加吃惊，原来不知何时，竟在洞外不远的草地上，站了十数人之多，他竟不知这些人是何时来的。

为首一人，穿一袭淡蓝色丝袍，长身玉立，神情潇洒已极，面目也极为英俊，只是嘴角下撇，满脸寒霜，虽在娇阳照耀之下，仍使人有冷森森的感觉。

展白一看来人，正是在病中要把自己丢出室外、倨傲无情的凌风公子——慕容承业！

凌风公子身后，有八名劲装佩刀大汉，一个个双眼精光暴射，狠狠地瞪住展白。

展白见这八名劲装佩刀大汉，其中倒有三四名眼熟。跟随中年贵妇，曾在林中伤了自己两刀的陈清、陈乎也在其内，其余觉得眼熟的，可能是在凌风公子房中见到过，但想不出他们的名字。

在凌风公子右首，站定一个眇目道人，灰布道袍，削腮尖喙，面目如鸟，两只盲眼乱翻，只有眼白没有瞳仁，恍如两枚白果，看来阴森可怖。挨着眇目道人站定一个中年儒生，中带飘扬，一脸狂傲之态。

凌风公子左首，也站定二人，一个脸色青自，顶上无毛的断臂老者。一个一身华服，俨如豪贵的富绅。

这四个人站在一起，虽然显得不伦不类，但一个个太阳双穴高高鼓起，除了那眇目道人之外，每个人双目开阖之间，俱都是精光四射，如利刃般光的刺人，可想而知都是武功高强之奇人异士。

展白一见凌风公子率领多人前来，一时不知其意，只瞧瞧这一个，又望望那一个，口中却未发一言。

“哼！”黑衣少女低哼了一声，冷然说道：“欺侮了妹妹，又找姐姐来啦！”

凌风公子轻轻一皱眉，不理会黑衣少女，却以倨傲无比的冰冷声调，对展白说道：“想是你的病好了吧？”

“托福，在下的病痊愈了。”展白不知凌风公子为何关心起他的病来了，只有据实以答。

“你还有什么后事，需要交代吗？”凌风公子说此话时，嘴角竟浮起一丝笑容。不过，这笑容却冷得使人心头发颤。

“……”展白不知所云，一时未答出话来。

“你是装傻，还是害怕？”凌风公子嘴角下撇，紧盯着展白问道：“你不记得在我房中说的话了吗？”

“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凌风公子咄咄逼人，激起了展白的怒火，不由傲然答道：“在下从来没有怕过什么，更不知公子是指何而说？”

“哈哈哈！……”展白此话一出口，凌风公子尚未答言，站在一旁的狂傲书生，突然发出一声高亢入云的狂笑，笑声嗡然震耳，显然这中年狂生内

功高深难测。

“胎毛未干的小子，竟敢对公子如此说话？想是活得不耐烦了！”

中年狂生说罢，厉目一睁，奇光如电，袍袖一甩，往前走了两步，看样子就要动手。

展白被中年狂生如利刃的眼光一瞪，心里不禁一寒。但他是个宁折不屈的人，虽明知不敌，依然毫不畏缩地站在那里，并暗中运动戒备，准备随时一拼。

谁知中年狂生尚未出手，凌风公子身后的八名劲装佩刀大汉之中，却蹿出二人，向着凌风公子一拱手，躬身说道：“公子爷，小的去把此人擒来！”

展白一看，蹿出的两名劲装大汉，正是在树林中伤了自己两刀的陈清、陈平，不由心中更气，暗道：“真是时衰被狗欺了，连两个奴才都这般瞧不起自己……”

凌风公子低头瞧了二人一眼，冷傲地说道：“要活的不要死的！”

就这一句话，更把展白气得热血沸腾……

“喳！”陈清、陈平双双应了一声，又对中年狂生一抱拳，说道：“想这么一个无名小卒，何需二爷出手，看小的去把他擒来！”

“哈哈哈！”中年狂生又是一阵狂笑，说道：“去一个就够了，用不着两个齐上！”

展白一听，这个气就更大了，暗想：“眼前之人，一个个都是这般小瞧自己，自己纵然不敌，也要拼掉他一个两个……”

陈清、陈平听中年狂生这一说，倒真不好意思二人同时出手了。陈清“呛啷”一声，抽出肋下佩刀，说道：“那么，由我来！”

陈清鬼头刀出鞘，一个虎步跃至展白面前，用刀尖一指展白鼻梁，喝道：“小子，亮兵器吧！”

展白见陈清对凌风公子与中年狂生那份奴才像，对着自己却如此耀武扬威！又想到自己在病中被他们三人围攻，连砍了自己两刀的仇恨，不由怒火高烧，嘿嘿说道：“跟你这奴才动手，用不着拿兵器，小爷空手奉陪好了！”

其实，展白的家传至宝“无情碧剑”，已在安乐公子手中遗失，此时想用兵器也没有。不过，他见陈清的劲狂，实在忍不下这口气，竟用了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给他来了个更狂，更骄傲！

展白此话一出口，凌风公子、中年狂生不必说，凡是随着凌风公子一起来的人，莫不骤然色变，陈清脸上更是挂不住，大吼一声叫道：“好狂的小子！看刀！”

陈清那天在松林内，曾领教过展白拳掌上的功夫，那天是三打一，还没讨了好去，如今一对一，在拳掌上自己决不是眼前少年的对手。因此，展白虽用话挖苦他，他仍不敢徒手与展白相搏。一声暴喝之后，手中鬼头刀一紧，就要上前动手，心想：好歹捌他一刀两刀的，也得在人前出出这口窝囊气……

“住手！”

谁知陈清鬼头刀尚未亮招，黑衣少女却突然娇叱道：“陈清，你要不要脸？拿兵器和人家徒手打！”

陈清闻声，脸上一阵白一阵红，手拿鬼头刀，上也不是，退也不是，一时之间呆了……

“这里事不要你管！”凌风公子皱眉说道：“你与陌生男子单独相处，我不说你，也就够了，还在一边多嘴，难道不知羞吗？”

黑衣少女气得周身发抖，那么冷傲镇静的人，竟气得语不成声，以白玉般的纤指，指着凌风公子，“你……你……”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陈清！动手！”凌风公子却不管这些，冷冷喝令陈清动手。

陈清正在进退维谷的当儿，凌风公子一声令下，如奉纶音，提起亮光光的鬼头刀，搂头盖顶向着展白砍下！

展白早已蓄气待敌，见陈清一刀砍来，微一偏头，让过刀锋，“力劈华山”，当胸一掌向陈清打去！

“嘭！”一声大震，展白这全力劈出的一掌，结结实实地打在陈清前胸之上！

陈清“吭”的一声，前胸如受万斤重锤，一副高大身躯，直被展白一掌震飞三丈开外！

众人蓦然惊顾，陈清已口喷鲜血，摔在地上死去，“　嘟”连响，一柄明晃晃的鬼头刀也抛出老远……

也就是在众人微一惊愕之间，耳边又传来“砰！訇！”一阵连响。

原来是陈平见乃兄惨死在展白掌下，悲愤填膺，猛然向展白后心捌了一刀；展白听到身后金刃劈风，知道有人暗袭，他自知在这样多武林高手环伺之下，万难讨了好处，早立下拼命之心，因为他满腹悲愤，再也受不住别人的侮辱了，尤其是当着黑衣少女的面前，他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心理，只知道“威武不屈”，谁来跟谁拼。因此，在听到脑后金刃劈风之声，他不闪不躲，直待陈平手中鬼头刀的刀尖，眼看要刺进他的后心之际，他才猛然一旋身，并借旋身之势，右掌一式“倒打金钟”，正好打在陈平耳门上，陈平连吭声都未吭声，翻身栽倒，立即七窍流血地死去。

再说陈清、陈平虽然仅是慕容府上的两名卫士，但武功却都不弱，就算武林中第一流高手，要想三招两式把他们兄弟打败，也不是易事。如今，展白只一出手，便把二人打死，眼前之人纵然个个武功高强，眼高于顶，见了这完全出乎意外的结局，也莫不脸现惊容。

一个个鼓着双眼瞪着展白，心中暗忖：“想不到这不起眼的少年，倒真有点门道！”

不要说众人奇怪，就连展自自己心中，也在惊异不止。暗想：“前些天在松林中他二人截杀自己时，自己还不是他二人的对手，如今，怎么二人如此不济事，只一掌便要了他们的命呢？”岂不知《锁骨销魂天佛卷》，乃天下第一奇书，内载武学均是不传之秘，展自虽仅习数十天，内力已经大增。何况他还运足了全力，陈清、陈平焉能承受得住。

在展白暗暗自忖的当儿，凌风公子见展白连毙自己两名手下，面上勃然色变……

“哈哈哈……”但凌风公子尚未出面，那中年狂生却仰天发出一声狂笑，笑声高亢入云，嗡然震耳，直到他笑罢收声，余音仍久久不绝，可见中年狂生内功火候，已达炉火纯青之境。

“小子！”中年狂生笑罢一瞪眼，向展白喝道：“你在公子面前，连毙慕容府上两名家丁，你小子够狂！有胆量！”

“不管是谁！”展白不知自己出手轻重，接连连劈二人，心中不无愧疚之念。但他又受不住这些人的当众侮辱，更知仇恨已结成，化解无望。左右前后，反正是个不解之局，不由豁出去了，是以中年狂生一喝问，立刻昂然答道：“找到在下头上，在下也舍命相陪！”

“狂妄小子！”中年狂生双目神光暴射，沉喝道：“你认识我是谁吗？”

“恕在下眼拙，”展白答道：“不知阁下是谁！”“天涯狂生！”中年狂生暴吼道：“知道吗？天涯狂生赵九州就是我，我就是天涯狂生赵九州！三招！只要三招便制你死命！”

“如果三招之后，在下不死呢？”展白反正豁出去了，明知不敌，嘴边也不肯示弱。因为比他的武功高出太多，天涯狂生之名，他是听得太多了，那差不多是个奇性的人物，武林中妇孺皆知，而且都津津乐道：天涯狂生出身在长白门下，三年艺成，便战败了长白门所有高手，连他授业的恩师也败在他的手下。他觉得长白门中再没有人可以教他，也没有什么可学的了，便独自下山，在江湖上扬言，谁能胜他，他便拜谁为师。因他天资奇高，无论任何门派武功，只要他看到，他便能过目不忘，而且能举一反三，立刻悟出制胜该门武功之道来。因此，三五年下来，找他较量的武林高手，固然不在少数，但没有一个人能是他的对手，后来他单人独骑上嵩山少室峰，独闯少林寺天下闻名的“罗汉阵”，又独自一人跑上武当山，单人力战武当派武功最高的“武当三子”，仍能全身而退，“天涯狂生”之名，已轰动了整个武林。

后来不知为什么，江湖上不见了天涯狂生的踪迹。没想到事过十数年，如今天涯狂生又在此地出现，而且，看样子他也被慕容府“豹突山庄”收罗了来，以天涯狂生之狂，从未服过人，对凌风公子却似执礼甚恭，这更是一个使人想不透的谜！……

“你能三招不死，”天涯狂生赵九州袍袖一拂，说道：“天涯狂生的名号送给你了，小子，你就准备受死吧！”

“早就准备好了！”展白被天涯狂生的狂傲，也把他潜存在的狂劲激起来了，横眉凝气地答道。

“接着，第一招！”

最后的“招”字尚未落地，天涯狂生身形电射而起，半空中左臂横屈，以“腕”、“肘”撞点展白前胸“三阳”、“分水”重穴；右掌却在半空中划了一个圆弧，搅起一股旋涡形的劲风，直向展白面门罩来！

展白大吃一惊，这怪异诡谲的招式，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因为展白不认得对方招式门道，不敢贸然出手接招，只有用“跨马金山”步法，向一旁闪去！

说也真巧，展白向侧方口身跨步，一脚踩在一颗滚圆的卵石上，脚下一滑，身体失去平衡，不由“哎”的一声，往斜刺里栽倒下去！……

“第二招！”

就在展白脚下踩滑，身形向下栽倒的刹那，天涯狂生已招随声出，施出第二招。

天涯狂生的第二招，施出的更见奇诡，他身形乎飞疾射之中，展臂拗腿，飘逸的身材，宛如一只点水的蜻蜓，足尖微一点地，连看也没有看，借身形电旋之势，反臂劈出一掌！

掌刃劈风，挂起一股破空的锐啸，“嚓”的一声，五尺开外一棵碗口粗的小松树，掌缘过处，竟如刀斩一般整齐，被天涯狂生一掌砍折。

“噗！”被天涯狂生拦腰斩断的小松，上半截树身飞落在数尺开外，不歪不斜，直直地插进土中，并未倾倒，宛然栽在地下一般。

天涯狂生的掌力，实在惊人。

但未伤到展白，因为展白此时已栽倒地上，恰好躲过天涯狂生这比刀剑还厉害的一掌！

说起来是幸运，展白如果不是滑跌，势难躲过天涯狂生这势比飘风还疾的一掌。

天涯狂生并不是大言欺人，这诡奇快捷无比的两招，不要说展白，就是当今武林第一流的顶尖高手，也万难躲过。

五尺外的一棵小松，尚被砍断，如果是血肉之躯，挨上这利逾锋刃的一掌，那还不像小松一样，不被拦腰斩为两截才怪呢。

可以说展白完全是侥幸，恰巧脚下踩滑，身形路跌在地，才躲过了这一掌之厄。因为天涯狂生出招拿捏巧妙，在出第一招时，已算准了展白要往何处躲避，是以第二招连看都未看便施展出来了，如果不是展白滑跌，无论如何是躲不过这一掌的。

天涯狂生第二招没有打到展白，似乎大出意外，微微一愣之间，见展白自己踣跌在地，他并不知道展白是无心中滑跌的，还以为展白是用什么特殊身法，躲过他的两大杀招。但再一看展白跌倒的情形，并不是身法招式中的以“膝”、“肘”触地，而是平平实实的跌倒，不由莞尔一笑，喝道：“小子！爬起来吧！”

说罢随手一掌，向跌在地上的展白挥去。

展白失足摔倒，正待爬起，忽觉劲风扑面，以为天涯狂生的第三招又来了，慌忙中出一式“懒驴打滚”，直滚出八尺以外，才腾身而起。

“哈哈哈……”天涯狂生一阵狂笑，说道：“小子！不用穷紧张，我第三招还没有出手呢！”

天涯狂生说罢，两眼直视着展白，缓步走近……

这样谈笑从容之间去杀人，比狂啸怒吼、挥刀舞杖的情势，更加使人阴寒恐怖。

“哼！赵叔叔！”黑衣少女却忽在一边叫道：“你还是武林中成名的人物，说出口来的话，算不算数？”

“赵叔叔向来一言九鼎，一诺千金，没有说过的话不算数的！若不然我也不会在你们慕容府中，一住就十年。红姑娘，你说对不对？”

天涯狂生一边对黑衣少女讲话，一边仍然步步逼近展白。

“那么，”黑衣少女说道：“赵叔叔说过在三招之内，致人于死，如今三招已完，为什么还要找人家？”

黑衣少女风娟致然，覆面黑纱上方露出一对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灵活转动，望望天涯狂生，又望望展白。

展白见天涯狂生步步逼近自己，虽然天涯狂生是谈笑从容，但展白心头却感到一股从未有过的寒意，有面对不可抗拒之强改，生命危在旦夕的恐怖感觉！

不过，展白已把生死置之度外，虽然天涯狂生谈笑间杀气逼人，仍然稳站当场，双目注定天涯狂生，暗中蓄力待敌。

天涯狂生步步逼近展白，听到黑衣少女说他已施出三招，不由停步，双眼奇光闪闪转向黑衣少女，沉声问道：“明明是两招，众人有目共视，红姑娘为什么说是三招？”

“第一招‘拦江截斗’。”黑衣少女不紧不慢地说道：“第二招‘横江断流’，赵叔叔，侄女说得对不对？”

天涯狂生点了点头，说道：“对，那么第三招？”

天涯狂生心中虽然暗暗惊佩黑衣少女的绝世才华，连自己独创的“追风奇形掌”中招式也能认得出来，但自己明明只施出两招，并未施出第三招。暗想：你鬼丫头再精明，也无法指出我施出三招的明证来。因此，有恃无恐地等待着黑衣少女的回答。

“第三招，”黑衣少女大眼珠一转，说道：“在那少年扑地躲避之际，赵叔叔已经施展过了！”

“哼！”天涯狂生冷哼一声，说道：“为叔向来不打倒地之人，那随手一挥，是令他起来，算是什么招式？”

“浪击流沙！”黑衣少女说道：“分明是一大杀招，如果不是那少年躲得快，恐怕此时早已没命了！”

黑衣少女此言一出，天涯狂生竟当场被怔住！

原来天涯狂生“追风奇形掌”中，还是真有“浪击流沙”这么一招，那随手一挥也真似那招式的样式，不过却没有用心施展和那种奥妙变化及巨大威力罢了。天涯狂生无心出招，如果是有心，倒在地下的展白也万难躲过。此时，天涯狂生经黑衣少女点破，本可不认账，继续对展白施出第三招，以致展白死命，可是天涯狂生乃是成名多年的武林高手，又加上他狂傲的性格，岂肯那么做！因此，天涯狂生怔了一怔，摇了摇头，黯然说道：“赵叔叔今天算栽了，不过，话得说到头里。红姑娘，赵叔叔今天是栽在你的嘴里，不是栽在他的手中！”

说着，回头向凌风公子一抱拳，说道：“赵某在公子府上，一住十年，毫无贡献，现在就此告别，青山不改，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四字未落，天涯狂生襟袖飘扬，人已如一只闲云野鹤般地飘然疾逝于万绿丛中！

这是任何人也没有想到的事，天涯狂生竟遽然走了！而且，他的身法太快，凌风公子等人连想出口挽留都来不及，娇阳绿野之中，已经消失了天涯狂生的踪影！

“哼！”凌风公子竟把一腔怨气，发在姐姐身上。只见他冷哼一声，对黑衣少女说道：“你把赵二叔气走，看回去你怎么跟父亲交代？”

黑衣少女一耸瑶鼻，也冷哼了一声。说道：“他自己要走，我有什么办法！”

“你是白用心机！”凌风公子嘴角下撇，语气更加阴冷，说道：

“你就是把赵二叔气走，我也不能饶过他！”

说罢，气势虎虎地向展白欺近。

“公子留步！”忽见那锦衣华服、状如贵绅的壮年大汉，向前跨出一步，唤住凌风公子，然后转向展白说道：“老夫想吹一首小曲，请小哥儿欣赏欣赏，不知小哥儿可有此雅兴否？”

展白见这锦衣壮汉，一身富贵气，面白无须，看样子最多也不会超过四十岁，口中自称老夫，又见他谈吐儒雅，跟这一身华丽服饰显得十分不调和。不过，展白心里明白，江湖上双方对敌，愈是表面客气的人愈不好惹。他虽不知道锦衣壮汉姓甚名谁，但看那气派，尤其是双目开阖之间，目光犀利，几如一柄锋刃直刺入内心，知其亦必为一武林顶尖高手。

可是，展白此时已下定决心，不向任何人低头。因为他心里明白，在这些杀人不眨眼的绿林豪客面前，哀恳求怜，他们心如铁石，不但不会同情你，

说不定反而招致比死更令人难以忍受的屈辱。因此，他毫不考虑地昂然答道：“不论诸位划下什么道儿，在下一律接住就是了！”

展白此话一出口，黑衣少女在一边直皱眉，心说：“傻小子！你这不是自己找麻烦吗？这银箫夺魂章士朋，比天涯狂生更难惹，你怎么也敢向他挑战？”

“壮哉！”锦衣壮汉——也就是银箫夺魂章士朋文绉绉地喝一声采，说道：“小哥儿豪气干云，我吹箫客算是遇到知音了！”

银箫夺魂章士朋说着，从袖管内取出一只银光灿烂的洞箫来，先微微一笑，然后把箫口对正嘴唇，“呜——律！呜——律！”吹出了两个音符，其声清越，其音高昂！

展白尚不知就里……

四周之人，已缓缓向后退去，并纷纷取丝巾纸卷堵塞耳孔。

黑衣少女却急得直跺脚，心中暗暗叫糟……

第一一章 “银箫索魂”

黑衣少女欲拦不及，章士朋已把银箫凑在嘴边，“呜律！呜律！”地吹奏起来。

箫声虽然不大，但清越异常，一个音符一个音符，都打进人心深处。低沉的地方如嫠妇夜泣，呜咽凄迷，使人听了有魂销肠断之感，忍不住要坠下泪来。高亢处锐音扶摇直上，几可穿苍穹而破层云，又如壮士悲啸，风云失色，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情怀，更是使人悲愁激荡，不能自已。

悲伤凄凉的箫声，正合了展白的心境，他想起彼惨杀而死的父亲，茹苦含悲而死的母亲，以及自己悲凉凄苦受尽折磨屈辱的往事，不禁悲愁忧伤得出了神，竟忘了大敌当前，自己处身何地。

“呜律！呜律！”箫声愈来愈凄凉，展白面容悲苦，双眼呆呆地凝视着远方，谁也不知他把自己的心神引到了何处，不过，两行清泪已沿着他的面颊流了下来。

黑衣少女因知道银箫夺魂的箫声厉害，事先早已凝神戒备，内心抱元守一，未披箫声感染。但她看到展白忧伤凄苦泪流满面的情形，知道展白已经在无备中坠入术中，不由芳心大急，高声叫道：“章叔叔！这样不公平！”

原来名重武林的豹突山庄庄主、“摘星手”慕容涵，对重金礼聘网罗在门下的武林高手，礼遇既隆，待之也甚恭，不但“摘星手”本人均与之称兄道弟，就是他亲生儿女，也均以叔伯呼之，所以“黑衣少女”慕容红对这些武林豪客，均以叔叔呼之，当然，这是“摘星手”笼络人心的另一手法。

银箫夺魂章士朋微微一笑，停住箫声，说道：“红姑娘，又有什么高见？”

黑衣少女粉脸一红，她脸上虽有一方黑纱，齐鼻掩住脸孔一半，但仍能看出她眉目间娇羞无限。她处处庇护展白来与自己人作对，被银箫夺魂章士朋暗中一点，尤其章士朋含有深意的笑容，更使她觉得被人识破心事，感到一阵难为情。黑衣少女素性冷漠，轻易不动情感，如今，不知怎么竟对孤苦落拓的展白，动起情感来。所以，态度上也就有了很大的转变，把那种冷漠、矜持、高傲的心性，一下子转变成像一般青春少女一样的善羞善感了！

“章叔叔名重武林，”黑衣少女虽然含羞，但知展白己危在旦夕，便不顾一切地说道：“怎能对一个晚生后辈，骤施暗算！”

银箫夺魂一楞，胖团团的脸上显出一丝不悦之色，问道：“红姑娘！此话怎讲？”

“章叔叔‘音魔夺魂箫法’，为天下驰名之绝技，事先不对人家说明白，便遽然施展，攻人无备，这不是等于暗算吗？”

“谁说没有说明白？”银箫夺魂章士朋被黑衣少女一口一个“暗算”，说得动了真怒，面色一沉，说道：“老夫请他品箫，他亲口答应，十目所视，十耳所听，怎么说没有说明白？哼！真真岂有此理！”

“可是，”黑农少女聪慧逾人，虽然银箫夺魂章士朋句句实言，但她为了救助展白，眼珠一转，早又计上心来，闻言忙道：“章叔叔并没有说明白，是以箫声与人家比武，当然人家不会有备！”

黑农少女说至此处，又转脸对展白说道：“你说对不对？你知道章老前辈的‘音魔夺魂箫法’，是一门更厉害的武功吗？”

黑衣少女原是想点醒展白，叫他提高警觉，不要迷迷糊糊地便妄送了性

命！

谁知展白迷离怅惘，呆呆地凝望着远方，竟如傻了一般，对黑衣少女的问话，恍如未闻，只任着两行热泪涔涔地滚落，把胸前青衫都湿了一大片。

黑衣少女心中一惊，知道展白为箫声所迷，但不知他内腑真元受了伤没有？当即推了痴呆的展白一把，高声说道："我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

展白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蓦然清醒过来，收回眼光，但仍然怔望着黑衣少女，竟不知方才出了何事。

原来，黑衣少女推了展白一把，并在暗中疾点了展白胸前"采台"、"气户"两大重穴一指，是以展白立时清醒过来。

"银箫夺魂章老前辈，"黑衣少女见展白清醒过来，又暗中提醒展白："要以压倒武林的'音魔夺魂箫法'和你比武，你估量着能接得下来吗？如果自认不行，最好还是别自找苦吃！"

黑衣少女一心维护展白，话中特别提出银箫夺魂章士朋"夺魂箫法"的厉害，是暗示展白不要逞强，如果不接受银箫夺魂的挑战，以章士朋在武林中的地位来讲，无论如何也不好意思对一个晚生后辈，骤施杀手。

可是，展白却完全错会了黑衣少女的好意。

他被箫声所惑，沉溺在悲痛哀伤的往事之中，过度的哀伤，使他灰心绝望，几乎内腑真元溃散，如果不是黑衣少女见机得快，及时阻止银箫夺魂章士朋继续吹奏，又在暗中点开展白穴道，使他内腑真元不致溃散。再迟一刻，展白恐怕已经伤在银箫夺魂的"音魔箫法"之下，这在表面上虽然看不出什么凶险，事实上展白已在生死边缘上兜一转回来了。

但展白清醒之后，听了黑衣少女的话，误以为黑衣少女也在瞧不起他，剑眉一挑，昂然说道："章前辈'夺魂箫法'威震武林，展白乃一后生晚学，得聆章前辈箫法，何幸如之！就请老前辈赐教吧，在下纵然不敌，就是死了也会深觉荣幸！"

原来展白误会了黑衣少女之意，他从哀伤沉痛之中，恢复了理智，心中暗暗责备自己："展白呀展白！你纵然受尽痛苦，可也不能毁了门风，想当年父亲掌中一柄'无情碧剑'，走剑南北，见义勇为，何等气概？自己纵不能学得父亲当年的英勇，也不能畏缩苟活，被别人这般瞧不起！"

银箫夺魂章士朋，廿年前凭一支银箫，在华山绝顶上，"一箫会三老"，独自一人，力敌廿年前领袖武林的"中原三老"，声名之盛，可以说是压倒天下武林。这些武林遗事，稍为涉足武林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展白也不是不知道银箫夺魂章士朋的厉害，但他已抱定必死决心，觉得愈是死在名气大的武林高手手内，愈觉值得，因此，毫不考虑地接受了银箫夺魂的挑战。

"壮哉！壮哉！"银箫夺魂章士朋见黑衣少女道出了自己的名号，正以为面前少年，绝不敢接受自己的挑战，但出乎意外，展白竟豪气干云地接受了。章士朋连呼两声壮哉，满面欣然，说道："那么，就请小哥儿聆听老夫一曲！"

说罢，竟自踱到一块巨石旁，展襟披袖，好整以暇地坐了下来，先望了望展白，抿了抿嘴唇，莞尔一笑，然后将那支赖以成名的烂银箫，凑在唇边……

黑衣少女狠狠瞪了他一眼，心里干着急，见事已至此，却无法再加阻拦。

其余的人，早已退出老远，一齐张大眼睛，望着这难得一见的绝世武学——"音魔箫法"的表演。

"呜律！呜律！……"

清越悠扬的箫声，已从银箫夺魂章士朋的唇边响起。
这一次的箫声，却不似刚才吹奏的那般悲伤凄凉。
这是一种欢愉无比的情怀，好像春暖花开，百鸟喧鸣，大地充满了生命的欢欣，使人听了，只感到满眼春光，内心说不出的心旷神怡。
又好像一个年轻的情人，知道那多情的爱侣，正在百花盛开的园地等着他，他载歌载舞，一路歌唱欢跃地跑着，去寻找他的爱侣，投在他爱侣的怀抱，只有幸福，只有爱，只有快乐，没有一丝儿悲伤与苦恼……
展白这次有了准备，他澄清心志，抱元守一，并且也在草地上盘膝坐了下来，五心朝天，默诵《锁骨销魂天佛卷》练气秘诀：
“气有清浊，清升浊降，道一法众……”他竟练起正宗心法中的吐纳功夫来了。
《锁骨销魂天佛卷》不愧为天下第一奇书，展白按照其中秘诀练气，呼吸之间，已达灵台情明、浑然忘我之境，对那感金化石的箫声，充耳未闻！
退出老远的众人，尚且塞住耳朵，在如天籁似的箫声感染之下，几个动力较浅的劲装佩刀壮汉，已有点抵受不住，满脸向往欣热之情，身不由己地手舞足蹈起来……
就连定力极强、且事前有备的黑衣少女，竟也眉飞色舞，跃跃欲动，有点把握不住的样子……
欢愉的箫声继续下去，展白依然无动于衷……
银箫夺魂章士朋一边吹箫，一边双目注定展白，见展白闭目垂眉，趺坐在草地上，丝毫不为箫声所动，不由心中大感诧异，暗道：“此子根骨虽佳，看样子武功并无多大根底，怎能具有如此高强的定力？竟不为我的箫声所动……”
银箫夺魂心中这样想着，吹奏的箫声却又一变：由欢愉之情，一变为悲伤愁苦之音。
欢偷的箫声，一变为悲愁凄苦之音，就好像由春暖花开之境，一下子掉进萧杀的寒冬：冰雪封冻了大地的生机，满眼繁花被狂暴的寒风吹残，欢乐已成过去，幸福变为悲伤，那同心连理的爱侣倏然丧失了，希望没有了，充塞在目前的一切，均是令人灰心的、绝望的，好像只是一片渺茫无底的深谷，只有黑暗与空虚。
凌风公子、眇目道人、秃顶老者等人，因功力深厚，距离较远，尚未为箫声所左右。但那跟在凌风公子身后的六名劲装佩刀大汉，却随着箫声的音律而变幻，箫声喜，他们也跟着欢欣鼓舞；箫声转悲，他们也随着悲伤唏嘘起来。
就是定力极高的黑衣少女，因为就站在展白一侧，距离较近，竟也被箫声感染。先前箫声欢愉，她满脸欣喜之容，美得出奇的粉脸上，虽然被黑纱遮住一半，仍能见到她“眉如春山横，眼如秋水聚”，眉眼盈盈，笑容如花，有掩不住的内心欣悦之情：如今，箫声转悲，她眉眼间的笑容渐渐消失了，代之而起的黛眉深锁，星目含悲，满脸的幽伤哀怨，待箫声咽呜凄切达到高潮之际、竟尔掉下泪来。
展白依然不为所动，这就使银箫夺魂章士朋更感惊奇了。“阳春薤露”、“寒冬瑞雪”，连演两大乐章，竟然没有感动一个少年！
“呜律！呜律！”
箫声又一变，由“寒冬瑞雪”转变为“秋风霜刀”。

咽呜幽伤的箫声，顿时变为激昂萧杀之音。

清越激昂的箫声，愈来愈高亢，愈来愈激越，到后来竟如战马悲鸣，号角急吹，好像千军万马震天动地而来一般！

杀伐的金音，震耳惊心，使人犹如置身于惨烈的战场！

“呛！呛！……’一片金铁交鸣之声，跟随凌风公子的六名劲装壮汉，竟然把持不住，纷纷抽出腰间的佩刀，互相砍杀起来。

箫鼓声中，刀崩血现，断肢与残刃齐飞，六名劲装大汉，状如疯状，互相砍杀之间，已有三四人负伤挂彩！

凌风公子急声喝止，竟不能阻住六名手下之疯狂砍杀，秃顶老者双眉一皱，出手如风，立刻点了六名壮汉的穴道，六名壮汉使像木雕泥塑地呆住，但一个个仍然怒目金钢般的，举刀欲扑。而且一个个身上还流着血，状极可怖……

黑衣少女纯美的眉目之间，隐然现出一股浓重杀机，但她仍然咬牙强忍着，眉心微现汗迹，可见其已经很吃力了……

“章兄！”眇目道人虽然双目已盲，但听觉特别敏锐，听音辨位，对附近状况了如指掌，知道银箫夺魂章士朋的“夺魂箫”，并未制住眼前少年，自己人反而闹了个狼狈不堪，当即以“传音入密”绝技，对章士朋说道：“此少年有点怪道，最好还是换个方法制住他，以免惊动老爷子！”

眇目道人是用“传音入密’绝技，与银箫夺魂讲话。别人只能看到他嘴唇贪动，却不能听到他说些什么。唯有银箫夺魂听得清楚，但眇目道人的话反而激起了银箫夺魂的怒火，他想到自己仗以成名的“音魔夺魂箫法”，竟制不住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年，这着传出江湖还像什么话！因此，他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把箫声更紧凑地吹奏起来。

他箫声又为之一变，但不论他的箫声怎样变化，甚至把引人迷失本性的喜，怒，哀，惧，憎……七情六欲，都一一演遍了，仍然不能撼动展白。

此时，展白趺坐在草地上，五心朝天，闭目垂眉，纯美之中带着几分童稚的脸上，隐然泛起一层宝光，青山绿野，艳阳照耀之下，竟有宝相庄严、一派凛然不可侵犯的神圣气氛。

银箫夺魂一支银箫，纵横江湖数十年，所向无敌，一生之中，最得意的壮举是华山绝顶“一箫会三老”，凭着“音魔箫法”之奥妙难测，竟使当年领袖武林的“中原三老”，知难而退。此后，他功力更是大进，不过年事渐高，已略知隐晦，不复如壮年时之锋芒毕露罢了。今日，他见展白小小年纪，竟能一掌击毙陈清、陈平，轻易躲过天涯狂生三大杀招，又把天涯狂生气走，而引起了他的豪兴，想以“音魔箫法”试试展白到底有多大道行？

不过，起初他并未全力施为，只想以“春阳冬雪”等曲谱，便自认为可制服展白。

没想到，他连演“春、夏、秋、冬”四章，又把能迷失人类本性的“七情六欲”章节，一一演奏，展白竟丝毫未为所动，银箫夺魂又急又怒，立刻把“音魔箫法”中最厉害的“夺魂箫法”施展出来，竟全力施为起来。

但，展白依然未为所动，银箫夺魂不禁暗暗纳罕。心中不信暗道：“这少年明心见性，定力之强会超过中原三老？”

银箫夺魂做梦也想不到，展白运功用以对抗“音魔箫法”的，竟是天下第一奇书《锁骨销魂天佛卷》中所载，武林绝响的佛门正宗心法！

想当年“只眼郎君”，受绝代尤物“天仙魔女”的“姹女迷魂大法”所

苦，走火入魔，以“只眼郎君”之绝世奇才，尚且几乎沦于万劫不复之地。多亏武当掌门“铁心大师”与少林掌教“苦水上人”，以释道两门无上大德，将他救转，他才以平生苦学所得，绘就了这本《锁骨销魂天佛卷》，其中炼气御魔的法术，可以说是超绝今古，能够勘破“天仙魔女”那绝代尤物的迷惑，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迷惑了的？因此，银箫夺魂的“音魔箫法”再厉害，也无法动得展白分毫。

可是，以“天下无故”自诩的银箫夺魂，怎肯就此甘心？他团团的圆脸上涨得通红，双目神光暴射，鼓唇作气，竟把最厉害的“音魔幻境”演奏出来！

清越震耳的箫声，高亢入云，直可穿金破石，“呜律，呜律！”的锐音扶摇直上，袅袅然升高，升高，再升高！几乎升高至九霄银汉，倏然又四散着从高空摇落下来，一个音律，分散成千成万个缤纷的音符，犹如天女散花般洒落下来，“缤纷花雨”、“瑞雪漫空飞舞”……甚至“天龙脱甲”、“搓碎的七彩虹霓”漫空散落下来，也没有这般多彩多姿……

凌风公子遽然色变，秃顶老者高叫了一声“速退！”抱住凌风公子的手腕，飘然后跃十数丈外。

眇目道人知道银箫夺魂已经僵上了，暗自摇头太息，但事已至此，无法拦阻，只好随着秃顶老者退后十数丈外，以维护凌风公子……

七彩缤纷的箫声中，宛然有无数美妙的少女，裸肢露体，翩翩起舞，春色无边……这是在少男心中的幻象。但在少女心中，却又不同，恍惚中一个比理想更完美的青年男子，在她身边软语温存，细诉衷情。他的热情，他的至高无上的爱，他的纯美，可以溶化世上任何少女的心……如果是在一个贪财奴的面前，又会现出大把的金钞，成堆的黄金，耀眼生辉的珠宝……若是一个爱慕盛名的人，在他眼前又会幻化出皇冠，帝冕，数不清的堂而皇之的大帽子……总之“幻由心生，景由心造”，那奥妙的箫声，能随各人心头所欲，幻化出你爱慕、向往、终生追求得不到的东西，显现在你的面前，几乎伸手可得。

试想，这样针对各人心头的梦想、欲望，有谁能够抗拒？有谁能够不受引诱？而不堕入他的术中？

但，展白依然不为所动。

这《锁骨销魂天佛卷》的佛门正宗心法，定力之强，的确不同凡响！

可是，站在一边的黑衣少女慕容红、名重武林“四大公子”之中“无情公子”的胞姐、领袖北五省当今武林的豹突山庄庄主、“摘星手”慕容涵的女公子，竟然失去了常态。

只见她苗条如柳的娇躯，一阵颤抖，如玉洁白的肌肤隐泛出红晕的色彩，如远山含烟的黛眉微蹙着，似是熬受着心中的痛苦，媚如春水凝聚的眼波，盈盈欲流，又似有着说不出的欲望，脸泛桃花，娇羞之中，又现出掩饰不住的媚态……

“哧！”慕容红欲火焚身，一抬素手，把覆面黑纱扯落，顺手丢在一边！

啊！樱唇素口，娇艳欲滴，如玉柱般的瑶鼻，更是纯美玲珑，凝脂似的浑圆下巴，就是最高明的雕刻家也无法塑出如此完美的典型！“黑衣少女”慕容红，现露了真面目，美逾天仙，尘世无觅处。

慕容红撕落覆面黑纱，美艳照人，她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冷漠与骄矜，媚视烟行，风情万种，含着热情加火的欲望，袅袅婷婷地走近展白。

“哥……我等了你好久……嗯，我想你……想得好苦……唉，哥……我爱你……”

她热情如火，檀口微张，星目微闭，嘴中梦吃般喃喃低语，一副娇躯如扭股糖似的扑进展白怀中，一手圈住展白的脖子，另一手轻轻抚摸着展白的脸庞……

展白机伶伶打了一个寒颤，感到脸上微痒，睁眼一看，一个美艳无比的绝色少女，正扑在自己怀内，暖玉温香。“咚！咚！咚！……”他心中立如万马奔腾一般，一股热流从丹田直冲泥丸，心旌旗摇，五内如焚……

这一下子冲破了展白“心之防线”，“音魔箫声”立刻乘虚而入，展白再也把持不住，张开双臂，紧紧拥抱住黑衣少女……

这热情如火的恋爱画面，落在狂傲无情的凌风公子眼内，使他又羞又怒，暴喝一声：“够了！”

这一声暴吼，乃凌风公子功力所聚，恍如平地响起一声暴雷，银箫夺魂蓦然一愣，竟停止了他那感金化石的箫声。

暴喝声中，凌风公子恍如飘风射电，纵身跃至展白与慕容红近前，一手拉开偎在展白怀中的姐姐，一掌劈出，当胸向展白打去。

“嘭”的一声，展白不知躲闪，被凌风公子一掌打在前胸之上。

展白坐在地上的身形晃了几晃，竟未跌倒。

但展白心胸之间，被凌风公子千钧掌力击中，犹如受了千斤铁锤一般，内腑真气流窜，五脏翻滚，巨痛攒心，忍不住一张嘴，“哇！”喷出一口鲜血。

“啪！”一声脆响，黑衣少女掴在凌风公子面颊之上，打得凌风公子一路踉跄，直斜退出五六步寸勉强站住，险些栽倒。

凌风公子俊美无比的脸上，立刻现出五个红红的指印，肿起老高，鲜血也顺着嘴角流下来。

显然黑衣女慕容红这一掌打得不轻，凌风公子富贵世家，骄生惯养，不要说挨打，长这么大，连恶声都未听过，这突地一记重击，大出意外，竟把他打愣了……

黑衣少女慕容红，一掌打退凌风公子，完全不当一回事，只双眼望住展白，满脸关切之情，娇声说道：“哥……噢……你被打痛了？啊！可怜的哥……让妹看看伤得重不重？……”

说着，走上前去，提起衣襟下摆，来为展白擦拭嘴角的血迹。

“你走开吧！姑娘，在下自幼吃苦惯了，这点伤还不算什么！”

谁知展白对慕容红的柔情蜜意，竟视若无睹，摆手拨开黑衣少女，从地上站起身来，摇摇晃晃地转身便走……

“哥！等我，妹跟你一块走！”黑衣少女从后边紧紧追上，见展白只是摇摇晃晃地往前走，对她理也不理，不由急得泪珠在眼眶里直打转，一边紧追，一边恳求。

凌风公子脸上虽然挨了姐姐一掌，这是他长这么大从未尝受过的滋味，但这还不算使他惊奇的，最使他吃惊的是，他那终年难得说上一句话、凡人不理的姐姐，如今，竟大反常态，对一个陌生少年死追不舍。是以凌风公子瞪大了眼睛，呆呆地瞪视着这幕，竟忘记了脸上的疼痛……

“红姑娘！”

“慕容小姐！”

眇目道人、秃顶老者，一齐横身向前，阻住黑衣少女的去路，意思是提醒她的注意，不要忘记了身份……

谁知黑衣少女慕容红，眼睛一瞪。喝道：“你们干什么？躲开！”

眇目道人、秃顶老者均是武林前辈异人，在江湖上辈份极尊，虽在豹突山庄慕容府上为门客，但就是威名显赫的慕容庄主，对他二人也不敢稍存不敬。如今，黑衣少女慕容红竟呼喝下人一般，对二人呼喝起来，二人均不免一怔。

“红姑娘！”秃顶老者双眉一皱沉声说道：“就是你自己不顾身份，我这做伯伯的，也不能让你胡来！”

眇目道人在一旁也接口道：“姑娘！要考虑今尊在武林中的地位，不可任性而为……”

“别噜苏！”黑衣少女就是不听这一套，见眇目道人与秃顶老者阻在自己面前，而展白已摇摇晃晃地走出好远，忽“野马分鬃”，双手左右一分，逼退眇目道人与秃顶老者，飞身向展白追去。一边口中叫道：“哥……等我……”

眇目道人、秃顶老者万也想不到黑衣少女、慕容庄的大小姐，竟会向二人出手攻击，而且慕容红这一招“野马分鬃”，又施用得凌厉无比，在于无备之下，这武林声望极高的两大高手，竟被逼退了两步，二人不由老脸一红，不约而同地，双双腾身，又阻在黑衣少女面前。

黑衣少女见二人又挡在自己面前，竟如小孩撒娇般地哭叫道：“躲开！躲开！我不要你们管……”

一边哭叫，一边竟用手把身上的衣服，一条条地撕扯下来。

黑衣少女手法极快，三把五把，已把身上一袭黑线绸衣扯碎，随着她纤手扬处，条条碎绸如一群黑色蝴蝶随风飞散，把她纯美无比白玉羊脂般的胴体，立刻呈现了出来。

秃顶老者瞠目失色，慌忙后退。他年逾知命，武林盖世，大江大浪的场面见多了，可是，从没有一次事件的演变会像这一次突然，致使他无法应付，不敢再上前阻拦，连忙后退不迭，尴尬万分……

第一二章　石洞开玄关

眇目道人虽然双目全盲，但听觉之灵敏，不亚于有双眼的人，听音辨位，已知眼前情状，纵然不能看见，也吓得他连退数步，白果眼连翻，张口结舌，半天做声不得。

“什么话？简直……简直……”

凌风公子气得俊面泛白，搓手顿足，喃喃自语，半天不知如何才好。可是，黑衣少女虽是他的胞姐，如今身上一丝不挂，他也不敢上前拦阻，空在一边搓手顿足，干着急……

展白也闻声回过头来，乍见黑衣少女纯美无比、白玉凝脂般的裸体呈现在眼前，不禁为之一呆。

“谁也不能管我！我爱他！谁也不能管我！我爱他！……”

黑衣少女一边疯了般的撕碎自己周身的衣服，直至寸缕不剩，意犹未尽，又开始双手拔下头上的钗环，首饰，耳坠，项练，白玉手镯……一样一样地随取随丢，倏时间她身上一件人为的装饰物也不剩了，恢复了她原始的纯真，她头上乌云似的青丝，也披散开来，秀发如波浪般地随风飘扬，她张开双臂，如一只小鸟归巢般向展白飞来。

展白心之圣殿，奇异地展开了。他眼睛看到一幕前所未见的景像：青山绿野，白云飘浮在奇峰的山腰，绿水绕过翠绿的丛林，一片开阔的草原上有无数的繁花在盛开，远望犹如一张锦绣的绒毡平铺在大地。就在那风景如画的锦绣绒毡上，欢跃奔跑来了一个纯真自然、赤裸的少女，她是周身不带一丝罪恶，美丽无比，圣洁无比，也善良无比的一位天使！

对着慕容红美艳无比的裸体，展白心中毫无一丝邪念，既无欲望，也没有一点一滴羞耻之感。反而觉得自然、应该，好像觉得许久许久以前，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在纯洁美丽的大自然之中，天生美丽的肉体，善良无比的心灵，应该是赤裸的，诚实的，不杂一丝邪念的，不加一点掩饰的。

一种奇异的冲动，他也开始撕碎自己身上的衣服，片片短布随手而飞，可是等不及他撕掉最后的内裤，慕容红已飞跑至他的身前，边跑边望着他撕碎周身衣服，他健壮的古铜色的肌肤露出来了，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慕容红眼中也流露出异样的光辉，嘴中发着阵阵的欢啸：“啊！唷！哟！嗬！……”

这时展白周身赤裸，只剩下一条短短的内裤。慕容红已跑近他身前，竟合身扑近他的怀内，吻着他宽阔的胸膛，抓紧他结实的臂膀，拥抱一阵，亲吻一阵，又围着他欢啸跳跃一阵……她是疯狂了，为欢乐疯狂了，为解放自己疯狂了，她从未感受过这样的快乐，这样的自由，这样的无拘无束，这样幸福。

但，这场面却把凌风公子、银箫夺魂章士朋、眇目道人、秃顶老者众人给吓呆了。眼前的情景，简直使人不能想像，也不敢相信。

那六名劲装壮汉，虽然被制住穴道，手脚不能移动，但眼睛不瞎，见到这番情景，也莫不在心中暗暗称奇。……

这些人之中，只有章士朋最难过。他一万个也想不到，自己压倒武林的绝技，“音魔夺魂萧法”，竟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展白心中也有类似慕容红的欢乐、自由……等等欢乐的感受。但他撕碎自己身上衣服，片片碎布随手丢弃，到了最后，有两样东西，他不仅没有丢弃，反而从幻影的欢乐中，把他拉回到现实中来。

一件是《锁骨销魂天佛卷》，那是他一切希望所寄，雷大叔言犹在耳：修练至高无上的武功，开创自己光明的前途，为报父亲血海深仇……一切的一切都寄托在这本奇书上，他不能丢；另一件是，他父亲临死之前，交给他的麻布小袋子，他要凭着这唯一的线索，去寻访杀父的仇人，他不肯丢。

因此，他从幻想之幸福的天国中，一下子又跌进冷酷的现实里来。纵然周身赤裸、奇美无比的慕容红，以万千情丝来缠绕他，以爱恋升高近似崇拜的痴女心来拥吻他，他已全不放在心上，心里只盘算着，怎样摆脱眼前这些人的纠缠，按照《天佛卷》去修炼武功？怎样查访杀父仇？……展白手执二物,陷于苦思之中,对于拥吻自己、在身边欢啸跳跃的慕容红,完全忘记了……

“哼！”突然传来一声冷哼，继之是冰冷冷的声调：“没有用的东西！还不把她弄回去？在这里给我丢脸！”

“红儿！红儿！”同时一个女子声音，惊叫道：“你怎么啦？怎么啦？”

跟着一阵脚步零乱之声，展白惊醒过来，抬头一看，面前已多了数十人之多。

数十人拥护着一个年约五旬开外、身高体健、满面红光的贵人。只见他一身闪闪发光的华服，赤红脸，虎目蚕眉，方额阔口，黑漆漆的头发，梳得净光，两鬓夹杂着数梗如霜的银发，双目开阖之间，精光逼人，雍容华贵，不怒而威，几至使人不敢仰视。

在林中救自己，又在凌风公子房中百般维护自己的中年贵妇，与那贵人并肩而立。

其余三五十人，肥胖高矮、丑陋俊彦不等，但一个个神气充足，身躯剽悍，便知尽是些三山五岳，奇人异士。这些人使像众星拱月一般，拥簇着雍容华贵的中年夫妇。

展白一看这气派，便猜到这华服贵人必是这中年贵妇的丈夫，一定也就是众人口中的“老爷子”了。

华服贵人一脸怒容，中年贵妇满脸疑色。

雍容华贵的贵人，本就气势慑人，不怒而威，如今，脸上带着怒容，更使人有惴惴不安、呼吸窒息之感！

就在展白惊视之中，早有四名青衣婢女，各自脱下一件外衣，用双子举着，来遮挡慕容红的裸体，并拥护着慕容红走回去。

“我不要！我不要！……”慕容红一边娇啼嘶唤着，一边被四名婢女拥簇着走了回去。显然，她不敢忤逆父亲的意思，虽然她神智尚未完全清醒，心中是极度不愿。

展白猛然灵机一动，就在众女婢举衣遮住慕容红之际，把手中的《天佛卷》与麻布小袋子，一齐塞进裤中。好在他的短裤裤口很紧，不怕掉出来。

“丢给他一件衣服，叫他跟我来！”

华眼贵人说话似有莫大权威，完全是命令式，语气之中，好像他的话一丝不容反抗。

当即有一名劲装佩刀壮汉，脱下身上黑缎披风，抖手丢向展白。

也许这劲装壮汉，成心显露一手，或是想把展白制于死地。虽是一件柔软的衣服，丢向展白竟贯足了内家真力，把一件黑缎披风抖得笔直，犹如一根铁棒一般，劈空破风，直向展白胸前掼来！

展白微微一笑，伸出两指一捏一抖，不但破了暗蓄内力，并立刻把黑缎披风披在身上。

“点力破千钧”，按说展白以两指接这劲装大汉的全力一击，露的这一手，并不简单，但华服贵人连看也不看，竟转身向回走去。

好像知道展白不敢反抗，必会跟他回去似的。

展白心中起了一阵强烈的反应。但一看拥簇在华服贵人四周的武林豪客，一个个对他怒目而视，展白自知不是这些人的对手，又见中年贵妇，以无比慈爱的眼光望了自己一眼，竟把冲到嘴边的倔强言语，硬给咽了回去。

他心中暗想：“看你们要把我怎样？且跟你们去了再说！”

不过，在他举步跟随人家去时，内心的自尊，好像受了无限屈辱，暗自责道：“展白，展白！难道你就是这般怯懦吗？如一个羔羊一样，伏着任人宰割！”

可是，敌势太强了，他自知没有反抗的力量。他内心性格虽然倔强，但他也明白，此时不能暴虎冯河，盲目牺牲，他还要留着有用之躯，完成自己肩负的重任。

因此，他强忍下了这一口气，打算先走一步算一步，不到万不得已时，决不轻言牺牲。

于是他跟着这些人定去。但心中愧疚自责，不由得他低下头去。谁知他一低头，黑缎披风的左前襟上刺绣着一只金钱豹，栩栩如生，分外刺眼。

他对中年贵妇，黑衣少女，凌风公子……以及眼前等人，毫不知其底蕴，心中一直充满了好奇，但事实的急遽变化，竟使他无暇顾及。如今，看到这黑缎披风上刺绣得非常精致的金钱豹，很快地使他想到：江湖上名满天下的一大豪门。

“豹突山庄！”展白寻思道：“如我猜测不错的话，这华服贵人，定是豹突山庄庄主，摘星手慕容涵无疑了！”

展白想至此处，举目向前望去，他想仔细打量一下，这名满天下、被武林黑白两道渲染得神乎其神的“摘星手”慕容涵，到底有何出奇过人之处。

华服贵人在前走着，他身后杂沓地跟随着三五十名武林高手，凌风公子、眇目道人、秃顶老者、银箫夺魂，以及自相残杀的六名劲装大汉，此时亦为人代解穴道，包扎了伤口，都跟在华服贵人的身后。

至于被展白打死的陈清、陈乎，也有人去为其掩埋尸首，华服贵人连过问都未过问，好像这死伤人命，在他们眼中看来，竟如家常便饭一般寻常。

展白在人影交错之中，只能掩掩映映看到华服贵人的背影，他那一身非丝非绸的华服，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展白猛然心中一动，觉得华服贵人所穿的衣服质料，细看有点特别，运足目力望去，辨别贵人华服既不是绫罗，又不是绸缎，但闪闪发光，柔韧华贵无比，跟在身后的三五十人之中，也有不少身御华服的，即连婢女家丁装束的佣人，身上所穿的也均是贡青匹缎，这种衣料在市面上也算是贵重衣料了，非富贵之家是穿不起的。但与那华服贵人身人穿的华服一比，都不免黯然无光。

展白猛然想起，这华服贵人身上衣服的质料，不正是跟自己麻布小袋子里装的那方非丝非绸的布料，完全相同吗？

这一意外发现，使展白心神惊然一震，如被雷击，几乎使他把持不住，热血上冲，很想猛然扑上前去以死相拼。

但他极力制止着自己，暗中咬牙切齿：“莫非此老贼，就是我的杀父仇人？”

展白心中思潮如涌，暗暗寻思：“父亲临死前亲手交给我这小袋子，袋

内装的一团乱发，一段丝条，一粒钢珠，一粒青铜钮扣，一枚青铜制钱，和那方显然是自衣襟扯落的丝绸，自己始终不知何意，如今，这方丝绸与这华服贵人所穿衣服质料相同，就算这华服贵人不是杀死自己父亲的仇人，最低限度这也是一个有力的线索……”

展白就这样神思潮涌，跟着慕容庄主一行人，也不知走了多远，经过多少重门重户，最后“摘星手”也未审问他，迷迷糊糊的把展白关进一座石牢之内。

展白不知“摘星手”究竟怎样对付自己，初被关进石牢内，心颇不安，但后来想通了，一切抱定逆来顺受心理，决定暂时忍耐，并借着与外界隔绝的机会，在石牢内苦练《锁骨销魂天佛卷》所载的高深武功。

初时，展白心急练习武功，在无人监视时，白天也打开《天佛卷》研习，但书页上的魔女画像，粉腿酥胸，竟使他不能静下心来研习其中高奥武功，反而时时想入非非，尤其他领略了慕容红纯美无比的赤裸胴体，画中传真，一直引导他联想到慕容红，肌肤芳泽，更使他心烦意乱，意马心猿！……

后来，他猛然惊悟，觉得这样继续下去，自己非走火入魔不可。于是，他又按照在黑洞中的方法，闭目摸索起来，好在他已经摸索过很久，以指代目，并不大困难，一边摸索，一边研习，全体心神，完全沉浸在《锁骨销魂天佛卷》内中的武功秘诀上，竟忘记了日夜晨昏，亦忘记了石牢中的孤苦寂寞……

不谈展白在石牢中苦练《天佛卷》秘技奇功，再说领袖北五省武林的“摘星手”慕容涵，把展白关进石牢内，对这名不见经传的少年，并没有挂在心上。他只是气恼以自己管教之严，门风防范之谨，素以“清白”二字，夸耀武林，以标榜不同于一般男女混杂，秽闻四播之江湖道。如今，自己亲生的女儿，竟在众目睽睽之下脱了个精光，当众表演一丝不挂，这要传出武林，自己的颜面岂不是被扫尽了吗？

“摘星手”——北五省武林领袖，素以冷静、沉着、喜恶不形于色，见称于武林。大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之慨。这一次他却动了真怒，他与夫人在后宅秘室之中，严厉地追问慕容红，到底为了什么，竟不顾羞耻到了如此地步！

但慕容红一味地啜泣，对父亲的问话，一言不答。

这更勾起了慕容涵的怒火，“啪！”一声脆响，他一掌把一个名师雕刻的楠木茶几，击了个粉碎。虎地立起身来，从壁上摘下一柄切金断玉的短剑，“　啷”一声掼在慕容红脚前地上，厉声叱道：“你就给我死了吧！免得给我丢脸！”

说罢，气冲冲地摔门出去。

慕容红毫不犹豫，抬起泪眼，见父亲已经出去，立刻拾起地上的短剑，猛向自己颈间刎去。

中年贵妇——也就是展氏夫人，伸手夺下女儿手中短剑，一粑搂住慕容红流泪道：“红儿，千万不要寻死！你父亲只是一时气愤，过些时他就会好的！”

“娘！”慕容红不由哭倒在母亲怀里……

“摘星手”慕容庄主气虎虎地出了内宅，走至东跨道去找儿子慕容承业，守门的小僮开门慢了一点，慕容涵一脚踢飞了门扉，守门小僮听到一声巨响，门扉已碎，不知出了何事，从门房中探头外望，“嘭”的一声，小僮的头颅

被庄主劈了个粉碎，立时倒地死去，其余男女佣人见到如此情形，一个个吓得体似筛糠，畏缩在墙角门边，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恰巧凌风公子又未在房内，这就更激起了“摘星手”的怒火，他找不到出气的对象，一抬手又把迎门条案上的古玩玉器，打碎了一大堆。

“唏哩哗啦！”

一阵暴响，传出室外，把畏缩在门外的男女佣人，吓得个个魂飞魄散。这恐惧是双重的：不但触在庄主火头上，小命就要玩完：公子房内摆设打碎，这些都是公子心爱之物，他们都是公子院中的佣人，凌风公子性情暴躁，冷酷无情，更超过其父，等到老爷子发完脾气走了，公子回来，他（她）们又是有嘴说不清，甚至连原因都不敢说出，便要受到那无情公子的惨酷责罚。

因此，凌风公子院中的男女佣人，人人自危，一个个吓得面面相觑，做声不得……

“公子何处去了？”

慕容庄主旋风般地回到门外，厉声呼叱。吓得三魂少了二魂的男女佣人，没有一个敢上前回答。

“你们都哑了吗？为什么不回话！”

慕容庄主不怒而威，素常不言不笑，门下人等畏惧他像畏惧天煞神一样，连正眼相视都不敢，对一切吩咐，只有低头唯唯的份儿。如今，庄主大发雷霆，这还是下人们从未见过的事。一个个吓得牙齿打战，腿肚子直转筋，没有一个敢上前来。“公子爷在前厅……”

最后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青衣小婢，大着胆子说。

“哼！”慕容庄主冷哼了一声，竟没有再发怒，拂袖出了公子院门。

男女佣人们，不禁长长出了一口气，都觉得有点像从鬼门关上转了一圈回来的感觉，这条命不啻是捡口来的一般了……

慕容庄主“摘星手”怒火焚心，从儿子院内气唬唬地出来，向前院大厅内走去时，天色已全黑了下来。偌大一座豹突山庄内，每间房子门窗之间透出的灯光，其数目之多，直可和满天繁星互相辉映。

每道院门，房屋转角，遁路口上，处处有明桩暗卡，见了庄主，一个个恭身行礼。“摘星手”理也不理，只大踏步向前走着……突然在一处花木扶疏之处，忽有三条黑影，比电还疾，一晃眼隐没于花丛之中。

“谁？”

“摘星手”目光何等犀利，虽在黑夜之中，那三条黑影又奇快无比，但也难逃过“摘星手”的眼睛，因此，暴然喝问了一声。

风声簌然，三个黑巾蒙面的夜行人，手中俱各执寒光闪闪的长剑，横剑当胸，飞身掠到摘星手面前。

这倒大出慕容涵意外，他万也想不到自己卧虎藏龙的“豹突山庄”，加上自己武林中的声名和地位，夤夜之间，竟会有夜行人出现！那么，这夜行人的胆子可算得是胆大包天了。

慕容庄主乍见三条黑影，隐没于花丛之中，还以为是自己庄上的门客，随之一声喝问，见三个夜行人以黑巾蒙面，手执长剑，现身在自己面前，心中诧异大于惊奇，他既不相信江湖道上的人物，有胆量敢来夜犯豹突山庄，又奇怪自己庄上的明桩暗卡，都是干什么吃的了，有夜行人闯入庄内腹地，竟无一人发觉！

“何方朋友？夤夜来到豹突山庄，有何见教？”

慕容涵虽在气头上，但见到江湖道，仍然能够镇定下来，不失一派宗主身份，说的话不疾不徐，从容不迫。

“既来宝庄上当然是好朋友了！”

当中站立的蒙面夜行人，一言甫罢，两旁站立的黑衣蒙面人，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两支长剑，加急风暴雨一般，猛向“摘星手”左右要害刺来。

这两个蒙面人，武功不弱，两支长剑，招式精奇，俨然武当路数，显见是剑术名家，而且二人分刺合击，配合得天衣无缝。

两柄长剑，点刺之间，幻成五七朵金花，电闪星飞般攻向慕容庄主。

这就看出慕容涵艺业不比寻常来了，在两大剑术高手骤起发难、看来万难招架的凌厉攻势之下，他沉哼一声，抡起左手二指，轻敲左右二剑，“叮！叮！”两声微响，两个蒙面人的长剑，立被震开数寸。

两蒙面人顿觉握剑右手掌心一热，长剑几乎把握不住，便知不好，才待抽剑换式，但“摘星手”左手二指点开长剑，右掌乎胸半圆划出，虽见他掌势不疾，但锐啸的掌劲，已随着一挥之势发出。两蒙面人只感到一般巨大无比的力道迎胸压来，再想逃避，焉得能够！只听“砰！嘭！”两声巨震，二人胸前如受万斤钢锤猛拳一般，立被震飞丈之开外，口喷鲜血而亡。

另一名蒙面人一见大惊，顾不得看视同伴死活，飞身想逃，但他身形尚未纵起，突感手腕一紧，如被钢箍住一般，左手已被“摘星手”抓住。

摘星手冷哼一声，沉声喝道：“你给我躺下！”

蒙面人立感“肾俞穴”一麻，撒手丢剑，翻身栽倒。

摘星手不愧为北五省武林盟主，略一伸手，三个夜行人，但都称得起是武林一流高手，立即二死一伤！三人倒地，砰，嘭！巨响，三剑脱手，　，啷！震耳，倏时间惊动了附近的明桩暗卡，六七名劲装大汉已飞蹿至近前，一见是庄主亲自捉到刺客，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

“嘶！”摘星手一把将夜行人蒙面黑中扯下，看来人竟是一个廿余岁青年，并不认识，冷哼了一声，才待要问，眼光突然看到青年紧身夜行衣的左前襟上，绣着一只麒麟，立时脸色一沉，喝道：

“樊非！你是樊非手下？”

尚未等被擒青年答话，慕容庄主突然一抖手，把被擒青年摔给一边吓呆了的壮汉，叱道：“给我绑了！”

喝声甫落，慕容庄主双足一顿，身形平射而起，疾如鹰隼，划空而去。

原来前院已隐隐传来杀伐之声，显然有不少外敌侵入庄内，是以慕容庄主急驰而去……

几个劲装大汉，惊魂甫定，立刻把被擒青年，五花大绑捆了个结实，扛扛抬抬把那少年关进石牢之内。

展白正在石牢内呼吸吐纳，练习《锁骨销魂天佛卷》，已达浑然忘我之境，只感灵台清明，周身舒畅无比，一阵真气在体内畅通流转……忽听石门铁锁铿锵一响，“咚！”的一声，又从牢外掼进一个人来，在暗中展白张目一望，竟看得分外清楚。

“夜能视物了！”展白心头一阵狂喜……

原来展白运功抵抗银箫章士朋的“音魔箫法”时，正在紧要关头，突被慕容红一扰，差一点走火入魔。幸亏慕容红与他的热爱镜头，激怒了凌风公子，当胸打了他一掌，不但未使他受伤，反而把他体内的死脉震开了，使他

张口吐出腑内的淤血，内腑“ 任督 ”二脉打通，这“ 任督 ”二脉，乃是练武之人最难攻破的一关。阴差阳错，展白因祸得福，竟在一连串的折磨打击之下，把“ 任督 ”二脉打通，真乃天假奇缘。

固然，展白在无知之中，打通了练武之人艰难甚于一死的“ 任督 ”二脉，但他所经的却不是正途，如果他被凌风公子一掌震开死脉，如不即时活动一下周身筋骨，必致瘫痪，那他后半生的命运也就完了。偏偏慕容庄主适时好至，把他带回庄内，有了步行这一段路的距离，使他周身筋骨已活动开了，不致落成半身不遂的残废人。但仅是活动开筋骨，如不能接着获得休养调息，还是会落个气血虚弱的死症。巧不巧，慕容庄主把他挟回庄内，并未噜 他，只把他关进了石牢，正好让他适时得到了调息的机会。

可说是机缘凑巧到了极点，好像无意应该产生展白这么一位纯正善良的武林奇葩。一切加害于他的力量，反而成了助长他的力量。

展白这时调息过来，岂仅“ 黑夜能视物 ”的武功内力，亦不止增长了数倍。

不过他目前还不自知罢了，等到他自己知道的时候，恐怕他已经是天下无敌了。

这是以后的话了，暂且不表。且说，展白在黑暗的石牢中，又是黑夜，睁眼能够视物，心头一阵狂喜。他还不敢相信自己，先抬头望石牢铁窗外，天空的星斗，知道不是假，又用牙齿咬了自己的手指头，也证实了不是梦，望见被关进牢来的这位难友。

只见他穿了一身密扣紧身夜行衣，身上像扭股糖似的五花大绑捆了个结实，一张温玉似的俊美脸庞，生得眉清目秀，唇红齿白，好一表俊品人物。

展白不知为什么，一见他就好像有缘似的，一种说不出的亲切之感，油然而生，不禁冲着他呲牙一笑。谁知那人仰面向天，目光望着房顶，对展白理也不理。展白顿然醒悟，时值黑夜，牢房内又没有亮灯，自己能看到人家，恐怕人家不能看到自己呢！于是，发育道：“ 这位兄台，因何也被关进牢内？ ”

“ 谁？你是谁？ ”那人仰首侧望，目光茫然，显见他在黑暗中看不清牢内情形。

“ 我叫展白，朋友的高姓大名能否见告？ ”

那人听到展白自报姓名，想了一想，觉得江湖上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号人物，不由戒心放宽不少，长叹一声，说道：“ 已经做了阶下囚，还提名道姓做甚！朋友，老实对你说，我和你均已身陷龙潭虎穴，只有认命等死的份儿，还有什么可说的？唉！ ”说罢又长叹了一声。

展白微微一笑，说道：“ 生死有命，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只要我们所作所为，无愧于自己的良心，刀剑在前，又有什么可怕的？而且，我们还可以凭着自己聪明才智，奋斗求生！就算难免一死，我们能够在临死之前，多交一个朋友，不是也可以多得一点安慰吗？何况生死之交，患难之友，更是毕生难遇呢！ ”

那人听了展白这一大篇道理，觉得展白见解不凡，心头郁结抒散不少，随说道：“ 多承指教。在下樊素…… ”本来他名字“ 素 ”字下边还有一个字，但说了一半，想起隐情，立刻住口未说。展白却以为他就是“ 姓樊名素 ”，不加思索地接口道：“ 原来是樊素兄！待在下为樊兄松绑！ ”

说着，走来为樊素解下身上的五花大绑，那人估不到展白手脚未缚，等到展白手指触到他身上，他想躲闪已是力不从心。忽然脸孔一红，想起自己

素常何等心高气傲，如今，竟只有睁着眼任人摆布的份儿。心如刀攒，不由落下两滴泪来。

展白不知他的心情，为他解开绑缚，反见他落泪，随安慰道：“ 樊兄，些微挫折，何须烦恼！想孔圣人都有过陈蔡之危。 ”说着，又把自己一生中所受的屈辱折磨略讲了一些。樊素听展自言语诚恳，谦虚热情，内心对展白更增了几分好感。

但等到展白解开绳索，见他仍不能转动，发现他尚被点了穴道，要想为他推宫活穴时，樊素却无论如何不肯让展自动手。

展白见他争得满脸通红，心中虽感奇怪，但展白是个心地纯洁的青年，并未想到其他，见他至死不从，便用“ 凌空拂穴 ”手法，为樊素解开了穴道。

这“ 凌空拂穴 ”手法，也是展白从《锁骨销魂天佛卷》中，摸索练习得来的，展白只是按照书中所写施展，并不知这手法，施展出来多么惊世骇俗！樊素却暗暗心惊，想不到被摘星手关在牢内，还有这等身负绝世武功的武林高手。

就在此时，突见窗外火光一亮，接着人声鼎沸，杀声震耳……

第一三章　山庄夜战急

二人方一错愕，突听石牢门外“呃！呃！’两声喉鸣，似有人被点中穴道，接着铁门哗啷一声被打开，一条颀长人影在门前一晃，沉声喝道：“快走！”

展白眼光何等犀利，立刻看出来人是乱发飞蓬的雷大叔，但雷大叔在牢门口一闪即逝，展白无暇细想，一拉樊素，喝道：“走！”

“走”字出口，人已飞身掠出牢门，樊素随后紧跟出来，二人出得牢门，只见靠左一带厢房，火光冲天，火光照映下，刀光剑影，人影纷然交错，已有数十人捉对儿厮杀在一起！

“砰砰！嘭嘭！”金铁交鸣及掌拳相交之声，惊天动地，战况甚是激烈，尚不时传出负伤倒地之人的闷哼惨嗥，眼看着，断肢飞射，刀崩血现，令人触目心惊。

展白东察西看，却看不到雷大叔在何处？樊素一眼看到自己方面的人，死伤惨重，边战边退，渐呈不支现象！豹突山庄方面的人，却愈战愈勇，其中一个吵目道人更是勇不可当，身形电旋星飞，一双铁掌挥舞得风雨不透，掌风烈烈，疾啸生飙，可说是当者披靡。

樊素不知那眇目道人是何许人物，只见自己的二哥，“追风剑”樊杰，及奔牛山二义金氏弟兄，三人三支长剑，合战眇目道人，竟被眇目道人一双铁掌逼得滴溜溜乱转，如走马灯相仿，不但近身不得，而且险状百出。

正巧追风剑樊杰剑演“追风剑”绝招“疾风斩劲草”，身躯平射而出，手中剑化一道银芒，直向眇目道人后心“三焦”、“凤眼”、“神堂”三大重穴罩去。

眇目道人左手箕张，指尖微勾，猛抓金氏老大面门，右掌横立如刀，斜砍金氏老二“肩井”，一招二式，同时攻向二人，身手不凡，金氏弟兄立感一般巨大压力，迎面撞来，胸间气翻血涌，欲想招架，而举手乏力，堪堪就要伤在眇目道人掌指之下。

追风剑“疾风斩劲草”招式适时而至，寒森森的剑尖，眼看距眇目道人后心不及三寸：那眇目道人虽然双目已盲，背后却像长了眼睛一般，身形倏然一转，追风剑长剑落空，擦衣而过，眇目道人白果眼一翻，暴喝一声：“着！”电奔似地一掌向追风剑凌空平射的身形猛砍而下。

追风剑用劲太猛，本想一招结束吵日道人，设想到眇目道人“听风辨位”，耳朵比眼睛灵活，不但躲过他“追风剑”杀招，而且一掌砍来，疾啸破风，追风剑身形凌空，无法换式，暗叫一声：“吾命休矣！”

突见一条黑影电泻而至，半空中硬接了眇目道人一掌，“嘭”的一声大震，来人竟从眇目道人掌下，救了追风剑一命。

但来人却被眇目道人威大无匹的掌凤，凭空震飞两丈，那人身在半空连翻三个筋斗，才落足地上，但已踉跄数步，摇摇欲倒。

展白看得清楚，那救了追风剑一命的，正是跟自己站在一起的樊素。

追风剑死里逃生，身形直飘出一丈开外，才双脚落地，惊魂甫定，横剑当胸，瞠目四顾；樊素硬挡了眇目道人一掌，整条手臂却麻了，胸内气翻血涌，双脚踏地，勉强未倒，正在抿紧嘴唇，强压住冲到喉头的一口鲜血，星目涣散，俊美的脸上一片惨白。

“好小子！”眇目道人一声狂笑，叫道：“你们还有多少人？就一齐上

吧！让道爷一道送你们上西天！”

眇目道人嘴中说着，左手平胸挥出一掌，破空狂飙，卷向奔牛山二义及追风剑，右手高举过顶，摇了两摇，臂上骨节“ 咯！咯！”爆响，掌心立时变成靛青，泰山压顶一般，劲啸破空向樊素当头拍下。

显然眇目道人成心要把樊素一掌击毙，这一掌竟是全身功力所聚。

樊素大吃一惊，见眇目道人掌风如排空巨浪，迎头压下，威力竟广罩二丈以内，躲也无处可躲，无奈咬紧牙关，“ 霸王举鼎 ”，双掌以周身所有的力量向上迎去。

奔牛山二义及追风剑，被眇目道人左掌挥出罡风劲流，逼得惊呼急退；樊素硬接眇目道人一掌，内腑已经受伤不轻，怎再当，得起眇目道人全身功力所聚的一击？双拿以周身真力向上迎去，立感眇目道人掌势如千斤巨闸，当头压下，眼前一黑，再也忍不住冲到口边的鲜血，一张嘴“ 哇！”的一声，满嘴鲜血狂喷，人也往前栽倒。

“ 住手！打！”一声暴喝，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展白疾身扑至，“ 双撞掌 ”猛向眇目道人前胸推去。

眇目道人目不能视，但凭听觉，亦胜过有眼之人。展白声出招至，眇目道人白果眼一翻，脸上抹过狠毒杀机，显然他被多人围攻，已激起了满腔怒火，他恨之入骨。

因为他的双眼便是在多人“ 围攻 ”及“ 暗算 ”之下瞎掉的。但他凭着自己坚强的毅力，双眼全瞎之后，不但未把全身高强的武功丢下，反而更加刻苦修练，三十余年荒山野洞隐姓埋名的苦修，竟使他达到“ 以耳代目 ”，反比有眼睛之人，更加灵敏的地步，同时，三十余年的苦练，他的武功又不知增强了多少。他二次出山，江湖上苍海桑田，已经人事全非，围攻暗算他的人多已亡故，一二残余，也被他找到杀死，后来他被“ 摘星手 ’网罗在庄上，成为豹突山庄十大高手之一。

今晚，仇人大举来犯，眇目道人为报答慕容庄主知遇之恩，拼命力战，加之他武功又高，三五照面，即有数人伤在眇目道人掌下，樊门三杰的老二追风剑，在犯庄之人中算是有数的高手之一，一见眇目道人神态威猛，无人能挡，立即一挺长剑，“ 孤凤出巢 ”，攻战眇目道人。

但凭以三十六路“ 追风剑 ”闻名武林的追风剑，仍不是眇目道人的敌手，十数招下来，已是险状百出，长剑招式每每递出，即被眇目道人强劲掌风逼出圈外。奔牛山二义恐怕少庄主有失，一摆手中长剑，与追风剑攻战眇目道人。

眇目道人白果眼乱翻，厉啸声中，一双铁掌运转如飞，指点掌劈，强大的掌风劲流，排空驭云，激荡而出，一双赤掌，力战三大剑术名家，仍然稳占上风。

追风剑求胜心切，在渐处下风之际，冒险施出“ 追风剑 ”杀招“ 疾风斩劲草 ”，以图力挽劣势，当沙目道人掌指攻向金氏二义，后心门户洞开时，追风剑容身剑合一，猛袭眇目道人后心三大重穴；没想到眇目道人武功登峰造极，听风辨位，身形电旋，不但躲过追风剑凌厉杀招，且旋风般劈出一掌，追风剑立陷厄运，如果不是樊素适时赶至，接下眇目道人一掌，追风剑早已横尸在眇目道人铁掌之下。

可是，樊素硬接眇目道人一掌，内腑已经受伤，眇目道人最恨敌人以多为胜，见敌手越打越多，顿起杀机，暴怒之下，已把他震惊江湖的“ 罡吵黑

煞掌”施出。
沙目道人左掌平胸挥出，先逼退追风剑与奔牛山二义，右掌运尺了“罡眇黑煞掌”，猛向樊素当头拍下！樊素在救助追风剑时，硬接了眇目道人一掌，内腑已受伤不轻，怎能再当得起眇目道人“罡眇黑煞掌”的全力一击？樊素勉强举起双掌向上迎去，立感眇目道人掌力如泰山压顶直压下来，眼前一黑，胸内气翻血涌，再也支持不住，张口喷出一口鲜血，人也往前栽倒。
眇目道人掌势排空激荡，猛击而下，这一掌下去，樊素不被击成一滩肉酱才怪呢……
展白不知厉害，猛喝一声，双掌合身扑至，虽没有什么招式可言，《天佛卷》的佛门真力，却已运至十成！
“轰隆！”一声巨雷般暴响，展白双掌与眇目道人的掌力击实，劲流激射，回旋生风，砂石四飞，威势惊人！
“蹬蹬蹬……”展白被眇目过人“黑煞掌”力，震得猛退五六大步，双眼发黑，耳内雷鸣，心中暗道：“好大的掌力！”
岂不知，这是他受助于《天佛卷》的功效。若是在他未习《天佛卷》内功之前，眇目道人这一掌，焉有他的命在！
眇目道人身形乱晃，肥大道袍漫空飞扬，心中也暗暗吃惊：“这人掌力沉厚，隐含佛门降魔掌力，势威力猛，生平仅见！”
暴喝声中，追风剑、奔牛山二义，三支长剑如银虹经天，又齐向眇目道人攻去！
展白被眇目道人掌力震得有点头昏脑胀，立地片刻，才恢复神智，一眼看到委顿在地的樊素，面自如纸，口角泛血，又见追风剑、奔牛山二义，三支长剑已重新围着眇目道人打了起来，展白无心恋战，先救人要紧，从地上抱起樊素，纵起身形向黑暗之处驰去！
“小辈！你给我留下！”
暴喝声中，一条人影激射而至，半空中劈出一掌，破空锐啸，声势惊人。
展白手中抱着一个人，见来势凶猛，不敢硬接，急打“千斤坠”，身形疾泻落地，但来人身手矫捷，半空中一掌劈空，身形如飘风疾雨，修地一击，已临展白头顶上空，探出的手腕一沉，“云龙现爪”，变掌为抓，五指嘶嘶劲啸，猛向展白头顶抓下。
这身法招式，快逾电闪，而且来人这临空一抓，威力广罩二丈方圆地面，展白欲躲不能，欲架无力，何况他还不愿使双手抱住的樊素受到伤害。稍一迟疑，立感头顶五股疾风，刺肤生痛，迎头压下。
展白心中一惊，暗道：“不好……”
忽见又一条人影，来势更疾，从斜刺里射来，临空划了一个圆弧，半空中与扑向展白的人影相交，“啪”的一声轻响，两条人影迅如陨星疾落，分向两旁二丈开外落下地。
“雷震远！”落下地来的一条人影，竟是面色青白独臂秃顶老者，另外一条人影，正是乱发飞蓬的雷大叔。只见秃顶老者，面色气得惨白，怒目圆睁，瞪视着雷大叔说道：“难道你吃里扒外不成？”
“司马敬！”雷大叔乱发被夜风吹得纷飞幡扬，沉声叱道：“休得胡言！想我雷某是何等样人？”
展白一听，这独臂秃顶老者，竟是二十年前武林中闻名丧胆的“追魂铃”司马敬，心中不由一惊。

原来“追魂铃”司马敬，乃是西北道上有名的魔头，与“独脚飞魔李举”号称“塞外双残”，武功高不可测，行事乖僻，手段残酷，如被缠上誓死不休，不把对方杀戮殆尽，永不算完。江湖上不论黑白两道，对这两个魔头，莫不避若蛇蝎，无人敢惹。没想到也被慕容庄主收罗在庄上。

“那么，”追魂铃司马敬对雷大叔冷然说道：“为什么阻挡老夫擒拿庄上逃犯？”

“司马兄可能拿错了。”雷大叔说：“这少年乃是雷某一个晚辈，哪是什么逃犯？”

“嘿嘿嘿……”追魂铃司马敬一声冷笑，说道：“老夫与庄主亲自把他擒来，关在牢内，还会有假吗？雷震远你明是吃里扒外……”

“住口！”雷大叔乱发飞扬，双目如电，厉声叱道：“就算我雷震远吃里扒外，也轮不到你这秃鬼来说嘴！”

“雷疯子！”追魂铃司马敬最忌讳说到他的秃顶，见雷大叔骂他秃鬼，不由目闷凶光，阴狠说道：“别人怕你，我司马敬可不怕你！别以为你的，七十二路天佛掌’就天下无敌！叫老夫看来不值一顾！”

“不信你可以上来试试！”雷大叔双掌一立，傲然说道。

“好！老夫就领教领教你雷疯子的天佛绝学！”

追魂铃喝罢，独臂一探，身形电射而起，向雷大叔迎胸印来一掌！

掌风破空锐啸，劲流山涌，追魂铃掌力惊人。

雷大叔嘴角含笑，稳立如山，对着追魂铃威势强大的一掌视若无睹。

追魂铃强大掌风，恍如飞星陨石，眼看己击在雷大叔前胸之上，又突然变掌为抓，五指箕张，幻起漫天爪影，笼罩雷大叔胸腹之间致命要害，猛抓而下。

展白在一边看得心头狂震，像秃顶老者一只独臂，能施出这样威、猛、迅、捷、变化莫测的神奇招式，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雷大叔对追魂铃的奇奥格式，却从容不迫，依然稳立当场，直到漫天爪影已临近胸前，雷大叔才身形电旋而出，展白几乎没看清楚雷大叔是用什么身法，只觉眼前一花，雷大叔已脱出爪影之外，同时，见雷大叔右掌如刀，斜砍秃顶老者后脑“风府”重穴，左腿猛踢秃顶老者“尾椎”，一招二式，奇奥绝伦。

雷大叔见招打招，掌腿齐施，快如电光石火，攻敌之必救，展白初睹高手过招，心痒难熬，脑际中灵光闪烁……

秃顶老者身形一翻一弓，斜射出二丈开外，才躲过了雷大叔的一掌一腿，但已气得双目如欲喷火。

秃顶老者，更不答话，二次猛扑而上。

二人倏分又合，身法均是快得出奇，捂式更是精奥万分，只看得展白眼花缭乱，心头狂喜，把救人逃跑的事都忘于九霄云外去了，眼睛睁得滚圆，紧紧注视着二人的一招一式……

有道是：“能见高手过招，胜过从师三年。”展白心怀父仇，醉心习武，却从未遇到明师，但所学的不过是一般庄家把式，为了强壮筋骨倒可以，要想与武林高手一争长短，实在差得太远。

是雷大叔苦心孤诣，把他关闭在石洞，授以天下第一奇书《锁骨销魂天佛卷》，使其在暗中摸索，得窥正宗心法门径，练会了吐纳练气之术。又经过“银萧夺魂”音魔萧法的试炼，及凌风公子的无情打击，震开了周身奇经

八脉，但对于真正高手过招的奇奥变化，随机应变，仍然是一窍不通。

就是雷大叔与秃顶独臂老者“追魂铃”司马敬，均是当今武林一等一的高手，名列豹突山庄十大高手之列。二人内功修为均至炉火纯青之境，身负绝世武学高不可测，素常虽被慕容庄主一样的重视，一样的恩礼有加，但骨子里谁也不服谁。不过均是武林中身份地位极尊，无缘无由不会当面较量罢了。

因此，这二人一动上手，虽然同是豹突山庄方面的人，却比与敌人动手过招，更加狠毒，更加猛烈！

好在，夜犯慕容庄的仇家，人数不少，慕容庄主的武林高手及庄主本人，均在迎战来犯之敌，又加上来敌纵火烧庄，整个豹突山庄，杀声震耳，火光烛天，有百数十人捉对儿厮杀，雷大叔与追魂铃司马敬，自己人与自己人搏斗相打，竟未被人发现。

雷大叔与追魂铃司马敬，快攻快打，恍然间打了二十余个照面。

二人越打越快，越打越狠，招式更是云诡波谲，奇奥百出，身法迅逾飘风闪电，翻翻滚滚，掌风劲流激荡四射，波及两丈方圆范围，直打得砂石横飞，庭中花木枝叶四溅，声势好不惊人。

展白看得着了迷，双手抱着负伤昏迷的樊素，站在一旁，双眼一瞬不瞬地望住二人动手的一招一式，对眼前火光烛天、杀声盈耳的混战场面，竟恍如未见，更忘了自己身处何地。

“你好大胆！还不快走，等在这里干什么？”

一声低叱，响在展白耳侧，又觉得衣袖被人一拉，展白蓦然惊觉，回头见，一条娇小人影，已飞身掠向暗处。

展白这才想起自己身处龙潭虎穴，而且怀中还抱住一个负伤昏迷的新交，觉得警告自己的人似友非敌，心想先离开险地，为樊素医好伤势要紧，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当即纵起身形，随着那娇小黑影跑去。

在前奔跑黑影，对庄上路径似乎甚为熟悉，穿屋过廊，腾房越脊，专找黑暗无人之处跑去。而且其身法也甚快，不时伫下身形等候展白，到转弯拐角之处，更是暗打招呼，一直引展白到庄外，跑上一个密林丛生的小山上，才停下脚来。

展白目力已到夜能视物地步，一路跑来，早已看出在前引路的黑影，似是天真未凿的婉儿，如今，那黑影跑到小山顶上，立定脚步，展白定睛看去，夜凤习习吹得她衣袂飘举，秀发微扬，满天繁星之下，悄然立在小山坡上的不是婉儿还会是谁呢！

“你怀抱的是谁？”婉儿站定身形，等展白跑近，用手掠了一下被夜风吹乱了的鬓发，向展白问道。

“我新交的一位朋友，名叫樊素，”展白毫不隐瞒地说：“姑娘……”

“姓樊的？”婉儿打断展白的话。“那一定是我家的大仇人了，让我看是谁？”

微风扑面，婉儿嘴里说着话，人已棉絮随风般地飘到展白面前。同时，伸手向樊素面门抓去。

展白估不到婉儿身手竟也如此快捷，毫不亚于乃姊。

如今，这妹妹出手又是这么快，而且听她说樊素是她家大仇人，展白误以为婉儿想施杀手，来伤害昏迷不醒的樊素。展白与樊素虽是新友，却一见投缘，在牢中谈得甚是投机，他怕婉儿伤了樊素，同时，也是下意识的反应，

见婉儿探手抓来，身形一侧，向一旁闪去。

“嘶！”展白闪得快，婉儿的手来得也快，展白一闪，婉儿一抓，正好把樊素头上青巾抹额的武士巾抓落下来。

“咦！”

“呀！”

婉儿、展白同声惊呼，原来樊素头巾脱落，露出满头青丝，竟是一绝色少女，分明是女扮男装。

“哼！”婉儿一愣，瞬即小嘴一撇，粉脸现出妒意，冷哼一声，说道：“原来是个女的！我说你为什么舍死忘生，也要救她哩！”

“我……我不知道！”展白错愕地说：“真……不知他是女的……”

“不用装傻了！”妒嫉，乃女人天性，爱之愈深，妒之愈甚。婉儿虽是纯洁天真，心无点尘，但她既为女人，与女人生之俱来的妒嫉心还是有的。病榻上与展白一夕相对，她心之深处已暗暗爱上展白，如今展白舍死忘生所救援的竟是一绝色少女，而且抱在怀内爱护备至，婉儿心里立刻起了酸溜溜的感觉，不高兴地说道：“那么，现在你该知道了吧！”

言外之意，是要展白把樊素放下。

偏偏展白是个不懂女孩儿家心事的憨直青年，低头望了望昏迷在怀中的樊素，又抬头一眼望见，此山竟是雷大叔第一次带他来到的地方，自己曾住过的石洞就在前面，嘴中随即喃喃说道：“她负伤很重，我要给她疗伤。”

说罢，也不管婉儿站在一边撅着嘴不高兴，竟抱着樊素大踏步地向石洞中走去。

“你……”展白此举大出婉儿意外。见展白抱着怀中少女直向石洞中走去，脸色大变，抬起手来想阻拦，不知又想起什么，口中只说了一个“你”字，立刻噎住，怔了一怔，咬了咬下嘴唇，竟一跺脚恨恨地离去。

婉儿身形如一阵轻烟，消失在山腰密林里；展白一心关注樊素伤势，对婉儿的含怒离去并未留意。

展白把樊素抱进洞内，将她放在自己曾睡过的床上，伸手一探她的鼻息，已是微弱得可怜，离死不远了。

展白顾不得男女之嫌，先救人要紧。事实上，此际他也没想到男女之分，樊素己被秃顶老者掌力震得五脏离位，展白先为其五脏归还本来位置，然后双掌按在樊素命门穴上，为其推宫活穴。

《锁骨销魂天佛卷》果然旷世绝学，展白短短时间的揣摩，按照书上秘诀施为，不消片刻功夫，樊素竟呻吟出声，苏醒过来。

但展白初次为人运动疗伤，损耗真力甚巨，为樊素疗好伤势之后，已是疲乏劳累不堪。

樊素长吁一声，睁眼一片昏黑，任什么也看不到，竟不知自己身处何地。

恍惚中，她记得自己被眇目道人掌力震伤，火光中与自己同困牢中的少年救了她，往后便昏迷不醒了……

那么，自己现在是置身何地？她轻动了一下身体，又发觉胸腹间疼痛已失，似乎伤势也好了，又是谁为自己疗好伤势呢？……许多疑问，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洞中，使樊素想不通，几疑身在梦中。

等到她神智完全清醒，已证明自己不是在梦中，她又下意识地抚了一下自己额前的散发，才猛然忆起，自己易钗而弁，瞒着父亲跟着三位哥哥，率领庄上门客，来到“豹突山庄”，报复杀母之仇。自己伤势已好，还不赶速

离开，等到天色大亮，可就不好办了。
　　思及此处，急归之心油然而生，转侧四顾，虽没有让她发现身旁的展白，却让她看到洞口些微光亮。
　　原来展白正在按照《锁骨销魂天佛卷》所载，无上正宗心法，“返本归元”。而这“返本归元”大法，又是鼈着一口真气·在内腹消转“紫宫”而“丹田”，直达十二重楼，连呼吸之声皆无，是以身在咫尺，只因洞中黑暗，樊素并未发觉。
　　等到樊素发现洞口微光，爬起身来，摸索着向洞口走去时，展白己调息复元。说道：“樊兄……不！樊姑娘，你要到哪里去？”
　　昏黑之中，樊素突闻人言，吓了一跳。但微微一怔之后，又猛然朝洞外蹿去。
　　一个闺阁少女，纵然身负绝世武功，昏黑暗室之中，突闻人言，也生出畏惧逃避之心。
　　展白不知就里，耽心樊素伤势初愈，不能妄动真气，又怕她跑至洞外，遇到敌手无法应战，当即随着樊素身影，追出洞外。
　　月残星稀，山风习习，东方天际已现出鱼肚白，天色接近黎明了。
　　展白蹿出洞外，见樊素并未远走，站在山坡上，秀发随风微扬，玄色劲装衣角被风吹得折折作响，女身而男装，更显出一种妩媚英俊之态。
　　“哦！”樊素轻喟一声，脸寒似水，绝无半点女人忸怩之态，冷然说道：“原来是展兄相救！我这里谢过了。”说罢抱拳一揖。
　　展白想不到她会突然变得如此冷漠，见她道谢忙也还了一礼，说道：“樊……樊姑娘伤势初愈，不宜走动……”
　　樊素秀脸一扬，说道：“这个不劳挂怀。”说罢转身就走。
　　“姑娘慢走！”展白赶前两步唤道。
　　樊素猛然回身，目蓄怒光，说道：“是否展兄因为有恩于我，而有他求？”
　　这两句话说得冷峻已极。晨白闻言一愣！心中暗想：“我又没得罪你，怎么一时之间态度变得如此冷漠？……”
　　就在展自微然一愣之际，林荫深处嗖然跃出三条人影。
　　三条人影身法特快，才一晃身已跃至展白面前，清一色玄色劲装，三柄晶莹耀目长剑，剑尖斜指展白胸腹要穴，来势电疾，使展自无暇细想，已陷在三人剑式包围之下。
　　展白一打量三人，年龄均在二十岁至三十岁之间，一个个英挺俊拔，三双星目如六颗明亮的晨星，精芒如电盯视着自己，每个人眉目之间都泛起浓重杀机。
　　展白看这三人甚是眼生，只有站在当中的青年武士，像是昨夜在火光中力战眇目道人之人。由此展白料到这三人决不是“豹突山庄”上的人。
　　“大哥！”樊素却在一旁叫道：“他不是豹突山庄上的狗腿三人之中较年长的一个，皱了皱眉，向展白低叱道：“小子！师承何人？为何劫掠我的妹妹？趁早实话实说，免作冤死之鬼！”
　　展白一听，气不打一处来，自己拼着损耗真元，救人一命，反受到如此恐吓。想他本是性格高傲之人，怎会在威逼下低头！何况，在这种情况之下，更激起了他的傲性，对逼近胸前的三柄利剑，视若无睹，只向三个玄装侠士抛了一个卑视的眼色，撇了撇嘴，冷哼了一声，一言不发。
　　三人之中最年幼的一个，性子也最急，见到展白的傲然之色，早已不耐，

立时叫道："大哥，看这小子所穿衣服，分明仇人爪牙。何必跟他噜　！早解决他早赶路！"

嘴中说着，手腕向前一递，剑尖颤处，猛刺展白前胸。

原来展白身上穿的，还是绣有"豹突山庄"标识的黑缎披风。

剑尖锋刊无比，距离又近，少年侠士手腕微一吐劲，已刺破展白前襟。

展白前胸微感一痛，也是个猛劲，随手挥出一掌，向剑身压下。

"嘶！"一声微响，展白所穿一件绣豹披风，前襟被剑尖划破一道尺许长的口子，肤破皿流，所幸未伤到肋骨，那几乎贯胸而入的长剑，却已被展白掌力震开横移三尺。

少年侠士估不到年纪轻轻的展白，竟有如许浑厚掌力，而且硬敢以空手挡剑，使他虎口一热，长剑几乎脱手。

"小子！有点门道，再接这个！"

少年侠士暴喝声中，长剑反臂横削，一式"拨草寻蛇"，剑尖吞吐一片金芒，向展白拦腰斩至。

展白一掌震开前胸之剑，双手一分"拨云现日"，猛劈左右剑手前胸要害。

以长剑抵住展白左右两肋的两名侠士，不防展白赤掌空拳，在三柄利剑抵制之下尚敢反抗，展白蓦然出手，二人立感前胸如受重压，身不由己吸胸后退将及一丈。

这时候少年侠士第二次运剑向展白拦腰斩来，展白骤然发难逼迟三剑手，见少年侠士冷森森的剑锋第二次逼胸而至，展白双手左推右挡，以强劲掌风逼开少年侠士长剑，"进步撩阴"，飞起一腿，猛踢少年侠士下腹"丹田"。

少年侠士微一仰身，躲过展白一腿；展白却是以进为退，一腿逼退少年侠士，飘然疾退一丈开外。同时嘴里喝道："你等不知好歹，妄想以多为胜，在下失陪了！"蜇身欲走……

三名玄装侠士，乃镇江一带有名剑术名家，江湖道上提起"镇江樊氏三杰"，大江两岸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夜率领庄上门客前来豹突山庄寻仇，虽然放火烧庄，把武林中视为禁地的"豹突山庄"闹了个地覆天翻，但并没有讨了好处，弟兄三人率领二十三名一流高手，被豹突山庄方面的人围攻截杀，死伤惨重。眼看天将破晓，樊氏三杰明知恋战无益，这才呼哨退去。

但樊氏三杰的老二"追风剑"樊杰，苦战眇目道人时，见妹妹被一少年拐走，便告请大哥"戳情剑"樊俊，及三弟"摩云剑"樊英，来到庄后小山上寻找。

恰巧遇到他妹妹与展白在一起，弟兄三人均以身法快速、剑术高强称雄武林，一露面三剑交辉把展白制于剑下，但万也想不到展白能从三人剑下脱身而出。

樊氏一族与慕客一姓，原为通家之好。只因一次桃色纠纷，反目失和。又因为人言可畏，樊氏夫人竟含羞自尽，致使两家结下大仇，虽然樊大爷有心化解，想压下这件事，不再提起为死去的爱妻复仇，但他的儿女却永不忘怀这辱母杀母之恨，时思报复。

最近樊大爷因事离家南下，樊氏三杰兄弟姊妹四人趁父亲不在家，率领门下高手前来寻仇，没想到寡不敌众，仇未报成，反而闹了个铩羽而归。

如今，展白身穿"豹突山庄"标识外衣，弟兄三人杀机陡起，更没想到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年，竟能从他弟兄三人剑下逃脱。

展白飞身欲走之际，弟兄三人纷纷暴喝，一齐腾起身形，半空出招，三支长剑如三条贯日白虹，从三个不同的方向朝着展白迎头罩下。

展白初窥“天佛绝学”门径，虽然周身奇经八脉已被打通，稍假时日，或遇高手指点，不难达到超凡入圣之境。但究竟是欠缺经验，纵有一身高强内功，竟不知灵活运用，身形刚刚腾起，蓦见三条精芒耀目的剑影，夭娇如龙，幻成漫天剑幕，迎头罩下，立感冷森森的剑气，迎面压来。

耳际突听一声娇呼：“三位兄长，且慢！……”

第一四章　樊氏三剑

樊门三杰听到妹妹急呼，手中剑俱自顿了一顿。

展白在三剑夹攻危急之下，将心一横，“风打枯荷”、“豹隐南山”，一连奋力连击三掌。

此时，展白功力高出以前甚多，在情急拼命的情况下，奋力劈出三掌，竟然是威不可挡。

只见如排山倒海般的掌风劲流，破空而至，樊门三杰一万个也想不出，眼前毫不起眼的木讷少年，竟有如此高强的内家掌力，当即各自收势退身，挥剑自保。

樊门三杰各自飘身落于五尺之外，但三柄长剑仍自严守门户，对展白隐取包围之势。

“小子！果然有点门道，”老大“戳情剑”樊俊剑眉一轩，向展白沉声叱道：“我说你小子怎么敢这样狂呢？”

樊氏三剑的老三“摩云剑”樊英嘿嘿一阵冷笑，剑尖一指展白眉心，说道：“但你小子要想在樊家三剑逃出活命，那你小子算是梦想！”

展白尚未答言，樊素鸾（樊素鸾易钗而弁，在石牢中跟展白互通姓名时，脱口说出“樊素”，尚有一个“鸾”字，及时忍住口边未说出来。）已赶至近前，用手掠了一下被风吹乱的鬓发，娇声说道：“三位兄弟，他……展小侠在石牢中助我脱险，并且，他……刚才曾为我疗伤……”

樊素鸾虽是女儿身，但素有男子气概，不知为何忽然在言词之间，竟有点吞吐忸怩之态。

樊氏三剑晃目看了妹妹一眼，脸上流露一股似乎不信、却又不得不信的神情。老大“戳情剑”樊俊问道：“此话是真？”

“戳情剑”出了名的冷酷寡情，他眼睛望着展白，此话不知是向展白发问，还是向他的胞妹发问。

展白热心救人，没想到竟惹来了一顿闲气。不过，他近来遇到不近情理的事太多了。所以仍自强行忍隐着，站立当场，一言不发。

“大哥！”樊素鸾却幽幽地说道：“你以为妹妹会说谎吗？”

樊氏三剑虽未回头，仍然狠狠地注视展白，但耳中听到妹妹这充满了幽怨的声调，也知道事情不会有假，而且，老大“戳情剑”，也体会到刚才自己的多疑，可能严重地伤害了妹妹的自尊心。

“戳情剑”樊俊虽然个性孤僻，冷傲寡情，但对他这唯一的胞妹，却是爱护备至，一听到妹妹幽怨的声音，立刻将手中剑一横，收势回身，说道：“既然是真，那么，就放过他了！”

樊氏二剑，听到大哥这样一说，也俱自收剑撤招。“戳情剑”跟着轻喝了一声：“走！”

三剑一鸾，随即腾身向小山下纵去……

展白看到此种情形，心中感慨万千。暗想：自己真是时乖命蹇，所遇到的尽是些不可理喻之人，好心好意救助人家，反倒惹来一肚子闲气。

但看到樊素鸾娇娜身影，秀发随风飘扬，跟着她三位兄长飘然离去之际，心中不免又生起一股怅惘难舍之情。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觉得在石牢中与樊素鸾相谈甚是投机，虽然那时不知她是易钗而弁，但依恋地竟不愿与她分离。因此，见她走了，一时之间，心神远行，怔在那儿……

甚至他连樊氏三剑的无理之言，也忘了置辩；可是就在他一怔之间，三剑一鸾身形驰出未远，忽听数丈之外寒林中一声冷哼，一个阴沉的语声传来。

“走？没有那么容易，‘豹突山庄，岂是尔等要来便来、要走便走的地方？”

随着阴沉语声，风声竦然，在四周密林之中，人影晃动，一连闯出数十人之多！

这数十武林人物，提刀挚杖，蜂拥而至，正好阻住三剑一鸾的去路。

三剑一鸾，收步停身，横剑当胸，举目四顾，脸上俱自闪过一丝惊惶神色；但迅即三剑斜举，摆开门户，把徒手的樊素鸾维护在中心，看样子是情急不惜以死力战！

展白举目一看，从寒林中现身出来的一群人，不由热血沸腾，双眼几乎冒出火来……

原来，这群武林人物之中，当先一人，身高休健，一袭高贵无比的绸袍，红润的颜面，漆黑的头发如黑缎般光亮，两鬓却有数根星星白发，虎目蚕眉，狮鼻阔口，双眼神光逼人，真是仪态森严，令人望之生威。来人非他，正是那“豹突山庄”庄主、中原武林无人敢轻攫其锋的“摘星手”慕容涵。

其实展白并不认识这势可盖天的“摘星手”，只是“摘星手·身御的那件华贵的绸袍，其质料竟跟展白的父亲临死之前交给展白遗物之中的那方褪了色的丝绸一般无二，这是使他心情激动的最太原因。

展白并不确知这“摘星手”慕容涵，便是他的杀父仇人。但，这袭世上很少见的高贵绸袍，却是他追查杀父仇人姓名的唯一线索。

展白见到“摘星手”所穿的那袭绸袍，在初升朝阳的映照下闪闪发光。陡然忆起父亲临死之前的惨状，又想起自己保镖出来，遇到“燕云五霸天”劫镖，安乐公子仗义相助，“第一神偷追风无影”华清泉抢剑，逼问自己“无情碧剑”的来源，自己把父亲遗物显出来，“神偷无影”突然横剑自刎……这一切的一切，忽然之间，都涌现在展白的眼帘……

但，就在展白瞠然发怔、脑海中思绪电转星飞之际，那边威震武林的“摘星手”慕容涵，已经向三剑一鸾喝问道：“大胆小辈！竟敢夜犯‘豹突山庄，，还不弃剑受缚？难道还要等本庄主下令动手吗？”

“老贼！”戳情剑樊俊怒叱道：“用不着耀武扬威！不过是倚仗尔等人多，樊氏三杰既敢来就不怕，有什么本领使出来好了！”

“戳情剑”这几句话分明是色厉内荏，“摘星手”慕容涵微微一笑，说道：“小辈！死在眼前，尚敢大言不惭，假如尔等弃剑就缚，那么本庄主看在以往和你父亲的交情上，还可放给尔等一条生路，如若不然，哼！”

“摘星手”慕容涵说至此处，冷哼了一声，二目神光暴射，这慕容庄主本就像貌威严，不怒而威，如今一发怒，更使人不寒而栗。

“这小孤山就是尔等葬身之地！”

“摘星手”此话出口，杀气逼人。

樊氏三剑一鸾素知“摘星手”言出必行，令出如山。如今，看到“摘星手”虎目放光，脸上布满煞气，又见站在“摘星手”身后的“豹突山庄”十大高手，以及数十个门下食客，个个杀气腾腾，狞眉立目狠瞪着他们四人，便知绝难讨不了好去，说不定便要横尸当场，心中不免掠过一丝寒意。

但，想到樊家在武林中的门阀地位，樊家的主母——也就是自己的母亲，受到慕容庄的侮蔑而含辱自杀的耻辱，不禁热血上冲，早把生死置之度外，

怒声叱道：“ 废话少说！有本领把你家小太爷拿下就是了！”

“ 摘星手 ” 面孔一沉，再不发言，手势向前一摆，风声飒然，站在 “ 摘星手 ” 身后的十大高手，竟有五六人一齐晃身越众而出！

“ 豹突山庄 ” 十大高手，在武林中俱都是独霸一方的顶尖高手，随便举出任何一人，都是在江湖上叫得响的人物，认为有自己在庄上，无人再敢侵犯 “ 豹突山庄 ”。如今，一夜之间，被人大举侵犯，而且纵火焚庄，他们十人均认为这是个人的奇耻大辱，因此，一见庄主示意，立刻抢先而出，但，凭各人在武林中的身份地位，却不好意思合手围攻，首先 “ 银萧夺魂 ” 章士鹏一抱拳，向其他数人言道：“ 诸位贤弟！老哥哥卖个老，这第一仗就让给老哥哥吧！”

说罢，从袖口内抽出银光灿烂的烂银萧，就想上前动手。

看这一身华服，面白无须，俨如中年贵绅的 “ 银萧夺魂 ”，对着五六个秃发鹤颜年至耋耋的武林高手，自称老哥哥，可知他一定要比那五六个老人年纪更大，但外表上却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来。

突然，一个眇目道人，翻着一双白果眼，豪笑一声，说道：“ 章兄的 ‘ 夺魂萧法 ’ 天下驰名，对付几个鼠辈，哪还值得章兄出手，我看这第一仗，还是让给我这瞎老道吧！”

可是，还未等眇目道人出手，另一独臂秃顶老者叫道：“ 道兄也请憩一会，由老夫先上第一阵！”

独臂秃顶老者，正是“ 追魂铃 ” 司马敬，只见他声出招至，独臂一抡“ 横扫千军 ”，掌缘挂起一股尖啸劲风，猛向三剑一鸾停身之处劈去。

樊素鸾游身回掌，从二哥 “ 追风剑 ” 肋下，遥攻两掌；“ 追风剑 ” 长剑舞起一面剑墙，来挡 “ 追风剑魂铃 ” 强大掌风；“ 戳情剑 ” 与 “ 摩云剑 ”，却身形游走，两柄精芒长剑，犹如灵蛇出洞，一左一右，分向 “ 追魂铃 ” 两侧攻至！

三剑一鸾同时出招应敌，配合得竟是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原来这三剑双掌，正是樊家剑拳阵式中闻名的“ 混元三才阵 ”，三剑一鸾平日演练有素，如今被逼施展，威力竟自不小。

“ 追魂铃 ” 司马敬，为西北道上有名的高手，武功高不可测，性情又残暴无比，与 “ 独脚飞魔 ” 李举，合称为 “ 塞外双残 ”。如今，当着庄主与十大高手之面，抢先出手，原想在人前露脸，设想到大意轻敌，眼前四个后生晚辈，合起手来竟有这等奥妙招式。

“ 追魂铃 ” 司马敬，一掌劈出，立感自己掌力如石沉大海。同时，两道冷森剑芒，已挟着劲气向自己左右西方刺来，便知不好。好在他临战经验丰富，见势不妙，当即挫身蹬腿，身形倒跌一丈，方才躲过了左右双方二剑的杀招！

“ 追魂铃 ” 司马敬气得残眉倒立，怪目圆睁，“ 叮咚 ” 一声，从怀中掏出一个黄澄澄的铜铃。

这铜铃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圆口木柄，就如走江湖郎中卖药所用的铜铃差不多，不过稍为大一号而已。但司马敬把这铜铃擎在手中，举铃过肩，“ 叮铃！叮铃！” 用手一摇，声声脆响，竟是鸣金击玉，震耳欲裂，闻之令人心颤神摇！

并见许多武林高手，纷纷后退，显见这小小铜铃必有惊人之处，再看他外号叫 “ 追魂铃 ”，便可知这小小铜铃，决不简单。

樊氏三剑一见司马敬取出铜铃，头脑中极快的想起一个人来，不由陡然色变！

但司马敬一震手中“追魂铃”，“叮铃铃！”一串褫魂夺魄的锐音，随着电射似的身影，已扑向三剑一鸾！

樊氏三剑惊惧之中，剑演“三星在户”，三柄长剑，并排一线，剑尖抖颤之处，幻成三朵银星，齐向“追魂铃”迎来。

樊素鸾不知“追魂铃”的厉害，在三位兄长三剑齐出之际，为了配合“三才剑阵”之变化，平胸推出两掌，名为“剑林玉蝶”，粉白掌心，真如两只玉蝶在三剑交辉中拍出，直取司马敬心腹要害。

司马敬半空中一声长啸，身形电射，手中“追魂铃”化为一环金芒，“叮！叮！叮！”三声脆响，火花四射，竟把樊氏三剑的三柄长剑同时荡开，樊氏三剑一路踉跄，从斜刺里冲出五六步去，才拿桩站稳，但三个人已是俊面泛白，双眼神光涣散。

说时迟，那时快。三剑被司马敬“追魂铃”荡开，司马敬身形并未落地，“哈哈哈……”手腕震处，铃锤在铃碗内一阵搅动，尖音盈耳，猛向樊素鸾面门压下。

樊素鸾心神被“追魂”铃音震散，一双玉掌的力道已不知投向何方，只觉心悸神摇，一圈一圈的黄色光影，犹如阳光日轮，迎面压来；一波一波的锐音，搅乱神智，充盈满耳，只感到周身发软，头昏目眩，心知不好，“哎呀！”一声娇呼，仰面向后倒去。

司马敬的“追魂铃”，果然厉害，只一招“褫魂夺魄”，便破了三剑一鸾的“混元三才剑”阵，而且，樊素鸾眼看便将伤在“追魂铃”下。

陡听一声暴喝：“住于！”掌风山涌，铃音“嗡”然狂鸣。

司马敬倒飞两丈开外，面前人影一晃，当场已多了一个纯朴木讷的少年。

这纯朴少年一现身，不少人惊呼出声：“噫！是他！’

原来这纯朴少年，正是展白。

展白自从发现慕容庄主“摘星手”，所御华贵绸袍质料，竟与他父亲遗物之中那方丝绸相同，周身热血沸腾，一时之间竟使他怔在那里，对眼前的激烈打斗都置若罔闻。

忽然“追魂铃”的铃声，将他从沉思迷惘中惊醒，抬头一看，正好看到司马敬荡开三柄长剑，樊素鸾危在顷刻之间。

展白生就侠骨义肠，见死岂有不救之理。何况，樊素鸾还是他心目中的知己呢。

此时，他看到樊素鸾命在垂危，早把受了她三位兄长一肚子闲气的事给忘了，只觉得救人要紧。而且他也没有考虑自己能否胜过“追魂铃”，可说是“只见一义，不见生死”，何况是救自己的知己朋友，那简直是义不容辞。

展白也是急劲，大喝一声“住手！”人已腾空而起，半空中将真力运至十成，双掌凭空推出。

司马敬把成名的兵器“追魂铃”施出，眼看一招得手，突感劲风山涌，扑面而至，司马敬暗吃一惊，不愿伤敌，晃身跃出二丈开外。

司马敬晃身跃出圈外，原以为是又来了什么武林高手。待定睛一看，竟是那使自己与雷疯子引起误会的少年，不由得又惊又怒。

怒的是自己与人搏斗，竟有人敢半路插手，惊的是，这看不起眼的少年，竟有这般雄厚的掌力，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小子！”司马敬怒叱一声，冷森说道：“听说你是雷震远的晚辈，为什么三番五次跟本庄作对？”

展白在人群中看了看，并不见雷大叔同来。他虽然木讷诚实，但也听出来司马敬话中之意，是想嫁祸江东。展白不善诳语，要想说不认识雷大叔，雷大叔却对他恩重如山，曾两次救他脱险，又将《天佛卷》传授于他；要想承认雷大叔的后辈，那雷大叔存身“豹突山庄”，而且与庄上屡屡作对，必给雷大叔招来解释不清的麻烦，因此，他睁着两个明亮的大眼睛，望望这一个又望望那一个，一时之间，竟答不出话来。

樊氏三剑踉跄站定，横剑当胸，惊惶回顾，见又是那少年救了自己妹妹，脸上闪过一丝惭愧神色。

樊素鸾惊魂甫定，用一双明如秋水的秀目，注定展白，粉脸泛自，不知心中是何滋味……

“摘星手”皱了皱眉……

“小友艺业不凡！”“银萧夺魂”章士鹏越众而出，向展白一笑，说道：“不知是何人门下？姓甚名谁，可否告知老夫？”

展白尚未答言，突闻一声厉吼：“章兄，何必多费唇舌！先把小辈拿下，还怕他有什么实话不肯说吗？”

发话之人，身法好快，只见恍如一缕黑烟，声落人到，身在半空，屈指如钩，猛向展白右臂“经渠”重穴抓来。

展白突感眼前一黑，来人指未到，右臂肌肤先感一阵寒风刺骨，知道来人武功高强，不敢硬接，甩臂塌肩，就势左手劈出一掌。

来人哈哈一笑，喝声：“你给我躺下！”身形临空电转，倏然又欺近展白左侧，左手伸出，疾扣晨白打出的左掌手腕。

来人招式奇诡神速，变化莫测，展白赶紧收掌退身，脚下一错，横跨五尺，几乎左腕右臂被来人抓住。就这样，展白左腕慢了一点，仍被来人指风扫中，只觉左腕奇寒，骨痛如折，连半边身子都麻了。展白大吃一惊，举目一看，来人竟是一个虬面铜须、无比狞恶的独腿老头。

这面貌狞恶的独腿老魔，正是与“追魂铃”司马敬齐名，在西北道上，人称为“塞外双残”的“独脚飞魔”李举。此老性格残暴，鬼诈百出。在庄主身后看到展白竟能把自己的老友“追魂铃”一掌震出圈外，当时也是一怔。

但他可不像别人，看到出乎意料的事，便惊愕纳罕，纷纷猜测这不起眼少年的来历出身：他却一眼便看出门道，眼前少年只是内力雄厚，并没有什么出奇的手法。因此，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想以自己成名江湖的独门手法“闪电追风擒拿手”，去制服少年。

老怪物想到就做，在“银萧寺魂”章士鹏出面与展白答话的当儿，暴喝一声，身形电射而起，半空中一式“金豹露瓜，猛向展白“经渠”重穴抓去。

展白甩腿出掌，“独脚飞魔”，单腿一点地面，左手倏伸，闪电般又施出一招“分猿裂虎”。

“独脚飞魔”两招连环而出，十拿九稳，认为眼前少年再也无法脱逃，因此，口中并喝了声：“你给我躺下！”

万也想不到眼前少年看似迟钝，动作却灵快无比，仍能轻易闪过。“独脚飞魔”豪气大发，“卸关点元”、“断筋截脉”、“饿鬼攫魂”，指掌兼施，一连攻出三大杀招。

别看老怪物只有一条腿，身法真是奇快无比，要不他怎么叫“独脚飞魔”

呢！尤其他这擒拿手法，名为“闪电追风”，施展出来真如飓风闪电一般，快速绝伦，而且出手奇奥无比。

“独脚飞魔”这种奇爽擒拿手法，就是一般武林高手看来，都觉眼花缭乱，可是，这看不起眼的纯朴少年，却能不慌不忙，一一躲过。

众人无不暗暗称奇，因为在“独脚飞魔”奇奥的擒拿手闪电般连环攻击之下，那纯朴少年在指风掌影之下，只是微一闪身，略一挫步，便能把看来险极的杀招躲过，但看他那份愣愣怔怔的样子，分明不是用什么奇奥身法躲过的，而只是临机应变之招式及身法，才躲开他的一击。

尤其那少年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全神注视着“独脚飞魔”出招变招的手法，对于躲招还手的事反好像不大肯意，看样子就如同师父给徒弟喂招的情形差不多，徒弟用的招式都是师父教的，再快也打不到师父身上，而师父用不着存心躲闪，便可躲开徒弟的招式，所以用不着防备徒弟怎么打，只是注意徒弟出招变招的手法步位对不对就是了。

这样看来，眼前这不起跟的少年，岂不是比享名武林数十年的“独脚飞魔”李举的武功，还要高吗？这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因此，当场那么多武林顶尖高手，竟都发起呆来，全神贯注地望着场中二人动手……“独脚飞魔”李举，比别人更加吃惊，一边动着手，一边心中电转，暗想：“真是碰到鬼了！凭老夫独霸武林的擒拿手法，竟不能制住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年？这个面子可算丢大了！”

“独脚飞魔”这样想着，手底下可就更加狠毒，施出手法，招招均可致命。事实上，展白能够及时躲过“独脚飞魔”凌厉杀手，完全是下意识的反应，心中·点也不知其中奥妙。

当然，这要归功于展白当初在基本功夫上下过苦功，同时，展白默习《锁骨销魂天佛卷》上正宗心法，内功大增，耳聪目敏超于常人，又加上他无心中被打通周身奇经八脉，反应特快，心随意动，意在神先，故能在“独脚飞魔”闪电凌厉攻势之下，仍能见招躲招，见式躲式，一一躲开。

不过，展白却忘记攻击了。他一边晃肩错身，随着“独脚飞魔”的凌厉招式，闪，展，腾，挪；一边瞪大了眼睛注意“独脚飞魔”的奇妙杀手，谁说他傻？他竟在动手相搏之间，跟敌人学习起巧妙招式来了。就这样，“独脚飞魔”毫不知情中让展白偷学了招式，老怪物还不自知，快攻快打，晃眼之间，攻出了二三十招。

第一五章 “ 神驴铁胆 ”

眼前那么多武林高手，虽然都是走南闯北，经多识广，但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打法，因此……

一个个目不转睛望着二人动手相搏，好像看热闹一般，竟忘了这是一场以性命为赌的生死搏斗。

但是“ 追魂铃 ”司马敬的确是称得上老奸巨滑，他在众多高手之中抢先出手，眼看一招“ 褫魂夺魄 ”，即将慑服三剑一鸾，突然半路一个傻小子，一掌竟将他逼退，这无异在人前使他栽了一个大筋斗，老怪物在西北道上成名多年，从来无人敢惹，哪里忍得下这个折辱？

因此，在别人出神地望着“ 独脚飞魔 ”与展白舍命相扑之际，他却在心中暗汀挽回颜面的主意。

以“ 追魂铃，在江湖上的名望地位，当然不好意思与“ 独脚飞魔 ”合战展白，又看到展白与“ 独脚飞魔 ”竟缠斗了二三十招，仍然不分胜负插不进手去，便抡目四顾，看到“ 三剑一鸾 ”呆站在一边，四双眼睛瞪了个滚圆，面露惊诧之色，一齐注视着展白力战“ 独脚飞魔 ”，似乎是连置身何地都忘了。

“ 追魂铃 ”心想：“ 何不趁此机会，先把四个小辈收拾了·回头再设法处理那傻小子！ ”

“ 追魂铃 ”主意已定，缓步欺近三剑一鸾身前，嘿嘿一阵冷笑，沉喝道：“ 你们四个鼠辈，还要等我老人家费事吗？ ”

说着“ 叮叮叮！ ”一震手中“ 追魂铃 ”，脆音震耳。

三剑陡然一惊，立刻转过脸来，一看是“ 追魂铃 ”，不自禁地各自提起长剑，又见司马敬两截断眉耸立，一双怪目圆翻。

独臂高举“ 追魂铃 ”，样子好像凶神恶鬼一般，不由各自心中打了个冷颤，俱各后退了一步。

但樊素鸾一双明眸仍然盯着展白，对司马敬步到身边恍如未见。

司马敬却不管这些，陡然一震手中“ 追魂铃 ”，口中“ 哇！ ”的一声闷吼，作势欲扑。

“ 樊氏三剑 ”面上一惊，被吓得又各自后退一步。

但司马敬却并未出手，只是虚声恐吓，见“ 樊氏三剑 ”被吓得那个样子，不由仰脸哈哈一阵狂笑，神态得意已极。

“ 樊氏三剑 ”见自己被老怪物如此戏弄，不由又羞又怒，想起自己弟兄三人以及父亲在武林中的名望地位，如今竟彼人如此戏弄。

俱各愤怒填膺，弟兄三人一使眼色，趁着“ 追魂铃 ”仰天发笑的当儿。

三剑齐出，猛袭“ 追魂铃 ”喉下“ 璇玑 ”、胸前“ 三阳 ”、下腹“ 气海 ”三大要穴！

镇江“ 樊氏三剑 ”，以家传“ 追风剑法 ”称雄武林，剑招神奇快速是其特长，尤其他弟兄三人合起手来“ 三剑交辉 ”。

当今武林很少有人能够抵挡他弟兄三人心与神会，动作默契，三支冷森长剑，分进合击，同时攻向司马敬上中下三盘要害。

“ 小辈！尔是找死！ ”

司马敬暴喝一声，晃肩抬腿，躲过上、下两剑，独臂一抡手中“追魂铃 ”，“ 叮！ ”一声金铁交鸣……

老二“追风剑”樊杰被震得一路踉跄，直冲出五六步去，身形兀未站稳，并觉得虎口如被火烧，长剑几乎脱手。

司马敬哈哈狂笑声中。

“追魂铃”摇起一串震慑心魂的锐音，跟踪而至，猛砸踉跄欲倒的“追风剑”后脑。

眼见“追风剑”就要死在“追魂铃”下。

樊素鸾蓦然回首，看到二哥危在旦夕，一声惊呼，奋不顾身，扬起一双玉掌，猛向“追魂铃”扑来。

同时“戳情剑”樊俊，与“摩云剑”樊英，看到老二失招遇险，大喝一声，两支长剑，一指司马敬左肋，一指司马敬后心，同时攻到。

司马敬“追魂铃”向下一按，“追风剑”闷哼一声，多亏他百忙中低头，躲过了要害，被司马敬“追魂铃”按在右肩之上，樊杰只觉右肩如受千斤重锤，痛彻心腑，一头栽倒在地，直滚出老远……

“叮！叮！”两声脆响，司马敬铃伤“迫风剑”后及时回手，荡开了身后袭来的两柄长剑。

“戳情剑”与“摩云剑”，兄弟二人被“追魂铃”震得身形乱晃……

司马敬身形如飓风闪电，铃伤樊氏三剑之老二，反手摇铃，震开三剑中老大、老三身后袭来的两支长剑，身形毫不滞留，就地一旋，避开樊素鸾的双掌，“追魂铃”抡起一环金芒。

“叮叮叮……”锐音盈耳，猛向樊素鸾酥胸上砸来。

司马敬不愧是西北道上一大高手，力敌四人，招式连环而出，浑如一气呵成。

樊素鸾武功不及三兄，她三个哥哥合起手来，还挡不住“追魂铃”的全力一击，如今她两个哥哥被震退，一个哥哥被打伤，对司马敬威猛绝伦、迅逾飓风闪电的招式更加无法招架。

她双掌落空，立感面前一花，劲风压体，“追魂铃”挟着震慑人心的锐音，如泰山压顶般向着自己胸前罩来，不由粉脸惨白，娇呼出声……

突然，远处传来一声沉喝，声音虽然不大，却如水银泻地，一个字一个字很清晰地灌进司马敬耳中：“司马小儿！胆敢逞凶杀人？还不给我住手！”

司马敬闻声心惊，倏然收手停身，扭头一看……

“托！托！托！……”

一个庞大身影跌跌撞撞冲近司马敬身前，司马敬急用“追魂铃”一挡，把那人挡住，定睛一看，原来是他自己的老搭档“独脚飞魔”李举。

这一来可把“追魂铃”司马敬给弄傻了，再一看“独脚飞魔”脸色惨白，牙关紧咬，看样子竟似受了极重的内伤。

“莫非我这伙伴，竟被那不脱乳臭的少年打败了？”

司马敬心中吃惊，抬头一看，展白正站立在那里，一双明澈的大眼睛望着他炯炯放光，这眼光使司马敬吃了一惊，此时他才算看出来，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少年，内功竟是精湛无比，若不然不会有这种充足的眼神。不过，要说凭他这点年纪，能把成名多年的“独脚飞魔”打败，这是司马敬无论如何不会相信的。

事实上，这横行西北道上无人敢惹的武林顶尖人物“独脚飞魔”李举，还真是被展白一掌震伤的。

原来展白醉心“独脚飞魔”的招式奇奥，触发了见习武功的浓厚兴趣，

动手中间，只顾贪看“独脚飞魔”的一招一式，施法步位，反而把与敌人搏斗、出招伤敌的事给忘了。

一味随着“独脚飞魔”转，瞪大眼睛看着“独脚飞魔”发招变招，“独脚飞魔”怎会知道展白是在向他偷学武功？但展白跟他这种打法，却是他闯荡江湖四五十年来从未遇到的怪事。

老怪物见展白只是不还手，而自己连施杀招，竟被这少年傻傻呵呵地躲过了，不由越打心中越感奇怪。老怪物江湖经验固然老到，但一时也不明白展白用意。后来动手的时间一长，可就看出来，面前少年只注定他出手发招，分明是偷习他的手法招式。

“独脚飞魔”心中暗道：“小子！倒跑到我老人家面前来捡便宜了！哼！哼！我要不给你小子一个厉害，还让你小子把我老人家当冤大头呢！”

“独脚飞魔”思至此处，“开门见山”，双掌向展白面门接来。

因是近身搏斗，“独脚飞魔”双掌奇快无比，展白晃肩急躲，险些被老魔双掌按在面门之上。

掌缘劲风，把展白左颊扫得生痛，展白微然一愕，岂不知这一招还是老魔的虚招，就在展自晃肩向左，老魔身形一旋，真比闪电还疾，单掌挂风，猛扣展白左耳根“藏血”重穴。

这一招变化得突然而快速，展白几乎无法躲过，百忙中缩颈藏头……

“哈哈哈……”独脚飞魔咧嘴一笑，喝道：“小子，躺……”

“下”字尚未出口，独脚飞魔右掌掌立如刀，猛向展白前胸按至。

不但是“独脚飞魔’本人，就连那么多的武林高手，也看得很清楚，眼前少年，定然无法再躲过这一掌。

展白心头一栗，才一低头，“呼”的一声，上盘一掌擦顶而过，当胸一掌，紧跟着狂啸而至。

展白也是急劲，百忙中双掌一封，《天佛卷》的绝学无心之中让他用对了，正是一招“佛祖参禅”。“嘭”的一声大震，展白身形晃了两晃，竟把横行西北的“独脚飞魔”，震退了六、七大步开外。

因“独脚飞魔’只有一条独腿，老魔生性怪癖，虽是独腿，既不用拐也不用杖，行走是以独腿点地向前跳跃。

因此，被展白双掌一封震退出去，独腿竟收脚不住，一直退至司马敬身边，才被司马敬一掌追鬼铃挡住。

当着这么多武林高手，尤其是在庄主面前，“独腿飞魔”脸上如何能挂得住，暴吼一声，情急想跟展白拼命……

“追鬼铃”却横臂把他拦住，眼向十丈余外密林之处望去，脸色惨变，满是惊恐之色。

“独脚飞魔’不由自主地也随着司马敬的目光望去，只见在密林中走出一个骑着毛驴的丝帛贩子。

这丝帛贩子年纪很老了，自发自眉，额下留着一撮雪白的山羊胡子，看样子足有八九十岁，瘦小枯干，脸上皱纹很深，但双目神光充足，开阖之间精芒慑人。

他身穿白纺绸裤褂，缎鞋白袜，裤腿扎着藕荷色丝带，苍苍白发在脑后用红绳扎了一个小辫子。

稳坐在小毛驴上，毛驴背上驮着十数匹绸缎，他手挥小皮鞭，嘴里“得儿！得儿！……”催骑快走。

可是那小毛驴就是不肯向前走，而且四蹄抢地向后倒挣着，也许是它见到山坡上人多陌生，老头催得急了，竟“呜……哇！呜……哇！”嘶喊起来。

别看这小毛驴身形奇小，比大一点的狗大不了许多，但叫起来嗓门还真大，只震得四野轰鸣。

“畜牲！你见了人多就害怕是不是？”丝帛贩子在驴上喝道：“但我老人家还有急事，不快走可就赶不上了。”

说着，扬起小皮鞭在小毛驴的后腿上，“劈劈！拍拍！”一阵乱抽……

这年老的丝帛贩子一露面，“塞外双残”，那西北道上两大顶尖高手，竟是颜色惨变，脸上流露出惊恐已极的神态……

“追魂铃”吓得额上渗出冷汗，心中暗惊：“我说那说话的声音怎么很熟，果然是这位主儿!唉!今天我司马敬可真是倒了大霉，怎么会碰上他……”

“独脚飞魔”内心的惊骇，比“追魂铃”更甚，心神皆颤，暗想：“完了！今天真丢大人现大眼……”

不但“塞外双残”心惊胆怕，“豹突山庄”十大高手，甚至连庄主本人——“摘星手”慕容涵，看到这老年丝帛贩子突然出现，也不由脸上微微变色，尤其“摘星手”乃中原武林一大豪门，门下高手上千论百，自己本身武功也高至绝顶，高贵的地位，威严的仪表，伊然一代宗主的身份，如今见了这瘦小枯干的老年丝帛贩子，神情之间竟有了畏惧之色，这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怪事。

展白心中纳罕，暗想：“这贩卖绸缎的老头，由自己在镖局押镖上路开始，几次和他碰面，他贩卖绸缎常走到武林人物出没聚会的场所，好像不是单纯为了做生意吧？……”

就在展自微一忖度之间，那丝帛贩子的小毛驴忽然四蹄腾开，泼风似地向着“豹突山庄”众武林高手停身之处奔来。

“唷！唷！”

卖绸缎的老人一脸惊惶之容，翘着山羊白胡，一边手忙脚乱地勒缰绳，一边嘴中急声喝止。并叫道：“诸位老乡亲！帮帮忙！哎哟！不好！我的小驴子受惊啦！快帮忙拦一拦：哎！哎！不好不好！我老人家要完蛋……”

他就这样一路上胡嚷乱叫，张手舞脚，还真是像要从惊奔的毛驴背上摔下来。

“呼拉拉！”这小毛驴不跑是不跑，跑起来还是真快，四蹄翻飞，踢沙扬尘，十数丈的距离，飘风闪电般地晃眼冲至众人面前。

那么多武林顶尖高手，竟无人敢出于拦阻，并纷纷向四边闪开……

“哎哟！”老人惊叫道：“你们怎么不帮忙呀？难道见死不救吗？哎！哎！这年头人心大坏！人心大坏……”

说着，又是“哎”的一声惊呼，在飞奔的毛驴背上，身形一溜歪斜，看情形发发可危，真要摔下来的样子。

“摘星手”慕容庄主，忽然上前两步躬身抱拳，满脸谦恭之色，说道：“你老人家便是‘神驴铁胆’董老前辈吧？晚辈慕容涵这厢有礼啦！”

“摘星手”这一说，老人忽然嘻嘻一笑，说也奇怪，那惊奔的小毛驴立刻收势站住，不远不近，恰恰停在“摘星手”面前五尺之处，老人稳坐驴背，根本像没有刚才那么回事一样。

可是“摘星手”此言一出，在场众人无不悚然变色。

先前这看似丝帛贩子的老人一露面，还只有老一辈的武林高手蓦然心

惊。但年纪比较轻一点的，还都懵然不识。
如今听慕容庄主这一称呼,来的这老人竟是四五十年以前名震天下的“神驴铁胆”董千里，不由个个惊然色变。
想那“神驴铁胆”董千里，乃是四五十年以前武林中闻名丧胆的人物。
他的事迹充满了传奇色彩，武功之高更是神鬼难测。关于他的奇事轶闻，武林中只当神话来传说，因为四五十年以前，江湖上便失去了他的踪迹，武林中很少人见过。
“塞外双残”司马敬的左臂，李举的右腿，听说便是被“神驴铁胆”废了的。
当时“追魂铃”司马敬与“独脚飞魔”李举，二人各自返回师门向掌门师父哭诉被“神驴铁胆”伤残肢体的经过。
当然,他们绝不说出自己在西北道上恃强凌弱的残暴。只是说如何被“神驴铁胆”杀伤，“神驴铁胆”又怎样污辱师父，二人加油加醋一渲染，立把二人的师父激怒，当时联袂进关找“神驴铁胆”为徒弟报仇。
固然，那时他二人的师父，已经是当时武林中屈指可数的头号人物，但也知道单凭二人要想胜过“神驴铁胆”，那是毫无把握。于是又约集了当时几个黑道上的顶尖高手，一共是十数个武林巨手，九九重阳，在太行山吉高峰上，约会“神驴铁胆”比武。
这吉高峰上的比武大会，是当年武林一大胜举，差不多中原武林道上的高手，以及四海八荒的奇人异士全到了。
但是，“追魂铃”与“独脚飞魔”的恩师，与十数位当时黑道上的顶尖高手，一个个都败在“神驴铁胆”的三枚铁胆、八八六十四式“奇形掌”下，非死即伤，而且竟没有一人能走出十招！
这一来“神驴铁胆”威名大震，可是，从此江湖上也就失去了“神驴铁胆”的踪迹。
如今，这神话般的人物，“神驴铁胆”董千里，又在此处现身，怎不使众人吃惊？
“哈哈哈！……”
卖绸缎的老人一声长笑，两只细目一睁，奇光四射，向“摘星手”说道：“你这可是认错人了！不要看到老朽骑驴，就把老朽当做，神驴，！老朽更不是什么‘铁胆’！哈哈！老朽是‘豆腐胆’，最怕看到打架斗殴……”
老人说着，一圈毛驴，又走至“樊氏三剑一鸾”身旁，这时“樊氏三剑”中的老大、老三，以及樊素鸾兄妹三人，正在救治被司马敬“追魂铃”打伤的老二，“追风剑客”樊杰！
老三“摩云剑”樊英扶住樊杰，老大“戳情剑”正为樊杰推宫括穴，樊素鸾拿出樊家秘传的跌打圣药正喂樊杰吞服。
“你们看可怕不可怕？这不是打架又打伤人了！”老人在驴背上看了看樊杰，然后抡目四顾，扫视了司马敬、李举二人一眼，说道：“这是谁动手打的？”
狂傲的“塞外双残”，脸色吓得变成死灰一般，畏惧地望着老人，既不敢承认，又不敢否认，变得就似聋哑一般……
这时，老人的眼光望见展白，向展白呲牙笑了一笑。
展白不知道买绸缎的老人，为什么老是向自己发笑？在押镖的路上，每遇到老人，老人总要向自己呲牙笑笑，展白也茫然地跟他笑了笑。

“小哥！”老人竟对展白开口说话了：“咱们老小二人倒是很有缘，又碰上了！”

“真是巧遇！”展白含着深意地答道：“小可走到哪里，老先生也走到哪里！”

“哧……”老人笑了。跟着一抬腿从小毛驴上下来，走至“樊氏三剑一鸾”近前，用手一指樊杰的右肩，说道：“右肩秉风穴挫伤，如不快治，便要落个半身不遂！”

“戳情剑”累得满头大汗，用推宫活穴手法，就是解不开二弟受伤的穴道。正在心急，突然老人用手一指，“戳情剑”离得最近，微感老人指处一丝微风吹过，樊俊蓦然惊悟：这分明是江湖上只闻传说，未曾见过的“凌空拂穴”手法。

“戳情剑”不明骑驴老人的用意，恐怕老二负伤后再被暗算，愕然一惊……

“追风剑”却打了一个冷颤，人已苏醒过来，缓缓睁开眼睛……

“戳情剑”这才知道老人是帮忙自己，为二弟解开了穴道。而自己却费了半天劲，手揉掌推，用尽了周身真力仍然解不开，而人家只那么虚空用手一指，便解开了，自己还差一点要出手阻拦，不由暗道了一声：“惭愧！”

但，老人下得驴来，展白一眼看出小毛驴的鞍辔铜环上，斜挂着一口宝剑，只因为老人刚才骑在驴背上，正好用腿把那宝剑挡住了。老人这一下驴，那宝剑便霍然入目。

宝剑的形象一触及展白的眼帘，展白不由心头狂震……

原来那柄宝剑，绿鱼皮鞘，黄金吞口，剑柄上嵌镶着一块晶莹透明的碧玉，杏黄丝穗随风微拂。那不正是在“安乐公子”手上遗失，父亲在临死之前交给自己，并遗命自己要以此剑为父报仇的“无情碧剑”吗？

展白乍睹失而复得的故物，心情大为激动，身形猛蹿而前，伸手去抓驴背上的“无情碧剑”。

同时嘴中大声喝道：“这不是我的宝剑吗？老先生……”

要说展白在心情激动之下，身形不能说不够快，但他快，老人比他更快，展白身形尚未扑至驴前，老人后脚却先至，一晃身跃上驴背，嘴中连忙叫道：“呃！这位小哥，你是怎么啦？要抢我老人家的宝剑吗？”

“哼！”展白怒极，冷哼一声喝道：“不知是谁抢了谁的宝剑？咱们光棍眼里不揉沙子！你一路跟着我，抢了我的宝剑，还到我眼前来显光吗？……”

展白一边怒喝一边紧赶，此时老人已骑驴跑出两丈开外。

展白怕被他再跑了，“八步赶蝉”身形急跃，随后追去，同时，身形跃起半空，猛然向老人后心劈出一掌。

“哎哟！”老人尖声急呼，同时骑在驴背上身形乱晃。

展白劈出的一掌落了空，老人兀自叫道：“小哥见财起意，要想拦路抢劫！你们那么多人，谁来帮忙拦住他呀！”

“老儿！用不着装疯卖傻！”展白在后边气得骂起来，一边急赶，一边又劈出两掌，同时嘴里说道：“你要不把小爷的宝剑留下，你就是逃到天边，小爷也追上你把宝剑要回来！”

“哎呀！……哎哟！……”老人骑在驴上头也不回，一边如风驰电掣向前跑去，一边嘴中“哎呀！哎哟！”地乱叫。

但展白接连朝老人后心要害劈出的数掌，均在老人身形乱晃乱动之下落了空。就是展白向小毛驴腹背上劈了一掌两拳，也被小毛驴乱蹦乱跳之间躲过！

一人一骑，都是跑得飞快，晃眼之间，已跑出十数丈之外，眼看将要隐没于密林之中。

“豹突山庄”上的高手，见展白追踪老人跑了，有数人跃跃欲追，却被庄主“摘星手”阻止住……

眼看着一人一骑，愈跑愈远，身影渐次隐没于密林树丛之中。咤叱声、蹄声，也渐渐不闻……

第一六章　骑驴怪老人

原来展白在“豹突山庄”庄后小孤山上，追那骑驴的丝帛贩子，足足追出有四五十里之遥，在一密密松林之前，忽然失去了骑驴老人的踪迹。

奇事发生了，那骑驴老人虽然踪影不见，他那柄“无情碧剑”却挂在一棵大松上。

展白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下哪里有这样奇事，失去的宝剑，竟会平白无故地挂在树上，等着自己来取？

但事实摆在眼前，黄金吞口，绿鱼皮鞘，杏黄剑穗随风微扬，“无情碧剑”明明挂在那里。

展白以为自己眼花了，整天念着那柄失剑，眼前才会出现这种幻像。当即揉了揉眼睛，再抬头望去，“无情碧剑”还不是好好挂在树梢。

挂剑的树梢，距地足有四丈余高，一月余前，“辣手童心”费一童抢去展白的小袋子，把里边的东西一一丢掉，然后把袋子挂在距地三丈高的枝头，展白即无法取下。这次挂剑枝头，距地四丈余高，按理展白决无法跃上；可是，展白心急取剑，并没有考虑这些，当他证明“无情碧剑”确实挂在那里，立即拨起身形，“嗖”的一声，一下子窜起足有四丈余高，半空中身形一折，“蜻蜓抵柱”，伸手抄住剑柄，人也飘身而下。

“好身法！”展白心急取剑，对自己的轻身提纵术，忽然增高了许多，并未留意。但身后传来一声喝采，却把展白吓了一跳。

展白手中之物，有两次被抢的经验，那真是使人痛不欲生。这次失剑刚一到手，突然身后又现敌踪，展白几成惊弓之鸟，脚落地面之后，手握剑柄，指按剑柄卡簧，“呛琅！”一声龙吟，“无情碧剑”出鞘，闪起一溜碧光，展白就撤剑出鞘之势，反臂后抡，一式“夜战八方”，无情碧剑在身后划了一道光弧，然后转身展眼四顾。

展白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

原来站在展白身后的，竟是两个身穿白色麻衣，腰系草绳，长发披肩，面目呆板得毫无一点表情，而且脸色惨白得无点滴血色的两个怪人。

这两个怪人，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展白身后，恍如两具幽灵。而且，这两个怪人周身带着一种鬼气，从这两个幽灵般的怪人出现之后顿使这阒无人迹的密松林，也笼罩上一层阴森森的感觉。

虽然是丽日中天，展白却有恐怖阴森之感，恍如置身地狱，周身汗毛根根发炸。

尤其奇怪的，这两个怪人，无论衣着打扮，面貌形状，无一不同，几乎如一人分身为二人一般。

就在展白惊怖失神之中，其中一个怪人呲牙一笑。

不过，他这笑容比不笑更吓人，面上肌肉动都不动，只露出两排白森森的牙齿。

另一个怪人，却向展白一伸手，阴森森地喝道：“拿来！”

展白退后一步，横剑当胸，心中暗下决心：这一次无论如何不能再把父亲的遗剑失落，纵然一死，也在所不惜！想罢说道：“在下与二位素不相识，不知二位叫在下拿什么来？”

“咯！咯1咯！……”

两怪人齐声怪笑，声如鸡啼。笑得展白周身直起鸡皮疙瘩。

“ 第一要你先拿剑来！”两个怪人笑罢，仍由其中之一先发“ 第二要你再把命拿来！二事为一，我看你还是先把剑拿来比较方便，省得你死后，我老人家还得弯腰拾剑！”

这话狂傲已极，直把展白视如无物。展白听罢，剑眉一轩，激起满腔怒火，早把生死之事置之度外，冷笑一声，说道：“ 二位大言不惭，请报上个名儿来！我展白剑下也不死无名之鬼！”

二怪人听展白自报姓名，互相对望了一眼，毫无表情的脸上，竟也耸动了一下，齐声问道：“ 怎么！你也姓展！不会是假的吧？”

“ 岂有此理！”

展白心说：“ 姓还有假的？”

想罢傲然说道：“ 是不是二位用的假姓假名，才不敢说出来？”

谁知这话，正触动了二怪人的隐痛。只见其中之一叱道：“ 我叫活死人！”

另一个也厉声叱道：“ 我叫死活人！’

二人又同声说道：“ 我俩还真是无名无姓，但说出名号之际，也就是你死亡降临之时！”

两怪人说罢，同时纵起身来，掌、爪兼施，向展白猛扑而至。

展白手中剑一紧，左封右挡，接连施出五六招，才把两个怪人逼退。

近日来，展白接连会过不少武林顶尖高手，但从未见过如此怪异的招式。

两个怪人招式出手，似慢渐快，看他掌指缓缓而出，突地狂雨暴风而至；忽然又快而慢，见他闪电追风而至，突地又凝止在眼前，掌指缓缓划出。

怪人每出一招，展白必须连换三五招，才能挡住，因此，两人互攻出两三招，已把展白闹了个手忙脚乱。

此时，展白完全失却了与“ 独脚飞魔 ”动手时的从容镇定。因为“ 独脚飞魔 ”招式再快，总有脉络可循，如今，这两怪人施出的手法，却是毫无迹象可鉴。

展白的武功，原就很杂，当初他虽在武学一道上，刻下十数年的苦功，但缺乏明师指点，所学的不过是极普通的武功招式。后来他苦习《锁骨销魂天佛卷》佛门正宗心法，内功大增，耳目锐敏，大逾寻常，才达到了修习上乘武功的门径。可是，对奇奥的剑掌招式，他仍是一窍不通。然后，他接连与高手过招，都是从别人的奇奥招式中，触动了他的灵思，才学会了三招五式，其中不连接之处，还得由自己临机应变，设法弥补。

他与“ 三寸丁 ”动手时，他的内功潜力，比“ 三寸丁 ”高得多，但仅能与“ 三寸丁 ”打成平手，就是因为招式不纯熟的原因。

如今，在这两怪人的怪异手法夹攻之下，立刻使展白捉襟见时，左右支拙。

十数招已过，展白已是守多攻少，长剑每每递不到部位，即被两个怪人强劲掌风逼回。

展白愈来愈感心惊，转眼四面八方，均是面目阴森的白色人影；有的快如飙风，闪眼扑至眼前；有的凝立面前，浑如不动，屈指伸掌抓向自己。但不管是快还是慢，丝丝劲风，透骨奇寒，拳拳指影，触肤生痛，而且围在自己四周的白色怪人，愈来愈多，两个变成四个，四个变成八个，八个变成十六个，十六个变成更多。

展白虽然心中明白，眼前幻像是由于两个怪人身法变幻所致，但已不知哪个是实，哪个是虚？只有把“ 无情碧剑 ”舞了个风雨不透，以求自保。

展白的“三才剑法”是极为普通的一套剑法，但由展白手中施展出来，却又不同凡响。一是“无情碧剑”为一武林至宝，二是展白内功真力激增。一套武林习见的“三才剑法”，由展白施展出来，居然寒光滚滚，犹如怒龙闹海，冷森森的剑气，扑面生寒，舞到快时，忽忽隆隆，竟然隐挟风雷之声。

两个怪人的吃惊，不下于展白，因为弟兄两个联手的“太极两仪离魂掌”，很少人能够在掌下走出十招去，而面前这毫不起眼的少年，竟能力战十数招而不败。

晃眼又是五六招过去了。

“活死人”还能沉得住气，不紧不慢、一招一式地往下打；“死活人”性子急而烈，见久战展白不下，厉啸一声，左掌横削，右掌竖砍，一式“阴阳异路”，猛罩展白上中两路五处要穴。

这一招凌厉无比，展白被两个怪人围困得头昏眼花，早已不知敌人招式从何而至，只顾奋力把无情碧剑舞了个风雨不透，不求伤敌，只求自保，对敌人凌厉杀招浑然不觉。

可以说等于盲人骑瞎马，走到危险边缘而不自知……

但“活死人”突然看见展白剑穗上，悬坠一物，心中猛然一震，有意无意之间，出手部位把“死活人”将要伤到展白的杀招，阻了一阻；正当“死活人”要跳脚发脾气时，“活死人”出手如风，已把展白剑穗上飘坠之物抓到手中，跟着飘身后退。

“死活人”虽然不知“活死人”此举的用意，但二人向来同进同退，见“活死人”窜出外圈，憋着一肚子的不高兴，也随后倒跃而出。

展白顿觉压力一减，四周白色人影倏然而收，忙也收势停身，横剑而立。

两个怪人已经打开一个绸布小包，随手抓出一团乱发，两个怪人先自对望了一眼，然后向展白面前一递，叱问道：“这是什么？”

展白一眼看见两怪人手中拿的那团乱发，不禁热血上冲，双目尽赤。

那不正是“辣手童心”费一童给自己丢掉，自己苦寻不获的父亲遗物吗？

“还给我！”

展白厉声嘶吼。

“你们是从哪里捡来的？”

两个怪人估不到展白忽然变得这么凶，撇了撇嘴，把那团乱发，向展白面前一丢。同时冷冷地说道：“还你就还你，什么好东西？”

说着又从绸布包里翻出一段丝条，两怪人又对望了一眼，无表情的脸上，也抹过一丝疑惑之色，转向展白问道：“这又是什么？”

“快还我！”

展白未留心“活死人”是在自己剑穗上抓去的那个绸布包，只奇怪两个怪人从何得来父亲的遗物？同时，内心又激动万分，连声叫道：“那小包的东西都是我的！”

两个人不理展白叫闹，把那段丝条丢给展白，又从绸布包内，接连翻出一粒钢珠，一个青铜钮扣，一一丢还展白。

最后，那两个怪人从绸布包内翻出一枚青铜制钱，立刻如触蛇蝎，猛然跳了起来，狂啸厉吼，双手把自己头上的披肩长发，缕缕抓落，漫空飘扬。

这一回该轮到展白吃惊了，他不知这两个怪人为什么忽然发起疯来？

两个怪人跌脚捶胸，敲自己的脑袋，拔扯自己的头发，悲嘶惨呼如鬼哭狼嚎，各自发了半天疯；又互相抱在一起，两头互撞，“嘭！嘭！”发出巨

响，样子竟像是痛不欲生……

展白如坠五里雾中，怔怔地望定两个忽然发疯的怪人，莫知所以……

忽的，那两个怪人出手如风，一边一个，一个捉住展白的左臂，一个捉住展白的右臂。

一是展白不防，二是两个怪人出手实在太快了。

展白猛吃一惊，双臂被抓之处，痛如骨折，但仍然咬牙硬挺住，没有发出声来。

“这便是‘无情碧剑’？”

抓住展白右臂的“活死人”悲声问道。

展白抗声喊道：“放开我！”

“你是展云天展大侠的后人？”

抓住展白左臂的“死活人”凄惨问道。

展白一阵心悲，凄然不答。

两个怪人忽然又放开展白，一齐躬身向展白施了一礼，然后“活死人”悲声呼道：“苍天有眼，恩人有后！”

“死活人”也悲声呼道：“苍天无眼，恩人冤沉海底！”

“不然！”“活死人”拉住“死活人”，把手中那枚青铜制钱摊在掌心。

凄惨说道：“兄弟，你看这是什么？”

“呜—啊！”“死活人”仰天长声悲嗥，阵声悲壮惨烈，几可穿石破云。

“你我弟兄，为了恩人死得不明不白，一时又查访不出仇家。”“死活人”悲嗥过后，沉痛说道：“厚颜活在世上，所谓‘有恩不报，生不如死’。才隐姓埋名，以‘活死人’‘死活人’自称，如今见了此物……”

“死活人”说着一指“活死人”手中拿的青铜制钱，心情更见悲痛，满面泪痕，继续说道：“已知仇人是谁，但却不能为恩人复仇，你我弟兄还有何颜面，在世上偷生？”

“是呀！”“活死人”也悲哭起来，跟着反问道：“兄弟！我们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

两怪人说罢，又抱头呜呜痛哭起来……

展白想不到两个幽灵似的怪人，看似阴森冷酷，却具有如此热烈的情感！而且，听二人话里的含意，分明也是父亲的故交。此时展白已把初见二人时的反感和厌恶化为乌有，反而觉得跟二人十分亲切起来，就如见了父辈的亲友一般。又见二人哭得悲切，忍不住在一旁劝道：“二位且不必伤心，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位只要有这一片心，不要说是展白，就是我那过世的先父，在九泉之下，也感激不尽了！”

谁知展白不安慰二人还好，展白这一安慰二人，话刚说完，二人忽然放手分开，泪如泉涌地叫道：“愧见故人！愧见故人！……”

叫着叫着，“活死人”猛然埋头向一棵有两人合抱的巨松树干上撞去。显然他是悲伤过分，想撞树自杀。

展白措手不及，想拦没拦住，而这边“死活人”也同样埋头向另一巨大松干上撞去！

“咔喳！”

“咔喳！”

先后接连两声巨响，跟着“轰通！”“轰通！”两声大震，枝溅叶飞，尘涌沙扬！

两怪人撞树自杀，不但自杀未成，反把两棵双人合围不拢来的参天巨松给一头撞倒。

展白见状暗暗咋舌不已，看这两个怪人这埋头一撞，怕不有千钧力道？

但两个怪人一头未把自己撞死，心犹未甘，接连又埋头撞去！“咔嚓！轰通！”

“咔嚓！轰通！咔嚓——轰通！……”

声声暴响，接连传来，两怪人一头一头地撞去，一棵一棵的巨松应头而倒，把整座密松林，闹得地覆天翻，尘埃蔽空。如果是在远处的人，看到这样的声势，还以为这松林里山崩地陷了哩！

大概两个怪人自己也明白，光是撞树自杀不了，竟舍下展白不顾，悲天怆地的痛哭哀号着跑去。

只见两个怪人身形如飞，长发幡扬，声声裂帛似地惨号悲啸，晃眼跑得失去踪迹。

而声声悲啸还摇曳在天边，响遍了整个荒野……

展白怅然望着两个怪人去远，怔忡良久，才收回心神，暗道：“看不出这两个幽灵似的怪人，倒是至情至性之人！”

“唉！”展白又叹息一声，暗自忖道：“听他二人之言，似已知道杀死自己父亲的仇人是谁，但怎么又说是不能为父亲报仇……”

展白想到这里猛然憬悟，突一跺脚，竟自叫出声来：“哎呀！我怎么忘了问问他……”

“娃娃！你忘了问谁？”突然身后有人答了腔。“竟自己跟自己说起话来！”

展白回头一看，在身后站定的竟是那“辣手童心”费一童。

展白心中一寒，知道此老最是不可理喻，不由得皱了皱眉……

费一童哈哈一笑，样子是开心已极，眯着两只眼睛，说道：“小伙子，你不愿遇到我老人家是不是？”

展白没有理他。

“可是，偏偏又叫我们遇上了！而且，还是老地方，小伙子，你能说这不是咱爷俩有缘吗？”

展白这才猛然记起，这座松林原是自己遇到“燕云五霸天”劫镖之处。旧地重游，想起自己这一个多月来的奇异经历，真是如有隔世之感！

“既是咱爷俩有缘，”费一童不管展白心中感慨万端，兀自嘻嘻笑道：“那就拿来吧！”

展白一听，心说：“又来了！”忙自退后一步，苦笑一声。说道：“老前辈!你把晚辈的东西丢掉,害得晚辈还不够苦吗？现在又来要!你要什么？晚辈身无长物……”

“反正这一次，老夫不要你那臭垃圾就是了！”费一童仍然嘻笑着，却用手一指展白手中的“无情碧剑”，说道:“把你那柄剑，拿来给老夫看看！”

展白一听大怒，心想：“难道我展白就是这么任人欲取欲夺吗？”想罢双目一瞪，凛然说道：“武林中人人皆知，‘兵器，乃习武之人第二生命！’老前辈说出此言，不觉得有点过分吗？”

费一童倏然脸色一寒，笑容尽敛，沉声喝道，“老夫只问你，是给？还是不给？”

展白嘿然一声冷笑，傲然说道:“那要问问这柄剑,看它自己愿不愿意！”

费一童目光中杀机顿现，展白以为他要出手抢夺，立即暗中运功戒备；忽然那费一童目光一转，又看向四周那些横七竖八、折断倒地的巨松，忽地脸色又趋缓和，用手四下一指，问展白：“这是怎么搞的？这些大树怎会齐腰折断？”

展白真有啼笑皆非之感，自己白紧张了半天，他却转变了兴趣，忽然又去问那些断树了。转又一想，此老不可理喻，何必跟他多耽误时间。

“那——”展白说：“还是请老前辈自己去研究研究吧！晚辈还有急事待办，就此告辞！”展白说罢，回头就走……

哪知耳畔一声冷哼，面前人影一晃，“辣手童心”又横阻在展白面前，厉声叱道：“娃娃！你又想跑是不是？在我老人家面前玩这一套，那你可是自讨苦吃！”

展白一震手中“无情碧剑”，冷然说道：“那么，就请老前辈划下道儿来吧！在下接着就是了！”

“哼！”费一童从鼻孔里哼出一股冷气，满脸不屑之色，说道：“小伙子！你还敢跟我老人家动手吗？”

展白胸脯一挺，毫不畏惧地说道：“说不得要领教老前辈几手高招了！”

费一童脸上阴晴不定，目光左右流动……

展白知道这“辣手童心”，虽然表面上疯疯癫癫，其内心却最是阴险诡诈不过，怕他突施什么暗算，立刻全神戒备，功运全身，准备随时接受贸然一击。

“辣手童心”费一童，可说是怪诞到了极处，眼看双方搏斗一触即发之际，忽然他眼光又停在数丈之外的地面上，好像又把要跟展白动手的事忘了，脸上流露出好奇之色，一边迈步向那眼望之处走去，一边嘴里自言自语：“咦！这地下是什么人写的字？”

费一童这样一阵紧一阵松，使展白的心情也跟着紧一阵松一阵，展白真感到欲笑不能，欲哭无泪。对费一童奔向充满了好奇的地方，连看也不看，昂首提剑，大踏步地向林外走去……

同时，展白暗下狠心，只要费一童再一拦阻自己，一定运起周身功力，当胸就给他一剑，哪怕一剑把这老怪物刺一个透心窟窿，自己决不皱一皱眉……

哪知，展白的狠心又白下了，任着他大踏步地离去，费一童这次却没有再来拦阻他。不过，费一童在展白身后，断断续续地读出地下的字迹，听到展白耳中，展白可不由自主地转了回去！

只听费一童在那里句不成文的念道：“杀父仇……盘……金陵……势可……天……不……妄动……驴……胆……”

“不通！不通！”只听费一童在那里跳脚骂道：“简直狗屁不通！”

展白听入耳中，心头猛震！“哎呀！这岂不是骑驴老人，书告自己杀父仇人的线索吗？”

展白猛然回身，急向费一童站处奔去——但是，晚了！费一童已经在那里骂骂咧咧，又蹦又跳，飞起一只脚来，用鞋底把那些字迹涂去！

“老前辈！不要把那些字迹擦掉！”展白急声呼止，人飘风闪电也似地赶了过去，但是，费一童已把地下所有字迹，擦了个干干净净，反而瞪起一双小圆眼，望定展白问道：“怎么？小伙子！这地下的字是你写的吗？真是不通已极！难道你小子长这么大连书都没有读过吗？”

展白哪有心跟他胡扯，忙低头望去，见地下已是沙土一片，毫无字迹可寻，不由跌脚急道：“老前辈！你这是何苦呢？处处和在下作对！真是！真是……”

展白“真是”了半天，真是不知该怎么骂他才好。

那“辣手童心”费一童，见展白急成这个样子，倒颇觉好玩，竟然拍手打掌地笑了起来。

“唉！”展白仰天长叹一声，心说：“何必跟他一般见识，还是早早离开他为妙！那骑驴老人既是挂剑留字，可能是暗中帮助自己，那留字中既有‘杀父仇，盘金陵’字样，虽然字义不全，但杀父的仇人，可能是在南京，自己不如就经南京走一趟，说不定可以探听出仇人的踪迹来……”

展白想罢，当即转身准备离去……

可是，那“辣手童心”费一童突地又晃身挡住展白去路，喝道：“小子！你剑还未留下，就想走！你想你走得了吗？”

展白真被他逗的发起火来，再不发言，“剑指天南”，抖手一剑，直向费一童“眉心”重穴刺去。

“来得好！”

费一童陡喝一声，上身一侧，躲过展白剑尖，晃肩跨步，左手倏伸，猛扣展白右手脉门，竟是“空手入白刃”手法，同时，右掌闪电般从肘下穿出，掌缘挂风，猛按展白左胸要害。

“辣手童心”费一童，果然不是浪涛虚名之辈，出手招式诡奇绝伦，不同凡响。

展白猛吃一惊，估不到费一童赤手空拳，对着自己凌厉剑招，不但不退，反而欺身直进。展白气极力猛，长剑出招用老，待费一童逼近自己身前，再想撤剑换招，已经来不及了，赶紧沉右腕，右腕已被费一童指风扫中，展白只觉骨痛如折，半边身子发麻，“无情碧剑”几乎脱手而出……

好在右腕未被费一童抓住，但费一童按向自己胸前的一掌，却再也躲避不开。

展白也是个急劲，提起左掌向外一封，“嘭”的一声大震，二人同时蹬蹬退后三步。

因是近身搏斗，二人均未运上全力，但谁也没有占到谁的便宜。

展白匆忙中，运掌一封，化险为夷，心里还不怎么样，但“辣手童心”费一童心有不甘，以他的武功修为，和素常颇为自负的心情来说，就凭展白——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敢跟自己硬碰硬的对一掌，而且竟能跟自己打个平手，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好小子！真有你的！”

费一童双眉轩动，两眼圆睁，厉声叫道：“再接老夫一掌试试！”

说着，圈臂立掌，运了八成功劲，猛然平胸推出。

掌风山涌，呼啸而至，“辣手童心”掌力惊人。

展白无心中与费一童硬对了一掌，竟然打了个平手，信心大增，见费一童又劈出一掌，当即剑交左手，迎着费一童强劲掌风，以右掌全力迎去。

“轰”然一声巨震，二人掌力击实，余力四激，飞沙扬尘。

展白身形晃了两晃，依然稳站原地不动；那“辣手童心”费一童却蹬蹬蹬……一连后退五六步才拿桩站稳。

这一回该轮到费一童吃惊了，暗想：“自己成名江湖数十年，很少遇到

敌手，怎么眼前这不起眼的少年，竟能一掌把自己震退？”

尤其是一月之前，在这里曾和这少年遇到过，分明他武功平平，怎能在这一月之间，他的功力忽然增高许多？……

费一童极为自负，素常眼高于顶，如今，被这名不见经传的少年一掌震退，如若传出去，那以后自己不要在江湖上叫字号了。

费一童想到这里，既惊且怒，两只怪眼圆睁，头上白发根根直立，看这老儿能够“力贯发梢”，足见其内功修为已至炉火纯青之境。

“小子！有点门道。”

“辣手童心”费一童暴吼道：“还要接老夫一掌！”

费一童说罢，这次竟未猛然出手而是跨前数步，骑马蹲裆一站，鼓腹纳气，闭目垂眉，先把两臂平直伸出，然后缓缓收回双掌，掌立如刀，置于胸前。他在做这些动作时，内腹真气流转，皮下肌肉鼓起如鼠，随着气流来回乱窜，而且周身骨节咯咯作响，样子凶恶已极。

展白看他这份神情，犹如一只激怒的公鸡，蓄满全身力量，待机扑敌，知道此老儿必欲和自己全力一拼。当即想道：莫若跟老儿全力一拼，也好试一试自己内力修为究竟进境到什么地步？

想到这里，立即将剑还鞘斜插于背上，然后也拿桩站稳，澄心净虑，抱元守一，把“天佛绝学”运至十成。

在展白运功戒备时，费一童已经功聚双手，缓缓睁开眼睛，双限内竟是精光如电，杀气逼人。

他见展自也在凝聚功力，咧嘴笑道：“娃娃！你准备好了吗？”

“请老前辈赐招吧！”

展白不知费一童有诈，当即说道：“晚辈准……”

谁知趁着展白开口说话，真气一泻之际，费一童吐气开声：“嘿！”

双掌如排山倒海一般，向展白猛推而至。

展白大吃一惊，赶紧闭住一口真气，运起周身功力，以双掌向袭来的强劲手风迎去。

“砰！”

一声短而脆的暴响，展白只觉双耳雷鸣，眼前金星乱窜，犹如狂风怒浪的巨大冲力，几乎使自己立足不稳。

而且，那巨大无形的压力，仍然如长江大河一般，向自己汹涌而至；展白知道自己危机一发，如不能奋力抵住，那么，自己这条命也就算完了。

展白心思电转，立即气沉丹田，力打“千斤坠”，强把身形稳住，赶紧把周身功力运集在双臂上，力透掌心，咬牙苦撑，竟把这千钧一发的危险场面，硬给他挺住。

“辣手童心”费一童，虽然未把展白放在眼内，但是连着硬对了两掌，已知道眼前少年不可轻视。在第三次对掌，运功集气时，使诡弄诈，引诱展白说话，趁着展白开口说话，真气一泄之际，猛然双掌全力推出，想把展白立毙掌下，以保全自己的颜面。

他运集了修练四五十年的功力，双掌全力推出，心中一阵得意，暗道：“小子，这一下子你小子算玩完……”

谁知，展白掌力一泻，又猛然挺住；一股威猛绝伦的力道，反而压迫回来。

费一童大吃一惊，赶紧收摄心神，把余下的力道，又加注到双掌之上……

展白也自运集周身功力相抗……

这一来，二人互相较量上了真力。

只见二人均是骑马扎桩站稳，相距约有五尺，双臂平直前伸，四掌遥遥相抵。不知道内情的人，远远望去，还以为一老一少，两个人在树林里摆什么架式哩！

离近了一看，才能看出二人神情紧张无比：老人头上白发根根直立，怪目圆睁，周身肌肉索索直抖。

可是，展白习得《锁骨销魂天佛卷》上的正宗心法，那《锁骨销魂天佛卷》是前辈异人“ 只眼郎君 ”所遗，为天下第一奇书，书上所录，均是尘世难见的上乘武功，具有佛门降魔的无比威力。又加上展白连番奇遇，先受“ 银箫夺魂 ”章士鹏“ 音魔大法 ”的试炼，使他“ 归真返璞 ”，又被“ 凌风公子 ”无意中一掌把他周身奇经八脉震开。可以说，展白在短短一月之间，武功内力大增，不亚于平常人按正规修练五六十年的功力。因此，二人实力相当，竟闹了个棋逢对手。

二人掌力甫接时，展白吃了费一童使诡弄诈的亏，几乎被费一童内力震伤，待他勉力撑住，气纳丹田，一口真气在内腹流转，立觉费一童双掌的压力大减，自己内力反而源源而生，心内大定，即刻又加上两成力道，向费一童反击回去。

费一童只有在双掌初吐时，感到展白内力一泻，没想到迅即被展白挺住，继而感到展白内力如长江大河一般，从双掌之上，滚滚压来，心中又惊又怒，只有咬牙苦撑。

又是一盏热茶的时间过去了，荒野密林中竟是出奇的静，红日已偏西，微风拂过树梢，只有林荫处不时传来一两声斑鸠的啼声，此外，四野是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息。又谁知在这宁静的树

林里，正有一场生死的搏斗。展白在稳住局势之后，心有余裕，脑中灵光耀闪，突然想到《锁骨销魂天佛卷》中，有两句秘诀：“ 虚而不虚，弱而不弱。 ”那解说正是一个“ 吸 ”字诀。

展白急欲赶往南京，实不愿与费一童在此苦耗，心想：“ 像这样跟他苦撑下去，不知何时算完？何不用‘ 吸 ’字试一试，如能脱离这老儿的纠缠，自己也好早一点离开此地！ ”

展白少年心性，并没考虑到此举关系生死，却是想到就做。当即调节内腑真气，掌心向内一吸，突感费一童的掌力，如万河诀堤一般，向他汹涌压来！展白大吃一惊……

第一七章　小镇险遇

费一童却是心头狂喜，忽感展白掌力一泻，以为展白内力耗尽不支，当即大吼一声。

“躺……”

但是，他“下”字还未出口，突觉展白力道又猛然弹震而回，费一童立感有如千钧巨闸压上身来，眼一黑，耳内雷鸣，再也支撑不住。

“嗷！”一声悲惨长号，人也往后倒撞出去，又是“嘭”的一声大震，费一童直跌出一丈开外，四仰八叉地平摔在地上。

原来展白“吸”字诀刚一施出，立感不妙，随即又把“实而又实，强而又强”，《天佛卷》中的“弹”字诀施出，立把“辣手童心”费一童震倒。

这倒是展白没想到的，他看费一童惨嗥一声，倒跌之后站直身形，先自调息一番，才走过去，一看那桀傲怪诞的费一童，直挺挺地倒在地上，眼、鼻、口、耳内都渗出鲜血，人已经是死了。

展白虽也在江湖上走动过，但这还是第一次杀人，他看到费一童七窍流血，双眼上翻，脸上肌肉扭曲，死状之惨，触目惊心。

对这三番两次欺侮他的老者，竟而心生歉意，暗暗默祷道：“老前辈，这是何苦来？你三番两次我我麻烦，哎！想不到我竟失手把你打死……”

展白默祷罢，心说：“还是把他掩埋了，免得使他曝尸荒郊，被野狼苍鹰吃掉……”

于是，他拔出“无情碧剑”，就在树林里挖了个坑。可是，当他拖着费一童的尸身，刚要丢下时，突然从林外，“嗖！嗖！嗖！”接连窜进三个劲装大汉来。

“好哇！”

一个豹头环眼的大汉说道：“青天白日，杀人还想灭迹，你小子就别想脱了这个干系！”

展白猛然一愣，又一个满脸精悍之色的汉子嘿嘿笑道：“朋友是哪条线上的？沾了油水别想独吞！”

第三个劲装大汉，脸色青自，一脸的晦气，也在一边冷冷地说道：“见者有份，大秤金，小秤银，摆出来过过分量吧！”

展白虽在江湖道上混了没有几天，但对这些眼面的黑话还是懂得的。一听三个劲装大汉竟把他当做拦路劫财的强盗，而想找他来分油水的，心中颇不是滋味，他也打着半生不熟的江湖黑话答道：“原来三位是合字，可惜招子不亮，这里并没有油水可沾，只是在下一个同伴，病死途中，在下为他收尸！”

听了展白的话，三个劲装大汉似是不信，一齐走拢来看。一见费一童那份死像，满脸精悍的汉子立刻看出蹊跷，嘿嘿一笑，说道：“明人眼前不说假话，朋友，你这位同伴不是病死的吧？”

“哎呀！”

展白尚未答言，脸色青白的汉子一声惊呼：“死的这不是‘辣手童心’费老前辈吗！”

其他两个壮汉闻言，也睁大了眼睛，重新打量了费一童两眼，待发现死者果然是“辣手童心”费一童，立刻腾身后退两步，各自探手背后，“呛啷”一声，抽出刀来。

三个劲装大汉三柄鬼头钢刀，立向展白采取包围的态势。

“你小子怎么把费老前辈害死？”

豹头环眼的大汉戟指展白，叱道：“还不用实说来！”

“老大！”

另两个壮汉一齐叫道：“还有什么可问的！要他小子给费老前辈偿命就是了！”

说罢，手执鬼头刀，恶狠狠地齐向展白围了上来。

“三位且慢！”展白喝道：“在下与费老前辈比武，一时失手误伤……”

“小子！说大话不怕折了舌头！”脸色青白的汉子，冷森森地说道：“凭你明打明斗，会是费老前辈的对手？一定你是用什么暗算，害死费老前辈！”

“小子！你就偿命来吧！”满脸精悍的汉子跃起身形，搂头盖顶向展白一刀砍下。

展白晃身躲过，另两个汉子，一左一右，两柄鬼头刀，一刺展自左肋，一刺展白后心，一齐向展白攻来。

展白转身出掌，躲过身后鬼头刀，顺掌一推，又把刺向左肋的鬼头刀推开。

三个壮汉身影交错，又一齐举刀攻上。

展白看三个壮汉刀法凌厉，而且有理说不清，在身形电旋星飞之际，反子抽出背上的“无情碧剑”。

“呛啷”龙吟声中，一溜碧色光华，“无情碧剑”出鞘，展白就撤剑出鞘之势，施出一招“桥江断流”。

“呛！”“呛！”接连两响，有两柄鬼头刀为展白“无情碧剑”削断。

三个壮汉惊呼急退，各自跃身纵出一丈开外，一齐惊视着展白。

这时，他们可不敢小看展白了，见展白一剑便削断了两人的兵器，巍峙站在当场，稳然有大将军八面威风之概。

三个壮汉既惊且怒，两个被削断兵器的壮汉，一咬牙把手中的断刀，猛向展白掷来。

“嗡！”“嗡！”两柄断刀，挂着风声，一袭展白面门，一袭展白前胸。

看来劲力颇猛，展白不敢用手去接那断刀，身形一矮，用“白鹭卧波”身法，躲过掷来两柄断刀。

可是，就在展白身形一矮之际，另一壮汉趁着展白躲问两柄断刀之际，举起鬼头刀，“玄鸟划沙”，猛地向展白砍至。

展白估不到三个壮汉，如此剽悍，败而犹斗，才伏身躲过两柄断刀，见另一壮汉刀又攻到，立用剑尖一点地面，身形平射而起，半空中飞出一腿，左脚尖一点壮汉的腰眼，壮汉立脚不住，直在地上滚出老远，方才挺身站起。

这时，三个壮汉灰头土脸，斗志全失，满脸惊恐之色望定展白，意思是恐怕展白追杀他们，脚步越趄后退，可又不敢掉头后跑，后来见展白并没有追杀他们的意思，胆气稍为壮了一点，脸色青白的壮汉，色厉内荏地说道：“相好的！有种留下个万儿来！”

“在下展白！”展白体会到自己武功进境甚速，身法招式得心应手，内心闪过一丝得意，闻言答道：“三位还有何见教？”“阁下不要神气！”满脸精悍之色的壮汉说：“我们哥儿三个认栽啦！咱们走着瞧！”

说罢，三个壮汉悻悻离去。见三个壮汉走了，展白暗自一笑，心说：“我展白也该是扬眉吐气的时候了……”

他把费一童尸体埋葬了，立即返身上路，认定方向，直朝南京赶去。

天黑时，走近一个大镇，展白也不知道这市镇是什么名字，只见街伤上灯火辉煌，人来熙往，商肆林立，市面竟是非常热闹。

展白匆匆行来，腹中早感饥饿，一边走一边向四处打量，想找一家酒楼用饭住宿，天明再走。

一路上展白东张西望，只注意酒楼的招牌，可就没注意到不少的短装汉子，也在不住地打量他。

展白走着走着，远远看到一家酒楼，金字大匾，上书“群英酒楼”，楼上楼下灯火照耀如同白昼，酒客进出川流不息，划拳闹酒之声喧达户外，而且一阵阵酒肴香味，袭进鼻端，展白当即大步向群英酒楼走去。

展白一进门，即看到一个短衣劲装汉子迎上前来，在展白面前一站：问道：“你是想吃酒，还是想住宿？”

展白看他不像酒保模样，但嘴里还是照实答道：“既要吃酒，也要住宿。”

短衣劲装大汉，上下又打量展白几眼，冷冷地说道：“对不起！本店酒座客满，房间也均被客人包下，请你到别家去吧！”

展白看这大汉，不像开酒店之人，又见帐桌旁几个酒保面现惊惶之色，只远远地站着并不敢走近来，心中充满了疑问，但是，人家说客满了，当然也不好意思硬往里闯，只有转头出来。

谁知展白连走了五六家酒楼饭馆，均有人在门口挡驾，全说客满，请他到别家去。

一直走到最后一家饭店，这已是到了市镇的边上了。再往前看一片香黑，不要说是人家，连灯光都没有了。展白不仅心中起疑，也渐渐生起气来，暗道：“哪有这样巧的事？一家客满，家家客满！眼看再向前就要走出镇去了，难道这么大的镇城，竟连吃饭住宿的地方都找不到吗？”

这样想着，他可就又迈步走进一家酒店的大门，这次他学乖了，先伸头从窗子里向里边看了看，见食客三三五五，倒有大半座位空着，这才大踏步地向里边走去。

果然从里又走出一个劲装大汉来，卡腰在展白面前一站，喝道：“朋友！你慌慌张张往里闯，要干什么？”

展白灵机一动，说道：“找人！”这次他不说吃酒住宿了。因为他已看出每遇到拦路的壮汉，均不像开店的人，他想先走进里边去，要吃什么，找到酒保以后再说。

谁知那劲装大汉，并不放过他，仍然挡在他身前，冷冷地问道：“你找谁？”

展白一愣，说道：“我找谁还要告诉你吗？”

那壮汉嘿然一笑，说道：“找人要说出姓名来，由我派人去叫，自己不能随便往里边乱跑！”

展白心说：“哪里来的这么多规矩？”但他已看出来，这些人是专门找麻烦来的，于是也装傻充愣地说：“我要找酒保！”

那人一愣，似是估不到展白有这一招，即旋即会过意来，知是被展白耍了，当即一瞪眼，叱道：“你找酒保干什么？”

展白此时倒沉住气了，慢条斯理地说：“我找酒保当然是要吃饭住店了。”

“朋友！老实对你说罢！”劲装大汉一阵冷笑，说道：“此地没有饭给你吃，也没有房子给你住，我看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展白饥肠辘辘，连番受阻，一把怒火，早已按压不住，闻言也冷笑道：“我吃饭给饭钱，住房给房钱，何必要阁下多管？”

展白说罢，绕过大汉直向店内走去。

“说不准你住，你就住不了！”劲装大汉说罢，伸手就向展白抓来。

展白岂能让他抓住？身形一晃，已躲过那一抓。但大汉左手一抓落空，右手兜胸向展白又打来一拳。

劲装大汉这一拳，劲道还不小，虎虎带风，而且又疾又快。

展白直等大汉拳已近胸，倏然疾伸左手，反掌刁住大汉的腕子，轻轻往前一带，口中说了声：“滚出去！”

那劲装大汉还是真听话，叽哩咕噜一直滚出酒店门外。

劲装大汉从地上爬起来，向展白戟指骂道：“好小子！有种你别跑！”骂完之后，匆匆离去。

展白淡然一笑，大摇大摆走到一个座位上坐了下来，原在酒店吃酒用饭的客人，都一齐睁大眼睛望定展白，店小二畏缩地站在一边，见展白坐下竟不敢过来打招呼。

“喂！”展白坐了一会儿，见仍无人走过来，便叫道：“拿酒拿饭来用！”

店小二、帐房先生，互相望了望，停了一下，才有一个大着胆子走近来，说道：“这位爷！还是请到别处去用酒用饭吧！小店实在不敢接待！”

“你放心好了！”展白道：“尽管把酒饭拿来，我惹了什么祸由我一个人担当，决不会连累你们。”

店小二苦笑一声，说道：“客爷！您说的是不错，可是，我们要是留您用酒用饭，我们这小店也就别想开了。”

“刚才那小子是干什么的，你们这样怕他？”展白问道：“难道这里就没有王法吗？”

“王法倒有！”店小二说：“客爷，您可听说过‘安乐风流’？”

展白心头一震，愕然而悟，心说：“噢！是了！我说这店家为何这样惧怕，原来那小子竟是安乐公子门下！”

旋即展白又想道：“自己月余之前，曾会过安乐公子，看他朗朗侠行，且衣表不俗，难道他的手下，如此胡作非为，那安乐公子竟一点也不知道吗？……”

“你说的可是安乐公子？”展白想罢问道：“安乐公子是住在这镇上吗？”

店小二见展白能直呼安乐公子的字，立时脸上堆下笑来，向展白哈腰说道：“客爷，您知道就好了，安乐公子虽不住在此地，但这镇上大半是公子的产业，乃是我们这一方小民的衣食父母，您想谁敢不尊呢？……”

展白一边听店小二说话，一边心思电转，暗想道：“这些劲装大汉，可能是借安乐公子的名望，在这里作威作福，听酒保说安乐公子并不住在此地，有理无处说，自己纵然说出认识安乐公子，他们也不会相信，看来今天真要挨饿了！……”

展白眼光一转，忽然看到厨内有现成的鸡、鸭、熟肉，灵机一动，说道：“店家！既然这样说，我也不叫你们为难，你就把现成的熟肉给我切两斤，再拿点馒头花卷，我带在路上去吃罢！”

店小二面有难色，望着展白点头哈腰连连苦笑……

“不要逼人太甚！”展白双目一瞪，神光四射，喝道：“快去把食物拿

来！如若不然，可别说我要不客气……”

“不客气，你又敢怎么样？”

展白对店小二的话还未说完，突然室内烛光一暗，微风竦然，等到烛火复明时，房中已多了两个劲装汉子。

来人一老一少，老者年约六旬，满头短短的白发如猬，红光满面，浓眉环目，精光如炬，生像异常威猛，身穿雅青纺绸裤褂，腰扎手掌宽丝挺带，胸系十字绊，肩上斜插一柄手掌样的奇形兵器，绸带钢环，闪闪发光，更增加了老者的几分杀气。

年轻者年约二十出头，长身玉立，剑眉星目，乍看不失为俊品人物，但玉面带煞，而且嘴角下撇，不但阴狠，看样子也够狂傲，也是短装劲服，肩下剑穗飘扬，双眼注定展白，满脸不屑之色。

这二人一现身，店小二吓得面无人色，众酒客纷纷站起，离座后退……

展白往起一站，还未开口，红光满面的老者沉声喝道：“尔就是骤施暗算，害死‘辣手童心’费一童的人吗？”

这红面老者，说话中气充足，瓮声瓮气，震人双耳，嗡嗡轰鸣。

展白一听，这些人硬往自己头上扣黑帽子，明明是搏斗而死，而强说自己是暗算害死费一童，当即苦笑一声，说道：“这事恐怕有点误会，在下与安乐公子有一面之识，如若见到公子……”

在一旁站立的狂傲青年，冷哼一声说道：“安乐公子岂会认识你这无名之辈，废话少说，你小子就给费老前辈偿命来吧！”

嘴中说着，五指如钩，猛向展白右腕脉门扣来。

展白看他出手的手法不弱，错步回身，右腕一沉，已脱出狂傲青年的五指之外。

狂傲青年，变抓为掌，随着展白撤身之势，猛向展白软肋插下，竟是“金插手”手法。同时，跨前一步，右掌如刀，猛劈展白“肩穴”重穴。

这一招两式，不但变幻快如电光石火，而且掌缘破风锐啸，显见狂傲青年内功劲力也不弱。

如果是一月之前，就这两招，展白便要当场落败，可是今日的展白，已非昔日吴下阿蒙，见狂傲青年突施杀手，立刻双手齐出，“嘭！嘭！”两声，狂傲青年一双手肮，随着被展白双手抓住。

展白双手微一用力，狂傲青年立时痛得颜色惨变，额上的豆大汗珠立刻波下来，所差未出声惨呼而已。

这一招名为“巧套双锁”，正是展白跟“独脚飞魔”偷学来的绝招，没想到今夜派上了用场，只一出手便把狂傲不可一世的青年制住。

因为这一招展白双手拍住狂傲青年的双腕关节，狂傲青年双腕痛如折骨，周身软、麻、酸、痛，连动都不能动一下，空有一身高强武功，也自无法施展。

展白不为己甚，刚想交代两句场面话，就把狂傲青年放开，突然，一股劲风，直向他身后撞来。

同时，听那位红面老者喝道：“放手！”

不用红面老者呼喝，展白也知道是那老者向自己出手，当即放开抓住狂傲青年的双手，飘身横跃五尺开外。

“砰！”一声巨响，红面老者用力过猛，收手不及，展白及时躲开，那强劲的一掌，正好打在狂傲青年的胸上。

这一掌把那狂傲青年凭空震飞，直飞一丈开外，才“嘭”的一声，撞在墙壁上，狂傲青年立时委顿倒地，连吭声都未吭一声，看来已是死多活少……

店家、食客一阵大乱，高声呼喊：“打死人了！……”

红面老者见自己一掌未伤展白，反而把自己爱徒打伤，气得面如喷血，发眉皆炸，双掌一抡，向展白猛扑而至。

展白也没想到红面老者见自己闪开，仍不收掌，以致把那狂傲青年打死，又见红面老者暴怒如雷，掌势如翻江倒海而至，当即晃身躲开。

可是，红面老者状如疯虎，展白才一躲开，红面老者暴吼一声：“哪里走！接招！”双掌横扫，又猛向展白拦腰打来。

房中狭窄，又有桌椅屏风等陈设碍手碍脚，红面老者双掌来势，又猛又快，而且威力广罩一丈方圆，展白无法躲闪，只有奋力硬接了两掌。

“砰——嘭！”“哗啦！”一阵暴响，两人四掌打在一起，余力四激，桌上的盘、碗、碟、盏，横飞四溅。

“呼啦！”“哎哟！”店中的食客以及店小二，急向门外蜂拥逃窜，有不少人被掌力余劲和横飞的盘碗击伤，发出惊呼惨叫，乱成一片……

展白只觉红面老者掌力浑厚，双掌一接，掌心火热，双眼一黑，暗惊红面老者好大的掌劲。

突又见红面老者，头上短短白发根根直立，双目怒睁，几乎凸出眶外，双掌掌心如涂朱染血，向他作势扑来，状极可怖……

展白猛然记起，武林传说有一种绝毒掌功，名叫“红砂血形掌”，中人如被火烧，五脏内腑焚烧枯焦而死，歹毒无比，不过只闻传言，从未见过。如今陡见红面老者双掌掌心火赤，而且，刚才硬接两掌，掌心火热，也是以前从未经过，想到这里，展白不由心内一寒……

旋又想到，危急时安乐公子仗义援手，对自己总算有恩，如今跟他的手下人发生误会，而且误会愈结愈深，以后难再见面，加之目前情势也无法解释，不如先脱离此地，以后有什么事再说……

展白思索这些时，心思电转，只是刹那间的事，但红面老者“红砂血形掌”，功力已运至巅峰，大吼一声：“嘿！”双手如狂风巨狼，猛向展白推出。

展白单掌似封似闭，只轻轻向来势一接，借力腾身，口中喝道：“失陪了！”直向窗外逸去。

“哪里走？”身后传来红面老者的暴怒呼叱……

“打！”展白窜出窗外，只见三点寒芒迎面飞来。

展白凭空一个“云里翻”，身形又提高三尺，“夺！夺！夺！”三枚透骨钉落空钉在窗棂上，展白挺身落地，抬头一看，大吃一惊……

第一八章　红砂血形掌

展白跃出窗外，连躲过迎面而来的三般暗器，一抬头猛见黑呼呼一片，带着劲风，猛如泰山压顶一般向他头上压下。

展白大吃一惊，猜不透这迎面压来的是什么物件。匆忙中，一挺碧剑，“四两拨千斤”，用剑尖一顶，“呼”的一声，越顶而过，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胖大和尚，虬筋盘结的粗臂上，挽了一个门扇大小的门牌，纵落他的身后。

这和尚高大粗壮，神态威猛，生就的豹头环眼虬须绕额，光光的顶门上，烫着八颗豆大的戒疤，正瞪着一双环目望着他，满脸惊诧之色。

展白猛然记起江湖上“铁牌和尚”之名，手拿千斤之重的铁牌，一扑一压之势，力逾万斤，自己在懵然无知之中，以剑尖挡过如此重大的一压，莫说“铁牌和尚”吃惊，就连自己也不敢相信。

可是，窗外街道上，已有数十人把酒店团团围住，就在展白微一错愕之际，两道光影，恍如流星，在半空中划了两道光弧，猛向展白头上左右“太阳”双穴射来。

展自身形一矮，手中碧剑“举火烧天”往上迎去。

“齐！呛！”

两声微鸣，来人一对练子流星锤的锤头，被展白一剑削落，“叮　！咕噜！”两个锤头在青石板的街道上滚出老远。

数声怒叱，三道寒光熠闪，两支剑，一柄刀，齐向展白砍刺而来。

展白身随剑走，“无情碧剑”在身前荡起一缕碧光，猛向三般兵器削去。

来人似已知道展白“无情碧剑”厉害，招至半途，急忙收招，腾身后跃……

“呼！”一股劲风，猛然又向展白袭到。

展白剑招出手，来不及撤剑，左掌当胸挥出，直向袭来劲风迎去。

“嘭！”一声大震，展白上身微晃，那双掌猛袭展自的半百老者，蹬！蹬！蹬！后退三步，对展白愕然而视。

这半百老者，正是以一双铁掌闻名鲁南的“铁掌”吕六顺，苦练“铁砂掌”，足下了二三十年的功夫，素常以“铁掌”自负。他见展白年纪轻轻，连战五人，不过是仗着宝剑锋利，在掌功内力上决不会有太深的火候，想在人前露脸，猛然向展白劈出一掌。他拿捏得恰到好处，视定展白剑招递出，无法抽剑还招之际，一掌推出，用了八成功力。

没想到展白硬接了他一掌，而且用的是左手，轻轻松松地把他震退了三步。看展白那把子年纪，就算打出娘胎练起，功力也不会深厚过自己，这怎不使狂傲自负、最爱出风头的“铁掌”吕老六吃惊呢！

展白肚子已饿得咕咕叫，饭没有吃成，却被人连番袭击，不给他一点喘息的机会，连饿带气，倒是真有点火了，双目一瞪，神光四射，对着围在他四周的数十位武林人物，“无情碧剑”一震……

其实展白尚未出手，围在他四周的武林人物，误以为展白要出手攻击，竟各自退了一步，面现惧色……

展白不由哈哈一笑，先看到这些人来势汹汹，想不到自己稍一作势，尚未出招，竟如此胆怯。

被展白一笑，众人蓦然警悟，想这些武林人物也均是在刀尖上打转的硬汉，对敌之间，哪能向敌手示弱？不由个个脸上发烧。可也就激怒了数人，

暴喝声中，人影纷扑，刀、剑、锤、抓，数般兵器，如狂风骤雨，齐向展白攻到。

急切间，展白用出一招“疾风斩劲草”剑招，“无情碧剑”闪起一片碧色光墙，“嘈！呛！”连响，倒有二三人收招不及，手中兵器被展自碧剑削断，众人一阵惊呼，一齐腾身后退……

展白这招“疾风斩劲草”，乃是在“豹突山庄”看到“追风剑”樊杰两次施展，而偷学会的。虽然尚不能完全把握住其中奥妙，但大致手法已不差了，想不到施展出来，竟有这大威力。

展白一招得手，正想乘势冲杀，突听大喝一声：“住手！”

声如洪钟，震耳轰鸣。展白回头一看，从店门高台阶上迈步走来，正是那红面老者，身后跟定那俊秀少年。

“你是何人门下？”红面老者走近展白身前，大马金刀的一站，用手指定展白问道：“与镇江樊大爷有什么渊源？说说明白，免得引起误会！”

“在下与什么镇江樊大爷素不相识！”展白答道：“至于师门，恕难奉告。”展白是个诚实青年，不识江湖上的阴谋险诈，肚子里有什么嘴中便说什么。本来他醉心习武，却始终没有拜过师，跟这个讨教两手，跟那个偷学两招，当然便说不上师承何人。

红面老者哈哈大笑，说道：“小子够狂！你可知老夫是何人？”

“恕在下眼拙，并不识老……尊驾何人！”展白本想称呼他一声老前辈，但看到他轻视自己的神色，临时改口，语气也很不客气。

“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子！”红面老者又是哈哈一笑。说道：“老夫真不相信‘辣手童心’会栽在你的手中。没有别的，老夫要考量你三掌，如你能接住老夫三掌，苏、鲁境内任由你走，决不会有人拦阻你，小伙子，你看这办法怎么样？”

展白不认识这红面老者，事实上这红面老者乃苏、鲁一带江湖道上闻名丧胆的人物。姓姚名炳焜，绰号人称“血掌火龙”，不但“红砂血形掌”练有十成火候，而且一身火药暗器，更是独步江湖，尤其他肩上斜插的那柄外门兵器，形似人掌，却比人掌略大，乃百炼情钢打造，“追风八打”擅长点穴，既可当点穴使用，又可当万字梅花夺用，除了点穴、锁夺敌手兵器之外，伸直中指之中，尚藏有极厉害的火药暗器，与敌人过招之际，招出之后，一按把柄弹簧，暗器即随指尖发出，使人防不胜防，躲不胜躲，可说是厉害霸道已极。他把这独特的外用兵器，叫做“仙人掌”，有不少江湖好手，栽在他这柄外门兵器之下。他纵横苏鲁两省，鲜逢敌手，因此养成他眼高于顶的傲性。

这“血掌火龙“姚炳焜，在苏鲁一带伊然一方霸主，不知怎么也被“安乐公子”收罗了去，在这兴隆镇上坐镇，为苏州云梦山庄外围，独挡一面。今天他听到属下禀报，说有一个带剑少年，在镇北密松林内把“辣手童心”费一童打死，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想那“辣手童心”费一童，乃安乐公子门下食客中的一流高手，在江湖上武功、名望都很高，就是自己也不敢说准有把握能胜过费一童。因此，他半信半疑，一方面通知属下注意侦察带剑少年的行踪，一方面派专人向苏州安和公子报信去了。

后来他听属下报告，带剑少年径行来到兴隆镇上，他这才率领自己的徒弟“玉面哪吒”宋小飞及属下高手，赶到酒店来会展白。

如今见展白施出镇江樊氏门中的“追风剑法”，因为安乐公子与镇江樊

家有极深的交情，他以为展白是镇江樊家方面的人，怕引起两家的误会，因此才出面喝问。

谁知展白断然否认，语气甚狂，这才激起了“血掌火龙”的怒火，声言要与展白三掌赌输赢。

展白生具傲骨，也是不知天高地厚，见红面老者瞧不起自己的神色，当即傲然应道：“不管你划下什么道来，在下接住你的就是了！”说着将剑还鞘，蓄势待敌。

“好小子，算你有勇气！”血掌火龙暴吼声中，双肩向上一耸，身形前弯如弓，头上短如刺猬的白发根根直立，原就红润润的一张脸面更加通红起来，曲臂立腕，双掌竖起如刀，掌心更是赤红如火，闷声吼道：“小心了！这是老夫的第一掌！”

暴吼声中，“血掌火龙”双掌一挫，把他震惊江湖的“红砂血形掌”功，运至五成功力，呼的一声，右掌推出一股劲风，猛向展白胸前撞至。

“砰”然一声暴响，双掌击实，劲风激荡，飞沙扬石，飞尘影中，展白上身晃了两晃，仍然站住，但一般热流通过掌心，只感到周身如被火炙，奇热难挨，口干舌燥，头晕欲倒。

那“血掌火龙”却被当地震退两步，这当然是他未用出全力，仅以五成功力应敌，而展白却已把掌力运至十成。但这就更激起了“血掌火龙”的怒火。只见他双目怒张，大吼一声：“好小子！再接老夫一掌试试！”

“血掌火龙”暴吼声中，右掌猛收，圈立胸前的左掌顺势推出，已运至八成，推出的掌风比第一次更见强烈。

经验丰富的老江湖，与不明实力的敌手过招，初交手时，多半不愿用出全力，而是先以四五成功力试试敌手的强弱，然后再逐次加强劲道。所以“血掌火龙”第二掌就比第一掌的威力大多了！因为这样才能愈战愈勇，不致有“一鼓胜，二鼓衰，三鼓竭”，后力不继的现象。

但展白不明此理，第一掌便施出了全力，等到“血掌火龙”第二掌下来，掌风潮涌，威力大增，他反而觉得无力可使了。但他宁折不屈的个性，仍然不愿躲避，同样用左掌向来势迎去。

“砰！”又是一声大震，两股强劲掌风撞在一起，余力四射，回旋生风，竟逼得围站得近的十数高手，站不住脚，纷纷后退……

“血掌火龙”高大身形，纹丝未动，这次展白却被震得后退了两步，而且掌风热流，使展白左掌掌心如被火烧，周身汗流如浆，头脑一晕，几乎翻身栽倒……

展白硬接“血掌火龙”两掌，虽然内腑已被“血掌火龙”纯阳掌功灼伤，但依然屹立如山，这可把围站在四周的数十个武林高手吓呆了，纷纷咋舌，暗想：“这小子真不简单，竟能硬接威震苏鲁的血掌火龙的两掌……”

但“血掌火龙”本人却已体会出，展白后力不继，自己大话说到头里，如果三掌不能把眼前少年打倒，那么，自己便算栽了一个跟头。现在见展白掌力已竭，更不愿使展白有调息复原的机会，第二掌推出之后，紧接着又是一声大喝：“第三掌！小子！你给我倒下吧——你——”

“血掌火龙”喝声中，双掌一交，运集了周身功力，两掌齐出，猛向展白胸前撞去。

这才看出“血掌火龙”掌力之强来，只见掌风山涌，锐啸破空，犹如排山倒海般向展白胸前压来。

掌风未至，展白已能感到热风扑面，连呼吸都感困难，展白自知这第三掌再也不能接住，可是他天生傲骨，明知不敌，仍不愿在人前示弱，竟然力贯双掌，同样的双掌平胸推出……

“轰！“一声巨响，“毕卜！毕卜……”连距离五尺以外的窗纸都被掌风余力震碎，那酒店窗上糊的是高等绵纸，并沫以桐油，就是狂风暴雨都不能把这窗纸打坏，而竟被两人对实的掌风震碎，由此可见二人掌风之强。

路上的尘土，被掌风激起一团飞尘，升空足有两三丈高，使众人视线一时看不清场中二人的真实情况。

刹时，风住尘收，众人才看清楚，“血掌火龙”与少年展白，二人仍然面对面的站立，谁也没有倒下。

众人不由纷然惊愕动容，竟禁不住交相谈论：“这少年的武功是怎么练的？……”

“竟能硬接住姚老英雄的三掌！……”

“……”

众人吃惊，是在江湖道上从未见过如此的硬打硬拼，如此的强猛掌风。而且“血掌火龙”是成名十余年的武林高手，对方却仅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年……

但他再留神一细看，才看出少年展白神情有异。只见展白面红如火，双目神光涣散，虽然仍在双眼瞠视着自己，可是，眼神中却似已失去了知觉。“血掌火龙”猛然醒悟，这少年人已被自己掌力震伤内腑，且已失去知觉，他身形不倒的原因，可能是少年人身后丈余处有一道宽厚的影壁墙，自己打出掌风甚猛，风力及墙反弹而回，得到一个巧妙的平衡，把少年的身形稳住了，所以才不倒……

“喂！小伙子！老夫这三掌的滋味怎么样？”

展白茫立如故，不言不动。

“哈哈哈！”血掌火龙仰天一阵大笑，神情得意已极。说道：“想必你小子也回答不出老夫的问话来了，奇怪的是，你小子又不是什么忠臣义士，为什么死尸不倒？”

“血掌火龙”嘴里说着话，身形向前疾射，倏伸一指，猛向展白“眉心”重穴戳去！

他此举有两个用意：如果展白已死，这死尸不倒总不像话，他想一指把展白戳倒，也好叫手下为展白收尸；如果展白未死，只是内腑受伤，那么，他这一指，也可以要了展白的命。

要知“血掌火龙”姚炳焜，心狠手辣是江湖道上出了名的辣，与敌人过招，从不留活口，一定把敌人制于死地而后己。对此他自己也有个说法，所谓“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又道是“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不与人为敌便罢，如与人为敌动手，不把敌人杀死决不罢休，不能为一时仁慈，给自己留下后患。

可是，当他纵起身形，伸出手指尚未触及展白眉心之际，突听一声娇叱：“老鬼！尔敢？”

娇叱声中，一缕疾风破空，一条黑影猛向“血掌火龙”伸出右臂的“阴都”重穴打到。

“血掌火龙”艺业果然不凡，变生肘腋，竟能临危不乱，前扑身形，倏然凌空一折，用了一个“云里翻”的身法，硬把前扑的身形给倒提了回来，

半空中翻了一个筋斗，双脚又落回原来站立之处。

“哧——哎哟——噗”一连串的响声过后，微风悚然，众人眼前一花，在“血掌火龙”与少年展白当中，已站定一个娇美无比的锦衣少女。

刚才那一连串的响声，却是一条三尺长的蛟皮马鞭，那马鞭由少女手中抖手掷出，原是猛袭“血掌火龙”的右腕，以救援少年展白的。被“血掌火龙”半空折转的巧妙身法躲过，“哧”的一声，马鞭穿过“铁牌和尚”的耳朵，“铁牌和尚”蛮力不小，却是个粗人，正在直眉瞪眼地看“血掌火龙”与少年展白三对掌，忽觉耳朵一痛，忙用手去摸，耳朵已少了半个，却摸了一手血，不由“哎哟”惊叫起来。

“噗！”马鞭又贯进墙壁内，足有三、四寸深，二尺余长的鞭梢这才势尽垂落下来，竟挂在墙上空自来回摆动。

这突然现身的锦衣少女，腕劲之大令人咋舌，想那蛟皮马鞭乃是柔软之物，由少女手中抖手掷出，却能抖得笔直，犹如利箭一般，打伤了一人，仍能射进坚硬的墙壁内，可见这锦衣少女腕劲之大，武功之高。

众人不由震惊得瞪大了眼睛，一齐转头打量这锦衣少女。

只见她明眸皓齿，肤白似雪，体态娇小玲珑，穿一袭云锦绸衣，头上云髻高挽，年纪也就是十六、七岁，神情娇美俏丽已极，但娇俏之中，却又流露出一种清雅高贵之气，真可说是“比花花解语，比玉玉生香”。尤其她脸上尚有三分稚气，看来是纯洁天真，憨态可掬。就是生气，嘴角仍似挂着笑意，样子是可爱已极。

“你是谁家的野丫头？”血掌火龙看清来人仅是一个娇美少女，竟把自己闹了个手忙脚乱，而且还伤了自己一个属下高手，不由脸孔一沉，怒道：“竟敢插手跟我架这个梁子？”

“红脸老头！你先别神气！”锦衣少女一手插腰，一手指着“血掌火龙”的鼻子，说道：“我先问你，你这么大年纪，说过的话算不算数？”

“哼！”血掌火龙冷哼一声说道：“无人教养的野丫头！你敢在老夫面前胡言乱语，不知尊敬长上，别怪我一掌劈了你！”

“哼！说话不算数的糟老头，”锦衣少女竟模仿“血掌火龙”的口吻说道：“别说你一掌劈不了我，甚至你连我的一掌都接不下，你如果能接住姑娘的一掌，南七北六十三省，任你走了，决不会有人拦阻你……”

“住口！……”血掌火龙一听，锦衣少女完全是模仿自己说话，不由怒气上冲，大喝一声，就要上前出手……

“大胆小婢！你把佛爷的耳朵打破了，佛爷要你拿命赔偿！”

“铁牌和尚”暴吼一声，革臂抡起千斤重的铁牌，迎头向锦衣少女头顶压下。

锦衣少女站在那里，嘴角含笑，对“铁牌和尚”重逾千斤的铁牌，泰山压顶般迎头压下，犹如未见，直到铁牌离她头顶不及二寸，她忽然身形一矮，竟不知用了个什么身法，从铁牌之下钻出，凌空一翻，一个“鹞子翻身”，双脚竟站在铁牌之上，身形轻灵袅娜已极，并且口中说道：“你这笨和尚！没有兵器打仗，就把庙里的门板搬出来了！”

“铁牌和尚”气得哇哇怪叫，一边把一块铁牌舞得风车似的乱转，想把锦衣少女抛下地来。

那锦衣少女飞、腾、跳、跃，竟在铁牌上跳起舞来了，一边嘴里嘻嘻哈哈笑道：“好玩！真好玩！……”

这光景倒真好看，街上灯火辉煌，一个粗大和尚手舞门板似的铁牌，铁牌上一个锦衣娇美少女，在风车似的铁牌上飞腾跳跃，一边还嘻嘻哈哈的说笑，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是跑江湖的，表演什么特技节目呢！

这时，不但“血掌火龙”率领来的数十名劲装大汉，在四周围看，很多居民、行人原先看到江湖上武林人物仇杀，都躲得远远的，现在看到这种情形，倒也部跑了来，远远站着看热闹……

“铁牌和尚”虽然是个浑人，但打了半天仍不能把锦衣少女打下铁牌，心里也转过弯来了，知道这样不能把锦衣少女甩脱。竟然一手挽定铁牌，空出一只手来，把斗大的一个拳头，向锦衣少女小腹上捣去，嘴中并叫骂道：“你奶奶个熊！你倒拿着佛爷好耍子，下去！”

对一个青春少女来说，“铁牌和尚”这一招使得有点下流。锦衣少女粉脸一红，也不笑了。“张飞骗马”，一抬腿躲过和尚袭向小腹的一拳，跟着用了个“千斤坠”，小脚尖用力一点铁牌，人却腾空翻落二丈开外。

这一下“铁牌和尚”好看了，单手挽定铁牌，被锦衣少女用力一踩，把握不牢，铁牌“呛　”掉落地上，正好砸在自己脚上，铁牌本就重，又被锦衣少女脚法重力一踩，虽然隔着多耳僧鞋，也把“铁牌和尚”双脚十趾砸碎，痛得和尚弯下腰去，嗥嗥怪啸……

锦衣少女却已从容落在“血掌火龙”姚炳焜面前，用手一掠散乱的鬓发，说道：“红脸老头，看样子你在江湖上也是有名有姓的人物，刚才跟人家展小侠说的话，还算不算数？”

“血掌火龙”看到锦衣少女戏弄“铁牌和尚”的身法步法，竟似“蹑空幻影”，突然想起武林中一大豪门来，知道这种“蹑空幻影”身法，是那豪门中不传之秘，这锦衣少女既然会这种身法，必与那一大豪门有着密切关系，不要说自己“血掌火龙”，就是自己的居停主人“安乐公子”，也惹不起人家，于是把一份狂傲、满腔怒火，统统收起，另换了一副脸，和颜悦色地笑道：“姑娘！只要你知道老夫在江湖上是有地位的人就行了。你且说说看，我说过的什么话说了不算数？”

“血掌火龙”老奸巨滑，虽然心中已准备买这锦衣少女的帐，但嘴里还在自抬身价。

“哼！”锦衣少女瑶鼻一耸，说道：“糟老头，你不用往自己脸上贴金！也用不着装傻！方才你跟展小侠比武赌约，说展小侠接住你三掌，苏、鲁境内任人家走，决不再有人拦阻，如今，人家展小侠连接了你三掌，现在该怎么说？”

“血掌火龙”哈哈一笑说道：“合着我与这位小哥的话，姑娘全听到了。那么，就听姑娘一句话，放这位小哥走路就是！”

“这才像话！”锦衣少女说：“那就请你的人让路吧！”

锦衣少女说着撮唇吹了一声口哨，蹄声得得，从圈外跑进一匹枣红色大马来，这枣红色大马神骏非常，到了锦衣少女身边，用那长嘴，在少女身上一阵揉擦，状极亲热。

数十劲装大汉之中，有不少好色之徒，见锦衣少女美逾天人，娇憨天真，却又凶横霸道无比，连他们的头儿“血掌火龙”都不得不买人家的账，心中虽有非分之想，但也不敢上前一亲芳泽，自讨苦吃。如今，见这匹枣红色骏马，竟与锦衣少女如此亲热，大有“人不如马”之叹……

锦衣少女用白玉似的素手，拍了拍马的脖子，然后飞身掠至墙边，把插

进墙内的马鞭取下，又反身跃回马边，这一往一返，来去如电，却未见她脚踩着地，也未见她手指触墙，光这份轻功就看得众多武林豪客，自叹不如。锦衣少女在数十道眼光注视之下，从从容容，毫无局促不安之态，取回马鞭，拉马走到展白身旁，见展白仍是茫然站在那里，脸红似火，双目痴呆，不由眼中流露出一种痛惜神情，柔声说道："展哥哥！你负伤了？"展白不言不动。

"展哥哥，你伤得很重吗？为什么不说话？"展白依然不言不动，而且连眼珠也没有转动一下。

锦衣少女见此情形，眼圈一红，竟掉下几滴珍珠般的泪珠来。又恨声说道："哼！一定是这糟老头把你打伤了！等妹妹把你送回家去养伤，回来妹妹找这糟老头来给哥哥报仇！"

说着还回头狠狠瞪了"血掌火龙"一眼。然后飞身上马，单手一提，轻轻地便把展白提到马鞍之上。锦衣少女一手抱住展白，一手扬鞭欲走……"姑娘，慢走！"血掌火龙跨前一步，嘴中叫道。

"怎么？"锦衣少女满脸不高兴，颦皱蛾眉，冷冷说道："糟老头子！你又反悔了？"

"血掌火龙"苦笑一声说道："姑娘，你这糟老头糟老头的乱叫，是不是对长者不敬？……"

"还有什么说的没有？"锦衣少女在马上打断血掌火龙的话，状颇不耐。

"大胆小婢！你不要得寸进尺！"玉面哪吒宋小飞见师父大反常态，他早已看不惯，只是碍着师父的颜面，没有出面插嘴，如今，见锦衣少女要走了，对自己师父更是不敬，不由怒气上冲，跨前一步，叫骂道："小爷今天要……"

"飞儿，你不要插嘴！""血掌火龙"制止暴跳如雷的宋小飞，又对锦衣少女说道："姑娘，我是看在你家长的份上，你既然不愿听，我也不多说，这展姓少年，中了老夫的'红砂血形掌'，如无解药，不出三夭，必五内枯焦而死，现下老夫好人做到底，就送给姑娘一粒解药，回去给他服下，静养数日即能痊愈！"说罢，从怀中掏出一个羊脂小瓶，取出一粒浅绿色丸药，屈指一弹，直向锦衣少女射去！锦衣少女微微一笑，伸出两只春葱般的玉指，轻巧地把飞射而至的一粒药丸捏住。

别看这是一粒药丸，在"血掌火龙"手中弹出，劲道也不小。尤其药丸那么小，飞射又快，锦衣少女能用两指把飞射而至的药丸捏住，那眼神之佳，内功之纯，手法之巧，拿捏之准，"血掌火龙"这才算真打心底佩服了人家，暗暗叹息了一声，回头望了望自己的徒儿"玉面哪吒"，宋小飞看到锦衣少女表现的这一手，也不禁惭愧地低下头去……谁知锦衣少女在马上接住药丸，放在掌心看了看，说道："我怎么知道你这药丸是真是假呢？假若你给我的是一粒毒药呢？……"

"血掌火龙"并不是忽发慈心，想救回展白一命，而是知道锦衣少女的家门势力浩大，见这锦衣少女对展白那样亲热，猜想关系必不寻常，如若展白不救，那锦衣少女必定要找自己报仇，因此才顺水推舟，做个人情，故示恩惠，日后锦衣少女就不会找自己寻仇了。谁知他如此委曲求全，锦衣少女竟说出这种气人的话来，不由残眉倒竖，冷笑一声说道："老夫若不是诚心相救，就是不给他毒药，他也活不了……"

"这样说来，倒要谢谢你了，对不对？糟老头！"锦衣少女已经信得过

“ 血掌火龙 ” 交出的一定是解药，不等 “ 血掌火龙 ” 把话说完，已扬鞭催马走了，马行如风，转眼消失在街口黑暗之中，直把 “ 血掌火龙 ” 气得吹胡瞪眼，尤其后边那一句 “ 糟老头 ” ！

第一九章　“ 死人居 ”

蓝天白云，红日当头。

官道上泼刺刺跑来一骑枣红色骏马。

马上骑坐着一个娇美的锦衣少女，少女怀中抱着一个昏迷不醒的少年。这娇美的锦衣少女，大白天在马上抱着一个少年男子，毫不避嫌，吸引得行人侧目。

但，这匹骏马跑得太快了，路上行人刚一注目，枣红色的大马却如一阵风似地冲过去了，四蹄掀动，只能看到马后扬起的一片飞尘。

锦衣少女一边挥鞭催马飞驰，一边不住低头看顾怀中少年，脸上充满了关切怜爱之情，如果这少年在清醒时，能看到这娇美的少女，对他如此关怀爱护，他也许会感到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了。

可是，这少年是在晕迷之中，锦衣少女的万缕柔情，他懵然不觉。而且，看他脸红似火，鼻息粗重，胸前急速地起伏，便知他生命已到了垂死边缘。

锦衣少女催马急驰，看到怀中少年愈来愈不行了，身上的热度逐渐增高，怀中如抱着一团烈火一般，不由心中焦急。愈走愈不放心，最后她终于勒马停了下来，心中忖道：“ 看样子是赶不回家中了，但在这荒野之中，又向哪里去找医生给展哥哥看病呢！…… ”

“ 该死！ ”锦衣少女继续在心中暗想道：“ 如果把家中祖传的疗伤圣药‘ 大还丹 ’带在身上几粒，也不会这样奔命了…… ”

“ 哎呀！ ”锦衣少女想到祖传圣药，突然想起，“ 那红脸糟老头，临行时给了自己一粒解药，因自己太相信家中祖传疗伤圣药的功效，反而未把那粒解药给展哥哥吃下，现在何不先把那粒解药给展哥哥服下，先救住展哥哥的性命！…… ”她想到这里不由惊呼出声，暗骂自己糊涂，一边又闪起两只剪水双瞳，四外打量，她想看看附近有没有人家，去讨一杯开水，给展哥哥服解药。

但四野茫茫，除了连天芳草及农家耕耘的田垄之外，四外不见一个人家。

转眼看到左侧约五六里外有一座高岗，锦衣少女虽然很少出远门，在家中又是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但心眼却玲珑剔透，聪慧无比，想到那高岗上去，看到何处有人家再骑马赶去，总比这样盲目前行好得多。于是，立刻拉转马头越野朝那高岗上跑去。

锦衣少女骑的这匹枣红色大马，乃是千里名驹，称为“ 赤骅骝 ”，脚程飞快，虽是越野而走，五六里的路程晃眼即到。少女纵马高岗，轮目四望，见高岗背后青山翠谷，半山腰里绿荫掩映，露出一角红楼，虽然那一角红楼距离高岗尚有十数里之遥，但除此之外，茫茫四野，再看不到一个人家了，只好催马上山，直朝那一角红楼跑去。

“ 赤骅骝 ”真是一匹宝马，不但在平地跑起来飞快，就是在崎岖山径上也奔驰如飞，窜山越脊，转眼跑到那一角红楼之处。

锦衣少女从马上把昏迷中的少年抱了下来，走近那座建筑门前一看，不由愣了。

这座建筑奇特之极，红色圆顶，白石围墙，连木门也是白的，在白木横梁上用墨笔写了三个大字：“ 死人居。 ”

锦衣少女武功甚高，却很少在江湖上走动，哪里见过像这等奇特的地方！看这座建筑背山而建，庙宇不像庙宇，坟墓不像坟墓，却在门梁上题着“ 死

人居”三个大字，使这少女一时之间怔在门前，真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睁大了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呆呆发怔。

就算她是冰雪聪明，这眼前怪异的地方，也把她聪明的小头脑弄糊涂了。

想世界上哪有这样怪的地方？谁会在自己家门题上‘死人居’的名堂呢？就算是坟墓吧，也不会这样写吧？

可是，事实摆在眼前，世上就有这种怪事情。可说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了。

她正在越趄不前的当儿，忽然怀中的少年周身抖了一下，昏迷中两道长眉皱起，状甚痛苦……

这一来，把少女从迷惘中惊醒过来，仔细一想，救人要紧，管你是活人居死人居，先进去看看再说。

爱的力量，真是伟大。锦衣少女千金之躯，却为了心爱的展姓少年，竟把害怕和危险都置于九霄云外，她竟敢孤身独闯“死人居”。

只见她抿紧嘴唇，一脸坚毅之色，连马也没有拴，只任马儿在山边吃草，她抱起昏迷中的展姓少年，走到前面高声叫道：“有人吗？”

她连叫了数声，空山回音，哪里有人答应！她鼓起勇气，用脚尖一点，两扇白木门呀然而开。

开门处竟是一个小小的庭院，院中花木扶疏，竟然幽雅非常，只是寂静无声，隐然有一种阴森恐怖之感。

院落当中，一条白石甬道，笔直地直达那座红顶小楼，就把它叫做楼吧)，小楼门窗紧闭，里边似乎关闭着无数的神秘。

可是，小姑娘胆比天大，竟然怀抱昏迷少年，一步一步地走向神秘恐怖的小楼。

走到楼门前，楼门也是白木做成，未加油漆，白木门上赫然又用墨笔写着“死人之居，活人免进”八个大字。

小姑娘一咬牙，扬声叫直：“死人！有活人来访。”

“戛—戛—戛”，一只怪鸟，“咕！咕！”叫了两声，从楼顶飞起，展翅扑向山后浓荫去了。

小姑娘一颗芳心，被吓得几乎从喉咙里跃出腔外来；但过了一会儿，见仍然杳无人声，小姑娘又壮了壮胆子，用脚尖点开楼门。

楼门也是未栓未锁，小姑娘脚尖点处，呀然而开，迎面竟是一个宽敞小厅。

小厅内陈设简单，但却打扫得纤尘不染，不用问，这“死人”必也是手脚够勤的了。

锦衣少女的心提到嗓子眼里，一边全神戒备，一边两只大眼睛睁得挺大，滴溜溜四处打量。

只见迎门一长白木条案，一张白木方桌，白木方桌两边各放着一张椅子，也是白木做成。好像这些门、窗、桌、椅都是用山上树木做的，不加油漆，以保持木材的原状，使房中的空气都充溢着树脂的香味。但这就更容易使人联想到棺材，因为棺材店里就是充溢着这种味道。

锦衣少女四处察看了半天，见没有什么异状，这才把昏迷中的少年放在白木椅上，因为她抱了半天，虽然她武功甚高，也感到两臂有点酸麻了。

她放下昏迷中的少年，让少年委坐在椅子上，然后长吁了一口气，心说：“这鬼地方！名叫‘死人居’，连死人也没有看到一个呢！……”

她不由又四处打量，见正中墙壁上挂着布幔，从门外吹进微风，布幔虚虚晃晃，不知布馒后边隐藏着什么东西？她好奇心大发，鼓着勇气，伸手拉开布幔，布幔后边却类似一个佛龛，佛龛内供着一个牌位，也是用白木刻成，牌位四边上雕云刻龙，做得非常精致，当中写着“恩公霹雳剑展大侠云天之神位”。

“展云天！”

锦衣少女几乎惊呼出声，她清楚记得在自己家中，救了展哥哥，她与展哥哥互诉身世时，展哥哥刚说到他叫展白，父母双亡………

雷大叔便从窗外窜了进来，拉着展哥哥的手，很着急地问展哥哥：“晨云天是你什么人？……”

这“死人居”又有展云天的神位，莫非展哥哥与这展云天有什么很密切的关系吗……

原来这锦衣少女就是展婉儿，她私恋展白，却又气展白和樊素鸾亲近，在小孤山上一气回到闺房，后未听说展白追赶“神驴铁胆”董千里走了，她却放不下心来，竟背着父母，偷偷地骑了父亲的千里名驹“赤骅骝”，离家来找寻展白。

她虽然家学渊源，又从小得到父母溺爱，学了一身高强武功，但却从未在江湖道上走过。她初离开家，本不知展白走向哪里，但却误打误撞，让她在兴隆镇上遇到展白。那时，她也在那家酒楼吃饭，不过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二人未碰面罢了。后来，她听到楼下人声鼎沸，兵器交鸣，有人打架，她才跑出来看，一见正是展白一支碧剑，独战十数高手而稳占上风，她暂时未露面，等到展白与“血掌火龙”硬拼了三掌受伤，而“血掌火龙”仍想伤害展白时，她才把手中的马鞭当“甩手箭”使用，救了展白。

如今，她文误打误撞，跑到这“死人居”，却看到“展云天”的神位，知道她心目中的展哥哥与这展云天，必有深厚的关系，她怎能不关心呢？

她四处察看，连找水为展哥哥服药的事也忘了。见那神位之前，供着数碟鲜花香果，铜鼎香炉，鲜花尚沾着露水，炉香尚有余烬，可见有人按时供拜了。

在那神龛之前却是一条宽约五尺的横行走道，左右各有内室，内室的门也是自木做成。左首门上贴着一张白纸，墨笔书“活死人”；右首内室门上则大书着“死活人”。两边门上各有一副对联，也是用白纸墨笔写的，上联是“有恩不报生不如死”，下联是“有仇未雪忍死偷生”，横批则写着“雪仇报恩”。

看至此处，婉儿心中已明白了五成，想这“死人居”住的并不是什么死人，而是活人欠了展大侠的恩，展大侠冤死，未能为展大侠雪仇以报大恩，才自称死人……

婉儿想到这里，奇怪为什么没见到这“活死人”，还是“死活人”的面。当即走到左首内室，用手一推，室门应手而开。发现室内一桌一椅，陈设简单之极，无床无帐，却在室内一角停放着一口白木棺材！

白木棺材盖得很密，展婉儿看了半天，见室年无其他事物，又转身出来，进到右首室内去看。

谁知右首室内与左首室内，完全一样，也是一桌一椅，靠墙停着一口白木棺材。

偌大一座庭院，阒无一人，却在房内停了两具白色棺木，而且题了“死

人居”那么个怪名字，一种难言的阴森恐怖之感，只把一个没有出过远门的婉儿姑娘，吓得六神无主，芳心忐忑不已。

婉儿正在右首室内忐忑发怔的当儿，突听房外“咚”的一声巨响，把展婉儿吓得一跳，当即左掌护胸，右掌待敌，飞身掠出室外。

只见她的展哥哥从椅上栽倒地下，直挺挺地躺在那里，婉儿不顾一切飞身掠到展白身前，俯下身一看，展白面红如火，粗重的鼻息已弱不可闻，眉锋紧皱，嘴角流出一丝鲜血……

婉儿大吃一惊，细看展白身上并没有新的伤痕，知是自己进内室搜寻时，无人照顾，展哥哥自行栽倒的，不由暗骂自己该死。放着正事不干，却去东寻西看，于是赶紧把展哥哥又抱坐在椅上，取出红脸老头送的那粒绿色药丸，可是急切间又找不到开水，婉儿秀眉一皱，竟张开樱口，以口液津水，嘴对嘴为展白把药丸送下。

一是婉儿心地纯洁，并没有想到男女之间，除了夫妻是不能做出这种亲昵的动作；再者也是婉儿心中太爱她展哥哥，事出紧急，才毫不避讳地以口水送药为展白服下。婉儿仍怕展哥哥失去知觉，不能顺利把药丸咽下，当即功运掌心，为展白在胸前按摩。

婉儿玉掌过处，只觉展白怀内鼓绷绷的一物格手，婉儿不知展白怀中所藏何物，当即探手取出，原来是一本彩色封面的书。

婉儿倩然一笑，心说：“我这展哥哥也像个小孩似的，这么大了还看花书！……”

婉儿想着，随手把书翻开，没想到书内画的全是赤裸的女子，姿态妖艳，冶荡迷人……

“好坏！你——”婉儿俊脸一红，低骂了一声，竟忘记展白是在昏迷之中，把一册书画，直向展白怀中摔去。

“啪——哒！”画书从展白怀中，掉在地下……

忽听门外一声暴喝：“何人大胆？竟敢闯进死人居！”

声落，来人已扑进房中，婉儿尚来不及回身，一股劲风已向身后撞来。

婉儿恐被来人伤了她的展哥哥，不躲不闪，一式“倒转阴阳”，借身形回旋之势，双掌齐出，猛向身后劲风迎去。

“咦！是小恩公……”

婉儿一转身，来人已从婉儿身后，看清展白的面目，立即惊呼一声，赶紧挫掌收势，硬把击出的掌力收了回去。

“砰！嘭！”还是慢了，接连两声脆响，婉儿双掌被来人掌力余劲震得娇躯连晃，两臂发麻。

“好大的掌力！”婉儿心中吃惊，抬头一看，只见来的竟是两个怪人，一样的身穿白布葛衣，腰系一根麻绳，一样的苍白阴森，毫无表情的死人脸，一左一右站立婉儿身前，活似两具僵尸，婉儿不由倒抽一口冷气。

两个怪人，四只冷电似的目光，从婉儿脸上看到展白脸上，又从展白脸上看到婉儿脸上。

婉儿见两个怪人阴森恐怖，脸上阴晴不定，目光闪烁，恐怕有不利展哥哥的企图，虽然明知自己不是两个怪人的对手，但为了维护展哥哥，她竟暗中运功戒备，不但没有一丝畏惧退缩之意，反而暗下决心，假如两个怪人对她展哥哥有什么不利的行动，她立刻全力反击……

“小恩公负伤不轻！”左首怪人这句话不知是对何人所说。

“所以我说我们不能死，留下残命，还有很多用处！”右首怪人说。

婉儿看他们两人似在互相谈话，冷电似的目光，却望着自己和展哥哥，暗中诧异两怪人之怪……

“小娘们！可是你把小恩公打伤？”左首怪人忽然向婉儿厉声问道。

“你们两个是什么人？”婉儿反问道，缓了一缓，又说：“我为什么要打伤展哥哥？……”

“哇！”右首怪人突然一声暴喝，身形平射而起，左手一挥，拨开婉儿，直向昏迷中的展白扑去。

“你要干什么？”婉儿恐怕怪人伤害她的哥哥，大叫一声，“力挑千钧”，右手猛向扑来怪人的臂上格去。

婉儿情急出手，这一掌用出了全力，不要是说人臂，就是铁条也可以打弯。

但怪人对着婉儿全力的一掌，竟如未见，不躲不闪，仍然平射身形，向展白扑去。

“嘭！”婉儿一掌正打在怪人的左臂上，如同击中坚钢，半边身子都麻了，掌缘更是一阵巨痛，被震得站脚不住，一直退出五六步，才拿桩站稳。

那怪人却已扑近展白身前，伸出两只毛茸茸的大手，直向展白前心要害按下。

婉儿又惊又急，大叫一声：“老怪物！你敢碰一碰展哥哥，姑娘便跟你拼了！”

喝叫声中，“黄莺出谷”双掌齐出，全身猛向扑近展白的怪人打去。

“小娘们！老实一会吧！你——”另一怪人单掌一挥，婉儿前扑的身形，如受无形的一道气墙一阻，一副娇躯反被反弹回来，“砰”的一声，撞在墙壁上。

只撞得婉儿双眼发黑，几乎昏了过去。她赶忙背靠墙壁运气调息，再睁眼一看，只见先前怪人双掌已按在展哥“命门”要穴上。

“命门”乃人身死穴，只要怪人掌下微一吐劲，展哥哥便可丧命。婉儿急得眼泪都流下来了……

但她再一细看，才知道怪人并不是要加害展哥哥，而是以本身真力为展哥哥推官活穴，因为她看到展白脸上红潮已退，而且缓缓睁开了眼睛。婉儿不由暗叫一声：“惭愧！”便就势倚在墙上，借机调息起来……

另外一怪人也走近展白，却一眼看到展白脚下那本彩色封面的书。

“哎呀！“那怪人抬起那本书，只看了一眼，便惊叫起来：“《锁骨销魂天佛卷》！兄长！兄长！你看……”

他惊叫着，抬头一看他的兄长头上冒出蒸蒸热气，显然是为展白推宫活血，正到了紧要关头，他立刻把后边的话咽了回去。

但他冷森无表情的脸上，也透出了无比的激动。只见他双眼放光，连捧着那本书的双手也微微颤抖起来。

靠在墙壁上运气调息的婉儿，听到那怪人叫出《锁骨销魂天佛卷》的名字，心头也猛然一震！她有一次无意中，曾听到爹爹跟门下食客闲谈武林掌故，说到二百余年以前，有一位武林奇人“只眼郎君”，留下一部《锁骨销魂天佛卷》，被武林称为天下第一奇书，谁要能得到达本奇书，按照书上要诀修炼，便可成为武功天下第一……

想到这里，婉儿有点迷惑了。因为她方才看过，书中尽是些赤裸裸的女

子画像，并没有武功诀窍，莫非那些赤裸女子的各种妖冶形状，就是武功的招式吗？……

婉儿一边心中胡乱猜想，一边看那捧着书的怪人，只见他双手颤抖着把书本打开，一页一页地翻阅着……

愈向下看，怪人脸上的表情愈是特别。一会儿眼眉耸动两下，一会嘴角撅动两下，双眼放出奇异的光芒，那阴森惨白毫无血色的脸上竟也泛起了红潮……

渐渐地怪人浑身发抖，似是已把握不往内心激情的泛滥，最后，终于闭上了眼睛……

那为展白疗伤的怪人，头上蒸蒸的热气愈来愈浓，最后竟在头顶凝聚了三朵白云，远远望去犹如在头上开了三朵白莲花一般。

婉儿靠在墙壁上瞪大了眼睛，看着两个怪人；那翻阅《锁骨销魂天佛卷》的怪人之怪模样，已经够吸引人的了。又见为展哥哥用内功疗伤的人，头上的白气竟形成了三朵白云状的花朵，婉儿更是吃惊，她知道这是“三花聚顶”，为内家功夫练到登峰造极的现象，她想不到这像鬼勉似的怪人，竟有这等高深的功力。因此，一时之间，她看得出了神……

突然，她觉得有两道利剪似的光芒，钉在自己身上，转头一看，原来是翻阅《锁骨销魂天佛卷》的怪人，激情难持闭上眼睛，现在又把眼睛打开。

只见他面泛红潮，浑身颤抖，双眼死盯着自己胸前，小腹，竟立起身形向自己走来……婉儿只是一个天真未凿的少女，哪里知道男人对异性渴求的情焰欲火，是如此的疯狂粗野。

这怪人本也是一位武林怪杰，而且也有着数十年的苦修，武功之高，定力之强，在当今武林已是屈指可数。设想到一册《锁骨销魂天佛卷》，竟能使他失去常态！此时，他情焰高涨，苦修数十年的精关已破，再也把持不住如火燎原的满腔欲火，面对着娇滴滴的妙龄少女婉儿姑娘，他忘记自己的身分，也忘了自己一生的清誉，更忘了身旁有自己同胞的兄长，恩公的儿子……此时，他高涨的欲火已使他失去了理智，竟像饿虎扑羊似地猛向婉儿扑来。

婉儿惊叫一声，“闭门谢客”，双掌以周身的力气，猛向疯狂扑至的怪人前胸击去。

“嘭！”一声大震，对婉儿打来的双掌，那怪人竟不闪不躲，结结实实地挨了婉儿两掌。

婉儿全力推出的这两掌，少说也有五、六百斤的力量，谁知打在怪人胸前，怪人身形只晃了两晃，前扑的身形并未停止，反应更加快速，双臂一张，已将婉儿的娇躯，抱了个满怀。

婉儿感到周身如被钢箍，压在胸前的重量几乎使自己窒息，又惊又急，但苦于手脚不能展动，终于昏了过去……

被欲火煎熬的怪人，如同疯狂，开始动手撕破婉儿身上的织锦绸衣，一边嘴里呼呼粗重地喘息……

“嘶！”价值千金的锦衣，被怪人坚逾精钢的利爪一下撕破一条尺余长的破口，婉儿赛雪欺霜的胴体已现露出来……

婉儿娇嫩如花蕾，在昏迷中眼看要遭到狂风暴雨的摧残，花落水流红，惨不忍睹……

突听一声冷哼，那为展白疗伤的怪人，飞身掠至，单指疾伸，猛然点中抱紧婉儿的怪人背后“精促穴”。

“呃！”一声喉鸣，抱紧婉儿的怪人应指而倒。为展白疗伤的怪人，紧跟着又连拍倒地怪人的“长强”、“灵台”、“肾门”三大要穴，然后提起倒地怪人，飞身掠入左首内室，掀开棺盖，把他丢进棺内。

这怪人身快如风，晃眼又把婉儿提起，关进右首内室的棺材里边，把掉在地下的《锁骨销魂天佛卷》拾起来装进怀内，使厅堂里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一样，然后又猛拍展白周身十二处穴道，展白悠悠醒转。

展白清醒过来，张眼看到这鬼魅似的怪人，一时之间愣了。

“展小侠，还认识老夫吧？”

展白猛然记起在密松林先夺自己的剑，后来又撞树自杀不死的两个怪人来。怔怔地问道：“我怎么会到了这里来？你那位同伴呢？”

怪人摇了摇头。说道：“我那位同伴外出未归，至于说你怎么到了这里来，那还得要问你自己！”

“问我自己？”展自如坠雾中，暗想在小镇上与红脸老者对了三掌，只觉奇热难挨便昏了过去，怎会到了这怪人房中？于是灵机一动，问道：“老前辈，是您救了我？”

“老夫也不知是谁救了你，”怪人说道：“不过，在这房中老夫倒是助了你一臂之力。展小侠你先说说看，我们分手后，你又到过些什么地方？”

于是，展白把所经过的事全说了。怪人长叹一声，道：“这真是天假其缘，老夫几次自杀未死，留下残命，反而为恩人之后，略尽绵薄！”说着站起身来，引展白到展云天神位之前说道：“老夫这位恩公，就是你的父亲了！”

展白看到父亲的神位，不由流下泪来，双膝跪倒，连磕了三个头。想起自己几年来所受的折磨屈辱，不由伏地放声痛哭起来。

那怪人看展白哭得悲切，想起自己隐姓埋名，不见天日，住死人之居，睡棺材之床，也未能为恩公报仇，痛心疾首，竟也陪着展白顿足锤胸，嚎陶大哭起来。

第二〇章　谁是仇人

二人哭了半天，怪人突然仰脸一声长啸，似是吐出了满腹悲愤，用手一抹脸上泪痕，昂声说道：“英雄有泪不轻弹！小恩公，不要哭了！我活死人还有几句要紧的话告诉你！”

展白一阵大哭，心头积郁已倾吐不少，闻言止住悲声，站起身说道：“老前辈不必客气，有什么话尽管吩咐就是！”

“惭愧！”活死人仰天一叹说道：“我弟兄身受恩公大恩，终身难报，没想到恩公惨死，我弟兄连杀害恩公的仇人是谁都不知道，我弟兄还有什么颜面活在世上？本想自碎天灵追随恩公于九泉，但又想查访杀害恩公的仇人为恩公报仇，才忍辱偷生活了下来，我二人废去名号，以‘活死人’与‘死活人’自称，一日不能为恩公报仇，便一日不称名道姓。可是杀害恩公的仇人手段既狠毒，行事又极端隐密，经过我弟兄十年来的明察暗访，才约略知道杀害恩公的竟是江湖上六个声名显赫的武林高手所为！”

活死人说到这里顿了一顿，展白听到将要说出杀害父亲的仇人的姓名时，竟激动得浑身发抖，一边嘶哑地叫道：“说下去！老前辈，说下去……”

“唉！”活死人摇头长叹一声，说道：“这六个人原与你父亲义结金兰，在江湖道上合称中原七侠！想不到为了洞庭湖畔一宗价值连城的宝藏，竟阴谋陷害，把你父亲暗算杀死！……”

“老前辈！你说呀！他们是谁？叫什么名字？”展白见活死人说到这里，唏嘘悲叹，不再说下去，不由得着急地叫道。

“他们六人之中，除了一人远遁海外，不知所终，其余五人都成了当今武林最大的豪门了。苍天呀！为什么好人不得好报，坏人反而飞黄腾达呢？……”

“老前辈！你快说出他们叫什么名字？”展白见活死人一味地悲叹感慨，说了半天还没有说出杀死父亲的仇人是谁，不由催促他快说。

“一个是镇江的霸王鞭樊非！”活死人双眼一瞪，无限悲愤地说道：“四个是当今名重武林的武林四公子……”

“武林四公子？”展白头脑轰地一震，探手抓住活死人的臂膀，双目几欲流血，瞪视着活死人颤声问道：“竟是武林四公子？”

洁死人沉重地点了点头，说道：“武林四公子的父亲……！”

“凌风公子之父、摘星手慕容涵？”展白一字一顿地吼声问道。

活死人点了点头。

“安乐公子之父、乾坤掌云宗龙？”展白仍是一字一顿地问道。

活死人点了点头，仍然是一语不发。

“端方公子之父、混元指司空晋？”展白紧接着问道：“祥麟公子之父、青蚨神金丸？”

活死人只是面色凝重地点头，等到展白问完，他又加上一句：“还有一个，就是那远走海外、下落不明的银扇子柳崇厚……”

“哎呀！”活死人声未落地，展白已大叫一声，仰面跌倒，一时气昏了过去。

活死人一手又把展白提了起来，单掌贯注真力，在展白后心“命门”穴上一阵按摩，展白又悠悠醒转过来，不由星目流泪，颓然说道：“老前辈，看来晚辈这杀父之仇，是报不成了？”

“唉！”活死人长叹一声，说道：“小恩公！听到这些人的名字。不要说小恩公感到气馁，就连我兄弟二人知道之后，也觉得为恩公复仇无望，要不然在密松林内，我弟兄为什么要撞树自杀呢！”

活死人这几句话，还真是又鼓了展白的几分勇气，他心中暗想：“自己怎能这么没骨气？遇到困难便畏缩起来！留下有用之身，只要自己刻苦练功，学武略有所成，就是不能把杀父仇人一一斩尽杀绝，也要拼着性命去杀一个算一个，让天下武林道也明白父亲还有这么一个后代……”

展白想到这里，触动灵机，扑身朝活死人跪倒，万分诚恳地说道：“多蒙前辈教诲，使晚辈顿开茅塞，老前辈既是与先父有交情，就请收晚辈做个弟子吧！晚辈跟前辈学好武功，也好去为父报仇！……”

活死人见展白向他跪下，慌了手脚，拉展白不及，自己也向展白跪倒，连忙说道：“小恩公快快请起，你这样一来，岂不是折杀老朽了！”

展白以为活死人不肯收纳自己，越不肯起来，最后活死人强把展白抱起来，按展白在椅上坐下，才正容说道：“非是老朽推辞，不肯教你，这里边实有重大原因。以老朽武功来说，对付人家二三流的脚色，还有用处，却决不是人家一流高手的对手，常言道‘取法乎上流于中’，就是老朽把压底的功夫都掏出来，把你教成了还是无用，尤其武林中一旦拜师，便不能见异思迁，再去改投别的师父，这岂不是误了小恩公的前程？此其一。再者，老朽兄弟二人与恩公展大侠主仆的名份，严格说来，小恩公还是老奴的小主人，奴仆怎能做主人的师父？”

展白一听活死人所言甚是有理，知不能强求，随即默然不语，脸上流露出失望的神色。

“其实，小恩公也用不着失望，你身上不是带着比名师还要高明的武功秘录吗？”

活死人这一说，展白蓦然醒悟，想起怀中的《锁骨销魂天佛卷》，立刻伸手去摸，谁知一摸摸了一个空，只吓得心中一惊……

活死人却从怀中把《锁骨销魂天佛卷》掏出来，说道：“这天下第一奇书，小恩公从何处得来？”“是一个叫雷大叔的人送给我的。”展白见《锁骨销魂天佛卷》未丢，这才放心下来。

在二人说话的当儿，活死人把书页翻开，才看了两眼，赶快又把书本合上，闭目调息了一会，才睁开眼睛说道：“好厉害！这书可是最易引人走火入魔，小恩公年纪轻轻，不知怎么看的？”

“晚辈在黑暗中用手摸的。”展白毫无心机，对任何事，都是有什么说什么。

活死人听展白说“用手摸书”，似是不信，但当他伸指一摸，立刻恍然大悟，不由脸上闪过一丝贪婪的神色。展白也看出活死人贪婪之色。

活死人把书交还展白，仰头思索了一会，又问道：“雷大叔是何人？竟如此慷慨！”

展白把雷大叔的形状描述了一番。“噢！”活死人恍然说道：

“雷震远！”

“老前辈认识？”展白反问道。

“怎么不认识！”活死人眉飞色舞地说道：“他和你父是最好的朋友，想当年我兄弟追随恩公、行道江湖时，他和我们常在一块！……”

“老前辈是何人？”展白插口问道：“能否将大名告知晚辈，也不枉在

此相遇一场！”

活死人脸色又黯淡下来，长叹说道：“这一点要请小恩公原谅，因为我弟兄发下重誓，在未能给恩公报仇之前，永不提名道姓。以后你只叫我弟兄‘活死人’、‘死活人’好了？”

展白见他不肯说出姓名，也不好勉强，顿了一下，又问道：“老前辈，怎么知道晚辈杀父的仇人……”活死人不等展白问完，便接口说道：“这要问‘神驴铁胆’董老前辈，我弟兄二人先前听到这消息，还不敢相信，后来董老前辈前来证实，前两天我兄弟二人又遇到小恩公，从小恩公剑穗上看到了那枚‘青蚨镖’——就是那枚青铜制钱。那是‘青蚨神’金九的独门暗器，这样我弟兄才不得不相信，那传言竟是事实！”

“神驴铁胆！”展白寻思道：“董老前辈是不是一个丝绵贩子模样的骑驴老人？”

活死人道：“正是他老人家了！”

活死人说到这里，突然想起什么重大的事情一般，高声叫道：“神驴铁胆董老前辈，为前辈异人硕果仅存的一位了，年纪恐怕有一百多岁以上吧，三粒铁胆，八八六十四手‘奇形追掌’，武功之高，当今武林恐怕已无出其右者，刚才小恩公说要拜师，何不就去求他老人家收录？”

展白一听有这条明路，即刻兴奋地问道：“他老人家住在什么地方？”

“他老人家虽然游踪无定，”活死人说：“但经常在南京燕子矶江边，岩山十二洞存身，小恩公到那里去或能找到他老人家……”

展白不等活死人说完，跳起身来，向活死人躬身一礼，说道：“那么，晚辈就此告辞！危难之间多蒙老前辈相救，又蒙指示明路，一切恩典，展白牢记心底了……”

展白一边说，一边腾身向门外跑去，话未说完，人已跃出“死人居”门外了……

“小恩公！……”活死人在身后急叫，想告诉展白还有同来的少女，但忽然想到一些不便的地方，张嘴欲言又止……就在这略一犹豫之间，展白己奔下山去了。

展白心急似箭，奔出“死人居”大门，连回头看都未回头看，在山坡上他也看到那匹枣红色大马在吃草，展白还以为活死人的马，他也没有仔细想想“活死人”那怪像，怎么会有这般鞍辔鲜明的神骏坐骑……

第二一章　矮人奇人“三寸丁”

南京，古名金陵，乃六朝古都，山川形胜，物华汇集，为战国第一大城。

南京城的古迹名胜无数，最著名的有：水西门外的莫愁湖，城北江边的燕子矶，城东钟山南麓的明孝陵，波光明媚的玄武湖，以及城内的北极阁、清凉山等处，有的庄严伟大，有的幽美壮丽，任何一处均可使人流连忘返！

虽然时届仲秋，但天空骄阳如火，真可烁石流金。南京夏天之热是全国有名的，这“秋老虎”一发威，真比盛暑还热，因此城内一般仕女，多三五成群到城北江边燕子矶来纳凉。

燕子矶直立江边，状如飞燕，非常壮丽。附近并有岩山十二洞之胜，为夏日避暑胜地。

江风习习，柳荫处处。燕子矶旁岩山十二洞一带，有不少茶肆酒摊，依江而设，坐满了避暑乘凉的红男绿女，一个个衣御轻罗，手拿绢扇，指点山水之间，笑语随风播送，使人意会到江南富庶之乡，六朝金粉之胜，果然不比寻常。

此时在江边踟躇来了一个落魄少年。只见他身穿一件黑缎披风，质料虽然不坏，但身上挂破了数道裂口，缀下布条也未缝补，随风飘扬，而且鞋上沾满了尘土，身上渍满了汗迹，叫人一看便知他一定跋涉长途，走了不少路了。

这落魄少年，脸上汗水冲流而下，遗留下一条条的汗渍。看样子是好多天没有洗脸了，但仍掩不住他眉梢眼角之间的俊挺英秀之气！

而且，落魄少年虽然衣蔽形疲，背上却背了一柄古色斑烂的长剑。而且看那长剑绿鱼皮鞘黄金吞手，杏黄丝穗，显然是一柄上好宝剑。他低头茫然走着，微蹙眉头，似有无限心事，对于眼前山川景物，以及绿荫下乘凉谈笑的红男绿女恍如未见。

偏偏有人专找倒霉的晦气。落魄少年兀自低头走着，忽然飞来一块拇指大的卵石，“叭”的一声，正打在少年的后脑壳上。

被打的少年一跳好高，猛然回头四顾，四周乘凉的红男绿女哗然齐笑，竟判断不出是谁打的。

这一枚石子，打来得怪，虽未使少年受伤，但却很痛。

落魄少年四顾，只见绿荫茶座上的游客，都面露揶揄的笑容望着自己，用手一摸，脑后竟被打起一个包来，但在群众之中，就是看不出是何人打的，当然也就无法发作。

可是，少年刚一回头，“叭”的一声，又是一枚石子打在头上。

这一下打得比刚才更重，被打的少年跳起有三尺高，猛然回头，双目圆睁，满面怒容。

游客哄堂大笑……

但这一次，少年却看出了门道。原来有两个小孩，一男一女，男孩约七八岁，女孩也就是六七岁，男孩穿一身浅绸裤褂，女孩穿一身淡粉衣裙，一样长得粉装玉琢，俊美非凡。

两个小孩背着一个百子石榴花盆而立，都背着手，花盆里堆的正是打在少年头上的小块卵石。两个小孩望着少年尴尬的样子，小眼鼓得滚圆，抿紧嘴唇，看样子是强行忍住，使自己不发出笑声来。

在两个小孩站的附近，有一副高雅茶座，大圆桌面，白色台巾，桌上摆

着一瓶鲜花，数样新鲜水果，几杯冷饮，四周数张高背藤椅，椅上闲散坐着五六个衣衫鲜明的男女，表面上看像是富贵人家的公子小姐之流，但细看一个个精神充足，太阳穴高高鼓起，双目炯炯放光，分明是些身负高强武功的武林人物。

其中最扎眼的，是一个廿岁左右的少年，长得肤白如玉，貌比潘安，身穿一袭白纺绸长衫，稳坐在中上座，潇洒中带着高贵，高贵中又显得英气勃勃。有如当年“小乔初嫁，英姿勃发”，谈笑间使曹操八十三万大军烟消灰散的周公瑾那样英俊的气概！

与这高贵俊美少年并肩坐着的，是一个容光照人的少女，年仅及笄，清新绝俗，犹如姑射仙子。蝉翼般的云罗羽衣，姣艳如花的面庞上，浮着微笑，飞瞥了尴尬的落魄少年一眼，然后又以似怒含嗔的眼光，瞪着两个小孩，那眼光的神情是责备两个小孩不该顽皮淘气。

落魄少年连着被石子打中两下，又被众游客讪笑，已激起了满腔怒火。但是，当他看出是两个孩子恶作剧时，心中暗想又何必跟两个小孩子一般见识，因此怒气消了一半。但嘴中仍道：“小朋友！不应该无故打人，打到我没有什么关系，若是脾气坏的人，一定不会饶过你们……”

那小男孩眼珠一转，带着顽皮的笑容，仰起小脸反问道：“这样说，你不坏嘛？”

“噗哧！”小女孩忍不住笑出声来，但一笑出来又感觉不好意思，忙转身面向江水。

小女孩转过头去，一眼看见江边岩石上，爬着一只斗箕大的乌龟，正拱着盖子晒太阳。小女孩童心大发，小手指一屈一弹，把藏在掌心里的另一枚石子随指弹出，“叭”的一声，不偏不倚，正打在乌龟头上，把那乌龟打了一个翻身，真正是“王八翻身忙了爪”，那乌龟仰面向天，四脚一阵乱抓，却无个着力处，再也爬不起来……

“嘻！”小女孩拍手欢呼：“哥哥！我打中乌龟的头了！”

坐在茶座上的高贵少年，与俊美少女同声喝止：“兰兰，不许淘气……”

“嗖——叭！”

但是高贵少年与俊美少女喝声未往，小男孩以相同的手法，小手指一屈一弹，把握在掌心的一枚石子，同样打在乌龟的头上。

小男孩这一下比小女孩手法重，四脚朝天的乌龟被打得四脚翻飞，一路滚向江水中，“噗通”一声，水花四溅，乌龟趁势潜入水中不见。

江边茶客，足有数百之众，见状哗然大笑。

“有什么新奇？”小男孩对小女孩说：“我还不是一样打中乌龟的头！”

数百茶客更是哄堂大笑……

两小孩虽是童言无忌，但一语双关，又加上周遭茶客一阵大笑，只把落魄少年气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两只眼睛瞪得滚圆，要想发作，无奈对方仅是两个不懂事的孩子，又觉得不便发作。于是，他叹了一口气。心说：“命乖运又蹇，时被鬼揶揄！自己什么样的气都受过了，又何必跟两个孩子一般见识……”

落魄少年想到这里，头一低，加紧脚步，想赶快离开这尴尬之地……

谁知偏偏有人找他的麻烦，就在落魄少年快步离去之际，突听一个公羊嗓门叫道：“嗨！老二呀！你方才还说什么‘大丈夫头可断，血可流，决不可忍辱偷生，恬颜活在世上。’如今叫我老人家看来，世上多的是缩头乌龟，

少年无志之人，受了人家侮辱，还不是屁都不敢放一个！”

这公羊嗓门又高又尖，分外刺耳，而且声音非常之大，叫得人人都听到了。落魄少年离得很近，闻言身不由己地扭头望去。

江边树荫下有一个茶座，坐着二老一少，正在以极为卑视的眼光，望着落魄少年。

两个老人年纪都很大了，但像貌生得甚为奇特。一个长着满头红发，周身皮肤粗糙黝黑，唯有眼鼻紧长得鲜白柔嫩，一双精光四射的小圆眼，身穿一件百补袖衣，拱背缩肩，乍看真像一个马戏班的大马猴一般。

坐在貌似马猴的老人对面的那个老人，虽然不那么不堪入目，但瘦小枯干，头戴大毡帽，身穿厚长袍，在溽暑天气，光是这身穿着，就够使人觉得怪的了。

夏穿冬衣的瘦小老头，双手拢袖，皱眉挤眼重定落魄少年。这瘦小老头上唇蓄着两撇小胡子，一个大红酒糟鼻子，摇头晃脑，一边嘴中还文绉绉地吟道：“吾兄言之不谬也！”生就一副三家村冬烘先生的模样。

落魄少年一口怒气，从肚子里直冲脑门，但他尚未发作，那冬烘先生模样的老人招手叫道：“过来！”

落魄少年强压住满腔怒火，假装不懂地问道：“老先生是叫我吗？”

“唉！真乃顽冥不灵！”冬烘先生脸孔一沉，叱道：“老夫不是叫汝，难道是叫犬吗？”

冬烘先生把“你”叫成“汝”，把“狗”称做“犬”，惹得周遭茶客，又是一阵哄笑！

这一下子，落魄少年再也忍不住了，不由怒道：“老先生满嘴斯文，却出言不逊，想必也不是什么正经读书人，小可若不看你那么大年纪，哼！”

落魄少年话中之意虽未明说出来，但也可从那一声冷哼中听出来了。

谁知落魄少年此言一出，却把那一旁的赤发老人乐坏了。只见他笑得前仰后合，拍手跌脚，哈哈大笑声中，以他特有的公羊嗓门说道：“哈哈哈……文老二！哈哈……你一天到晚感叹斯文扫地……哈哈哈……现在可真是斯文扫地了，哈哈……这小子说你不是正经读书人，哈哈……”

冬烘先生被赤发老人笑得吹胡子瞪眼，鼓着腮帮，怒向落魄少年叱道：“粪土之墙！粪土之墙！孺子真不可教也！老夫叫汝，汝不过来，还胆敢辱骂老夫！哼！”

说着冷哼一声，双手一按桌面，作势欲起……“老师，且住！”坐在二老对面的小僮，突然往起一长身，向冬烘先生说道：“有事弟子服其劳，杀鸡焉用宰牛刀，收拾这小子，哪里还要您老人家亲自动手，让弟子来教训教训他。”

冬烘先生点了点头，又坐了下去。小僮从竹椅上滑了下来，哈吧着两条罗圈腿向落魄少年走近……

怎么说小僮是从竹椅上“滑”了下来呢？原来小僮身形奇矮，坐在竹椅上两脚不着地，茶座的竹椅又高，因此这身形奇矮的小僮，离座时是身形一挺，屁股顺着椅面向下一滑，才双脚落地。

落魄少年一看这小僮，身高不满三尺，却长了一个超平常人的大脑袋，大头大脸上，小鼻子小眼都挤在一块儿，尤其小僮生着两条罗圈腿，上唇挂着两条鼻涕，多邋遢，而且奇丑无比！

四周茶客一看小僮这份长像，忍不住“嗤嗤”发笑，那小僮却大模大样，

哈吧着两条罗圈腿走近落魄少年面前，大马金刀地一站，用手一指落魄少年的鼻子，叫道："呔！你小子得罪了我师父老太爷！只要给我这小太爷磕个响头，那么，我小太爷便代你小子向师父老太爷求求情，师父老太爷也许会饶了你！如若不然，哼！别说师父老太爷会发脾气，就是小太爷也不饶你！"

这"三寸丁"似的小僮，大模大样地向落魄少年一叫阵，而且满嘴的老太爷、小太爷，还不住的用袖口抹鼻涕，这一来把四周茶客更是逗得哄堂大笑起来。

落魄少年这个气可就大了，看到这三分不像人的侏儒，也向自己喝五骂六、耀武扬威起来，直气得半天说不上话来。

"小子为什么不说话？"小僮两只绿豆眼一瞪，叱道："莫非是当真讨打！"

落魄少年只是嘿嘿冷笑，既未说话也未出手。事实上，他心中是想跟这样一个三分不像人的侏儒打起来，胜之不武，而且被茶客们像耍狗熊似地看热闹，那才真叫划不来。

小僮却不管落魄少年心中怎样想，见他不答话，以为落魄少年瞧不起他。突然左手一领落魄少年眼神，右手出手如风，身形随着出手之势，电射似地逼近落魄少年胸前，五指如钩，向着落魄少年腕部关节扣来，所用手法，竟是武林罕见的"大擒拿"手法之中的一式"卸关点元"，不仅出招快，而且招式奇，不亚于当今武林一流高手。

落魄少年陡然一惊，估不到这貌不惊人的"三寸丁"，竟有这样的高强武功。见小僮招到，不敢怠慢，斜身挫步，甩臂曲肘，用出一招"断筋截脉"，也是"大擒拿手"中的绝招，五指箕张，由下向上，反扣小僮右手脉门。

"来得好！"小僮尖叫一声，身形如旋风般滴溜榴地一转，右手向侧一滑，躲过落魄少年五指，猛抓落魄少年胸腹要害；同时，左手如叉抓向落魄少年咽喉重穴，用的是"大擒拿手"中"抓袍攫带"绝招。

落魄少年见这不起眼的小僮，出手招式不同凡响，立刻收起了轻敌傲慢之心，右手五指并拢，"金丝缠腕"，反拿小僮叉向咽喉的左腕关节，左手横削小僮右臂"经渠"重穴。

小僮尖啸闪过，二人快攻快打，所用手法均是武林罕见的"大擒拿"手法，奇诡绝伦，晃眼之间，互拆了五七招。

燕子矶江边茶座之中，卧虎藏龙，有不少武林名家杂身其中，先前见落魄少年与毫不起眼的小僮起了冲突，以为不过是"狗打架"的把戏，均未加以重视；但等到二人一交上手，都不免睁大了眼睛，暗暗为二人的精奥手法，感到惊异起来。

其中最留心二人动手的，是那两个奇特的老头，以及那高贵的少年与俊美少女。

敢情这两个奇怪的老头子，竟是大江南岸黑白两道闻名丧胆的"江南二奇"。

那长着满头红发，周身肌肤漆黑，面白如猴的公羊嗓门老头，乃是"江南二奇"的老大，江湖人称"赤发老人"常去恶。那夏穿冬衣、酒糟鼻子、满嘴之乎者也、犹如三家村冬烘先生的干枯瘦小老头，是"江南二奇"的老二，姓文名正奇，江湖人称"鬼谷隐叟"。

这二人享誉武林数十年，武功自成一格，内、外、轻三功均至登峰造极地步，生性怪异，不喜和人打交道，常年隐身"鬼谷"，但无人知道"鬼谷"

确实的地点，也很少人去过，只听传言在雁荡山中。这二人轻易不出谷，可是他二人要走出谷来，在江湖上一露面，必定闹出几件轰动武林的大事来。

那与落魄少年动手的奇矮小僮，是二人唯一无二独传弟子，乃是二人在山路上捡到的一个弃婴，“江南二奇”本来不喜陌生人，不知怎么一来，竟大发善心，把这拾来的弃婴扶养长大，且授以武艺。因他生得奇矮，又无名少姓，因此叫做“三寸丁”，又有个外号，名叫“小丧门”。

别看“小丧门三寸丁”长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却得到“江南二奇”的亲传，具有了二奇四五成的功力，虽不敢说天下无故，但也可跻身武林一流高手之列。

如今这落魄少年，竟与“三寸丁”打了个棋逢对手，这还不使“江南二奇”大感奇怪吗？

“江南二奇”四只眼睛瞪得滚圆，注视着落魄少年的一招一式，见其运用的“大擒拿”手法，竟与二哥“鬼谷隐叟文正奇”所传授“三寸丁”的“屠龙十八手”有些类似，二人心中不仅奇怪，而且感到说不出的诧异。

至于另一茶座上那高贵少年，更是当今武林响当当的人物，叫起名号来，可说是天下武林无人不知。当今武林威名最显赫的，便是“武林四公子”。所谓“安乐风流，飘零端方，凌风无情，祥麟热肠”。

“武林四公子”名重武林，为当今武林势力最浩大的四大豪门，俱各网罗天下武林高手，门下食客，奇人异士，上百论千。前面提到的，已有“安乐公子”云铮，“凌风公子”慕容青，而当前茶座上坐着的这高贵无比的少年，正是被江湖上恭称为古道热肠的“祥麟公子”金彩焕。

“祥麟公子”金彩焕，世居南京，家资巨万，又加上他幼得异人传授，武功高强，门下食客上千，不乏武林中第一流高手，与另外三公子，在武林齐名，可以说是站在南京城一跺脚，整个中原武林都会乱颤的人物。

与“祥麟公子”坐在一起的纯美少女，乃是“祥麟公子”的嫡亲胞妹，闺名金彩凤，因喜在鬓旁斜簪一枝梅花，人又生得清新脱俗，俊美无伦，故此有个外号叫“一枝梅”。

这一天，天气实在燠热难挨，“祥磷公子”兄妹带着几个门客，及已出嫁姐姐的一对儿女，明明和兰兰，到燕子矶茶座来吃茶乘凉，没想到却遇到那极为扎眼的“江南二奇”及“三寸丁”小丧门。

“江南二奇”这一次带着独一的弟子离谷下山，还真是来找“祥麟公子”的碴儿的。

看到“祥麟公子”一露面，两个老怪物便冷言冷语地在一边敲山门，偏偏“祥麟公子”势可盖天，涵养功夫却极好，在未摸清“江南二奇”门路之前，尽管“江南二奇”冷言冷语，就是不接碴。甚至他的门下忍不住气，几次想起身应对，也被“祥麟公子”暗中制止住。

“江南二奇”难得到谷外一次，并不详细了解“祥麟公子”在中原武林的势力，这次出谷来我“祥麟公子”一较短长，也是受了小人的挑拨离间，见冷嘲热讽“祥麟公子”均不为所动，一时之间倒不好意思无端寻仇，因此，双方的人，一时之间僵持在那里。

恰巧此时落魄少年低头行来，他满腹心思，茫然走着，无心中把兰兰手中牵着玩的一只蚱蜢踏死了。

“喂！”兰兰大声急呼，并拉起捆蚱蜢的细线，一看蚱蜢已被落魄少年踏死，高叫道：“看你把我的蚱蜢踏死了，要你赔！”

谁知落魄少年正在想心事,根本未听到兰兰呼叫,依然低头向前走着……

兰兰虽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但生于武学世家，武功已有相当根底，见落魄少年踏死她的蚱蜢，任凭她叫连头也不回，竟气起来，回手从花盆内抓起一枚卵石，小手指一屈一弹，竟以“弹指银丸”打暗器的手法，向着落魄少年后脑打去。

一是落魄少年满怀心事，在人烟稠密之处，未防有人暗算，二是兰兰“弹指银丸”虽然手法奇准，但力道究竟是差，出手后不带丝毫破空之声。

因此，竟打了个正着。小孩脸薄，待落魄少年被打回头，她却闷着气不敢开腔了。

落魄少年回头看了半天，看不出是谁打来的，再转头走去时，兰兰向着明明吐舌一笑。明明误以为兰兰是向他挑战比赛，故即也在花盆中取了一枚卵石，第二次打中落魄少年的头。

没想到就因为这一闹，又给“江南二奇”抓住弱点，“鬼谷隐叟”文正奇首先招呼落魄少年，借机煽动，要落魄少年找“祥麟公子”算账，那么，他“江南二奇”师徒，也可借机和“祥麟公子”动手。

谁知话不投机，“江南二奇”自己竟跟落魄少年起了冲突。等到“小丧门三寸丁”与落魄少年打起来，“江南二奇”才知道看走了眼，这落魄少年竟身负绝世武功。

“祥麟公子”兄妹比江南二奇更感惊奇。暗想：在自己势力范围以内，居然有人敢来寻衅？已是天大的出人意外，如今又见一个落魄少年，竟有如许高强武功，而且在自己居地内出现，门下人竟毫无听悉，更是令人匪夷所思。

因此，“祥麟公子”兄妹，以及门下食客中的武林高手，也俱都睁大了眼睛，望定场中二人相搏。

落魄少年与“三寸丁小丧门”，快攻快打，晃眼又是十余招过去了。

“三寸丁”别看人矮，身法的确灵活无比，翻、腾、纵、跃、奇快如电，而且，“屠龙十八手”出招之准，拿捏之梦，处处攻敌之必救，见招打招，见式打式，波诡云谲，奇奥绝伦。

落魄少年出手招式，亦是精奇神妙，且掌出霍然生风，显见内功要比“三寸丁小丧门”深厚，只是身法不如“三寸丁”灵活，出手招式也显得生疏迟滞，因此，二人竟打了个旗鼓相当，难分轩轾。

时间一久，落魄少年吃了招式生疏的亏。

在“三寸丁”跃起身形，施出一招“云龙三现”，左手凌空两抓，虚按落魄少年面门，右掌抡了个半圆，猛拍落魄少年前胸“三阳”要害时，落魄少年应该是用“横云断峰”招式，崩腿横身，避招进招。

可是，落魄少年招式不纯，横身却未崩腿，抓向面门的两掌是躲过了，拍向前胸的一掌，却再也化解不开。

“三寸丁”外号人称“小丧门”，自是心狠手辣，打了半天未得手，又是当着二位恩师的面，脸上早觉挂不住了，如今见一掌得手，立刻又加了二成力道，贯注在右掌之上，吐气开声，“着！”暴喝声中，掌挟劲风，猛向落魄少年前胸要害拍至。

这一掌要被打实，落魄少年不死，也得被打成重伤。

“呀！”不少人惊呼出声，尤其那“一枝梅”金彩凤，粉脸上竟流过一丝惋惜的神色，似是不愿见落魄少年横尸当场，但又不好意思贸然出手援

救……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听落魄少年大喝一声：“嘿！”……

“嘭”的一声大震，在别人看来万难躲闪的一招，落魄少年竟能吸胸运掌和“三寸丁”硬对一掌。

“三寸丁”人小体轻，被落魄少年掌力震得如断线纸鸢般平直飞了出去，飞去的方向无巧不巧的，正是“江南二奇”坐的那茶座上。

“江南二奇”脸色立变，大奇”红发老人”常去恶一举双手，接住了平飞而至的“三寸丁”，往竹椅上一放，“三寸丁”却一挺身又从竹椅上站起来，用手摸了摸脑袋，小眼一翻，尖声尖气地说道：“师父，你放心！挨这么一下两下的，徒儿还不在乎！”

说着又想纵身向前再战。

众人都想不透“三寸丁”被落魄少年一掌震飞及丈，竟丝毫未负伤，不知是何道理？

可是，二奇“鬼谷隐叟”文正奇却“呼”的一声，从座位上站起来，挥舞着大袖，摇摇摆摆地走近落魄少年面前，双眼一瞪，向落魄少年厉声叱道：“尔姓甚名谁？何人门下？”

落魄少年昂然答道：“在下展白，出身师门，却无可奉告！”

“鬼谷隐叟”扬脸想了一会，好像没听说过“展白”这么一号人物。瞬即摇头晃脑地说：“这就奇了！尔既是说不出师门来历，所用擒拿手法，竟和老夫所创手法相同？”

展白和“三寸丁”动手时，心里一直感到奇怪，见那侏儒似的小人，施展手法，竟是熟悉得很。如今又经这冬烘先生般的老人一问，猛然记起“三寸丁”的擒拿招式，跟“独脚飞魔”李举的擒拿手法如出一辙。以为眼前这侏儒冬烘，跟“独脚飞魔”师出一门，于是冷笑道：“缺腿少脚之人，老先生可认识？”

“鬼谷隐叟”闻言脸色惨变，盛气凌人的态度，一变而为畏缩难安的样子，嘶声说道：“怎么？你是他——的弟子？”

“赤发老人”也晃身驰近，愕然动容，挨着“鬼谷隐叟”的肩膀问道：“这少年是他的传人？他——还活着？”

展白看这两个奇特的老人如此紧张，莫明所以。但自己跟“独脚飞魔”动手时偷学了两招，无论如何也不能承认是那老怪物的弟子，于是抗声说道：“二位别紧张！在下可没有那样的师父……”

“我老人家也没有那样的弟子！”突然远处有人接了腔。

“我老人家一生之中，只收了两个徒弟，就掉了两条腿，如果再收徒弟，岂不是项上这颗人头也保不住了吗！”

展白闻言转头一看，沿着江边走来一个老人，那老人齐大腿以下，双脚全无，却接装了上粗下细的木棒，承接住肢体，架着双拐悠悠荡荡地飘了过来。

展白再回头一看，“江南二奇”早已不见。原来这断去双腿的老人一出现，“江南二奇”便吓跑了。

茶座上也失了“三寸丁”的影子。

“孽徒！”断去双腿的老人，口中喝骂：“我老人家找了三四十年，今天让我找到，还想跑吗？”

说着，双拐一撑地面，身形戛然平射而起，别看这老人断去双腿，借着

双拐的支撑，跑起来疾快如飞，只见他一跃就二三十丈远，双拐连点，人已疾如飞鸟般向前追去。

展白顺着老人追去的方向看去，在那岩山十二洞的崎岖山路上有三个黑点，正如疾矢般向深山密林中逸去。不用问，那正是“江南二奇”与“三寸丁”了。

展白莫名其妙，一时怔在那儿……

突然面前一花，现出一条人影，横阻在展白面前，展白抬头一看，见是一个卅余岁的壮汉，自己并不认识，微微一怔，那壮汉却发话了：“朋友慢走！我家公子爷找你有话说！”

“恕在下没有时间！”展白自从得知“武林四公子”是杀父的仇人，对“公子”一词，极端厌恶，剑眉一皱说道：“而且在下也不认识你们什么公子爷！”说罢，闪过那壮汉，仍向前走去。

那壮汉冷笑一声，又晃身挡在展白面前，双眼一瞪，向展白喝道：“朋友！别不识抬举，公子爷想见你是瞧得起你，如果不是公子爷指明会你，你想见公子爷还见不到……”

展白见他挡在面前噜嗦没完，心中早已不耐烦，不等他说完，即大声说道：“笑话！纵然你们公子爷是什么土皇帝、地头蛇，在下说不愿见，便不愿见！……”

壮汉见展白出言不逊，骂到他们公子头上，大喝一声：“不愿见，你也得见！”喝声中单臂一晃，“探骊取珠”直向展白胸前抓来。

展白见他出招迅速，劲风破空，知道这壮汉武功不弱，但他正在气头上，见壮汉招到，不愿躲闪，用一招“缚虎擒龙”，左掌肉壮汉打来的右臂搭去，右掌平胸推出，猛劈壮汉前胸要害。

像这种“以攻还攻”的打法，武林少见，不但大出壮汉的意外，就连坐在茶座上的“祥麟公子”兄妹及属下高手，也莫不耸然动容……

可是，二人都是攻势，出手实在太快，“祥麟公子’一干人来不及出声阻止，“嘭”的一声，那壮汉已被展白一掌震飞两丈开外，半空中喷出一口鲜血，颀长身形“叭哒”一声摔落地上，动也没动，显然是毙命了。

四周茶客一看打死人了，纷纷离座而起，刹时一阵大乱……

一声厉啸，划空而起，一条身影平射而至，身形未落地，招已先出，犹如一头大鹰一般，十指箕张，凌空向展白头顶击下。

这一招威势奇猛，迅如星火，展白想躲也设法躲，“霸王举鼎”，双掌过顶猛向来势迎去。

“嘭！”又是硬打硬，展白自觉如万斤铁锤砸在双臂上，一阵气翻血涌，双眼金星乱迸，踉跄五、六步，仍然站不稳，一屁股坐在地上。

来人凌空一击，把展白打坐落地，身形泻地，不等展白翻身坐起，双掌一挫，又向展白胸前推出一掌。

来人下了狠心，想一掌把展白击毙，以代死去的属下报仇，这一掌用出了全力，只见掌凤如飙卷至，展白这一次想躲也来不及了。眼看要伤在来人掌势之下，突听一声喝叱：“巴兄！且慢——”

听到这喝声，来人掌势一缓，展白却已单足一点地面，翻身而起，横身飘跃八尺。

一打量来人，却是一个面目黧黑的瘦小老者，一身闪闪发光的黑衣，双掌平伸着叉在胸前，两掌的小指上各套着一个钢环，钢环的另一端系着下襟

两摆衣角，正瞪着一只棱芒刺人的三角眼，望定展白。

展白死里逃生，惊魂甫定，望着这黑瘦老头的怪异装束，都是面生得紧，他这指套钢环连系衣襟的形装，也从未听人提起过。

再一看喝止黑瘦老人下毒手的，正是茶座上那气度高贵的“祥麟公子”。

“天赫兄！”“祥麟公子”飘逸走来，神情潇洒已极，先向黑瘦老头说道：“小弟是想和这位兄台交个朋友，并不是要打架。”

说着又转向展白一笑，说道：“兄台好俊的功夫，在下金焕彩，世居南京，想请兄台到寒舍盘桓几天，不知兄台肯赏光否？”

未等展白答话，那黑瘦老头却面带不愤，抢先说道：“难道公子一名属下就白白死了！……”

说着话双臂在胸前一张一翕，两只三角形的厉目更是凌茫四射，看那样子仍想向展白出手。

“打无好手，骂无好口。”“祥麟公子”拦住黑瘦老者，说道：“想我武林中人，双方一言不合，互相交手，伤残死亡是免不了的，这只能怨自己学艺不精，不能怨人家，‘混江龙’梁朋死了，我给他买一副最好棺木，重殓厚葬，再厚恤遗族就是了。”

“祥麟公子”说到这里，回头唤道：“梁珏！你过来！”

一名年轻壮汉，应声而至，满腔悲愤之色，狠狠盯了展白一眼，然后向“祥麟公子”一躬身，说道：“公子爷有什么吩咐？”

“支领三千两银子，厚葬你的兄长！”

“谢谢公子爷！”

年轻壮汉又是躬身一礼，转身自去收殓他哥哥的尸身去了，但在临走之前，恨毒地望了展白一眼。

展白也没想到一掌竟把“混江龙”梁朋打死，看到梁朋弟弟的悲愤眼色，自己心里也在暗暗后悔，不该出手太重，但又看到这被称做“公子爷”的华贵少年颐指气使的气概。

开口就是三千银子，又听他自称姓金，便已猜测到必是“祥麟公子”了。展白暗在心中忖道：“哼！还不是仗着几个臭钱，来收买人心，替他卖命！……”

那黑瘦老者见“祥麟公子”当众赏了他一个面子，怒气略平，撤去了双掌集运的功力，交叉在胸前的两臂也缓缓垂了下来，但仍向展白狠狠说道：“看在公子爷的面上，暂时饶你不死！”

展白看黑瘦老者卑夷他的神色，不由冷哼一声，傲道：“未必！……”黑瘦老者刚放松的神色，立时又紧张起来。……

但“祥麟公子”不等展白再说下去。

哈哈一笑，说道：“天大的事情，一过去就算了啦！这位兄台，我还没请教你贵姓大名呐。”

展白突然起了一个念头，暗想，“这‘祥麟公子’之父，乃是我杀父的大仇人，自己早晚要找到他父子清算这笔帐，如今当着这么多人，何不显露自己的姓名，以后也让江湖道上知道，展家还有这么一条不畏强权、为父报仇的后代根苗……”

展白想至此处，立刻说道：“在下展白，阁下想必就是闻名天下的‘祥麟公子’了！”

“承蒙谬奖！”

“祥麟公子”俊美的面容上，带着高贵无比的笑容说道：“祥麟一生好

客，如蒙展小侠不弃，请展小侠至寒舍，容祥麟一尽地主之谊！”

此时金乌西坠，夕阳霞影投射在江面上，闪烁一片金鳞。

展白正待推辞不去，忽觉眼前一亮，原来是“祥麟公子”的胞妹金彩凤在几人说话时，也走了过来，她就站在她胞兄的身后，只以一双明如秋水的眼睛望定展白，并未发言。

金彩凤有江南第一美人之称，其美艳如春华秋实，明丽如明月秋水，简直不是任何笔墨可以形容的，尤其她的性格，脱略形骸，既不腼腆见人，又不心高气傲，在任何场合都是大大方方地露面，任万人欣赏，任万人赞叹，决不藏藏躲躲，自自然然，没有一丝矫揉造作，真好像碧空皓月，枝头名花一般。

展白虽然纯朴如玉，胸不点尘，尤其最近几天绝色美女见过好几个，像慕容红、展婉儿、樊素鸾……但觉得无论任何美女，也无法和眼前的金彩凤相比拟，只觉她明丽照人，尤其她嘴角上那一对浅浅的梨涡，没有笑也似乎带着甜蜜的笑容，展白与她目光相触，不由微微一呆，在心中暗暗喝彩：“好美！……”

见展白未再推辞，“祥麟公子”以为展白答应了，立即吩咐手下带车、备马、抬轿，倏时车、马、轿都到，“祥麟公子”向展白一抱拳，说道：“请吧！”

展白此时再想推辞也说不出口来了，只有走到哪里算哪里，跨上一匹马去，众人骑马的骑马，上轿的上轿。

“祥麟公子”与展白并辔而行，一路上高谈阔论，显得既热情，又诚恳，展白心存仇视，但也不得不暗暗佩服，“祥麟热肠”，江湖传言不虚。

尤其那金彩凤，也弃轿不坐，骑了一匹雪白的骏马，随在胞兄身侧，隔着“祥麟公子”，不时以她那美得不能再美的俏目，瞥望展白两眼，她自始至终一句话也没有说，但她的娇美双眼，似是会说话一般，展白只觉有无限情意，从那两只美得不能再美的大眼睛里传了过来，使得他心中一阵迷惘，又是一阵迷惘……

“看他兄妹这般神俊清秀的人品，假如有一天自己正式向他兄妹的父亲寻仇时，不知能不能下狠心跟他兄妹翻脸动手？

展白心中感慨万千，沿途所经毫未留意，转眼间来到一座高大府第之前。

只见高门府第，门前上马石下马石分列左右，汉白玉的高石台阶，高达数十级，广有十数丈，气派之大从未见过。

每隔五层台阶，左右即站定两个金盔金甲、佩剑执矛的卫士，由低至高，迤逦两列，足有五、六十名之多，展白看得暗暗咋舌，心说：“想不到武林豪门，竟有这等气派，即是王侯府第也不过如此了……”

众人到了府前，下车下马。

“祥麟公子”满脸春风，丝毫不带骄矜之色，很热诚地握着展白的手，当先迈步登阶。

金甲卫士逐个地收矛致敬，展白不由心中暗叹，看“祥麟公子”富甲王侯，势可盖天，对自己一个落魄少年，竟如此热情，真不愧“祥麟热肠”之名！……

门楼檐牙耸云，廊檐下挂满了金字大匾，“状元及弟”、“进士”、“榜眼”、“御前一品”等等……不胜枚举，当中一块匾，斗大的四个金字“建业金府”，看样子这“祥麟公子”不但是武林豪门，而且是官宦世家了。

黑漆大门的右侧，挂着“千顷牌”、“万顷牌”的牌子，另有一块金底红字的牌子，上书“江南第一家”，分外刺眼。

“哼！”展白心说：“好大的口气！”

展白一路观望、思索着，被“祥麟公子”让进一座大厅，此时天已昏黑，大厅内燃起了上百盏的灯烛，把一座宽敞豪华的大厅，照耀得金碧辉煌。

“展兄想必尚未用餐。”“祥麟公子”含笑说道：“小弟聊尽地主之谊，请展兄便饭，千万别客气！”

“祥麟公子”说罢，也不等展白答应，即回头吩咐属下摆饭。

“哥哥！你真是——”始终未开口说话的金彩凤，忽然美目流转，眼光往“祥麟公子”转到展白身上，吐声如呖呖莺鸣，说道：“看展小侠——”

这有着“江南第一美人”之称的金彩凤，当真是眼睛会说话，就她这么两句不完整话一说，“祥麟公子”已经明白，哈哈一笑，说道：“不是妹妹提起我倒忘了。”

说着提高声音说道：“来人呐！”

应声从一座翠玉屏风后面，转出四个青衣小婢，袅袅走至“祥麟公子”面前，齐身敛衽行礼，齐叫了一声：“公子爷——”

“伺候贵宾沐浴更衣！”“祥麟公子”一挥手，四个青衣小婢一齐来到展白面前，敛衽为礼说道：“贵宾，请来吧！”

说罢当先走去，展白略一犹豫，看到自己一身汗垢，也真该梳洗一番了，也不客气，即随着那四个青衣小婢行去。

走过几道铺着华贵地毡的雨道，青衣小婢推开一扇高大琉璃门，已进入一间豪华宽敞的浴室。

只见浴室中央一个两丈见方的浴池，池中水清见底，池中央一座白玉雕塑的半裸女像，女像肩上负着一个花瓶似的水瓻，一缕清泉由瓻中倾入池内，水声溅珠泼玉，今人入浴之前，先有一种清新洁净、尘俗皆消之感。

四个青衣小婢一进浴室，即自行宽衣解带，把展白吓了一跳，急问道：“怎么！你们也要洗澡呀？”

第二二章　毒酒

在展白大感意外、惊诧莫名之际，那四名青衣妙龄小婢，于豪华浴室之中，对着一个陌生男子，双眼瞪视之下，竟大大方方把身上的衣服脱了个净光。

只见四个青衣婢女，粉臂玉腿，酥胸丰臀，除了一抹极短的丝质短裤、一抹极窄的粉红胸巾之外，粉白胴体上已是一丝不挂。

展白眼睛睁了好大，瞠目结舌地望着这大大出乎意外的满眼春光，简直已是话都说不出来了。

那四个妙龄婢女，都好像没有那么回事一般，极自然地把香巾、浴具……一样一样地准备舒齐，好像这些事做得非常熟悉，但转脸见展白还不脱衣服，兀自站在那里瞪着眼睛发怔。

不由掩嘴一笑，那八只俏目，曼波流光，意思已明显地说出来：“ 要洗澡，怎么不脱衣服？ ”

羞耻之心，人皆有之，一个大男人，睁大白眼当着陌生女子面前脱衣服，除非神经病，任何人也没有这份胆量。

任你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江湖豪客，遇到这种场面，也会感到尴尬万分。

展白虽有一次大白天当着女性撕破周身衣服。

但那是被“ 银萧夺魂 ”章士朋的“ 音魔夺魂 ”所伤，一时失去理性，在幻觉中做出的下意识行动。

但此时他却是头脑清醒，虽然会意四个妙龄女婢眼光中所露的意思，但一时之间，仍是没有勇气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

此时，突然室外一个轻盈的脚步声走来，忽从门外传进莺声燕语说道：“ 前厅酒席已经摆上了，贵客沐浴已毕，就请入席！ ”

四个赤裸小婢，一齐哈哈笑道：“ 他……还没有开始洗哩！ ”说完又是哈哈……笑了一阵。

“ 怎么？这么久了，你们四个还不服侍…… ”门外之人说至此处，忽推门而入。

见展白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站在浴室中央发怔，她马上笑语盈盈地说道：“ 看你们四个，没先给客人解衣服，倒先把自己剥得光光的，真是！你们越来越不会做事了！ ”

展白见进来的也是一个婢女模样的少女，双十年华，风韵娟然，年纪比四个小婢略大，一身浅粉衣裙，服饰也比较考究，想必她是一个地位较高的婢女。

但，她一进门便来解展白的衣钮，展白心里一怔，尴尬万分地左右为难。

展白一怔之下，粉衣婢女素手已到他胸前，展白一惊，不由得闪身一躲。

但那粉衣婢女身手竟似不弱，心思更是灵巧，在伸出柔荑时，好像算定展白必会向一侧躲问，顺手向侧一拨，尖长的两指轻轻一扯，竟把展白肋下的衣钮解开了。

粉衣婢女咯咯一笑，说道：“ 贵客可能是第一次来金府，不惯我们服侍，请担代了！ ”

口中说着，尖长两指扯着展白襟前衣绊，并未放开，身形巧妙地一转，已把展白的衣襟解开。

展白穿的外衣，仍是绣有“ 豹突山庄 ”标志的那件黑绸风氅，敞领博带，

只有肋下一个扣绊，被粉衣婢女一扯扯开，已然是脱下一半。

展白心头微惊，估不到金府一个婢女，竟具有这等身手。此时，粉衣婢女拉住展白衣襟，转身让给展白了一个侧背，展白此时要想出手伤她，可说是易如反掌。

但展白是来金府作客，虽然已知道这金府的老人“青蚨神”金九，是自己的杀父仇人，但未到翻脸动手以前，怎样也不能向一个婢女先下毒手。因此，他只是窘得脸孔绯红，并没有出手推开粉衣婢女，嘴中却吃吃地说道：“姑娘！你们出去，我自己来……”

可是，他的话尚未说完，“叭”的一声，一本彩色封面的书，从展白怀中掉下地来……

“哟，这是什么花书？这样好看！”粉衣婢女转眼瞥见，嘴中一边说，一边身形微弯，伸手便要拾取。

展白大惊，知道自己只身深入仇人家中，这是藏龙卧虎、奇人高手如云之地，而《锁骨销魂天佛卷》又是一本武林人物人人都欲争夺的“天下第一奇书”，岂能让别人过目？大惊之下，单掌用力一推，粉衣婢女不防，被展白一掌推在左肩之上，“哎……哟”半声、飞出五步，“噗通”一声，头下脚上，一头栽进满池清水的浴池之中。

水花四溅，粉衣婢女在浴池中翻了一个身又爬了上来，张嘴吐出一口清水，周身水淋淋的，已成了名符其实的“落汤鸡”，头上的青丝，身上的绸衣都被水湿透了。

此时展白已拾起《锁骨销魂天佛卷》，藏在怀内，见粉衣婢女落进浴池，狼狈不堪，心生歉意……

但那四个赤裸裸的小婢可笑弯了腰，拍手打掌，笑得玉体乱颤！

“四个鬼头！你们笑什么？”粉衣婢女狠狠白了展白一眼，一肚子气没地出，竟向四个小婢骂道：“还不快把我扶上来，重新放水，服侍客人洗澡！”

四个赤裸小婢，对粉衣婢女好像十分畏惧，被粉衣婢女一骂，果然齐收了笑声，从浴池中把粉衣婢女拉了上来，又把池中的水统统放出，待要重新放水时，那粉衣婢女突然说道：“这客人是公子爷的贵宾，‘兰玉汤’不够尊敬，放那边的‘温乡水’吧！”

听到粉衣婢女如此说，四个赤裸小婢，微愕了一下，但看到粉衣婢女美目生威，忙又低下头去，果然，到另一个水门按钮，立即打开开关，一泓清泉，从半裸石雕女郎肩上水甑中泻了出来。

展白绝未留意粉衣婢女，指示四个赤裸小婢放水时的脸色，只看到她一身湿衣紧贴在身上，衬出她丰满胴体上的玲珑曲线，而且粉衣白肉隐隐现现，美是够美，但狼狈也够狼狈了，心中老大不忍，抱歉地说道：“那本书，实在不能给你看，在下一时鲁莽，唐突处，姑娘多多原谅！”

“我们本是服侍爷们的，服侍不好，要打要骂，任凭爷们高兴，谁叫我们爹妈不长眼，生下我们来就是当婢女的命呢！”

粉衣婢女说此话时，语气冰冷已极。但展白自知理屈，也不在意，仍然诚恳地说道：“在下自幼贫苦，未受人服侍惯，还是请诸位姑娘退出，由在下自行沐浴好了！”

粉衣婢女略一迟疑，当即说道：“恭敬不如从命，客人既怕我们服侍不周，命我们出去，我们只好出去了。”

说罢，对怔在一边四个赤裸小婢说道：“穿上衣服，我们走！”

四个小婢对粉衣婢女像是不敢违抗，当即把衣服穿好，各自退了出去。粉衣婢女临走时，又说道：“客人请快一点洗，别叫我家公子爷在酒席宴前紧等！”

说罢，也不等展白回答，身形一闪，走了出去。

展白匆匆洗好，金府为他准备的新衣他也不穿，仍然穿上自己那套破衣，出了浴室，却见四个青衣小婢，仍然在门前等着，当即随着四个青衣小婢，来到了大厅。

尚未走进大厅跟前，老远便听到那些江湖豪客高声谈笑，展白注意一听，却正在谈论自己。只听一人说道：“这小子，看不出什么路数，但手底下还真有两下子，‘混江龙’梁朋，竟吃不住他一掌！”

另一人接口道：“手法杂得很，不知他小小年纪是怎样练的？”

接着，一片啧啧称赞之声。

展白听到人在背地里暗赞自己，禁不住心里略感欣慰。但忽听一个人高声嚷道：“你们别替他吹了！他还不是接不住‘铁翼飞鹏’巴二爷的一击！……”

展白此时已迈进大厅，数十道眼光一齐投了过来，众人只觉眼前一亮，眼见方才进来时，满头乱发，一脸汗渍的落魄少年，竟一变为丰神俊朗、玉面朱唇、眉梢眼角英气勃勃的美少年。

虽然他身上还是那件破旧的黑绸长衫，但已掩饰不住他那俊美的仪表。

众人的议论，立刻被展白不凡的风姿镇住了，一齐哑口无言，瞪大双眼望着他。那有着“江南第一美人”之称的金府千金金彩凤，一双如水的美目，更是一瞬不瞬望着他，闪过了一道奇异的光辉……

“祥麟公子”早已站起，抱拳肃容，请展白入席，并为展白一一介绍在座的众人。

展白见大厅中长条桌摆成一个马蹄形，在座的江湖豪客，足有数十人之多，一个个精华内蕴，双目神光慑人，知道均是武林高手。他一边袍拳向众人见礼，一边听“祥麟公子”念道：“这位是‘铁背驼龙’公孙楚前辈！”展白见是一个驼背老者，神态威猛，双目神光如电，知是一大高手，一抱拳道：“公孙前辈，久仰，久仰！”

“铁背驼龙”哈哈一阵大笑，声震屋瓦，道：“小哥儿，不必客气！”

“这位是‘铁翼飞鹏’巴天赫前辈！”“祥麟公子”在说到“铁翼飞鹏”巴天赫时，特别加重了语气，“刚才展兄已经会过了，所谓‘不打不成相识’，今后还请二位多亲近亲近。”说完也是哈哈一阵大笑。

展白只觉脸上发烧，一股被羞辱后的愤怒之感，直冲脑门，但是他却强忍着没有发作出来，心里却自责道：“展白呀！展白！你连人家门下一个食客都打不过，还向人家主儿报雪深仇？……”

展白心情激动，“祥麟公子”逐次介绍，诸武林高手之中随便提出任何一人，都可震动武林，但他一个也没有听进耳中，只是怔怔地站在那里，内心中却是热血沸腾，因此，竟连眼前的见面礼都忘了。

突听一声冷哼，起自座侧，声音虽不大，却彻骨冰冷，冷哼过后，一人昂然说道：“既没有真才实学，又毫不懂江湖礼数，竟恬然敢坐高位！”

等到这一声冷哼，及这讥刺如利箭的语气传来，把展白从羞愤中惊醒过来，转头一看，竟是一个黑衣俊美少年所发。

这俊美少年绝不到二十岁，生得面如傅粉，唇若涂丹，长眉入鬓，目若朗星。不但人长得如潘安、宋玉，就看他小小年纪能杂坐在众多一流高手之

列，武功必也不弱。

原来这黑衣美少年，乃是“青蚨神”金九的爱徒，名唤孟如萍，从小在金府长大，金九爱护他不亚于爱自己的独子金祥麟，因此把自己一身高强的武功，倾囊相授。虽然这孟如萍，年纪不大，但已有了很高的武功，尤其对“青蚨神”的绝门暗器“青蚨金钱镖”，可以说完全承袭了下来，只是内功真力还稍欠火候而已，在江湖年轻一辈的武林高手之中，堪称为佼佼，已经叫响了一个名号，人称“玉面小青蚨”！

“玉面小青蚨”与金氏兄妹年龄相若，比“祥麟公子”小两岁，比金彩凤大一岁，与“祥麟公子”兄妹从小一块长大，情逾同胞。年纪稍长，渐解人事，金彩凤又是美逾天人的美丽，而他自己自视甚高，虽是寄养在金府的一个孤儿，内心里却把这有着“江南第一美人”之称的金彩凤，视为自己的爱侣。

金彩凤对他也很好，平常“萍哥长，萍哥短”地乱叫，但“玉面小青蚨”并不能感到满足，因为他看得出，金彩凤对他只是兄妹般的感情，却缺少年轻恋人的热爱。尤其金彩凤为“青蚨神”金九最幼的爱女，从小娇生惯养，心里要怎样便怎样，常喜欢东跑西跑，尤其喜欢与江湖上人物接近，毫不避讳，脱略形迹，与任何新崛起的年轻好手都愿意拉拢，但，这些落在“玉面小青蚨”的眼中，却最使他内心妒忌难安。

今天回程上，并辔骑马，到了家中，显出不寻常的关注，“玉面小青蚨”已经满脸妒火烧到脸门上，别看以前那么多武林杰出的后起之秀没有从他手中，把这“江南第一美人”抢走，可是，这落魄少年的出现，却使他有了不祥的预感。

又见众人都在背地暗赞展白，他才大声叫出那一句：“他还不是接不住‘铁翼飞鹏”巴二爷的一击！”

如今展白被“祥麟公子”拉到首座，不按例规退下，所以他抓住这个机会，给展白下不了台，再者也是借机会向展白挑衅，想以自己手中一柄剑，肋下一囊“青蚨金钱镖”，把展白赶走或除去，以拔掉这个“肉中刺，眼中钉”。

展白早就心里不自在，强自按压着未发作，如今听“玉面小青蚨”这一讥讽，再也按压不住，立刻一抱拳说道：“到贵府来，并非出自在下情愿，既然不受欢迎，在下就此告辞！”

说罢拂袖而起，便欲起身离去……

“祥麟公子”赶紧上前拦住，含笑说道：“展兄，难道以为意不至诚吗？酒宴已经摆好，无论如何也得请展兄略进几杯水酒，也好让祥麟一尽地主之谊！’

展白见“祥麟公子”语意诚恳，心中暗歉：“祥麟热肠，言下不虚，看他礼贤下士，谦虚诚恳，完全发自内心，决不是机诈权谋之士做作得出来的！”

但嘴中仍说道：“金兄盛情，在下心领了！实是在下真有急事，改日再讨扰吧！”

说着仍向外走去。

金府既敢挂“江南第一家”的牌子，待客的席面真是够考究了，珍馐美味已不足喻其珍，“龙肝凤髓”亦不足喻其贵，菜才上了几道，酒仅打开一坛，已是满室清香，有个老饕，已是唾涎欲滴，但展白腹中纵是饥肠辘辘，对那美酒佳肴已是丝毫不感兴趣，“君子不吃嗟来食”，良有以也。

尚未等“祥麟公子”再发言，“玉面小青蚨”已然呼的一声，从坐位上站了起来，冷冷地说道：“要走就走！何必装腔作势，难道我们建业金府，还缺了你这位高客吗！”

“师兄！”金彩凤忍不住在一边道：“你这算什么？哥哥留客，你逐客！”

“祥麟公子”也向孟如萍瞪了一眼，仍然万分诚挚地拉住展白道：“在下这位小师弟火爆性子，鲁莽之处请谅！展兄，有再要紧的急事，也喝两杯水酒再走，若不然，展兄便是瞧不起祥麟了！”

展白哪里肯再就座，心里执意要走，连几位前辈高手，也都出言留他，他一概不应。

“年轻人别拖拖拉拉！一点不爽侠！”“铁背驼龙”是出名的酒鬼，见酒摆了半天，不能到口，早已不耐道：“难道这金府是鸿门宴，酒中放毒药，你这小娃儿才不敢喝！”

这一句话激怒了展白，道：“公孙前辈这一说，展白倒非要喝三杯不可了，但话说在头里，在下三杯酒干，立刻就走，也免得诸位讥笑展白是怕死贪生之辈！”

说罢，端起桌上酒杯，向四周围一举道：“来！展白后生晚辈，敬各位前辈一杯！”仰脖子一饮而尽。

“我也算老前辈吗？”金彩凤说着，咯咯一笑，也陪着喝了一杯。

展白脸一红，这一杯酒下肚，就觉得像一股烙红了的铁，倒进腹中一样，只觉奇热如焚，不由心中一懔，暗道：“莫非酒中真有烈性毒药？”

但转又暗想，这绝不可能，“祥麟公子”尚不知自己的身份，他没有害死自己的理由，而且他名列“武林四公子”之一，岂肯当着这多武林顶尖高手面前，施用下流暗算手段？

这样一想，在众人纷纷干杯喝彩声中，他又端起了第二杯酒道：“展白经少识薄，刚才失言，第一杯敬前辈，这第二杯敬诸位同辈先进！”

“这才像话！”金彩凤娇笑倩兮，轻语轻盈，这“江南第一美人”美目流波望着展白，可说是风情万种。

展白却犹如未见，一仰脖子又喝下第二杯酒。

“玉面小青蚨”看在眼里，恨得心头痒痒的，真想探手镖囊，以“倒洒金饯”手法，把展白打成一个筛子底。

展白怎知道“江南第一美人”娇声笑语之中，已给他点燃了一盆醋火？可是，这第二杯下肚，直觉得五内如焚，一股热流从丹田直涌泥丸，说不出的一种冲动和欲念，愤然兴起……

展白想定了“祥麟公子”不会当众暗算于他，是以仍不在意，还以为自己是空腹吃酒，所以才有这样强烈的反应……

但，金彩凤已看出了不对，她一个女孩子吃了两杯酒，还毫不在乎，因为她知道这酒是家中窖藏的上好美酒“女儿红”，酒性醇而不烈，展白一个大男人吃个十杯八杯的也不妨事，怎么两杯酒方下肚，脸上便似红布一样，而且双眼射出奇异的光辉，身形竟摇摇欲倒，这是怎么回事？

“咦——”

她刚惊噫半声，还不及询问何因，展白已端起第三杯酒，仰起脖子又喝了下去。

“好酒！”展白周身像火炭一样，高烧已到半昏迷状态，心中似已觉得不对，遽然一阵剧痛，立即知是受了暗算，想到以“祥麟公子”在武林中的

身份地位，竟然对自己施出了这种卑鄙下流的手段，又想到自己孤身落在仇人手中，后果实不堪设想，自己一死一切算完，展氏门中绝了后，杀父之仇再也报不成了，不由悲愤已极地骂道：“ 金氏门中的好酒！三杯便可断肠！只可恨…… ”

说到这里，翻身栽倒，已经是人事不知了！……

第二三章　凤求凰

也不知过了多久，展白又苏醒过来，睁眼一看，自己躺在一个考究的床上。

只见绣被锦褥，罗帐金钩，清幽虽不及慕容府中“凌风公子”的寝室，但豪华又有过之。

展白苏醒后，只觉喉干如裂，腹内仍似有余烬在燃烧，茫然叫了一声：“水……”

一个清秀脱俗的小男孩，和一个俊美无比的小女孩，正是明明和兰兰，见展白醒来，面现喜色，转头便向室外跑去，一边高声叫道：“阿姨！阿姨！他醒过来了！”

应声走进一个淡装丽人来，正是“江南第一美人”金彩凤。

今天，她只穿了一件淡淡如云的罗衣，满头的青丝只随便在顶上挽了一个髻儿，余下的长发飘坠身后，发上没有一件首饰，脸上不施一点脂粉，但更显出了她天香国色、举世无双的丽质，不愧誉为“江南第一美人”，更应了一句俗话，“真正的美人是无

须化装的”，一点不假。

她走进屋来，见展白睁开眼睛，秋水如神的双眼一亮，双颊梨涡隐现，樱唇如花朵般绽开，贝齿灿然，她笑了但现在他是独卧静室，心智乍醒，一眼看到如此美丽的金彩凤，不内心底暗赞了一声，“好美！……”“展小侠！”金彩凤从百花盛开似的笑容中，吐出莺声呖呖。说道：“你醒过来啦！小红，快倒茶来！”

展白干渴难忍，但未等他说出，金彩凤似已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立刻回头叫人倒茶。绣帘启处，一个粉色衣裙的婢女，手托一杯香茗走了进来。

展白一看，正是在浴室中抢自己的《锁骨销魂天佛卷》，被自己一掌打落浴池里的婢女。

但此时，他不顾其他，抓过茶杯来，鲸饮而尽，喝完以后，尤感还渴，用舌头舔着嘴唇。……

“想你是渴坏了！”金彩凤笑道：“小红，再端一杯来！”

她美是到了极点，聪明也是到了极点，别人心中所想，似乎无须说出来，她已经猜到。

但那叫“小红”的粉衣婢女尚未回身，明明和兰兰已从房外提了一只宜兴官窑细瓷茶壶走了进来，一边嘴中还叫道：“来啦！茶来啦！”

急得小红忙上前接住，并埋怨道：“哎呀！我的小祖宗！把壶打坏了还没有关系，要烫了你们两个人的脚，可不是玩的！”

“红姐姐，不要看不起人！”明明刁钻地道：“我就是把壶丢出，水也不会溅出来！”

说着手腕向外一抖，把一只看来价值颇昂的宜兴官窑细瓷茶壶竟凌空向小红掷来。

“哎呀！”小红粉脸变色，要是暗器打来，她可以一掌劈落或纵身躲闪，但这是一只名贵的茶壶，乃是大内之物，当今圣上听赐，尤其明明把茶壶出手，紫金提手已然倒下，壶中又满注滚水，一个接不好，不但要把柔嫩的十指烫伤，说不定还会把茶壶打破，是以她虽有不错的武功，也吓得惊叫出声。

正在小红举着双手、不知如何是好之际，金彩凤却在一边笑骂道：“明

明！你真淘气！”

说话之间，纤手一扬，平飞急射而至的茶壶，被掌风一阻，竟向高升三尺，势尽下落之际，紫金提手向上一立，小红趁势伸手提住壶梁，满壶滚水果然点滴未溅出来，但小红已然吓出了一身冷汗。

展白侧卧在床上，把这些看在眼里，心中无限感慨。看这建业金府，妇人孺子都具有这等好手，的确是不可轻视。

展白喝了小红倒的茶，腹内的焦躁好了一些，但四肢发软，手脚仍不能举动。

正在此时，绣帘启处，一连串又走进四个青衣小婢。

其中一个青衣小婢，微向金彩凤一屈膝禀道：“启禀小姐，公子驾到！”

“他的消息，可倒灵通！”

金彩凤一语未毕，祥麟公子巾带飘扬，步履潇洒，已然踱了进来，身后跟着“铁背驼龙”与“铁翼飞鹏”。

“展兄，已清醒了！”

祥麟公子一进屋来，便趋至床前，态度很是关切地问候展白，但展白双眼故意望向帐顶，不理不睬。

对展白的冷傲神情，祥麟公子毫不在意，仍然热忱地说道：“展兄误浴‘寒泉水’，寒闭百窍，又被三杯热酒一逼，是以昏绝过去，但不要紧，虽然周身筋络尽散，暂时不能行动，好在我家还有解寒驱毒之药，不出三日，展兄便可好了，这……”

祥麟公子还待说下去，展白却冷冷地插言道：“倒是巧得很啊！”

他这句话冰冷说出，刺人已极，连祥麟公子素以沉稳见称的人，也不由一愣。但转又笑道：“也难怪展兄起疑，赶巧‘铁背驼龙’公孙前辈说了那句玩笑话，展兄误认为酒中有毒，竟豪气干云，以身相试，当场倒下，不要说是展兄，当时连祥麟也被蒙住了，后来听小红说才知道展兄不惯下人服侍，自行浴室放水，想是把水门放错了，误以寒泉当温汤，才有这番差错！”

祥麟公子说完，又哈哈一笑，连连抱歉不止。

“哈哈哈！”铁背驼龙也在一边哈哈大笑道：“不过，这一来倒显出小哥儿的胆量来了！当真是视死如归，佩服！佩服！”

这驼背老人，震惊武林的江湖高手，喉音洪亮，笑声震瓦，翘起大拇指来赞誉展白。

“铁翼飞鹏”却在一边冷冷地说道：“你用不着心怀不豫，祥麟公子侠骨柔肠，礼贤下士，天下圣名，真要和你过不去，也用不到在酒里做手脚，这完全是个巧合，由不得你不信！”

这“铁背驼龙”与“铁翼飞鹏”合称为“金府双铁卫”，在金府地位之高，在江湖上声誉之隆，可说是无与伦比，也都这样说，想必不会有假。

但展白还是不信，冷冷说道：“展白不惯别人服侍是实，但浴池的水不是展白自己放却是真。两位老前辈说话一言九鼎，更不会假，金公子又是正人君子，非是暗算害人。那么，我展白一定是自己中风、中暑，突然昏厥？还是不胜酒量，三杯醉倒了？”

展白虽没指责着谁，但任何人也听得出他话中的含意，想祥麟公子在武林中地位何等崇高，岂可受展白如此轻蔑？连金彩凤都耸然动容，“金府双铁卫”更是怒容满面双双便要发作……

祥麟公子却意外地很冷静，对展白的辱骂讥讽毫不为意，反倒转头向那

叫“小红”的粉衣婢女说道：“谎言欺主，骄傲慢客，你已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难道还要等我说话吗？”

小红闻言，面色大变，只怔了一怔，便无言地转身退至室外，只听“嘭”的一声大响，接着传来重物坠地的声音。

从这声音里，展白已判明了是怎么回事，不由心头大受震动，暗惊：“难道祥麟公子轻轻松松几句话，那粉衣婢女竟自绝了吗？这金府的家法也真够严苛！……”

在展白看来触目惊心，但室内金府上上下下的人却好像没有那么回事一般，神色自若。

祥麟公子却站起身来说道：“展兄好好养息吧，三日保证你痊愈！”

说罢，头也不回的带着“金府双铁卫”及四名青衣婢女走出房去。

明明和兰兰已不知何时，早跑到外边玩去了。

室内仅留下金彩凤与展白二人。

金彩凤望着展白，幽幽地说道：“我哥哥这样做，对别人而言，可俺是莫大的赏脸。但对你来说，却是适得其反，更引起了你的反感！”

“请道其详！”展白原仇恨金府的人，如今见到这残酷的一幕，仇恨里更加上厌恶，纵然对着江南绝色美人，已引不起他一丝绮念，因此神情与语调一样的冰冷。

“小红在我家中虽是一个婢女，但地位并不低，只因为她简慢客人，我哥哥便赐她一死，这要在一般江湖豪客来说，还不是极端的赏脸吗？一定要惶恐万分，感激莫名，认我哥哥为礼贤下士的知己，死心塌地地报效我家了。可是，你不同……”

金彩凤还待说下去，展白冷笑一声道：“ 我不是毫无人性，以他人的生命，向江湖人物买好。你哥哥以别人的生命，来向我买好，并希望我感恩图报，那更是妄想，反适足引起我的反感。”金彩凤道：“可是，我哥哥处事公正，完全就事论事，并没有成心向你买好。小红谎言欺主，罪不容赦。她简慢客人，暗算客人，是为不敬。不忠不敬之事被揭露，脸上挂不住，自杀身死，算是一赎前愆，而且她自己一死，也表现了她愿意以死洗刷她自身的污点，于各方面来讲，并没有什么不对。何况，也不是我哥哥的错，你为什么这般仇视我哥哥呢？除非另有原因，不然那就很费人猜解了！”

金彩凤分析事理，观察入微，展白不由心折，不愿再跟她多谈，深怕再谈下去，对方的内情没有摸清，自己反而先泄了底，对自己以后报仇的事不大方便，但忽然脑子一动，忍不住又问道：

“那‘地心寒泉水’既然具有寒毒，为什么要引到浴室去呢？莫不是……”

金彩凤婉然一笑道：“建业金府要想设机关害人，也用不到放在家中浴室里，那是我父亲引来做为练功用的！”

“你父亲！”展白睁大了眼睛问道：“怎么一直没有见到你父亲，难道你父亲不住在家中吗？”

“我父亲就住在家中！”金彩凤微现诧异地说道：“不过，他老人家不利于行，不能出来见客罢了！”

“他住在什么地方？”展白这话问得过急了些。

“怎么？”金彩凤更见惊奇道：“展小侠认识我父亲？”

展白一声惨笑道：“青蚨神金九，江湖上有几人不知令尊的大名！”

金彩凤也笑了道：“只闻名未见面？”

展白点了点头，算是默认。

金彩凤道：“那还差不多，我父亲已有几十年没有出外走动过了，依你的年纪，不可能见过我父亲！”

展白脱口问道：“那是为什么？”

金彩凤眼中射出疑问的光芒诧道：“展小侠，你好像对我的父亲很关心？”

展白脸一红，知道自己问得太露骨，已引起金彩凤的疑心，随摇了摇头道：“我不过只是好奇，以令尊在江湖上的威望，不知为什么竟呆在家中十几年不履江湖？”

金彩凤果然不再起疑，美丽的脸上换了一种黯淡的神情说道：“我父亲十几年前得了一场怪病，双腿不能行走，故此才没有出过门，只在后院‘怡情院’养息。”

展白恍然而悟，心中已暗暗有了决定，随即不再多问。

从此，展白在金府养伤，金彩凤常常到房中看顾他，“祥麟公子”因为时有江湖豪客造访，倒很少来看视展白。转眼三天过去，这是第三天的傍晚了，展白伤势已完全复康，即时就告辞欲走，恰巧“祥麟公子”未在家中，金彩凤百般挽留他，但展白决定告辞。

从金彩凤那恋恋不舍的神情上看来，无疑短短两日相聚，这有着“江南第一美人”之称的绝色佳丽金彩凤，芳心已暗暗爱上展白了。

但展白对这人人羡慕向往的绝色佳人，却一点也没有放在心上，金彩凤的软语温存，以及对他的万缕柔情，他连看都懒得看。

可是展白愈是这样漠然无动于衷，金彩凤愈觉得他与众不同，爱他的心更切了。

“你为什么病一好，就急着要走呢？”金彩凤双眼迷惑地望着展白道：“难道不能在我家多住几天吗？”

“不行！”展白斩金断铁地说：“因为我有急事：”

“想是我家不好或……”金彩凤泫然欲泣。

“我倒没有那么说。”展白道：“不过我不能多在贵府耽搁罢了。”语调仍是冷冰冰的。

“难道多住一夜也不行吗？……”金彩凤说至此处，一双明媚的大眼睛里，已经涌出了明亮的泪珠。

展白见她花容黯然，明眸含泪，犹如带雨梨花，显得分外明媚动人，不由心内一荡，叹了一声道：“唉！这……这是不可能的！……”

这刹那之间，他明白了，他并不是不爱这“江南第一美人”，美色人人爱，何况，这美人对他还是情有独钟呢！但是埋在心里的仇恨，使他不能爱她。

因此，在万感交集之中，迸出了这么一句无头无尾的话。

说完之后他再也不回头，背上“无情碧剑”，大步向门外走去。

因为，他心里明白，如果再稍一延留，恐怕真狠不下心肠走出金府。万一自己控制不住感情，爱上了杀父仇人的女儿，那自己将何以自处？报仇既不能，不报仇良心难安……那结果是不堪设想的。

但展白方走了两步，金彩凤突然一把拉住他的手臂，悲声说道：“你再稍等一会，听我说两句成不成？……”

尚未等展白答言，突然衣袂飘风，从窗外射进一条人影！

人影落地，展白与金彩凤同时看清，来人正是“青蛛神”的爱徒、与金氏兄妹一起长大的“玉面小青蚨”孟如萍。

“玉面小青蚨”一身黑色劲装，俊脸泛白，沉声说道：“师妹，放他走！”

“谁要你来多管闲亭！”金彩凤满脸不高兴地道：“快给我滚开！”

“玉面小青蚨”一楞，他想不到从小与自己一块长大的小师妹，对自己说话竟如此不客气。但也更激起了他的怒火，恶狠狠他说道：“师哥不在家，我不管谁来管你，难道让你把金家的脸都给丢光了……”

“啪！”一声脆响，金彩凤恨恨地打了“玉面小青蚨”一记耳光，玉容气得煞白，道：“我有什么丢脸？哥哥也不敢这样骂我！……”

“玉面小青蚨”不防金彩凤敢打他，当时被打得一愣，待他回味过来，煞白的玉面上已红肿了五个手指印，不由脸色气得铁青，狠狠地瞪了金彩凤几眼，然后向展白说道：“臭小子！今夜你要不离开金府，小太爷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说罢，一跺脚嗖的一声，窜出了门。

“这样说来，”展白冷笑一声说道：“展白倒非要多在贵府住一夜不可了！”

但“玉面小青蚨”已走得没了踪影。

金彩凤却在一边道：“展小侠，你放心好了！有我在此，他不敢动你一根汗毛！”

展白嘿嘿冷笑道：“在下还不愿沾小姐的光，自信还可以应付得了！”

金彩凤一双出奇美丽的大眼睛，好好地望了展白一会，才摇头叹道：“我金彩凤不是自夸，见到我的人，没有一个不说我生得美的。向我献殷勤、想接近我的青年男子，更不知有多少。但我从没有爱过任何人，自从见了展小侠，不知怎么，我……”

金彩凤纵然是武林世家，江湖儿女，豪爽大方，不同于一般闺阁千金，但说至此处也不禁粉面通红，住口说不下去了。

展白见她不胜娇羞，花容如玉，的确是自己生平所见的美女之中最美的美人，尤其难得的是，她对自己竟情有独钟，真可说是万金难买、可遇而不可求的佳运！他又记起在镖局做事时，一个年老镖师说过的一番话：“人生在世，交遍天下友，难得一个知己。知已难求，但红粉知己更难求，假如有一个绝色美人，许为知己，那不知要几世清修，才能得来！”

可是，如今展白遇到了红粉知己，但她却是自己杀父仇人的女儿，使自己不能接受她的爱情，真可说是造化弄人了。

展白心念电转，思前想后，一时愣了，竟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正在两人一个含羞不语，一个感慨无言，默默相对的当儿，突听门外哈哈一阵大笑，声震窗棂。

只听一个轰雷似的嗓门说道：“贤侄女，听说你给咱们金府丢人了！那小子……”

金彩凤、展白闻言，差不多是同时脸上变色，腾身窜出门外。

“孟如萍！”金彩风气得花容惨白，尖声骂道：“你敢血口喷人，从此，我金彩凤不认你这师兄！”

展白哈哈大笑道：“我以为你小子有什么高招？敢大言不惭！原来是搬帮手来了，仗着人多撑腰！……”

“玉面小青蚨”听到金彩凤决绝的一骂，又被展白拿话一激，气得睚眦皆裂，厉声叫道：“我请两位前辈来，是作个见证，姓展的臭小子！你以为金府是你撒野的地方吗？就孟小爷一人也可以要你的狗命！”

现在，展白嘲笑他，已使他气愤填膺，金彩风情绝义裂的一骂，更使他睚眦皆裂，不由厉啸一声，呛啷！长剑出鞘，一式“神龙出水”，连身合剑，猛向展白刺去！

展白身形微挫，闪开迎面一剑，探手背后抓住“无情碧剑”剑柄……

但“玉面小青蚨”不等展白把剑抽出鞘来，“乌云蔽月”，“笑指南天”，“驼鸟划沙”，刷！刷！刷！闪电似地连攻三招，招招指向展白要害。

展白一时失去先机，闪、展、腾、挪，一路疾闪，最后一招腾身纵出丈外，但仍是慢了一慢，一袭长衫的后摆，被剑削落一片，一条右腿险些被孟如萍斩断。

展白惊出一身冷汗来，但“无情碧剑”已趁势擎在手中。

展白陷身孟如萍三招急攻的剑幕之中，险状百出，尤其最后一剑，差些把展白一条右腿砍下来，金彩凤吓得花容失色，最后见展白安然脱出圈外，不由尖声向孟如萍叫道：“你这样打法，是不是成心给金家的人丢脸？”

“我有什么丢脸？”孟如萍不甘示弱地反嘴嘲道：“总不像你，才是给金家丢人呢！”

金彩凤气得周身乱颤，玉面通红，恨声道：“我的事你管不着！但你与人家动手，不等人家亮出兵器来，就仗剑猛攻，连爹的人都让你丢光啦！”

“住口！”孟如萍厉叱道：“那怨他自己学艺不精，跟人家动手，拔不出剑来，难道还要别人把剑交在他手中不成？”

师兄妹二人舌剑唇枪，说话谁也不让谁，展白却趁机“呛”然一声龙吟，把“无情碧剑”撤出鞘来。

此时晚霞已收，黑夜降临，金府庭院里本来到处挂有灯烛，又加上不少男女佣人高举灯笼，围在四周看热闹，照得整个院落中如同白昼，看那些佣人个个脸上反有兴奋之色，没有一个脸露惊容，便知这金府中江湖豪客厮杀，已是司空见惯，一见有人动手过招，便齐集在院中看热闹来了。

展白“无情碧剑”擎在手中一震，寒芒在灯光中打闪，叫道：“金小姐，请你闪开！展白今夜要会一会高人！”

“好哇！”金府双铁卫不但不干涉，“铁背驼龙”反在一边高声嚷道：“小伙子！这才够劲，上啊！”

不等金彩凤再发言，“玉面小青蚨”早已厉叱一声，说道：“这回你剑已出手，该再没有话说了？臭小子！你就纳命来吧！”

招随声出，“玉面小青蚨”双脚一蹬，身形腾空而起，半突中长剑闪起一片青芒，猛向展白头上罩下。

展白见他身法轻灵，剑招毒辣，招式未到，已感到冷森森的剑气直逼面门，当下抱元守一，澄心静虑，“无情碧剑”用出一招“卷地翻天”，猛向来势撩去。

“无情碧剑”果然神兵利器，碧澄澄耀眼精芒大盛，立把“玉面小青蚨”剑光掩盖住。

第二四章　力战“玉面小青蚨”

“玉面小青蚨”似是看到展白“无情碧剑”非是凡品，但仍存心借凌空下压之势，腕上运足了劲力，猛向下削去。

“呛啷！”一声龙吟虎啸，双剑猛击在一起，在夜空灯光之下，金星四射，辉烂耀目如火树银花，蔚成一片奇景。

二人双臂均感一阵发麻，臂力竟是不相上下，当然“玉面小青蚨”是占了居高临下的光，“玉面小青蚨”飘落八尺开外，展白则稳站当场，二人不约而同一齐检视手中宝剑，看有无伤损。

“无情碧剑”一澄如水，丝毫未见损伤，“玉面小青蚨”黑铁长剑，暗青如墨，亦是未损分毫。

此时，二人心中均已有数，知道对方俱是宝剑，不再存削毁对方兵器之心，双方二次往上一凑，各展绝学，打在一起。

只见展白“无情碧剑”如惊虹绕空，“玉面小青蚨”黑铁长剑似乌龙闹海，一碧一青，两股剑气，翻腾统绕，二人打得快时，只见森森剑气毫光，却不见二人身影。

二人都是快攻快打，晃眼已打了四十余招。

“铁背驼龙”手捻虬须，一双环目瞪得滚圆，望定二人龙腾虎跃的搏斗，高声喊好，大叫大嚷地批评二人剑招：“嘿！好小子！这一招‘金针定海’施得不错，够味道。”

“嗨！可惜！‘小青蚨’！这招‘浪里斩蛟’，只差两寸，伤不到对

“铁翼飞鹏”面色深沉，虽然一双精光暴射的小圆眼紧盯场内动手的二人，但却是紧闭嘴唇，一言不发。

“江南第一美人”金彩凤，素知师兄武功已得父亲真传，暗暗为心上人担忧，一双媚如春水的明眸，瞬也不瞬地望定二人，如花的粉面上是时惊时喜，紧张地握紧双拳，掌心里已渗出香汗来。

围在四周看热闹的男女佣人，却一个个睁大了眼睛看傻了，虽然他（她）们曾见过不少次激斗，但从没有这一次紧张激烈，冷森森的剑锋，回旋生飙，寒光逼人，有几个胆小的，站不住脚，已身不由已地缓缓后退。

展白与“玉面小青蚨”却已打到了生死交关的紧张阶段。

“玉面小青蚨”剑招高超，身法轻灵，飞、腾、奔、窜，犹如灵猿跳涧，出手更是狠辣，招招不离展白要害，恨不得一剑把展白刺个对穿，除去这一大情敌。

展白内力雄浑，沉着稳定，所施剑招完全是大开大合，手、眼、身、法、步，处处显示出扎有很深根底，剑招光明正大，尤其是气度雍容，隐然有一派大家风范。

“玉面小青蚨”一边动手，一边心中生怪，看展白所用剑法，不过是武林常见的极普通的“三才剑法”，偶尔交杂上几招怪招，但也不见得高明到哪里去。自己素以剑法见长，竟然一时之间占不了上风，明明自己施出绝大杀招，展白却不慌不忙，只用一招极平常的剑法，便把自己的绝大杀招化解掉了。

这时，二人已战了将近百招，仍然不分胜负，“玉面小青蚨”心中不耐烦，正巧展白使了一招“立扫宇宙”，碧剑向“玉面小青蚨”顶上扫来。

“玉面小青蚨”身形暴缩半尺，躲过顶上一剑，黑铁剑“水中捞月”，

猛斩展白下盘。

展白双足一顿，离地三尺，手中剑演“寒星奔月”，猛点“玉面小青蚨”顶门“华盖”重穴。

按常规“玉面小青蚨”应该使“回风拂柳”，或者“游蜂戏蕊”，转身躲开展白那招“寒星奔月”，才能避招进招。

可是，“玉面小青蚨”求胜心切，弃正规战法想出险招求胜，不躲不闪，欺身横剑，用了一招“万花献佛”，剑身横着一挡展白剑势，顺势横向前推，猛砍展白前胸。

这一招，真是险极，如果展白轻功较高，能够凌空换步，身形再上提三尺，原势不变，剑尖下落，必可把“玉面小青蚨”头顶“华盖穴”刺一个血窟窿。

但二人打了一百余招，“玉面小青蚨”见展白身法迟滞，算定展白不能凌空再行上窜，故而用了这么一招险招。

展白有没有凌空换步的功力？有！但他武功内力进步太快，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目下身具内功潜力究竟有多大。又加上缺少应敌经验，他那一剑直刺下去，算定“玉面小青蚨”要向一旁躲闪。

没想到“玉面小青蚨”不退反进，横剑向他胸前切来，自己却无法再行躲闪，眼看“玉面小青蚨”黑铁长剑，贴着自己碧剑锋刃向自己胸前切到……

一般武功较低的人，还没有看出这一招的凶险，但“金府双铁卫”及金彩凤等人，却已看出这一招，真是凶险无比，不由一齐惊叫出声。

“小蚨子！”“铁背驼龙”高声大叱：“你这是什么打法！”说着腾身扑至……

说时迟，那时快，“铁背驼龙”尚未扑到，百忙中，展白运力一震手腕，把周身真力贯注剑身，猛然向下一震，“当当”一声，“玉面小青蚨”虎口一震，长铁剑脱手，掉落地上。

展白就势一翻手腕，“无情碧剑”冷森森的剑尖已逼在“玉面小青蚨”咽喉之上。

“玉面小青蚨”有险落败，心中犹如万箭齐攒，难过万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惨败，俊美的脸上变成灰色。

展白也估不到自己内力，到了收发由心的程度，一剑把“玉面小青蚨”铁剑震出手去，“无情碧剑”点在“玉面小青蚨”咽喉之上，微微一怔，并未立即施出杀手。

“哈哈哈！……”“铁背驼龙”身如飘风，已窜至二人面前，先哈哈一笑，才说道：“小哥儿，真有你的！你赢了，赢得光彩，可是，我们这只是比武性质，双方又没有深仇大恨，点到就够了，请把你的剑收回去吧！”

“铁背驼龙”红面虬须，苍头驼背，神态异常威猛，说话吐气如雷，隐然有一副震服群伦的威势。

展白是不愿杀失去抵抗力之人，再者自己父仇真相未揭之前，自己在金府仍算是作客，不愿落个无故伤人的罪名。当然，“铁背驼龙”这几句话的力量也不小，闻言竟收剑回鞘，倒纵出八尺开外说道：“谨遵老前辈吩咐。”继而又对“玉面小青蚨”冷冷地说道：“只要让你懂得，以后少再目中无人……”

“臭小子！休狂！”孟如萍突然一声厉叱。

“接住小太爷这个！”

在“玉面小青蚨”孟如萍暴喝声中，只见他左手一扬，一蓬青色光影，猛向展白周身打来。

原来“玉面小青蚨”铁剑被展白震飞，恼羞成怒，把“青蚨神”震惊江湖的独门暗器“青蚨金钱镖”以“满天花雨”手法，向展白打出。

“师兄！你敢！……”金彩凤尖声惊呼……

“如萍！”“铁背驼龙”亦感大出意外，展白算是金府的客人，都听他的话把剑收回，没想到自己人倒不给他留面子，趁人不备时猛下辣手，不由暴怒喝道：“你这算什么……”

暴喝声中，猛然挥出一掌，一股狂风劲流，卷地而起，直向漫空青色光影扫去。

但“青蚨神”的“青蚨镖”，经过特别炼制，又以特殊手法打出，逢“铁背驼龙”那么刚烈威猛的掌风，都不能完全挡住，只听几声尖锐刺耳的金刃啸风之声，已有数枚“青蚨镖”，穿过“铁背驼龙”掌风，速度反而更加迅疾，如流星殒石一般，猛向展白射至。

“铮！铮！铮！”

三声金鸣，三朵金星火花，在夜空里闪过，原来金彩凤早在手中扣了三枚“金蚨镖”准备应急，她见“铁背驼龙”掌风罡气，仍不能完全阻住孟如萍打出的“青蚨镖”，才抖手打出自己所扣的金镖，震落射向展白面门、心、腹要害的三枚“青蚨镖”。

可是，仍有四枚“青蚨镖”疾飞猛射，一左一右袭向展白双肩，两枚贴地飞奔展白双腿！

金彩凤此时再想探手取镖已来不及，只急得风目圆睁，粉脸失色……

展白却晃肩腾身，连躲过三枚，袭向左肩的一枚再也无法躲过，“噗”的一声，正打在左肩头上，深没入骨，鲜血立刻顺着手臂淌下来！

展白只觉伤处一股寒气，直侵肺腑，知系暗器有毒，不由心中一惊，但仍咬牙忍痛，闭住左肩处穴道，以右手双指，暗运“金钢”手法，硬从肉内把那枚“青蚨金钱镖”钳了出来。

“展小侠！”金彩凤掏出一颗药丸，趋前几步，幽幽地说道：“这是解药，你敷上吧！若不然……”

展白手中握着那枚带血的“青蚨镖”，脸色狰狞得可怕，双眼怒睁，眼眶都流出血来了，沿着双颊缓缓流下，对金彩凤的软语温存，犹如未见……

金彩凤大吃一惊，见展白的脸色那么可怕，芳心不由一寒，颤声道：“展小侠，请不要这样！我师兄对不起你，等我哥哥回来，我一定告诉哥哥，请哥哥给你主持公道！”

金彩凤说着，趋前握住展白左臂，把伤处衣衫撕开，以解药按进伤口之内，用一只玉掌，缓缓地揉按……

展白恍如未觉，只悲愤莫名地瞠视着远方，似是想起很大的伤心事，但众人却不知他想些什么……

“哼！”“玉面小青蚨”见金彩凤对展白关切逾恒，柔情似水，炉火中烧，冷哼一声，脸色狞恶更甚于展白，缓缓又探手镖囊。

“如萍！”“铁背驼龙”厉叱道：“你要干什么？难道一点脸面都不顾，真要等我驼子出手吗？”

这些人说话、行动，以及金彩凤为他敷药，展白浑然未觉，原来他是想到了父亲的惨死，这枚带血的“青蚨镖”不正和父亲交给他六件遗物中之一

“青铜制钱”一样吗！这使他幻想到父亲被当世六大高手的围攻，浴血苦战的情形：父亲——“霹雳剑”展云天，手执“无情碧剑”，昂立于重围之中，当世六大武林高手，聚众群杀，还是车轮战法？他猜测不到，但父亲一定是战得真力消耗殆尽，然后由“青蚨神”金九，以暗器偷袭甚或六人一齐施用暗器，亦未可知？使父亲周身负伤，然后才以乱刀乱剑把父亲杀死……但不知他们“江南七侠”，义结金兰，誓同生死，为什么六个人合起来害死父亲？这始终是使人想不透的一个谜！……

展白又继续想道：“假如父亲不死，江南七侠江湖齐名，自己长大纵然不与当今‘武林四公子’分庭抗礼，最低限度与父母逍遥山林之乐不问江湖是非，也不至于像现在的落魄江湖、几无立身之地的惨况，不可同日而语了！……”

“可是。”展白猛然警悟：“青铜制钱，已晓得就是‘青蚨神’金九的‘青蚨镖’无疑，这已证明金九便是杀死父亲的主凶，自己冒险进入金府，虽然未能见到金九,但眼前少年即是金九之徒,杀了他难道还怕金九不露面？良机就在眼前，此时不报杀父之仇，尚待何时？”展白思至此处陡然大喝一声：“站住！”

这一声暴喝，乃是展白仇恨中愤然发出，真力贯注，声如焦雷。震得四周之人双耳嗡嗡直响，耳鼓更是刺痛欲裂。

“玉面小青蚨”被“铁背驼龙”喝退，才拾起地上铁剑转身走出两步，突听展白大喝之声，又停步转身，死盯着展白恶狠狠地说道：“站住就站住，嘿嘿！你以为那一套烂剑法就能胜过小爷吗？那是小爷一时失手，才使你捡了个便宜。若不是看在公孙前辈面上，你小子早已死在小爷的‘青蚨镖’之下！”

展白“呛”的一声，又把“无情碧剑”抽出鞘来，说道：“不服气，咱们就重新再来，分出一个强弱存亡来！”

孟如萍也把黑铁剑撤至掌中道：“还怕了你不成！”

“展小侠！”金彩凤忽拉展白左臂，急叫直：“你已负了伤，不要再跟他一般见识了……”

连“铁背驼龙”也道：“算了罢，已经见识过了，何必再拼？这不是仇杀……”

展白甩臂震开金彩凤，一震手中碧剑，说道：“今天谁也阻不了，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众人齐惊。以为两个青年人真是杀上火来了。但尚未想到展白心中的仇恨，孟如萍腹内的妒火，早已高烧三千丈。

“好！”“玉面小青蚨”暴喝一声：“小爷今天也与你拼了！”

暴喝声中，腾身而起，黑铁剑挂起一溜乌光，“赤虹贯日”，猛刺展白面门。

展白已知“玉面小青蚨”内力不及自己深厚，完全仗着剑招奥妙，才和自己打了个平手，恐怕再失去先机，或久战不下，见孟如萍腾身扑来，也自腾身而起，向来势迎去，半空中“泛潮南海”，“无情碧剑”舞起一面光墙，猛向孟如萍剑上封去。

这是武林罕见的打法，四周围观之人、“铁背驼龙”、金彩凤，甚至喜怒不形于色深沉无比的“铁翼飞鹏”，都一齐惊呼出声。

但两个人相对猛扑，去势电疾，诸人惊呼未竟，“呛啷”一声金铁交鸣，

双剑已猛击在一起，剑光火花四射之下，二人身形乍合即分，飘落地上。

“玉面小青蚨”只觉半边身子发麻，虎口疼痛如裂，黑铁剑几乎出手，落下地来，踉跄数步，方才拿桩站稳。

但展白却如无事一般，脚尖一点地面，刷！刷！刷！……“无情碧剑”如狂风巨浪，一连攻出十数剑之多，把一个狂傲不可一世的“玉面小青蚨”杀了个手忙脚乱，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

可是，“玉面小青蚨”仗着身法灵活，剑招精奇，展白一抡急攻，虽使他手忙脚乱，一直退后数丈，但却没有伤到他。

二人激斗，“玉面小青蚨”已退至花圃栏干附近，四周围观之人，随着二人所至之处，四散躲开。

正好展白一式“横扫五岳”，猛向“玉面小青蚨”拦腰斩去，“玉面小青蚨”身法灵活，一闪闪至栏干后面，展白用力过猛收招不住，剑芒过处，把摆在曲栏上一溜十数只青玉花盆，悉数斩碎，碎枝残叶与瓦片尘土齐飞，威势好不惊人。

负责护花除草的园丁见状，频频顿脚惊呼不已，毁坏了这十数盆名花，他怕主人怪罪下来就吃不消了……

可是，由于这一来，“玉面小青蚨”已缓过气来，从栏杆后纵跃而前，立刻还以颜色，刷！刷！刷！……一连急攻了十数招，因为他剑招精奇，招招指向要害，也把展白攻了个手忙脚乱，节节后退。

等到展白缓过手来，又是一番急攻，二人这种打法，可说是武林中从未见过的打法，“金府双铁卫”以及金府其他成名江湖多年的高手，大风大浪的战阵不知经过多少，可也没见过这等疯狂的打法，一时之间，都看得呆了，连出面阻止都忘记了……

金彩凤在一边却急得六神无主，至此，她才明白，她心中既不愿孟如萍伤及展白，又怕展白伤及孟如萍，不管怎么说，所有众人之中，她是最焦急的一个。

可是，二人状如疯虎，任她叫哑了喉咙，只是不理不睬，一味地狠斗。

二人打法奇特，一个仗着身法灵活，剑招精奇；一个仗着内力雄厚，剑法博大，翻翻滚滚，把整个庭院打得乱七八糟，身到处，柱倒墙颓；剑过处，叶溅花飞，一所繁花鲜草、曲栏朱户的幽雅庭院，转眼间打得一片零乱，面目全非。

晃眼间，二人已互相攻出了一百余招，就是二百余合了，仍然是胜负难分，不少人在点头赞叹，认为是生平仅见之恶战。

不少人在暗暗耽心，不知二人打到最后，如何收场？

“金府双铁卫”已看入神，忘记二人所负的责任为何，“铁背驼龙”手捻虬须，连连道好，“铁翼飞鹏”阴沉的脸上，也露出了无比微奋之色，一双精芒小眼瞪得圆滚，望着场中二人疯狂厮杀。

时间一久，“玉面小青蚨”内力不及展白深厚，额上已流下汗珠来。

展白却是愈战愈勇，虽然左肩伤口鲜血长流，他也只一味猛攻，好像他的内力愈打愈增加，一柄“无情碧剑”挥舞得如狂风骤雨一般，碧澄澄的剑光毒芒，在灯光照耀之下，恍如一片剑山，挟着虎虎风声，猛向“玉面小青蚨”孟如萍洒落。

展白的剑光已把孟如萍的身影包围起来，孟如萍只见四周都是森森剑光，压力愈来愈大，不由心内焦急，知道这样打下去，自己非落败不可，这

已不是争一口气的比武较量，而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搏斗，若不把姓展的小子打倒，失去心上人、丢脸的事还小，连性命都要不保。

不由一咬牙，暗下杀心，在动手之间，探手镖囊，取了一把“青蚨镖”在手中。

金彩凤到此时叫不出声音来了，可能因展白已占上风，她从展白神情上看得出，展白如获胜，是不会再剑下留情的，而非把孟如萍杀死不可。

而孟如萍的神色一样恶毒，又把父亲传他的追命暗器“青蚨镖”握在掌中，只要“青蚨镖”一出手，展白亦是非死必伤。

可是，这二人的死伤都非她所愿，只急得芳心无主，花容惨变，她素常以从容镇定而著名，此时却惊惶失措了，只急得团团乱转。但时间一久，终于她的头脑还是聪明地想到了“金府双铁卫”，哥哥不在，府上的人只有他二人有能力排解这场纠纷，于是，她望着场中默默出神的“铁翼飞鹏”叫道：”巴二叔！请你制止他们吧！不然……”

她看到“铁翼飞鹏”阴沉着脸色，两眼望定场中，对她的话恍如未闻，她才想起这巴二叔生性怪诞，常常做些使人不可理解的怪事来，找他排解不成，再生其他枝节，那更叫人头痛，于是，只说了一半，又转头向“铁背驼龙”说道：“公孙大叔，请您出面，不要再让他二人打了！”

“哈哈！”“铁背驼龙”公孙楚眉飞色舞，豪兴湍飞地说道：“姑娘你放心，他二人虽打得激烈，一时之间还分不出……哎呀！”

“铁背驼龙”与金彩凤话还未说完，只听一声惨嗥，剑光过处，溅起一蓬血雨，“玉面小青蚨”脸色惨白，一条左臂已齐肩而断，右手执剑，摇摇欲倒！

一见主人的爱徒受伤，金府上下人等齐声惊呼……

原来金彩凤央请“铁背驼龙”出面制止二人恶斗之际，展白见“玉面小青蚨”探手取镖，接连几剑猛攻，用出一招“彩线斜抛”，这一招乃是“追风剑”法中的绝招，虚里有实，实里有虚，看是斩孟如萍右臂，等到孟如萍举剑一封，身形左转，正欲借机会把握在左手的“青蚨镖”施出之际！

展白碧剑半空，斜劈猛向孟如萍左肩砍落。

孟如萍躲避不及，一条左臂已被展白一剑齐肩削断。

那握在手中的“青蚨镖”也洒了满地。

可说事有凑巧，如不是金彩凤找“铁背驼龙”说情，“铁背驼龙”不致分神他顾，也不会让展白伤到孟如萍。

“铁翼飞鹏”虽看到了，他却不伸手拦阻，因为他认为双方打斗，一方落败被杀，那是活该，只能怨自己学艺不精，怨不得旁人，而且，不见胜败伤亡，就是他亲儿子，他也不管，因为他认为厮杀不见血便不过瘾。

“铁背驼龙”见到祸闯大了，暴喝一声，腾身而起，扑向场中，半空挥出一掌，直打展白，身形却向孟如萍奔去。他是怕展白趁孟如萍负伤之下，再施辣手。

但“铁翼飞鹏”比“铁背驼龙”更快，铁翼展处，疾如飞鸟，半空中铁翼猛挥，如泰山压顶一般，猛向展白头上掠下。

两股庞大至极的劲风狂飙，正好一左一右，齐向展白卷至。

展白见来势惊人，不敢硬接，飞身跃出一丈开外。

“嘭”一声巨响，“双铁卫”一翼一掌，两股力道半空相撞，余力四激，飞灰扬尘。

这还是二人发觉得早，卸去大半力道，但仍有如此威势，二人功力深厚，的确惊人。

展白却昂然不惧，横剑说道：“是不是二位前辈，也想赐教？”“铁背驼龙’先点孟如萍肩上穴道,为他止血,再叫了两名下人,扶持下去裹伤上药……

“铁翼飞鹏”却冷冷地说道：“小子！你自己也断去一臂，省得老夫动手！”展白却剑眉一耸，仅尚未等展白发言，“铁背驼龙”却哈哈笑道：“巴老二！他们晚一辈的事，让他们自行处理去，何必我们多事，被江湖上传出去，还说我们以大欺小呢！”

“玉面小青蚨”在两名下人扶持之下，临走时对展白恶狠狠他说道：“这断臂之仇，孟如萍终身不忘！”

展白道：“在下随时候教！”“铁翼飞鹏”似是极听“铁背驼龙”的话，闻言不再出声。

金彩凤却花容惨淡，不知如何是好……

展白却又向“铁背驼龙”一抱拳，说道：“老前辈，如果没有什么吩咐，在下告辞了！”

“铁背驼龙”微一怔神道：“小哥儿，请等到明天，公子回来再走不好吗？”

“在下尚有急事，不能再等，”展自说道：“一切包涵，谢谢老前辈，在下告辞了！”说罢，“无情碧剑”入鞘，抱拳一礼，回身便走……

“展小侠……”金彩凤急叫三声，欲言又止。展白却头也不回地向门外走去。

“铁背驼龙”环目双睁，瞪着展白的背影愈走愈远，终于消失在门外，他却没有发声阻止……

展白出了金府，连店也不住，踏着夜色直奔岩山十二洞而去。

江边一钩新月，江水奔流，月光中燕子矶矗立在江边，真如一只巨大无朋的飞鸟，几欲冲天而去。

江风习习，溽暑全消，江面上两三渔火，夜色宜人，展自不禁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此时，他心里有满意也有失意，有欢喜也有惆怅，沿江走来，简直不知心中是何滋味。

满意的是自己武功大有进境，竟能战败了“青蚨神”金九的亲传弟子。

失意的是看到“金府双铁卫”的武功，实在太高，凭自己万不是人家的对手，何况金府高手如云，以自己一己之力，报父仇可说是绝无希望。至于欢喜和惆怅的心理，他却不能确切地说出来，只是脑海中常常浮现出金彩凤美逾天人的影子，以及卧病时金彩凤对他款款的深情，使他心里有甜也有苦，有喜也有忧……

展白满腹心事，漫步走上岩山十二洞的崎岖山路，他所以不急着走，是因为不知道“神驴铁胆”确切的落脚之处，才慢慢地寻上山来。

他已经转过了三个石洞，除了在一个洞里惊起一只蝙蝠以外，其余一无所见。

他看这些石洞，虽是荒洞，但每洞均有游人留下的痕迹，有的石壁上题着“某年某月某人到此一游”，以及横七竖八在壁上题的歪诗之外，地下还有果皮、纸屑等物。“神驴铁胆”既是风尘侠隐一流的人物，绝不会住在游人烦嚣之地，不禁心中暗暗失望，暗想“活死人”可能消息不确，让自己白

跑这一趟……

但他又不能灰心，明知无望，仍在山路上挨洞搜去，又扑空了三个石洞，已深入山区了。

转过一座峰头，突然听到一个极为清脆的少女声音说道：“这回不算，重来！”

接着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你这女娃儿，花样太多，拿着我老人家当猴子耍了，不干！不干！”

又一个苍老的声音哈哈大笑道：“不要想赖！不照样来一遍，就得认输！”

原先苍老的声音道：“没有那么便宜！别看我老人家缺脚少腿，这一套还难不倒我！”

说到这里，隐隐传来衣袂飘风之声！

展白听到这一少二老说话的声音，很是熟悉，但一时又想不起是哪些人来，又奇怪三人半夜里在深山赌什么。

想到这里，好奇心大起，疾向发话之处赶去，走到就近，才潜足隐形，借着山上树木的掩护，缓缓接近。前边是一个山兜，山兜里有一块平整的巨石，高约三丈，方圆将近十丈，四边矮树奇花，仿佛是扎的天然花边，而这块巨石，恰似人工搭建的一座看台一样。

巨石一侧有数株大松，又恰似翠绿屏风，就在数株巨松之前站着一个白衣少女，和一个白须白发的清瘦老头，齐大腿根以下双腿全无，却在那里头下腿上，以双手代腿，在地下纵跃飞旋。

这怪老头很奇特，双腿皆无，却在下肢装了一个上粗下细的木桩，承接住肢体，如今头下脚上倒立在地上，以手代脚，纵跃跳旋，就好像一个尖头鬼在月光下跳“魔鬼舞”一般。

月光明亮，展白目力又佳，虽然距有数丈之遥，展白也看得清楚，那大跳“魔鬼舞”的怪老头，正是三日前在江边追赶“江南二奇”的手架双拐、双腿皆无、却其行如飞的老者。

那白发清瘦老者，因距离大远，展白运足目力也辨认不出在哪里见过。那白衣少女，秀发微扬，衣袂飘举，却正是娇憨天真的展婉儿。

“她月夜荒山，与两个怪老头，又是玩的什么把戏呢？……”

展白正在心感奇怪。那怪老头头下脚上（事实上他已没有脚，只是竖着一根木桩。）以手拄地，前后左右地跳跃一遍，然后翻身而起，同时顺手在地上抄起拐杖来，已迟站在一边，非常得意地说道：“怎么样？别看我老人家没有腿，不是照样做到了！”

“唉！”展婉儿叹息一声，说道：“我看两位老人家，功力都差不多，难分上下，还是不要比了！”

“什么差不多？”白发清瘦老者叫道：“女娃儿！你干脆就说我二人武功高强才对，但不管怎么说，老朽一定要跟他比出个高下来！”

“对！”失去双腿的怪老头说道：“我们两个已经比了三天三夜，恐怕把你老家伙压箱底的功夫都抖弄出来了，难道还有什么高招不成？非要跟你这老家伙一较长短不可！”

“还有什么可比呢？”展婉儿道：“拳，掌，兵器，暗器，内功，真力，身法和步法部比过了，再没有可比的啦，我看二位老人家就算平局啦！”

“不成！不成！”白发清瘦老者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说了两个“不成”。又接着说道：“现在题目又来了，刚才来了一个人，藏在附近偷看我们……”

不等白发清瘦老者说完，架双拐的老头哈哈大笑道：“ 我老人家早就知道啦！赌，就在那山坡上大树后边！ ” 说着用右手拐杖向展白藏身之处一指。

展白吓了一跳，自以为够隐秘的了，谁知竟瞒不过两个老人，正想现身出来…… “ 慢，慢来！ ” 白发清瘦老者忙叫道：“ 你先不要出来！…… ”

展白又吓了一跳，心说：“ 我还没动，他就猜中我心中所想，莫非这老人有‘ 天视地听 ’之功，能够测知对方心意？…… ”

第二五章　“神驴”斗“神猴”

“我们就猜这来人的身分。”清瘦老者说道：“来人的年岁有多大？是男是女？猜得对的为赢，猜不对的算输！老怪物，这办法你看怎么样？”

失去双腿的老头哈哈大笑道：“骑驴的老鬼，凭你聪明再多，也骗不了我老人家！你来了熟人，难道我老人家还不知道吗？”

展白一听“骑驴”二字，恍然大悟，这眼前的清瘦老者，不正是自己要我的风尘奇人“神驴铁胆”董千里吗！

于是，他也不等两个老人究竟要拿他打什么赌，竟自飘身掠上石台，老远便叫道：“董老前辈，晚辈寻得你好苦哇！”

董千里一愣，他功参造化，耳聪目敏，原是听到潜形隐踪的来人，脚步沉着稳定，必是一年轻人，而且必是男子，本想凭此精密的判断，来胜过当前的怪老人，但也想不到来人真认识他，因为他隐密行踪已十数年，江湖上很少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了。

如今展白一呼叫他的姓氏，无形中被怪老头言中了，他一双精光如炬的眼睛，不由得望定展白，怔了一下道：“你小子，怎么知道老夫姓董？”

未等展白答言，那怪老头却呵呵笑道：“用不着唱戏了！我看你骑驴老鬼是黔驴技穷了，竟叫一个后生藏在一边，来骗我老人家，这连三岁孩童也骗……”

“神驴铁胆”董千里大怒，屈肘圈掌，轻飘飘地挥出，同时怒道：“老怪物！休要饶舌，你再接老夫几招试试！”

别看掌势挥出，丝毫不带破空之声，但那一股阴柔之力却是大得惊人。

“几百招也不在乎！”

怪老头嘴里说着，单拐挂在臂弯上，五指一旋，也是一股柔劲，随指而出。

两股柔劲一撞，二人身形同时一挫，倏又电射而起，砰！砰！砰！快如电光石火，一阵气爆之声传来，二人身形往起一接，瞬间硬对了三掌。

那“砰砰”之声，响在身边并不大，但激荡而出，由远山群峰撞回来的回音，却隆隆震耳。

展白暗暗心惊，二人身法招式快得出奇还不说，这阴柔掌劲，如此惊人，可知二人的武功实非小可。

两个老人恍眼间，身形飘忽，掌风呼呼，打做一团。

婉儿乍见展白出现，惊喜莫名，一时呆住了，见两个老人又打起来了，展白又看得出神，对她连看一眼都不看，不由幽幽说道：“唉！他们又打起来了，可能又是没完，没想到他们都那么大年纪了，火气还是这样大！”

展白看那怪老人虽然双腿皆无，下肢只是一根木桩，但双拐挂在左右肩上，前点后触，双掌更是连转如飞，扑高纵矮，左蹦右窜，身法灵活，丝毫不下于“神驴铁胆”，残废人能有这种成就，真可使人叹为观止了。

展白越看越奇，不由问道：“他们为什么要打呢？”

婉儿说：“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打，我来到这里找你没找到，却碰到他们，说是已经打了三天三夜了，掌拳兵器，武功内力，什么都比过了，还是分不出高下，才请我当裁判，叫我出主意使他们分出胜败来，可是我想尽方法，他们仍是不输不赢，你来的时候，我正要他们比赛‘蹑空幻影’的步法，那怪老人没有腿，结果难不倒他，他用双手代脚，照样办得到！”

婉儿这么一说，展白方算明白了个大概，但还是不知道两个老人究竟为什么打了起来，但转而心中一动，回头问道：“婉儿，你说找我，找我有什么事？”

婉儿大眼睛一转，心里一酸，差点没落下泪来。心说：“我为了救你，差点没把命丢了，难道你一点也不知道吗？”

但嘴中却没有这么说，只幽幽地道：“我倒问你，你在兴隆酒店，被‘血掌火龙’红砂毒掌打伤，是谁救了你？”

“噢！”展白恍然大悟：“原来是婉儿姑娘救了我！这样说来，你也见过‘活死人’了！我醒来怎么没有看到你？”

婉儿脸一红，想到在“死人居”所受的委曲，差点哭出来……

“你们两个娃儿，尽管唠叨没完！”二人激斗于一团掌风人影之中，传出“神驴铁胆”的声音道：“敢快躲远一点，我老人家要施杀手了！”

“嗬……”只听怪老头呵呵笑道：“骑驴老儿！少在这儿虚张声势，有什么牙黄狗宝，尽量施展就是了！我老人家都接着你的！”

“喳！”

只听“神驴铁胆”的怒叱之声，跟着劲流激荡，隐隐有风雷之声，果然掌风威力大增，数十丈方圆的石坪上，劲风激荡，展白与婉儿二人已感到势难立足，不由双双飘身跳下台来，又蹿上石坪前数丈之外一棵虬松上去。

二人坐在粗大松杆上，一边谈话，一边望着台上二人激烈搏斗。

两个老人身法招式都太快，加上掌风强烈，虽然同是走的阴柔暗劲的路子，不似阳刚掌力那般惊天动地，但在月夜看来，已难分清人影。

月光下，宽广石台上，仿佛隆起了一个白灰色的大圆球，又像在那儿有一股奇形的龙旋风，翻滚蒸腾，根本就看不清是两个人，在那里比武搏斗。

展白修习《锁骨销魂天佛卷》正宗心法，又加上奇经八脉已通，耳聪目敏，已能黑夜视物，但仍不能完全看清二人出招换式的巧妙身法，至于婉儿就更看不清了。

忽听“砰！砰！……”几声爆响传来，声震夜空，二人快如飘风的身法，倏然左右分开。

怪老人桀桀怪笑道：“骑驴老鬼，‘奇形追风掌’，也不过如此，还有什么新鲜的玩意，掏出来给我老人家欣赏欣赏？”

这怪老人语意诙谐，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比斗了三天三夜，“神驴铁胆”已激动了真火，闻言厉叱道，“老怪物，你少卖狂！再接老夫两枚铁胆试试！”

说话之中一抖手，一道寒芒，带着“嗡嗡”金音，电射老人面门。

怪老人仰天大笑道：“雕虫小技，也敢在我老人家面前献丑！”嘴中说着话，右手单拐漫不经心地向上一撩，“铮”的一声脆鸣，把打向面门的铁胆震飞，直射半天之外。

“神驴铁胆”大喝一声，又一枚铁胆，抖手掷出，却不是打向怪老头，而是直向被怪老头单拐震飞半空的那枚铁胆射去。

“叮！”两枚铁胆半空相撞，激起一榴火花，接着向下疾泻，恍如两颗流星一般，划起两道银芒，挟着“嗡！嗡！”慑人心魄的锐音，一左一右，直向怪老人两肋打到。

怪老人也被这奇特的暗器手法，惊得呆了一呆，但瞬即恢复了镇定，笑道：“这跑马解小姑娘都会的手法，还难不倒我老人家！”

说罢，双拐一抡，“叮叮”两声，把两枚铁胆又震飞及丈。

说也奇怪，那两枚铁胆竟像有灵性一般，被怪老头双拐震飞，半空中互相绕了一个圈子，又在半空中相撞，“叮”的一声，重新向怪老人前胸袭来。

“哈哈！”怪老人笑道：“有点意思，骑驴老鬼，这比跑马解的小姑娘高明多了！”

说话声中，双拐一碰，再把两枚铁胆震飞，但那两枚铁胆却橡长了翅膀的飞鸟，倏飞即回，“叮叮”之声不绝于耳，而且均是指向怪老人的周身重穴。

这奇异的暗器手法，可以说够是惊世骇俗的了，展白与婉儿坐在松树干上，望着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双眼瞪得大大的，连话也忘了说啦！

可是怪老人依然丝毫不在意，一边咿咿呀呀，说着风凉活，一边从容挥动双拐，铁胆近身即被磕飞。

“神驴铁胆”见自己两枚成名铁胆，仍伤不了他，说道：“老怪物，玩得不尽兴，再给你加上一枚如何？”

“如何”两字未落地，另一枚铁胆已随手抖出。

这一枚铁胆，比前两枚略小，打出之后，不是“嗡嗡”金音，而是锐啸破空，仿佛尖长的哨音一般，疾如闪电，去势也比那两枚快多了，只见如一线白影，以视觉难见的速度，直射怪老人面门。

怪老人大叫：“不能再加多了！”

但不等他风凉话出口，铁胆已近面门，怪老人疾忙举拐一封，却意外地封了个空。原来这最后一枚铁胆，不须碰到实物，遇力一阻即自行转弯，怪老人举拐一封，劲力指处，那枚铁胆已绕了一个小圈，侧击怪老人左耳藏血。

怪老人不备，差点被这后来一胆击中，幸好他武功已到登峰造极地步，能够心随意动，动在意先，劲风贯耳，自动一缩头，铁胆擦顶而过。

而且，尚有先前两枚铁胆，倏忽又到，忙挥拐震开，后一枚铁胆落空，又自行绕了回来，直奔小腹气海打到。

怪老人武功再高，至此，也闹了个手忙脚乱，嘴中已不是轻松的谈笑，而是哇哇怪叫了。

展白与婉儿已看得眼花镣乱，只见三道银芒，犹如三条灵蛇，围着怪老人周身盘绕，“叮叮！”金音，“啸啸”尖哨，交织成一片震慑心魄的声浪，加上“叮叮！”交鸣，火星银花耀眼，倒形成一番奇异的景象。

“神驴铁胆”见三枚铁胆，已将怪老头闹个手忙脚乱，不由负手而立，神情泰然地笑道：“怎么老怪物！三丸齐飨，味道不错吧？”

怪老头大吼一声，双拐猛挥，金铁交鸣，闪闪银星交相迸射。把三枚铁胆震飞身外数丈，倏地身形就地一仆。

等到三枚铁胆在半空绕了一个大圈子，绕转而回时，原地已不见了怪老头踪影，只有三道银芒，空自半空缭绕。

“神驴铁胆”大感意外，愣了一会，才招手收回铁胆，怪老头突在他身后冷冷说道：“三丸交飞，也挡不住我老人家‘闪影无影’身法，我老人家若不是自顾身份，此时出手，你骑驴老鬼已早负伤多时了！”

“神驴铁胆”脸色一沉，蓦地回身，反臂穿掌，缓缓向后撩去。

一股无形的柔劲激荡而出，如怒海狂涛一般，向身后卷去。

怪老头惊叫道：“雷音佛掌！”

惊叫声中，身形就地一仆，原地已然失去怪老头的踪迹。

强劲掌风，却卷向石台一侧高可入云的数株参天大松上去，只听惊天震地的一声响，挡着掌风的一棵大松，已齐腰折断，轰轰地倒了下去，巨大树身砸在地上，枝溅叶飞，尘飞灰扬，隆隆巨响之声，万山回应，历久不绝。

展白咋舌道：“好大的掌力！一个人能修炼到这种程度，的确使人不可思议……”

婉儿也点头道，“我爹门下食客，不少是武林中顶尖高手，素常见他们动武过招，比试掌力，也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力道！”

“你父亲！”展白突然想到“摘星手”慕容涵，也是自己杀父仇人之一，不由问道：“可是‘摘星手’慕容涵？”

婉儿白了他一眼，幽幽说道：“你明知道，还问什么？”

“那么，你为什么不随父姓慕容，”展白问道：“而要姓展呢？”

“你是当真善忘，还是故意装糊涂？”婉儿不高兴地说：“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我是随母姓吗？”

“世上的人，通常都是随父姓”，很少跟母姓。”展白仍不能释然于怀道：“婉儿姑娘，你也许不是‘摘星手’的亲生女儿！”

婉儿脸色大变，怒道：“你不相信我！以为我会说谎吗？”

展白心中一阵难过，暗想：“婉儿是这么一个纯真善良的少女，且两次救了自己性命，假如自己为报父仇，要去杀死她的父亲时，她不知对自己该怎样的痛恨？……”

婉儿心中本来极爱展白，若不然她不会偷偷离家，吃苦冒险来找他了。

只是展白刚才问的话，使她过分难堪，才不客气地顶撞了展白两句，如今，见展白眉头紧皱，沉吟不语，以为展白生她的气了，又老大不忍，忙道：“展哥哥，你生我的气了吗？”

展白摇了摇头，长吁了一口气道：“我并没有生你的气，只是……哎呀！”

展白说到这里，猛抬头见石台上两个老人拼斗已到了生死一发的危险关头，不由惊呼出声。

婉儿也被他惊叫之声警觉，忙转头向石合上看去，只见两个老人，在台上犹如激怒的两只雄鸡，互相瞪着绕圈子。

两个老人已不再是飘风闪电迅疾猛扑，而是屈身塌步，绕场缓缓走，但光芒如电的双眼，一瞬不瞬地对望着，绕半天才互相猛然打出一掌，劲啸破空，声若雷鸣。

别看两个打得慢了，表面上没有刚才猛扑狠搏来得紧张热烈。

但展白与婉儿却是识货者，知道两个老人这种打法，是互相以本身真力硬拼，一点取巧余地都没有，而且，每一招都可开碑裂石，稍一不慎，万无生理。

展白心切父仇，关心“神驴铁胆”的成败，父亲惨死的真象，只有他才知道得清楚，而且自己武功太差，还要恳求他老人家收录，可以说自己能否报得父仇，全在此老身上。

假如这“神驴铁胆”败在怪老头手中，自己一切的希望都将成为泡影，因此，他紧张得掌心都渗出冷汗来。

固然这失去双腿的怪老头，武功之高，也是尘世罕见，但展白却从未想到恳求做他的弟子，一是看怪老头带着一身邪气，言行举止、武功路数均不像正派人士，再者，怪老头也不会知道他父亲惨死的真像。

所以，两个老人虽然与展白都没有什么渊源，但展白却热切希望着“神

驴铁胆”得胜。

婉儿却对两个老人的胜败漠不关心，她整个心灵已完全放在展白身上，见展白紧张得浑身直抖，额上隐隐见汗，不由柔情万种地说道：“展哥哥，你何必这么紧张？他们两个人都是老怪物，谁胜谁败，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展白却双眼注定台上，对婉儿柔情蜜意的话，犹如未闻。忽然又把婉儿倚到他身上的娇躯推开，纵身跃下地来，直向石台上纵去。

“展哥哥！去不得！”

婉儿惊呼出声，她叫展白不能去，自己却忍不住也纵下地来，飞身掠至台上。

此时，两个老人已不再围场绕走，而是相对而立，双掌遥遥相挫，内功真力不断从二老掌心源源涌出，二老衣飘发扬，头上冒着蒸蒸热气，脚下却向青石地面深陷下去。

显见得二老已互相较上了真力，且到了危机一发，立见生死的关头。

“神驴铁胆”面色凝重，骑马蹲裆站好，须发皆立，双目怒睁，足下一双青缎团花双梁福履，已然完全绽开，双脚已陷进坚硬无比的青石地面三寸深，显见吃力非常。

那怪老头的姿式却更怪，独木桩入地已有半截，双拐套在双肩上，拐尖撑在身后，也陷进地面根深了，倒像个三角架一般，支持了他的半截身躯，无疑地这等于有三条腿，在站姿上多了一条腿的便宜，而且不虞倦乏。

但他双掌平置胸前，双臂微微发抖，头上白气蒸腾，要比“神驴铁胆”浓厚得多，可见也没有占到上风。

展白知道这种互拼内力的打法，最为危险不过，双方之中，任何一方功力转弱，略见不济，立被对方真力震裂内腑五脏而死，就是双方功力相等，也得落个两败俱伤，同归于尽，不由急道：“二位老前辈！有什么话不好商量，何必定要落个同归于尽？”

但两个老人已经拼上了，正在危机一发之际，哪有心情听展白之言？就是听到了，也无暇回答。因此，仍然在那里咬牙硬拼。展白心急起来，欺身前进，用意是想把两个老人分开……

展白刚往前走了两步，婉儿急把他拉住道：“展哥哥，过去不得！此时，他二人功力运至顶峰，罡力四布，不等你走到他们身边，便要被震伤的！……”

展白挣脱婉儿的手，说道：“总不能眼看着两位老人家就落个两败俱伤呀！”说着直向二老身前闯去。

可是尚隔着有两丈远，展白便觉得身前有一股无形大力，把自己的身形阻住。

展白再迈步前闯，已是不能举步，心头微惊，但仍不死心，猛力向前一冲，只听“嘭”的一声，不但未能前进，反而把展白倒震出数步，气翻血涌，双耳雷鸣，不由暗暗咋舌道：“好厉害！”

婉儿赶忙上前扶住，说道：“展哥哥，你伤着了没有？”

展白摇了摇头道：“不妨事……”

谁知展白话未说完，忽听两个老人各自大喝一声，惊天动地的一声大震，仿佛一个强大的气爆，突然炸开，劲流激荡四射，形成无数股小型龙旋风，四旋散开。

展白与婉儿站在三丈开外，仍被那一巨大的力量，逼退数步，一个立足

不稳，双双从二丈余高的石台上跌了下来。

好在二人站得远，二老掌力又不是向他二人发出，虽然被掌风余力逼下台来，并未负伤，半空中二人略一提劲，足尖一点地面，又双双窜上台来。

二人不约而同窜上石台，再一看石台上的景象，把二人同时吓得一怔。

只见“神驴铁胆”董千里面色惨白，嘴角、白发都沾满了血迹，盘膝坐在地上，双眼紧闭，似是已受了重伤。

再看那怪老头，下身木桩及撑在身后的双拐，一齐折断，半截身躯坐在地上，也是双目紧闭，面色姜黄，嘴角衣襟染满了鲜血。

显见两个老人已同时负伤。

展白趋前几步，走到“神驴铁胆”面前，急道：“董老前辈，您受了伤？”

“神驴铁胆”闭目不语，过了一会，才伸手从怀中掏出几粒丸药，放进口中，格崩！格崩！一阵咀嚼，咽了下去。

这才张眼，惨笑道：“老怪物，你还活着吗？”

“放心！”怪老头也张开眼睛，惨笑道：“你骑驴老儿不死，我老人家也决死不了！”说着也从怀中掏出一包药粉吞下去。“唉！”董千里长叹一声道：“老怪物，你是我生平仅见的强敌！”

“彼此！彼此！”怪老头也道：“我老人家平生以打遍天下无敌手自诩，没想到临死之前碰到你，虽然我们都活不久啦，可是打得也过瘾，练武的人死在武功上，这才叫死得其所！”

“可是，”董千里道：“我怎么对你这老怪物面生得紧，好像江湖道上从没有见过？你到底叫什么名字？能否见告，也不枉我们互相拼死一场……”

怪老头哈哈大笑，但中气已没有受伤之前那么充足，笑完之后道：“亏你还叫‘神驴’，难道你就没听说过‘神猴’之名吗？”

董千里“哦”了一声，似是恍然大悟道：“你就是十数年前南荒黎贡山‘神猴’铁凌吗？”

“正是老夫！”怪老头道：“南猴北驴，虽然我们从未谋面，十数年前江湖道上的朋友，早把我们老哥俩并列了！”

展白与婉儿听这怪老头就是十数年前名满天下的“神猴”铁凌，不由同时露出惊诧的神色，因为“神猴”虽然十数年未现江湖，但他当年那些出神入化的轶事，却是武林中老一辈的人物津津乐道的。

没想到这只闻其名、未见其面的传奇人物，竟在此时此地相遇。再一看怪老头长像，尖嘴猴腮，双眼火红，还真像个猴子一样，虽感滑稽，却笑不出声来……

董千里忽然仰天大笑，相同的是笑声嘶哑，也失去了受伤之前的洪亮，笑罢说道，“十数年早思一会，却因琐务缠身，始终未能如愿，没想到十数年之后，还是碰面，现在我们老哥俩，可说是死而无憾了！”

“神猴”却双眼一瞪，面色凄然，说道：“临死之前，能与你‘神驴’一会，的确是慰尽平生之愿，但不能说毫无遗憾！”

“神驴”董千里一愕道：“老夫年已近百，相信你的岁数也不比我小，像我们行道江湖，在刀尖上打滚，能活到这个岁数已是不易，而且临死还死在互相慕名的老朋友手中，还有什么遗憾之事？”

“神猴”铁凌黯然说道：“我没有你那么想得开，想想看，我们横尸荒郊，这两把骨头，连个收尸的人也没有，死了死了，还要受兀鹰野兽凌辱，

的确死而不安！”

“神驴”董千里也黯然道：“像我生前只图清闲，无儿无女，也没有收徒儿，这两根老骨头，早就打定主意喂狗了，可是，听说你老猴子早年就收下两个弟子，难道你的两个弟子还不会为你收尸吗？”听到提起他的弟子，“神猴”脸上变为恨毒，咬牙说道：“不提两个孽徒还罢了，提起两个孽徒，老夫恨不得生食其肉！喏！你看！”说着一指他断去的双腿道：“残去双腿，害得我十数年不能重履江湖，就是我的两个孽徒所赐！”这番话听得展白和婉儿也义愤填膺，常言道：“恩师如恩父。”世上竟还有如此狼心狗肺之人，下毒心残去师父双足？

董千里更是怒气冲冲大叫道：“难道老猴儿就把两个孽徒轻轻放过不成？”

“神猴”铁凌狠瞪了董千里一眼道：“还说呐！要不是你这老不死横加阻拦，两个孽徒，早已死在我这双拐之下，岂能让他们兔脱逃走！”

董千里讶然惊呼：“三天前被你追得走头无路之人，就是害你的两个孽徒呀！还有一个小侏儒，那又是谁？”“正是两个孽徒。”“神猴”嗒然若失说道：“那小矮子是二人收的传人，所以，那天你阻拦我不让我追杀三人，立刻激起我的怒火，跟你打起来，当时，你也许认为我不可理喻……唉！”

“神猴”说到这里叹息一声，无限惋惜地说道：“当时，我也是太性急，话未说清楚，便跟你打了起来，后来又认出你是‘神驴’，早思一会之人，更加不愿错过，反倒让两个孽徒从容逃掉了，这一来倒好，这清理门户是做不到了，等我这一死，两个孽徒更无忌惮，不知在江湖上要闯出什么样的祸事来？”说罢兀自叹息不已。

“神驴铁胆”董千里也是捶胸顿足，恼悔不已，道：“唉！我只说救人一命，没想到救了两个坏蛋，可见行侠仗义也莽撞不得……”

第二六章　垂死传绝艺

展白上前一揖道：“二位老人家受伤极重，误会既已解释开，还是少说话多养神，待伤势复原，有什么话再说不迟……”

神驴董千里双眼一瞪道：“你以为我们两个老不死还会活着吗？”

展白闻言一愣。

神猴铁凌却渗笑道：“你这小娃儿心意不坏，可是，我俩真力使用过巨，震伤内腑，已经活不了多久啦，不趁此多谈谈，等到一伸腿一瞪眼，想谈也谈不成啦！”

展白又是一怔，忧伤之情，溢于言表。道：“难道二位老人家就无药可救了吗？我展白年轻识浅，不知道哪里有神医圣药，如果二位老前辈知道，告诉晚辈一声，晚辈一定为二位老前辈奔跑一趟，无论如何也要救……”

婉儿也抢着说道：“对呀！我爹存了很多灵药，什么千年何首乌啦，成形参王啦，灵芝仙液啦……好多好多，只要我回家去向我爹要，便可以拿来救活两位老人家，而且，还有‘诸稽神医’梁老伯也住在我家中……”

神猴铁凌插言道：“女娃娃，你父亲是谁？”

未等婉儿说出，董千里却代她答道：“‘摘星手’慕容涵！”

神猴铁凌奇道：“可是当年‘江南七侠’的老三？”

董千里道：“不是他还有谁？”

婉儿睁大了眼睛说道：“你认识我爹？”

董千里哈哈大笑道：“当今武林四大豪门，你父亲已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中原武林又有哪一个不知道你父的大名！”

神猴铁凌却感慨系之道：“老朽十数年不履江湖，想不到当年的后起之秀，今日已俨然称豪称霸了，但不知另外三大豪门是谁？”

神驴董千里道：“你老猴儿可真是孤陋寡闻，如今不但是当年的后起之秀俱已成了气候，就是后起之秀的儿子，也都成了了不起的人物，目前江湖上流着四句歌词：‘安乐风流，凌风无情，飘零端方，祥麟热肠。’这四句歌词代表着武林四大公子，这四大公子却是当年那些后起之秀的第二代了，可惜你老猴儿就要驾返西天，无缘见会高人了！……”

神猴铁凌瞪眼急道：“老叫驴！你先不要追今抚昔，四大豪门还未交代清楚，怎么又出来四大公子了，你说说明自行不行？别让我老人家死了也落个糊涂鬼！”

“四大豪门四大公子是一档子事。”董千里笑道：“凌风公子就是眼前这位姑娘的哥哥，也就是摘星手慕容涵的儿子。安乐公子是‘乾坤掌’云宗龙的儿子。端方公子是‘混元指’司空晋的儿子。祥磷公子是‘青蚨神’金九的儿子。这四大公子的父亲，便是四大豪门，此外，尚有定居在镇江的‘霸王鞭’樊非，虽然不及四大豪门势大，但也是一方的霸主了，这一说，你老猴儿该知道当今武林是谁家天下了吧？”

神猴铁凌点头道：“你提起的这五人，都是当年‘江南七侠’之中的人物，但是那江南七侠中的首领，‘霹雳剑’展云天，却没见你提起呢？莫非说展云天的副手都成了气候，他本人反而遁世潜隐了不成？”

展白听二位老人谈起父亲昔年旧事，双目圆睁，睚眦欲裂，脸上的激动之情已流露无遗。董千里却含有深意地望了他一眼道：“展云天已死在数十个武林高手围攻之下！……”

展白听至此处，悲愤莫名，双眼泪落如雨，扑倒在神驴铁胆董千里面前，哭道：“尚请老前辈明示晚辈，杀死先父的仇人姓名，也好让晚辈为先父报仇！……”

神猴铁凌也自火眼圆睁，怒叫道：“展云天当真死了吗？”

神驴铁胆董千里道：“我还骗你不成，眼前就有展云天的后人为证！”

神猴铁凌怒视着展白，咬牙切齿地把右掌举起，作势欲击，但等他运集功力时，感到内腑真气散而不聚，才想起自己身负重伤的事来，不由颓然叹了一口气，又把举起的右掌无力地垂下，道：“唉！想不到老夫跟姓展的一段旧账，也无力清算了……”

说罢兀自悲叹，恨恨不已。

展白并没有看到神猴铁凌的神情变化，只一味地跪拜在地，央求神驴董千里告诉他杀父仇人是谁……

婉儿这才知道展白真是当年“霹雳剑”展云天展大侠的后人，心中说不出是惊是喜，惊的是展哥哥落魄穷途，看不出他是名门之后，喜的是自己的父亲与展哥哥的父亲同称“江南七侠”，必也是通家之好，无形中与展哥哥的关系近了一层，但她又见展白悲哭零涕，却止不住慌了手脚，一边去搀扶展白，一边不住地安慰她的展哥哥……

神驴铁胆看到神猴铁凌怨毒的神色，不由一怔，先叫展白起来站在一边，又对神猴说道：“莫非你老猴儿与展云天，还有什么过节？”

神猴铁凌长叹一声，欲言又止，竟讷讷地说不出口来。

董千里又问道，“展云天已死，你我也活不了多久啦，还有什么话不好说的？”

神猴又一声长叹道：“说起来老哥哥你也许不会相信，我平生自认为天下无敌，却输给展云天无情碧剑之下一招！”

神驴董千里道：“这话我倒相信，假如展云天活到现在，连我也不一定打得过他……”

这一句话又激怒了神猴铁凌，只见他怒叱道：“骑驴老鬼！你的意思说你武功比我老人家高了？”

董千里想不到他如此好胜，苦笑一声道：“我要比你高，也不会跟你落个两败俱伤了！都是快死的人了，还那么大的火气，快接着说下去吧！”

神猴火气略平，接下去说道：“十数年前，展云天找到黎贡山老夫潜修之所，声言要借老夫镇山之宝‘避水神珠’一用，虽然他言辞客气，但‘避水神珠’乃我黎贡山镇山之宝，怎肯轻易借给外人？而且，他又不说明理由，只说用后一定归还，并提出‘江南七侠’的名誉保证。”

“当时，老夫听他自报字号，才知他便是武林中新崛起的后起之秀，心中便更不肯借给他了，因为我若借给他避水神珠，江湖上传言出去，一定以为老夫被他‘江南七侠’的名头震吓住了，于是提出比武较量的条件，他如能胜过老夫，避水神珠便由他拿去，还不还都悉听尊便。他如败在老夫手下，那他也就不用想活着离开黎贡山了！”

神驴铁胆董千里插嘴道：“结果你老猴儿败给展云天了！”

“你老鬼听我说吧！”神猴稍带怒意地道：“当我俩在黎贡山九曲洞前，苦战三天三夜，也就像现在，我和你一样，不过他却没负伤，激战至最后，他用无情碧剑在我前胸划了一道口子，却只划破外衣而未伤到肌肉，我知道是他手下留情，但当时这却比杀了我还难受，当时我暴叫道：‘展云天！你

为什么不杀我？你杀了我吧！’”

董千里又插嘴道：“结果，展云天没杀你！”

“废话！”“神猴”铁凌怒道：“当时他要杀了我，今天也不会在此跟你老不死落个两败俱伤了！正因为他没杀我，才使我受了更大的痛苦，当时我依约将避水神珠交给他，并约他三年后原地再行比武决斗，他走后我即闭关修炼几门绝世神功，没想到正在我炼功紧要关头，我的两个孽徒觊觎我的‘神功秘笈’，扰得我走火入魔，自断双腿，我的两个孽徒却带着神功秘笈逃出黎贡山，临走之前，并以巨石封塞洞口，下毒手想把我这授业恩师活葬在荒洞之中！”

董千里听神猴铁凌说完经过，不禁无限感慨道：“之后霹雳剑展云天也没有再去还你的避水神珠，对不对？”

神猴铁凌咬牙切齿道：“当然展云天没再去，老夫神功功败垂成，虽然自断双腿，全身武功并未失去，我被埋在荒洞中，运功疗伤，伤愈后破洞而出，重下江湖，第一就是要找两个孽徒，以清理门户，第二便是要找展云天，以报当年一剑之辱及夺宝之恨！没想到却碰到你这老不死，使老夫两样心愿都成了泡影！可见……”

董千里截住他不让他再说下去，道：“老朽拦住你，没有让你老猴儿杀死两个孽徒，的确抱歉，但事已至此，抱歉也无济于事。倒是展云天未能依约归还你的避水神珠，实在不是他失信，因为展云天向你借避水神珠，是准备在洞庭湖底捞取一笔沉宝，沉宝出水，展云天却被武林十数高手围杀而死，当然他也没有办法去还你的神珠了。常言道：‘死了，死了！’人死不记仇，恩怨一笔消。不过，我们两个人的事，你老猴儿若是不服气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比斗下去！”

神猴铁凌一愣道：“你我内功真力已溃，如今已与常人无异，再者，内腑受创也活不了几天啦，还有什么好比？”

婉儿却在一边插嘴道：“只要我回家找父亲，拿来灵药，必可救活二位老人家！”

婉儿一无心机，虽然二老说了半天真象，不见得对她或对展白有利，但她只觉得见死不能不救，完全没有想到其他。说完之后还真要拉着展白跟她回家找父亲去拿药……

神猴铁凌却是个有恩必报、有仇必消的江湖怪杰，见婉儿容颜俏丽，心性善良，一味地想救他，不由激动地说道：“你这女娃儿，这份心情实在可感！看来我老人家以为世上无好人的观念，又要改变一下了。……”

董千里却向婉儿笑道：“姑娘，你不用费心了！你爹虽有珍贵灵药，但也比不上神猴儿刚才服下的‘续命散’和老朽服下的‘大还丹’更强，想当年江湖道上有‘南猴北驴’之称，也有‘南散北丹’之誉，‘南散北丹’都不能保住我二人的性命，那就大罗神仙也没有办法了！”

董千里说完，神猴黯然点头，婉儿见二人不似哄她，满脸凄惶道：“这样说来，二位老人家没有救了？……”

“姑娘，不用悲伤！”董千里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二人活了将近百岁了，死而不算夭，连我们自己都不伤心，你替我们伤什么心？”

神猴张嘴欲言，董千里却接着说下去道：“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我两个老不死的死后既有人收拾我俩这几根老骨头，又可继续比较我俩未分出的胜负来！”

神猴眼珠一转道：“老鬼你不用说，我也知道了，你想凭我两个老不死传给两个娃儿几招武功，叫两个娃儿为我俩收尸不难，但要想叫他们二人比武决斗，那却是无法办到的一件事。”

“老猴子，有你的！”董千里兴高彩烈地叫道：“人人都说猴聪明猴聪明，今日一见果然不假，但你老猴子聪明反被聪明误，只想到前一半没想到后一半！”

神猴铁凌冷然道：“愿闻其详！”

神驴董千里道：“看两个娃儿的亲热劲，想叫他俩拼个你死我活，当然是办不到，但要我们分别传给他们武功，叫他两个比一比高下，却是做得到的，谁的传人高强，那就是谁赢了。老猴子，你看这办法怎么样？”

神猴铁凌眼放奇光道：“这么说，你是挑男的了？”

董千里道：“那是当然！展云天与你有仇，当然你不会再传给展云天之子武功！”

神猴铁凌鼓起两只猴眼，狠狠注视了展白与婉儿一会道。“那你骑驴老儿又占便宜了，显然男的要比女的内功深厚！”

董千里道：“但女的轻身功夫却比男的要好，各有长短，谁也不占谁的便宜！”

“神猴想了一下道：“好！就这样决定了。但你骑驴老鬼尚能活多久？我们也得定个期限呀！”

董千里道：“大约不会超过百天！”

神猴铁凌默算了一会，豪气干云地道：“我也差不多，就这样吧，我们三个月为期，也好留下一点寿命，亲眼看看我们两个老不死到底是谁行谁不行？”董千里道：“一言为定，来！我们三击掌吧！”

说着，挣扎着站起来，摇摇摆摆地走近神猴铁凌面前，两个老人“拍！拍！拍！”连着互击三掌，果然掌风已失，二人双手拍在一起与常人无异！

展白与婉儿先听到神驴铁胆说他们两个人亲热，双双面孔一红；又见两个老人如此好强，临死之前，仍不放过比斗的机会，一时瞧得愣了……

待两个老人三击掌已毕，回头叫他们两个人时，二人才互相对望了一眼，竟身不由己地各自走向一个老人身边。

董千里对展白道：“小伙子，随我来吧！”

说罢摇摇摆摆向前走去，走到石台边上，由于他内腑受伤，真气溃散，竟无法纵下两丈余高的石台，围着石台转了半天，看实在不下去，竟叹了一口气道：“小伙子，还是由你把我背下去吧！”

展白此时才知神驴铁胆，这一代奇侠，果真是武功已失，不知他还怎样传给自己武功？由于自己还要向他探询杀父仇人的底蕴，随毫不迟疑，当即背起董千里飘身跃下石台。董千里却一直领他转过一个山兜，进入一座隐秘石洞之中……

婉儿怔怔地望着二人背影消失，仍在发呆……神猴铁凌却坐在地下说道：“女娃儿，我们怎么走？”

原来他下肢木桩及双拐均已折断，又不好意思出口叫婉儿背他，所以反问婉儿应如何走法，谁知婉儿仅面孔微红一下，竟大大方方地道：“看样子你也无法走路了，由我背你吧！可是，我们上哪儿去呢？”

婉儿说话没有展白客气，但却正对了神猴铁凌的脾胃，闻言笑道：“此地山洞多的是，随便找一个山洞就是了，但不要离开太远，三月之后，我老

人家还要亲自看你把老驴儿的传人打败！……”

婉儿皱眉道：“我不要！在又黑又脏的山洞里住三个月，我可不干！”

神猴铁凌一怔道：“那么，你不要学绝世武功了？”

婉儿道：“就在这石台上不也是很好吗？”

神猴铁凌道：“练武功一定要隐秘，一是怕外人偷窥，再者也怕外物干扰，我老人家传你几门连我自己也没有练会的武功，包你能胜过那老驴儿的传人！”

说罢还诡秘一笑。婉儿不信道：“连你自己都不会，还怎能传给我？何况你的武功已失，又负伤……”

神猴铁凌眼一瞪，怒道：“你愿不愿学？……”

婉儿道：“我不学了！”

说罢回身就走……

“呃！呃！”神猴急叫住婉儿，竟满脸哀求之色道：“我已经跟老驴儿三击掌过了，怎能说了不算？无论如何我要把身负绝世武功传给你……”

婉儿见他说得恳切，又转回身来道：“那么就要依我，就在这石台上……”

神猴铁凌面有难色，思索了一会道：“绝世武功的秘诀，不入两耳，而且也最怕外魔侵拢，我老人家断去两腿就是一个例子，我既要传你武功，能胜过老驴儿的传人，却决不能害你。现在你背我到一个隐秘洞府，我传你武功秘诀，除了你练功时在洞府之中，以外的时间，随你自由行动，你看这可好了吧？”

婉儿一叹道：“我真没有什么心思学习武功，但又不忍拒绝你，看来也只好如此了！”

说罢背转脸来蹲下身去，神猴铁凌大喜过望，忙伸手围住婉儿脖颈，伏在婉儿背上，由婉儿背着他窜下石台，沿着山崖找去，谁知连找了数个石洞，均不合神猴铁凌理想，最后又在一块巨石旁我到一个洞口，婉儿气起来道：“不管行不行，咱们就是这个洞了，我决不再背着你东跑西跑，好像找不到窝的兔子一样！……”

说到最后，婉儿自己也忍俊不住，噗哧笑出声来，并就势一蹲身，把神猴铁凌放在洞内地下。

神猴铁凌睁着一对猴眼，四下打量一番皱眉道：“这个洞还比不上先前找到的那两个，而且，洞口风这样大，说不定是个漏底洞，我看……”

婉儿不耐烦地道：“不要你看了！说不找就不找了，既怕洞口风大，我就背你，再到里边找背风的地方也就是了！”

说罢背脸蹲下身来。

神猴铁凌长叹道：“想不到我神猴铁凌，纵横一世，天不怕，地不怕，临死之前，却要受你这女娃儿的闲气……”

婉儿又站起来，柳眉一挑，怒道：“我还不愿意呢！既是如此说，咱们算了！我也不想学你什么绝世武功，你也用不到受我的闲气，咱们是两行其便！”

说罢回身就走，神猴铁凌急道：“呃！呃！女娃儿！你不要那么性急好不好？我老人家都依你的就是了！”

婉儿又停下身来道：“那以后也别老是女娃儿女娃儿的乱叫，我叫展婉儿，有什么话，你就叫我的名字好了！”

“一切遵命！”神猴连忙点头道：“我今生算是第一次怕了一个人！……”

婉儿接口道，“ 不对！你最少怕了两个人，除了我之外还有胜了你一剑的霹雳剑展云天展大侠…… ”

神猴一瞪眼道：“ 我决没有怕过第二人，我现在的功力，就能胜过展云天许多，如果假以对日，我另外几手绝世神功练好，展云天恐怕连我的一招也接不下…… ”

“ 得！得！ ”婉儿道：“ 不用吹了！现在你恐怕连一个不会武功的壮汉都打不过！ ”

这句话说得神猴铁凌哑口无言，但脸上却闪过一抹狠毒杀机，心中对神驴的仇恨更加深了几分……

婉儿也觉得这句话说得过分了一点，看他痛苦的神情，心中不忍，又蹲下身形道：“ 好了，过去的不要说了，还是由我背你到一个背风的地点吧！ ”

神猴铁凌不再发言，伏在婉儿背上，任由婉儿背着直向石洞深处走去。

奇怪的是这洞口进口处不大，却相当深远，婉儿背着神猴铁凌一直深入数十丈，不但连个略可背风的地方也没有找到，而且洞内政路错综复杂，每一个黑黝黝的洞口之中，都有呼呼劲风吹出，风势汇合，哨哨作响，竟比洞口处风势更增大了数倍。

这情形二人心中都感到不妙，但是谁也不说出口来，神猴铁凌从短短相聚之中，已约略知道背着自己的美丽少女，心地虽然极为纯洁善良，但性情却是相当的任性，假如此时开口要她回转去，恐怕她不但不听，反而又要丢下自己跑掉。

自己寸步不能移动，那可就惨了。所以虽看出情形不对，仍强忍住不说，任由展婉儿背着向前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去。

婉儿因为话已说满，一定要在这洞中练武，现在虽看出此洞实不理想，但一时改不过嘴来，所以仍然向石洞深处走去，而且脚下又加了几成功力。

婉儿轻身功力本就好，再加上女孩子家先天的身体娇小玲珑，又有她慕容涵家传的绝世轻功身法“ 蹑空幻影 ”，纵在光线不太明亮、石壁凹凸、地下崎岖不平的山洞之中，仍能纵跃如飞，加速前进。

足足奔驰了一顿饭的时间，以婉儿的脚程计算，虽然洞中黑暗崎岖路不好走，她未能全力施为，但最少估计深入山洞也有数里之遥了。二人心中都已有了退意，不过还没有说出口来，婉儿的脚步也渐渐慢下来。

忽然，婉儿惊呼了一声：“ 哎呀！ ”

神猴铁凌因动力已失，目力大不如前，听到婉儿惊呼，忙问道，“ 婉儿，什么事？ ”

婉儿道：“ 这里怎么有死人？ ”

说着走近一具死尸跟前，神猴铁凌这才看到倚壁立着一具血淋淋的死尸！

二人以为那死尸是倚墙而立，所以未倒，谁知仔细一看，大谬不然，原来那死尸的心窝上插着一柄似镖非镖、似棱非棱的棱形暗器，净蓝瓦亮，一看而知蕴有奇毒，足有一尺余长，由前胸贯入后心，钉入坚硬的石壁数寸之深，是以这具死尸才能不倒。

婉儿愕然道：“ 看这样子，此人是生前被人用暗器打死，一直站在这里，身上的血迹未干，死了恐怕没有多久，这种暗器，却从未见过，不知是什么暗器？ ”

神猴看了一会，摇头道：“ 连我老人家也没有见过，不知是什么暗器，

不过，这使用暗器的人手劲不小，而且这暗器上还蕴有奇毒，却是不会错的！”

婉儿又道：“这被暗器打死的人，老前辈认识吗？”

神猴打量了一下，见那人身穿淡青缕金绸衫，头抹镶着一粒明珠的淡青武士巾，衣著异常华美，但脸上生像却异常威猛，浓眉环目，满脸于思，一看便知是一江湖豪客，虽已死去多时，但狞眉立目，仍然虎虎有威。

神猴铁凌摇头道：“我少在中原走动，尤其最近十数年我老人家未履江湖，不知此人是谁。”

婉儿见那大汉死状甚惨，胸前鲜血淋淋，顿觉这古怪石洞之中，隐伏着无限杀机，不由心生怯意，但她嘴中仍不肯示弱地说道：“我看这洞里一定隐藏着凶人，老前辈，我们还要不要往里走？”

神猴铁凌一笑道：“这可要由姑娘拿主意了，我老人家本是不主张到这洞里来的！”

婉儿闻言一气，不再理他，拔腿便往里闯，走出十数丈，又遇到两具死尸，这两具死尸衣着与前者无异，不过这二人却是后心被那棱形暗器打中，匍匐在地，脸形看不清楚，每人嘴边地下淌着一堆血迹，其中一个头上镶珠的淡青武士巾，已滚落老远，露出满头如猬的乱发。

婉儿虽然入目惊心，但由于正与神猴呕气，脚下毫不停留，仍然往里走。

神猴虽然不说话，且已是将死之人，但见此情景，心中也不由直冒凉气，暗思自己动力已失，这女娃儿江湖阅历又差，只顾任性往洞内硬闯，假如有歹人隐身暗处，突施暗袭，那决无法应付，落个溅血石洞，与那三具死尸一样的下场。因此；婉儿背他往里走时，他止不住举目四处观望。

又走出十数丈，前面一堵石壁，风势略小，婉儿背着神猴，走近石壁前，旁侧有一石门，似是一处石室，婉儿迈步向石室走进。

“小心！……”

神猴一语未毕，婉儿已迈步走进石室之中，突然暗影里探出一双黑手，悄无声息地扑面抓至。

婉儿骇然惊呼：“哎呀！”

第二七章　“ 端方公子 ”

婉儿惊呼急退，举掌欲向……

神猴虽然功力已失，但江湖阅历却比婉儿丰富多了，忙道：“ 婉儿，不必紧张！那是一个死人！ ”

婉儿定睛一看，果然又是一死人，在地下掉有一柄冷森森隐泛青光的丧门剑，这才知道死者先前隐身门后，以手中丧门剑对付来人暗袭，却被来人躲过，并用重手法将他杀死。

这被杀的人，胸前一个寸许大的血洞，一招毙命，虽然杀人者已经走了，但亦可看出其武功达出神入化之境。

在石室靠墙壁上，又有一具死尸，手拿判官双笔，委坐在地，胸前也有一伤口，与门前死者一般，死后脸上仍残留着极端恐怖之色。看样子这死者对来人非常惧怕，判官双笔取出，未及出招，即被来人用重手法杀死。

婉儿愕然道：“ 这里二人是被什么手法所伤？ ”

神猴面色凝重道：“ 看来好像‘ 金刚指 ’、‘ 一指禅 ’等一类武功，但这杀人者‘ 金刚指 ’、‘ 一指禅 ’能练到如此境界，功力之高，的确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

“ 哎呀！ ”婉儿又惊叫起来道：“ 老前辈，你看这里还有两箱珠宝…… ”

婉儿说着伸手一指石室中央，地下放有两只二尺见方的铁箱，箱盖已被打开，箱内尽是珍珠玛瑙、金刚钻石等等五颜六色的珠宝，看来光灿耀目。

神猴性情虽然怪诞，但实质上却是一个江湖怪杰，对这些珠宝并未兴起贪念。

至于婉儿乃当今四大豪门之女，家中珍宝见得多了，对这些珠宝也未放进眼内。

婉儿把神猴放在地上，走到珠宝箱前逐一检视，见那些珠宝，并不是寻常之物，珍珠都有龙眼大小，钻石也都是奇大无比。色芒俱佳，此外猫儿眼、祖母绿、红珊瑚、蓝宝石、绿翡翠……等等都是尘世罕见之物，件件价值连城，比自己家中珍藏之物，并不逊色。

尤其装珠宝的两只铁箱，雕塑精美，隐泛乌光，显然也是贵重金属，由名匠打造，一只跟自己家中贮藏珍宝的铁箱一般无二。

婉儿愈看愈奇，竟一时呆了，暗想：“ 莫非这些珍宝是从自己家中盗出来的？ ”

“ 呃！ ”神猴却在一边叫道：“ 婉儿，以我老人家之意，用不着再东跑西跑，就在这石室中由我传你武功好了！ ”

婉儿由沉思中被神猴唤醒，皱了皱眉道：“ 跟这两个死人处在一起吗？我不要！ ”

神猴道：“ 那有什么关系？你要讨厌他们，把他们丢出去喂鹰，也就是了！ ”

婉儿双眉皱得更紧了，她道：“ 要丢你去丢，我可不管！ ”

神猴苦笑一声道：“ 我若自会行动，那还需要你背负吗…… ”

婉儿接口道：“ 那就不要多费唇舌了，说什么我也不会去沾他们一下的，咱们还是走吧，另外找地方去！ ”

说罢把手中的珠宝又丢进箱内，背起神猴出了石室。

没想到才走不远，竟走出石洞来，原来这石洞两面山壁上均有洞口，而

且这石室离二人出口之处很近，婉儿背着神猴，走出洞外，算是由一座山胰中穿了出来，乍由黑暗恐怖犹如地狱的石洞之中，见到洞外湛湛的蓝天，光辉的阳光，不由心内一畅，原来二人在洞内摸索了约有两个时辰，此时天色已经大亮了。

神猴与董千里苦战三天三夜，失头仗着武功高强，还不感到怎么样，到第三天半夜与董千里互拼内力受伤，又被展婉儿背负着奔跑了半夜，早已困顿不堪，虽仗着服下他独门秘药“续命散”，但已是又饿又渴，一出洞口，看见山涧里有一道流泉，在婉儿背上忍不住叫道：“水！水！我老人家要喝点水！”

其实婉儿也是又渴又饿,背着神猴走近溪边,二人立刻伏溪狂饮起来……

忽听一个清朗的声音说道：“渴死莫饮山溪水！你二人胆敢深入‘亡魂谷’，难道连这句话都不知道吗？”

婉儿与神猴同时吃了一惊，从水边抬头一看，只见小溪对面山坡上，站定一个俊美少年。

只见这少年也就是廿岁刚出头，长得长身玉立，剑眉星目，身上虽然穿一袭布衣，有如樵农打扮，但负手立在小山坡上，沿着初升的朝阳，竟如玉树临风，别有一番朴实清新之气度。

神猴一瞪眼道：“你这娃娃！可不要信口雌黄，如果意存恐吓，可别说我老人家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婉儿一听神猴口出大言，不由暗自好笑，觉得这老人家实在骄傲得可笑，自己一身功夫全失，又伤又残，连行动都不能行动，还见了人便说大话，要人家死无葬身之地呢！看那少年双目神光湛湛，分明有不弱的武功，真要跟他打，人家不用动手，只要随便踢他一脚，便够他滚半天的了……

婉儿想着好笑，不由一张嘴，把含在嘴中的一口水又喷出来，止不住格格娇笑……

那青年乍见婉儿绝美容颜，几疑身遇仙人，脸上流露过一丝钦羡神色，又见婉儿喷水而笑，不由奇道：“二位不要不信，看了那边就知道了！”

说着随手向溪水上游一指。

婉儿与神猴随着少年手指方向望去，只见溪水上游水源之处，立着一块白木牌子，木牌上写道：“此溪水含有剧毒，七步断魂，千万莫饮！”

婉儿一看，芳容惨变，惊呼道：“哎呀，我已经喝下很多了，这怎么办？”

神猴却不动声色地冷冷说道：“婉儿，用不着慌张，你岂不知他是骗我们？”

布衣少年说道：“小生从不骗人，我说此话完全出自一片好意，二位不信就算了！”

神猴笑对婉儿道：”如何！我老人家说得不错吧？我一猜便知他是虚言吓人，如是这溪水中真有剧毒，我们喝下那么多去，腹内会毫无异样感觉？”

婉儿一听认为也对，自己喝下很多，腹内毫无不适，如若真有剧毒，怎会如此轻松？不由暗暗佩服神猴铁凌，到底比自己经验丰富，不会轻易受骗……

谁知那少年又道：“这溪水所含的剧毒，很是特别，无声无臭无痛楚，不论人畜，只要误饮此水，如不移动，一无感觉，但你要站起想走，不出七步，必致肝肠寸断而死！……”

神猴哈哈大笑道：“想当年曹子建七步成诗，如今我老人家能来个七步

断肠，岂不是可与古人比美，只可惜我老人没有腿，如果我有腿，还真想走七步试试，看是不是真能七步断肠？”

婉儿道：“你没有腿我有腿，不要说七步，七十步七百步，咱们也得走，水也喝饱了，少噜嗦，还是赶快去办咱们的正经事去吧！”

说罢，背起神猴便想离开……

那布衣少年却身形一掠，如一只掠波紫燕一般，三丈余宽的水面，他竟一掠而过，飘然落在婉儿身前道：“姑娘，还是不要逞强，小生句句实言，绝不欺骗二位，此溪名为‘水银寒泉’，别看初饮下之际，一无所觉，时间一久，必然断肠而死，就是不走动，也会死。因为溪水中含有水银，水银极重，足可断肠裂腹，说七步断肠是夸大其词，但人一走动，使水银下坠加速，促使伤势加快发作，尚幸小生身上带有解药，敬赠二位每人一包……”

尚未等婉儿答言，神猴早已不耐烦挥手道：“滚开！少再噜　！不要水中无毒，我们再中了你药中之毒，那才划不来呢！……”

说罢一直催婉儿快走。

婉儿虽然看这少年不似坏人，但素昧平生，随便拿药来给她吃，她也不敢轻易接受，因此，见那少年从怀中取出两包药来，并不用手去接，即道：“谢谢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

说罢腾身便走。

谁知她身形腾起，突感腹内一沉，一阵巨痛，竟使她从半空中直栽下来，好在她家传“蹑空幻影”身法，确有独到之处，虽然事起仓猝，仍能及时叠腰仰身，双脚落于地面，可是也踉跄数步，险些栽倒。

婉儿玉容惨变，腹内又是几下痛如刀攒，不禁频皱蛾眉，惊呼道；“哎呀！老前辈，我们真中毒了！……”

此时，神猴因功力尽失，提不住真气，在婉儿腾身而起、突然栽下、脚步踉跄之际，受了震动，腹内痛如刀搅，眼前一黑，早已痛昏过去，是以并未能回答婉儿的说话……

“姑娘！”布衣美少年急窜上前，忙道：“现在可知小生所言非虚，还是把这解药眼下吧！”

婉儿此时腹内痛得厉害，再也不管布衣少年解药是真是假，接过来吞在口中，只感满口清凉，入口即随津液而下。

果然腹内痛疼立止，不由用既惊异又感激的眼光望了布衣少年一眼。

布衣少年从婉儿目光中感到极大的安慰，似是觉得只凭婉儿看他一眼，便受多少委屈也值得了，因此，又从怀内掏出一包解药来，交给婉儿道：“姑娘背负的老人家，已经痛昏过去了，请姑娘赶快把解药给他老人家服下去吧，迟则恐怕不及！”

婉儿此时已相信布衣少年所言不假，当即把解药接过，反身又把神猴放下地来，撬开他的牙关，将解药倒进神猴口中。

不过片刻，神猴睁跟大叫道，“痛煞我老人家了！……”

“谢谢你啦！”婉儿见神猴也获救，不由对布衣少年感激地道：“还没有请教公子大名，方才我说话得罪处尚请公子原谅！

“姑娘忒谦了！”布衣少年道：“小生司空常靖！……”

一听布衣美少年自报姓名，婉儿立刻脸现惊容道：“你就是端方公子？江湖上盛传的武林四公子之一‘飘零端方’就是你？”

布衣美少年一笑道：“正是小生！不过错被江湖上的朋友抬爱而已，小

生天涯飘零，孤苦无侍，怎敢与另三公子并论！”

婉儿不由双眼发直，望着当面布衣美少年，心中感慨万千。

他虽是一身布衣，但掩饰不住他华美的本质，更显得倜傥不群。他虽是谦虚容让，但毫无畏缩怯懦之感，却更显示了他的雍容大量。俊美无俦，好像天地间的钟灵秀气，让他一个人全包了。

婉儿不由芳心突突乱跳，心中暗暗喝采：“天下真有这样俊美的男人！……”

但她突想起自己钟情展哥哥在先，怎能又见异思迁？不由脸孔一红，缓缓避开眼光，低下头去……

婉儿芳心中惊异“端方公子”的纯美，“端方公子”心中又何尝不为婉儿的绝世风姿神魂颠倒呢？

他见婉儿清新如出水芙蓉，俊美如天空皓月，粉面朱唇，美艳而不庸俗，眉如远山更秀，眼比春水更清，秀发如云，娇躯如柳，肤白赛雪，肌如壁玉。

尤其难得的是她那优美的气质，那是属于灵性方面的，眉梢眼角，一瞬一瞥，无不显出兰心惠质，玉体娇躯，举手投足，无不显出丽质天生，完全合乎天然韵律，这是一般庸俗脂粉学也学不来的，仿效也仿效不到的。

“端方公子”司空常靖，自认平生见过佳丽无数，但从未有见过像婉儿这般十全十美的美人。

尤其他见婉儿一双明眸紧盯着他瞧，一会儿秋波流转，一会儿晕生双颊，桃花太夭，没有她这般高贵，梅花又太冷，没有她这般多情……不由看得呆了，心中更是崎思丽念掩映万千……

二人互相张望，心中互相生出情愫，虽然时间极短，但也瞒不过神猴那老江湖的眼光，他生性怪僻，对这种儿女情长的事，最为看不惯，一见二人双双发怔，眼中流露出互相钦羡神色，不由干咳一声道：“婉儿！向人家道谢过了，咱们也该走啦！”

婉儿脸孔一红，但她尚未发言，“端方公子”又道：“小生已知姑娘芳名，但不知姑娘仙乡何处，与这位老人家又是怎么称呼？不知能见告否？”

婉儿尚未答言，神猴却双眼一瞪，抢先喝道：“你这小子，别以为略施小惠，便想贪图什么，如再饶舌，别说我老人家翻脸不认人。”

婉儿狠狠瞪了神猴一眼，道：“你这么凶干什么？人家端方公子救了我俩一命，不要说人家公子还很客气，就是对我们不客气，我们也不能恩将仇报！”

说罢，又转对端方公子道：“我跟这位老前辈毫无关连，只是机缘凑巧碰在一起罢了。我姓展，家住在济南‘豹突山庄’，公子有暇，希望到我家去玩两天……”

婉儿这一报家世，端方公子也自一惊，接口道：“姑娘与摘星手慕容庄主是亲戚吧？”

婉儿笑道：“那是家父！”

端方公子一愣道：“那——怎么姑娘姓展呢？……”

神猴大为不耐，暴跳起来，叫道：“小娃儿！你们还有没有完！再要噜，我老人家可真要不客气了！……”

他这样大声叱喝，婉儿颇不高兴，正想发作，那端方公子却淡然一笑道：“看这位老前辈眉心现出晦气，双目混乱无神，不但负了极重的内伤，而且离死亦不远，没想到还有这么大的火气？……”

这几句话虽是轻描淡写，却把脾气暴躁的神猴气得炸了肺，只见他残眉倒竖，双眼一瞪，喝道：“算你小子眼光厉害！但我老人家真力溃散，一样可以要你的狗命！接招！‘泛舟南海！’”

一听神猴叫“接招”！不但端方公子一怔，连婉儿也一怔，暗想：“这怪老头功力已失，还怎么出招跟人家打？……”

再一看神猴叫出那招‘泛舟南海’，半截无腿的身形仍然在地上，一动未动，不由更感奇怪，神猴却坐在地下说道：“我老人家这招‘泛舟南海’施展时，双拳虚握，猛袭你小子左右耳根‘藏血’重穴，虚中有实，实中有虚，你小子若是不躲，藏血穴为人身死穴，用不到实，只要被我老人家拳风稍为扫中，立可毙命！你小子若是躲，我老人家才出的双拳不收，只双时向前一翻，正迎着你小子逃路，向左是‘心俞穴’，撞上我老人家右时尖，向右是‘肾门’，撞上我老人家的左肘尖，不管你小子向左向右，都是死路一条！再假如你小子若是自忖能跟我老人家苦修一个甲子以上的‘真元罡气’相抗，硬敢以‘拨云见日’招式硬封硬架，我老人家双拳后收，双肘外张，内含‘吸’字诀，你小子双臂落空，身形前趋，我老人家双拳再向外一放，正好是泛舟划桨之势，双拳结结实实地打在你前胸要害，你小子想想看，你能有几条狗命，不死在我老人家这一招‘泛舟南海’之下？”

婉儿与端方公子这才算是明白，原来这怪老人是用口述向端方公子攻出了这一绝招。

虽然怪人——神猴内功真力已失，只是坐在地下口述，并未当真上前动手，但是婉儿与端方公子也暗暗心惊，因为怪老人口述的这一大杀招“泛舟南海”，还真是使人架无可架，躲无可躲。

尤其端方公子听得冷汗直流，自己素以为武功不错，但真要遇到怪老人这一招，自己还真是只有死路一条。

恍惚中，真像是有一敌人奋起双拳向自己迎面扑来，来势既猛，招中更套招，欲躲不能，欲架无力……突然出了一头冷汗，心中悚然而惊，惶恐言道：“老前辈，果然武功通神，就这一招，小生便万无幸理……”

婉儿却突然灵机一动，插嘴叫道：“并不是没有办法躲，只要向上一跃就可以躲过，而且还可以用……”

神猴笑道：“不用‘而且’了，你问问他向上一跃，能否躲过我老人家这招‘泛舟南海’？”

端方公子诚恳摇头，答道：“向上跃，向下躺，都不能躲过！老前辈这一招，堪称一绝！小生幸得不死，深感手下留情，告辞了！”

说罢，一抱拳嗖地一声，飞身掠过小溪，只两三个起落，已隐没于乱山丛中！……

婉儿怔怔地望着端方公子走得没了踪影，这才嘟起小嘴，转头对神猴道：“老前辈，你真是了不起，只用一张嘴，就把鼎鼎大名的‘端方公子’打跑了！……”

神猴颇为自得地道：“婉儿，你不用不信，你只要把我老人家口述的武功能练到五成，便可以睥睨天下了！”

“哼！”婉儿小嘴一撇，满脸不屑地道：“能练到十成，像你一样，还不是打不过一个骑驴的糟老头！’

就这一句话只把神猴气得哇哇怪叫道：“女娃儿，你不用激我老人家！我老人家直到现在跟那骑驴老鬼亦是个不胜不败之局！而且，而且，我老人

家跟那骑驴老鬼还要再比斗下去，我老人家有把握可以赢他！……”

“算了吧！”婉儿仍是满脸不屑之色道：“我若是不跟你学艺呢？再者说，我若是跟你学了武功，不跟我那展哥哥比试呢？你怎么赢又怎么胜？”

神猴一呆，满脸失望地道：“你不会说了不算话吧？答应了我老人家，又临时反悔！”

婉儿噗哧一笑道：“你别自说自话了，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从始至终，只是你一个人在唱独脚戏……”

神猴脸色大变，急道：“这么说，你是不跟我老人家学武功？”

“当然我是不会学了！”

婉儿斩钉截铁答道：“就算你跟骑驴糟老头不分胜败，打了个平手，把你们二人合而为一，也不能说是睥睨天下，更谈不到天下无敌。‘霹雳剑’展云天展大侠，那才是古今第一高手，因为人家没吃败仗，而且，还胜过你一剑……”

神猴突然大叫一声：“气死我也！”口喷鲜血，仰身后倒……

第二八章　“霹雳剑”死于谁手

展白随看“神驴铁胆”至一隐秘石洞中，这位前辈异侠把一套得自西域的“雷音佛掌”传给了展白，并将展白之父“霹雳剑”展云天被害经过告诉了他。

原来展白的父亲“霹雳剑”展云天，不但武功高强，而且心胸光明，行为磊落，凭掌中一柄“无情碧剑”，行侠仗义，天下无敌。由于他公正无私，在江湖上侠名卓著，无论黑白两道的武林人物，对其均甚敬佩。可是由于他急公好义，守正不阿，固然救助过不少人，交了不少至交好友，但他也得罪了不少穷凶大恶，结了不少仇家。

出乎意外的是展云天并没有死在仇人之手，而是死于六位义结金兰的盟弟之暗算。

展云天原与“摘星手”慕容涵、“乾坤掌”云宗龙、“青蚨神”金九、“混元指”司空晋、“霸王鞭”樊非，以及“银扇子”柳崇厚等七人，合称为“江南七侠”，以展云天为首，在当时江湖道上乃是威名显赫的七弟兄。

但是展云天侠肝义胆，所作所为均是只见一义，不见生死。其余六人却各有自私的打算，常常随着展云天舍死忘生的奋斗一场，到头来却一点好处也得不到，心中暗暗不满。

又加上展云天艺高气傲，难免有些独断专行，凡事只问合不合武林道义，完全不顾六位盟弟心中所想，因此，这六人对他愈来愈感不忿，只不过畏惧展云天武功高强，不敢公然反抗，又加上展云天所作所为确是大义所在，他们六人自私自利的想法，也不敢公开说出来，而且“江南七侠”的名望，在江湖上愈来愈大，他们也不好意思与七侠之首的大哥闹翻。

也是合该有事，“摘星手”慕容涵无意中在哀牢山绝顶秘窟中，得到一幅藏珍图，按图索骥，得知洞庭湖水底沉埋了一宗千年宝藏，得到这批宝藏，立可致敌国之富。慕容涵心中大喜，暗想自己闯荡江湖半生，仍是两手空空，如果能取出这笔宝藏，据为己有，那后半世便可丰衣足食，不必再在江湖上冒风险了。

可是，等到慕容涵赶至洞庭湖畔，已发现不少扎眼人物在湖边逗留，慕容涵心思细密，见此情形，先不去勘察宝藏，隐在暗中一探，才知道洞庭湖底宝藏已走漏了风声，不少武林高手均赶来洞庭湖寻宝，而且传言千年宝藏中，除了价值连城的珠宝之外。尚有一册《武学真经》，一方“避水玉壁”，及三粒“大罗金丹”三宗异宝！

“摘星手”慕容涵探知这些消息，心中又惊又喜，喜的是宝藏秘图在自己手中，惊的是宝藏消息不知如何泄漏。眼见洞庭湖畔高手如云，仅凭自己一人的力量，已无法取得宝藏。

而且，最重要的还是，他手中虽有藏宝秘图，却不会水功，无法进得水底秘道。

因此，慕容涵无法，只有向义结金兰的“江南七侠”商量。

当然，见到“江南七侠”之中的另六位，他又改了一个说法，绝不会透露自己想独吞宝藏，只说无意中获得秘图，不敢自珍，愿与六盟兄弟共享。

谁知“霹雳剑”展云天力主将宝藏取出，以救湖广一带的难民，因为湖广连年荒旱，居民已经饿得到了互食人肉的悲惨地步，官府救济又办得不力，每日均有成千论万的人被活活饿死，因此，动了展云天的侠义心肠，想把这

批宝藏取出，变卖换粮，以救济灾民。

慕容涵一听，心中凉了半截，以为又和往常一样，舍死忘生取得宝藏，又是只便宜他人，自己一点好处也落不到，但尚不死心，仍指望珠宝不要，只取其中三宗异宝……

但其他五侠，却认为在天下武林高手虎视鹰眈之下，下湖取宝，无异火中取栗，冒着如此大险，取出宝藏，自己一无好处，却去救济那些与自己毫无关连的远地灾民，实在不甘情愿，因之，一齐劝说展云天打消此念。

可是展云天却不考虑这些，他认为只要当为，却不顾什么本身利害，并主张把三宗异宝让给天下武林，只以其中金银珠宝作为救济灾民之用。想天下武林人物，只重视那三宗异宝，必不以金银珠宝为重，晓以大义，不但不会受到阻挠，而且还可得到助力，使“ 江南七侠 ”完成这一件义举。

慕容涵这一听，心中更凉了，也与其他五侠一齐主张不去取宝。但展云天所决定的事，从不会退步，不管六位盟弟怎样说，一定要去湖底取宝。

由于展云天乃是七侠之首，又加上他的个性是说一不二，其余六人也不敢反对他，随他一同来到湖边，对聚集在湖边的武林人物一宣称，果然受到了拥护，并由武当、少林、峨嵋……等数大门派掌门人议定，全体人员一致协助“ 江南七侠 ”下湖取宝，然后以金银珠宝去救济湖广灾民，那《武学真经》、“ 避水玉壁 ”、“ 大罗金丹 ”三宗异宝，则在君山顶上开一个武林大会以公平的比武，决定三宗异宝属谁，就连“ 江南七侠 ”也算在内，以免七侠吃亏。

这样一说，聚集在洞庭湖边的天下群雄，大多数均无异议，连心已冷了的慕容涵及另外五侠，也都重新燃起希望之火。虽然展云天一再诚恳表明，志不在夺宝，只在救人，但只要取出宝藏，天下武林各门各派必出手争夺，慕容涵想着以“ 江南七侠 ”的名义加上一手，任何一人也万无拒绝之理。因此，也很热心地把藏宝图取出来，与各门各派推举的代表，共同探勘下湖取宝之路线、地点……

但众人按图索骥，勘察的结果，那千年宝藏却沉埋在洞庭湖正中心的湖底。

“ 江南七侠 ”中只有出身在巢湖畔的“ 银扇子 ”柳崇厚精通水里功夫，但柳崇厚潜下湖底之后，两天两夜，才浮了上来，却已受了内伤，原来湖心中央水深数百丈，压力极大，而且水底暗流又急，以水功见长的柳崇厚，连湖底都未游到就差一点送了命。

之后，很多认为水里功夫不错的武林高手，相继下水一探，都与“ 银扇子 ”柳崇厚一样，不但身负重伤，连水底都未能到达，更不要说到水底去寻宝了。

而且，尚有不少水功内力较差，却自不量力的人，下水之后，即送了性命。因此，水底宝藏无法取出，聚集在湖边的武林高手，想尽了种种方法，又葬送了不少人命，到此知道已经无望，才陆续地走了，时间一久，聚集到湖边寻宝的武林高手，均已走散净尽，就连“ 江南七侠 ”也放弃打捞沉宝希望，离开洞庭湖。

事情过了五、六年，人人已渐渐把洞庭湖底宝藏的事淡忘了。展云天却探听出云南黎贡山“ 神猴 ”铁凌，收藏有一颗“ 避水神珠 ”，执此可以分水入海，衣履不湿。这一发现又触动了展云天的灵机，认为如借来“ 避水神珠 ”一用，不难把洞庭湖底千年宝藏取出。于是只身赴苗疆，到黎贡山借珠，和

“神猴”铁凌苦战三日三夜，才胜了“神猴”一剑，借到“避水神珠”。又到江南，及六位盟弟前去湖底取宝。

没想到展云天竟因此被六位结义盟弟暗算杀死。

因为，“江南七侠”这次在洞庭湖底取宝，是在极端秘密之下进行的，因此，展云天被六位盟弟杀死，江湖上很少人知道内情。又加上湖底藏宝之事，事过多年，人们早已忘记。在以后几年中，“江南七侠”纷纷结婚生子，觅地定居，很少在一起，故而展云天之死江湖上均以为是仇家所杀，任何人也想不到竟是因寻宝被六位结盟义弟所害。

仗着从湖底取出的无尽宝藏，“摘星手”慕容涵、“乾坤掌”云宗龙、“青蚨神”金九、“混元指”司空晋，收买天下武林高手，开创霸业，已成为当今武林四大豪门。就是镇江“霸玉鞭”樊非，虽然不喜罗集门客，也与四大豪门分庭抗礼，势力不小。

只有“银扇子”柳崇厚，却亡命海外，不知所终，也许是害死结义盟兄，他良心感到不安吧？

这事很少人知道，虽有展云天生前故交，如“太白双逸”雷震远、“无影神偷”华清泉等众人日夜查访，也未知端倪。

最后“神驴铁胆”道：“这件事只有老夫一人，经过多年明查暗访，才略知真像，但如果不是今夜遇到‘神猴’，说出你父强借‘避水神珠’一节，还不知道你父如何在洞庭湖底取出千年宝藏……”

展白静静听着“神驴铁胆”说完父亲被害经过，竟一滴眼泪未流，却双目怒眦皆裂，顺着眼睑汩汩流下两行鲜血来。

“神驴铁胆”见展白悲痛愤怒到如此地步，不由叹道：“可惜老夫逞一时之勇，与老猴子落了个两败俱伤，无法助你报仇，而且老夫活日无多，也无法再多传你武功，我看你还是忍住悲伤，就着老夫尚有一口气在，收摄心神，听老夫给你讲解几门绝世武功的诀窍吧！”

展白道：“老前辈，你说得对，英雄有泪不轻弹，晚辈决不徒悲伤，只有满腔愤怒！现在请老前辈讲吧，晚辈洗耳恭听！”

于是，“神驴铁胆”为展白讲述各种高深要诀，各种招式章法，以及临敌致胜之道……

好在展白武功已有良好根基，又加上修习《锁骨销魂天佛卷》，内功大增，对“神驴铁胆”所传，虽然武功博大精深，竟能一一领会，学习极速。

展白可以说有学必会，这使“神驴铁胆”喜出望外，提高了兴致，不顾伤重命危，将终生精研的高强武功诀窍倾囊相授。

可惜时间太短了，不到百日的时间，转瞬即届，这天已是“神驴铁胆”在石洞中传授展白武功的帝九十天了，恰好三个月期满，但“神驴铁胆”以伤残之身，昼夜不息传给展白武功，既不能调养生息，精神耗费又巨，竟油尽灯枯，到了弥留状态。

展白醉心习武，却从未遇到过明师。虽有一代怪杰雷震远慨然相赠世间第一奇书，他却是蒙然无知。

如今遇到“神驴铁胆”这样武功高强的明师，言言金玉，字字玄玑，所传他的武功诀窍均是精妙无比，展白全副心神都放在学习武功上面，可以说到了发愤忘食的地步，除了饥食渴饮之外，再也不顾其他，对“神驴铁胆”愈来愈衰弱的情形，竟未注意到。

洞中又有“神驴铁胆”预先储存的黄精肉脯，水果甘泉，数量极多，饮

食无缺，三个月的时间，展白足不出洞，把“神驴铁胆”所授的高深武功诀窍，已领会了十之八九。到了这一天，“神驴铁胆”生命已到了极限，讲出最后一句话来时，已是上气不接下气，闭目休息了一下，才睁眼道：“我传你武功，到此为止，好在你有那册天下第一奇书《锁骨销魂天佛卷》，只要持之以恒，不断地练下去，你将来的成就，实可超出老夫之上，好了，我们缘尽于此，你出洞去吧……”

“神驴铁胆”说至最后，气息衰弱，几至语不成声，展白闻言一愕，他这才注意到“神驴铁胆”双目神光已散，面如白纸，胸前不住急剧起伏着，看样子已离大限不远。

展白吃惊道：“老前辈，你……”

“神驴铁胆”突又睁开眼睛道：“你不用管我，只紧记报父仇不可鲁莽从事，加紧修练武功，多多结交天下英雄好汉，再把他父亲被害真相公布武林周知，至于……”

“神驴铁胆”刚刚说至此处，突听洞外人声嘈杂，有一人高声叫道：“在这里了！看这洞口，分明有人进去！”

接着众人七嘴八舌地嚷道：“进去搜搜！进去！走……”

脚步杂沓，听声音判断，已有数人向洞中走来。

展白看出“神驴铁胆”命在旦夕，恐怕来人惊扰了“神驴铁胆”，当即迎出数步，叫道：“洞外什么人？少往里闯——”

谁知展白话未说完，洞外猛喝一声：“打！”

随着数道寒芒，挟着破空劲风，直向展白面门打来。

展白见来人不问青红皂白，骤然施出暗器，心中大怒，举掌一挥，把袭来暗器震飞，叮 几声，三支亮银镖一齐打进洞内石壁上，火星四溅，展白接受“神驴铁胆”传功，内功神力运用随心，已发挥了莫大威力，就这一手“挥金入石”，已可震惊江湖。

展白一掌把袭来暗器震飞，暗恨来人心狠手辣，随手向洞外推出两掌，狂飙骤起，展白的人也随着自己强大掌风窜出洞外。

掌风山涌，由洞内汹涌而出，同时两声惨嗥，三条人影，已从洞内飞出洞来。

“砰砰，两声，先飞出洞来的两条人影，摔落地上，倒地不起，不知死活。落后出来的第三条人影正是展白。

原来那进洞的二人，已被展白掌力震出洞外重伤倒地。

展白纵出洞外，右掌蓄势待敌，左掌护胸，举目一看，洞外站定十数个武林人物，当中一人，正是那俊美无比的“祥麟公子”。

与“祥麟公子”并肩站定的是那俊美如花的“江南第一美人”、“祥麟公子”之妹金彩凤。

站在他兄妹二人身后的是“金府双铁卫”、“铁背驼龙”公孙楚、“铁翼飞鹏”巴天赫，再者就是金府中的武林高手。但展白一时之间已叫不出他们的名字。

“祥麟公子”兄妹及金府众多武林高手，见从洞中纵出来的竟是展白，不由均自一怔。

又见进洞搜索的两大高手，从洞内直跌出来，立刻倒地不起，就是不死也负了重伤，简直不知是怎么伤的？万也想不到是被展白一掌震出洞外，还以为洞中另藏有什么武林异士。

“祥麟公子”愣了一下，立刻又恢复了镇定，从容问道：“原来展兄在洞中，但不知洞中还有何位武林高人？何不请出一见！”

展白也想不到不按江湖规矩，见面施暗器的人，竟是鼎鼎大名的“祥麟公子”率领而来，闻言冷笑道：“洞内之人，不愿见不懂江湖规矩、见面就施暗算的高人，贵公子有何赐教，由展白接住就是了！”

语气相当不客气。

金彩凤一见展白在此地出现，芳心一阵乱跳，星眼流波，樱唇启动，但未等她发言，“祥麟公子”却苦笑一声道：“展兄不必误会，祥麟不知道展兄隐身洞内……”

展白依然冷笑道：“那么，若是别人在洞中，以贵公子的身分地位，便可以骤施暗算了吗？这么说来，我展白还要感谢公子的盛情呐！”

金彩凤插嘴道：“你不要误会我哥哥，因为我们丢了重要的东西，已有两拨人在岩山十二洞来寻时吃了亏，所以……”

金府来人中，以“铁翼飞鹏”脾性最为怪异，加上他武功高强，眼高于顶，金府失物，数拨人马，都在岩山十二洞吃了亏，如今见展白从洞内冒出来，又有两名高手送命，金氏兄妹对展白一再容让，而展白却表现得非常冷傲，不由心中大怒，因此，不等金彩凤的话说完，大剌剌地跑前两步叱道：“狗胆小辈！给脸不要脸，难道堂堂金府，还怕了谁不成！你如再不说藏在洞中的是什么人，别说二爷对你不客气！”

展白依然冷笑道：“不客气，你又能怎么样？”

“先把你这小子拿下再说！”

“铁翼飞鹏”怒叱一声，身形电闪而出，探臂直向展白迎面抓来。

“铁翼飞鹏”不愧为南京金府的头号高手，身法快，招式奇，虽然这随随便便一伸手，竟然指风疾啸破风，指未到，展白就感到力劲如刀，刺肤生痛。

但展白此时已今非昔比，“神驴铁胆”三个月的悉心教导，诡奇招式学了不少，而且心随意会，已能完全发挥本身所具潜在的神力，就在“铁翼飞鹏”凌厉无比的指风将及面门之际，身不移，脚不动，只双肩微微一晃，躲过迎面指风，反而探手向“铁翼飞鹏”臂上关元锁来。

展白也是随随便便一伸手，妙到毫巅，正好破了“铁翼飞鹏”这看似平淡、实际却奥妙无比的“锁龙手”杀招，“铁翼飞鹏”微微一懔，见展白以招破招，神奇难测，立刻变招，伸出去的左手腕一沉，双指如钳，猛扣展白喉下“璇玑”穴，同时上步出右掌，掌缘如刀，猛削展白左肋软骨。

展白也自一惊，觉得这“铁翼飞鹏”变招之疾，出手之快，简直是无与伦比，幸亏受了前辈异人神驴铁胆三月传功，若不然就该出手连环两招，自己非落败不可。

展白心中这样警惕，手下可不敢怠慢，身形微晃，双掌齐出，施出刚向“神驴铁胆”学来的杀手“捕风捉影”，仍然是不守不退，见招打招的招式，双掌猛打袭来双掌的要穴。 二人近身肉搏，身法手法都是快得出奇，眨眼之间互换了六、七招，只把金府来的众尖高手，看了个眼花缭乱！尤其“铁翼飞鹏”的武功，神奇难测，素为金府众高手所钦仰，如今展白竟与之战了个平手，不由使金府随来的武林高手震惊得目瞪口呆。

展白力战江湖上闻名丧胆、在金府中列名为顶尖高手的“铁翼飞鹏”，毫无怯色，见招打招，见式打式，完全是以攻止攻，身形微移稍晃之间，双

掌如飞，和“铁翼飞鹏”打了个难解难分。

“铁翼飞鹏”成名江湖数十年，从未遇过敌手，在杀招连出之下，战不过一个少年展白，心中既惊且怒，出手更加毒辣，掌指如风，恨不得一掌把展白劈个粉碎，才能出胸间一口闷气。

二人身形缠绕在一起，快如飙风闪电，几至敌我难分，倏忽间只听几声“啪啪”气爆之声传来，二人身形倏然左右分开两丈！“铁翼飞鹏”怒睛突出眶外，黑脸铁青。

展白俊面带煞，星目如炬。

二人各自怒视着对方，瞪了好大一会双方均未出手。“祥麟公子”天生有“爱才之癖”，见展白年纪轻轻竟能跟自己视为左股右臂的“双铁卫”之一战了个平手，心中喜爱展白己极，才要出声喝止，谁知他两人互相瞪视了一会，突然大喝一声，又双双猛扑而上。

“啪！啪！啪！……”

接连数声爆响，二人在空中又互换了数掌，依然左右分开，飘落地上互相怒视着，既未分出胜败，也不发出一言。这种打法，倒是前所未见。

“铁背驼龙”公孙楚哈哈大笑道：“小兄弟！真有你的，竟跟我们老鹏打了个平手！”

“铁背驼龙”此言一出，“铁翼飞鹏”脸上更感挂不住，大喝一声，施出了十成功力，双掌猛向展白推出。掌凤山涌，如狂风巨浪般向展白汹涌而至。

展白凛然不惧，身躯一躬，运足了周身功劲，以双掌直向袭来掌风迎去。

“轰”然一声大震，两股强大掌风撞击在一起，劲风四射，卷沙扬尘。

尘沙飞扬中，只见一条人影冲天而起，宛如一头巨大飞鸟。

凌空三丈，又猛扑而下，半空中双掌又自猛劈下来。

原来是“铁翼飞鹏”全力一击，未能打倒展白，已仗着铁翼神衣之助，凌空向展白施出威力更大的一掌。展白“霸王举鼎”，双掌高举过肩，已向“铁翼飞鹏”重逾山岳的掌势迎去。

又是一声轰然巨震，直如石破天惊，劲风四激竟广达两丈开外，金府高手纷纷惊呼四退。

“铁翼飞鹏”凌空下扑的身形，倏然又升高三尺，临空一折，翩然落于地下。

“铁翼飞鹏”两只怪眼圆睁，瞪视着展白，静等着展白倒下……

因为他这临空一掌，已施出了全力，无人能挡“铁翼神功”凌空全力一击。

谁知展白依然完好无恙地站在那里，稳如山岳，气定神闲，而且一双大眼睛神光奕奕，更显出了无比神威。

这一来不但“铁翼飞鹏”愣了，连在一旁观战的“祥麟公子”兄妹、“铁背驼龙”以及金府高手，无不大出意外。“铁背驼龙”与“铁翼飞鹏”功力在伯仲之间，又素知“铁翼飞鹏”“铁翼神功”的厉害，尤其那凌空下击的千钧之势，就连自己也不一定有把握安然接下，如今见展白竟能接住了，连豪迈风趣的话都忘了说，只手捻颚下虬须，环眼圆睁，望着展白呆呆发怔，心说：“这娃儿，这点子年纪，这功夫是怎么练的……”展白却突然大喝一声：“你也接小爷一掌试试！”

喝罢，沉腰塌肩，气贯丹田，双臂一圈一揉，双掌缓缓推出，正是学自

“神驴铁胆”的西域绝学“雷音佛掌”之中的一招“西天雷音”。

第二九章 “雷音佛掌”

一股柔韧之力，随着展白的双掌涌出，虽然不见掌风劲啸，但一股强大的暗劲，激荡而出，竟隐隐挟着隆隆雷鸣之声。

“铁翼飞鹏”武功盖世，眼高于顶，见展白推出这轻飘飘的一掌，竟自脸上变色，无奈盛名之下，他不好意思躲闪，又加上刚才眼前少年已硬接了自己两掌，虽知少年施出掌功，必是武林失传绝学，但也只有咬牙硬接，运起周身动力，举起双掌向来势迎去。

“铁背驼龙”见展白推出掌风有异，灵智一动，陡然记起这只听传说、却未亲见的西域绝学，不由脱口惊呼道：“雷音佛掌！巴贤弟！小心……”

可是晚了，“铁背驼龙”惊呼未毕，“铁翼飞鹏”双掌，已与展白的掌风相接。

只听惊天动地的一声大震，劲风呼啸而起，旋回激荡，四射而出，卷石扬沙，尘头涌起足有十数丈高。

轰！轰！巨响，只震得四山轰鸣。

再看“铁翼飞鹏”已震出丈外，当场栽倒，面色铁青，气息粗重，身上铁翼一鼓一鼓，如船帆一般，几欲随风飞起……

想“雷音佛掌”，连“神猴”铁凌都不敢硬接，虽然展白新学乍练，初次施展，但威力也非同小可。

尚亏“铁翼飞鹏”有“铁翼神衣”护体，不然的话，早已负伤多时了。

以“铁翼飞鹏”在江湖上的声望，竟被一个初出道的少年一掌震退，不由把自夸为“江南第一家”的金府高手、祥麟公予以下的十数人震惊得呆了……

突听身后不远有人喝采道：“一掌震飞鹏，好雄厚的掌力！”

又听一个少女娇呼道：“展哥哥！”

众人愕然回顾，只见山路上来了一个布衣美少年，及一个纯美无比的锦衣少女。

这少女十六、七岁，蕙质天生，娇美如花。金彩凤虽有“江南第一美人”之称，但这少女纯洁自然，美丽并不下于金彩凤，尤其她一脸稚气，显出一派青春气息，与金彩凤华丽之美比较之下，另有一番清新气象。

这青春少女，正是展婉儿。

再看那布衣美少年，面如温玉，唇如丹涂，目如朗星，眉分八彩，猿臂蜂腰，长身玉立，虽然仅是一身布衣，作樵农打扮，但也掩不住他纯美的本质。论俊美不下于展白，但比展白潇洒，论潇洒不亚于以俊美风流著称的祥麟公子，但又比祥麟公子显得朴实，周身不带一点富贵气。

这布衣美少年，展白却不认识，不过，看到婉儿与他在一起出现，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涩之味。这道理展白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本来对婉儿不存一点私心，不知为什么见婉儿与一俊美少年在一起，心里会感到不愉快。

婉儿却不管众人作如何想法，发现展白后，娇呼一声，张开双臂，如一只小鸟一般，飞扑向展白，竟毫无忌讳地双手抱住展白臂膀一阵摇撼，并高兴地叫道：“展哥哥！你的武功学成了？真好……”

起初展白见婉儿与一布衣少年同时出现，心中虽有酸溜溜的感觉，但脸上并未表现出来。如今，婉儿对展白这一亲热的表示，那布衣美少年却倏然

色变，俊美的脸上闪过一抹妒恨之色，随自冷笑道：“原来你们二位早就认识……”

金彩凤原先也为布衣美少年俊美风仪所吸引，一双明媚的美目，怔怔地望着他，现在一见婉儿对展白如此亲热，收回了目光，转望着展白与婉儿，俊美如花的脸上也流露出妒忌之色，红唇一撇道：“不但认识，看样子人家两个人情感还很好呐……”

祥麟公子胸怀却比较开阔，而且他雄才大略，有广揽天下英才、以谋大举的壮志，见布衣少年仪表不凡，随一抱拳道：“在下祥麟，未请教少年英雄高姓大名？”

布衣美少年面色又一变，立向祥麟公子一抱拳道：“失敬！原来是南京城的祥麟公子！寒生端方，今日有幸识荆，真乃三生有幸！”

布衣美少年这一报姓名，众人无不动容，看不出他竟是与祥麟公子在武林中齐享盛名的端方公子。

端方公子这一报姓名，祥麟公子脸色也自变了一下，深知对方与自己分庭抗礼，不再兴收录拉拢之意，却暗起较量压倒对方之心，但仍然哈哈一阵大笑道：“真是幸会了，想不到尊驾竟是鼎鼎大名的端方公子！”

婉儿突在一旁插口道：“真有意思！眼前是‘祥麟热肠’、‘飘零端方’，如果把我哥哥叫来，再找到‘安乐风流’，岂不是武林四大公子会齐了吗！”

祥麟公子闻言回顾，俊美的脸上略显惊疑，道：“这一说，小姐的哥哥就是凌风公子了！”

婉儿点头笑道：“一点不错！”

祥麟公子豪气干云地笑道：“那么就请慕容小姐给令兄带一个口信，就说南京祥麟，亟思一会！……”

婉儿噘嘴道：“我不姓慕容，我姓展！”

祥麟公子一愣道：“小姐与凌风公子不是亲兄妹吗？”

婉儿更不高兴道：“谁说我与哥哥不是亲兄妹？我姓展——”

说到这里，她明媚的大眼睛瞄了展白一眼，以纤手握住展白的手道：“是跟展哥哥一个姓！”

展白听得心头一震，固然他早知道婉儿姓展的原因，但也想不到婉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竟毫不避嫌地说出如此多情而又大胆的话。

同时，他更感到惊奇的是，武林四公子的父亲都是昔年“江南七侠”之中的人物，怎么竟互不相识？而且对各自的家族中之事，也似乎颇为陌生？自己的事，他们不知道，还是父亲被他们害死，他们避而不言，难道四大豪门之中，也不互相往来吗？

岂不知展白正猜中了，当年“江南七侠”后半期各自娶妻成家，觅地隐居，为了避免在江湖上所树仇敌至家中寻仇，都是在极端秘密之下进行的，后来发生了洞庭湖夺宝之变，他们六人杀死了结义盟兄展云天，瓜分宝藏，各自回家，就更少往来，而且对当年“江南七侠”之事，在妻子儿女面前也绝口不提，因此“江南七侠”的后人，很少知道父执辈的隐秘。

只有慕容涵与樊非私交弥笃，二人继续往来，没想到慕容涵的妻子是出了名的美人，慕容涵又妒心奇重，他的妻子与任何男性接近，哪怕是一无逾越，也会引起他的妒火，做出些失去理性之举。有一次大暑天樊非夫妻去慕容涵家作客，恰好慕容涵不在家，因为酷暑炎热，慕容涵夫人招待樊太太在浴室冲澡，樊非一人在廊下小坐，坐在凉风吹拂下睡着了。不知道他坐的地

方正是慕容夫人寝室的门口，被慕容涵归来撞见。以为他的妻子与樊非做出暧昧之事，又听到浴室的水声，冲天大怒，也不问明白事情真像，立即闯入浴室之中。却正好看到樊非太太的裸体，樊非之妻羞不可抑，慕容夫人大骂慕容涵不懂规矩，一吵一闹，丑闻全府皆知，樊非与妻子匆匆离去。没想到谣言满天飞，竟传言慕容涵与樊非在浴室中易妻取乐，樊非之妻性烈，羞愤自杀。

因此，引起十数年后樊氏三杰一鸾，率领数十武林高手，到慕容涵家中寻仇厮杀的那一幕。……

此事暂且不提，且说婉儿说展是跟展白一个姓，祥麟公子恍然而悟，笑道：“原来慕容小姐与展兄已结秦晋之好，真乃郎才女貌，天配良缘，可喜！可贺！……”

其实祥麟公子是错会意了，此言一出，展白、婉儿双双羞得面布红云，金彩凤与端方公子却同时脸上浮起失望的神色……

展白俊脸通红，急急否认道：“公子不知事实真像，怎可乱说！我们并没有……”

未等展白的话说完，端方公子已掉转头大步而去。

祥麟公子却没有理会展白的否认，见端方公子不辞而别，竟扬声叫道：“端方公子慢步！祥麟还有话说！”

端方公子却头也不回，抱拳过肩，拱手道：“端方尚有急事，告辞了！”

祥麟公子见端方公子说走就走，呼唤不回，竟一晃肩跃至端方公子身前，在端方公子面前一站，说道：“端方公子要走，也不急于一时呀！祥麟请问，贵公子不在杭州西湖逸园纳享清福，却远来金陵近郊荒山，不知有何贵干？”

端方公子面露不愉之色，冷冷说道：“山林无主，我端方飘零四海，难道这中原荒山，也不准端方走了吗？”

祥麟公子冷笑道：“天下路天下人走，谁又敢拦阻侠踪遍四海的端方公子？但今天情况特殊，一定要请贵公子说出个原因来！”

祥麟公子素常谈笑风生，就是遇到紧张急要之事，也是从容镇定，脸上轻易不露痕迹。如今跟端方公子见面，竟脸现怒容，言锋犀利，这是很少见的，因此金府武林高手，不约而同地围了上来，而且隐然暗对端方公子采取包围之势，看情形只要祥麟公子一声令下，金府高手便要动手拿人了！……

端方公子顾自俊目流盼，四周打量了一下，突然仰天大笑道：“我若是不愿说出原因呢？”

祥麟公子面色一沉，道：“那说不得祥麟就要留驾了！”

端方公子道：“莫非仗着人多？”

祥麟公子道：“就祥麟一人，也可以留得住贵公子！”

此时“铁背驼龙”大踏步走上前来道：“捉拿你这小辈，还用得着公子动手，待公孙楚领教大名满天下的端方公子，究竟有何高深艺业！

祥麟公子一举手，阻止住气势汹汹的铁背驼龙，仍然向端方公子说道：“实话告诉贵公子吧，祥麟家中丢了一点东西，落在此山中，恰巧贵公子在此山出现，这就不能不叫人起疑！”

端方公子冷笑道：“只怕不是你金府丢东西，而是偷抢来又失去了吧？”

端方公子此言一出，祥麟公子面色大变，猛喝一声：“果然是你所为！接招！”

声出招到，左手双指猛戳端方公子双目，右掌斜砍端方公子左肩，一招

两式，而且劲疾如风，出手不凡。

端方公子大喝一声：“ 来得好！”

晃肩攘右臂，巧打祥麟公子左肘关元，左手如拢猛向祥麟公 子右腰扣去，破招打招，奇奥无比。

两人手法均快，三拆两解，晃眼互相攻击了三五招，“ 砰！砰！”两声爆响，二人又硬对了两掌，身形倏然分开。

端方公子只觉两臂酸麻，祥麟公子亦感双掌火痛，二人竟是功力悉敌。二人瞪了一下，祥麟公子又猛扑而上，猛攻猛打，掌拳快如飘风闪电，接连攻出三拳七掌，逼得端方公子一路后退，直退出数丈开外。

端方公子大吼一声，连出数招，扳回劣势，立刻还以颜色，也是快攻快打，连着攻出五掌六拳，外加连环三腿，也把祥麟公子逼退数丈。

二人翻翻滚滚，打得难解难分。

铁背驼龙唯恐主人有失，大吼一声，几如平地起了一个焦雷，猛挥一掌，直向端方公子打去。

劲风锐啸向着端方公子背后疾卷而至，端方公子尽力劈出一掌，把祥麟公子逼退两步，横空飘出两丈开外，适时躲过铁背驼龙威猛的掌风。

金府另外的武林高手，却已齐向端方公子包围上去……

端方公子傲然而立，仰天狂笑道：“ 威名满天下的‘ 祥麟公子 ’，也不过是倚多为胜而已！”

说罢屈小指放进口内，吹了一声尖锐震耳的长哨。

哨音过后，只见左边山头上，冒起了十数条人影，一律都是鹑衣百结的叫化子，手拿打狗棒。

接着从右边树林里，又拥出十数名手执棍棒的人，也都是蓬头破衣的叫化。

刹时间，左右前后，山顶树林，草叶岩洞，纷纷出现了人影，均是手拿青竹杖，蓬头垢面的叫化，怕不存数百人之多。

祥麟公子及金府高手，左看右看，葛见出现这么多叫化，脸上均露出惊惶之色，万也想不到端方公子竟预先在山中埋伏了这多穷家帮的人物。

这些叫化出现后，纷纷叫嚷：“ 有钱的老爷行行好！”

“ 可怜叫化苦命的人！”

“ 您不修今生修来世！”

“ 把您那吃不了的残菜剩饭，花不完的金银财宝，也赏给我们穷人几个吧……”

在叫嚣声中，破草鞋梯拖梯拖，竟是星飞电掣，晃眼间，纷纷围了上来

婉儿一皱眉道：“ 原来他还是个化子头！”

展白不解道：“ 谁？你说谁是化子头？”

婉儿一呶嘴，指向端方公子道：“ 喏！就是这一位！”

展白想起婉儿与端方公子一起出现的事，仍然未释于怀，趁此问道：“ 婉儿，你跟神猴学艺的事怎么样？又怎么跟端方公子在一起呢？”

婉儿随把背着神猴找洞，误饮“ 水银寒泉 ”的事说了一遍。又把怎么为端方公子所救，神猴又怎样用口述一招把端方公子打跑，以及神猴用口述传她武功、在第九十天头上神猴怎么死掉，端方公子又赶来帮她埋葬神猴尸体，之后出洞来便碰到他了。

婉儿在诉说这些时，展白却为一件事勾起了疑心，那就是婉儿说在洞内

看到的五具死尸，像貌衣著都像是在密松林向他劫镖的“燕云五霸天”。

展白心中奇怪，燕云五霸天劫镖并未得手，怎么会有两箱珠宝？而且怎么又都死在这荒洞中了呢？……

可是，那些穷家帮人物，已经围了上来，情势愈来愈紧张，已没有时间再容他向婉儿详细询问……

一群叫化，闹闹嚷嚷地赶至近前，端方公子哈哈一笑道：“以多为胜，咱们就以多为胜吧！”

说罢纵身一跳，跳上一块数丈高的岩石上去，往地下一坐，又说道：“穷家帮的弟兄们！眼前可是些最富有的财神爷，你们就好好地叫化几个吧！”

这群叫化闻言，抡起手中青竹杖，交错游走，并在嘴中高声叫化起来。

不过，这一次却不是纷乱叫嚷，而是由一人领头喝一句，然后群声应和，声韵悠扬，如歌如颂，竟是非常悦耳动听。

只听一人领头唱道：“我们都是没有饭吃的穷朋友！”

群声合唱道：“穷朋友！穷朋友！”

领头的人接着唱：“一朵莲花开！”

群声合唱：“莲花，莲花，莲花开又落！……”

就在这歌唱声中，一群叫化挥动青竹杖，脚步杂沓，人影晃动，竟摆成一座看来非常严整的“叫化大阵”。

“铁背驼龙”那么豪迈的武林巨擘，也不由略显紧张，低声对祥麟公子道：“公子！小心了，这是穷家帮成名的‘叫化大阵’，先由老夫与巴贤弟挡一阵，公子与小姐暂且后退，脱身阵外，有什么事以后再说！”

看那些叫化，数百人一齐挥动青竹杖，杖起如林杖落如风，劲流激荡，回旋生风，祥麟公子兄妹二人心中也不由暗暗吃惊，听“铁背驼龙”如此说，只有点头默许。

“铁背驼龙”又在随未高手中，指定天门一剑汪兆明、常山蛇焦良，与衡山二鸟欧阳弟兄一共四人，负责保护祥麟兄妹的安全，其余的人跟随双铁卫闯阵……

在“铁背驼龙”调兵遣将、安排御敌时，穷家帮阵势催动，已经逼上前来，仍由一人领头喝道：“肚皮饿才向有钱的老爷伸伸手！”

群声合唱道：“伸伸手！伸伸手！”

坐在山坡上的端方公子此时却插口叫道：“不要光是唱了，有钱的人多半性急，不耐烦你们噜苏，要伸手就伸吧！”

但领头的人仍然唱道：“两朵莲花开！”

这“开”字出口，数百条青竹杖倏然举起。

群声接着唱：“莲花，莲花，莲花开又落！”

在这“莲花，莲花”声中，数百条青竹杖挥动犹如风云涌，“莲花开又落”开字出，如林的青竹杖一阵搅动，劲流激湍，回旋生风，“落”字出口，轰然如惊雷怒霆，数百条青竹杖一齐向祥麟公子及金府一干高手攻来。

铁背驼龙大喝一声，舌绽春雷，会集了他性命双修有着一个甲子以上的“开碑掌力”，双掌全力劈出。

掌风劲啸，如狂风巨浪。同时，“铁翼飞鹏”一声厉啸，铁翼展处，腾空而起，身在数丈高空，把他那震惊江湖的“铁翼神功”施展了出来。

只见他如一只巨大苍鹰一般，熠熠闪闪的铁翼，挟着雷霆万钧之势，居高临下，凌空向穷家帮的“叫化大阵”击下。

“金府双铁卫”盛名无虚，一在空中，一在地下，联起手来分力合击，势威力猛，声势惊人。
就在“金府双铁卫”一在天空，一在地下，凌厉无比的攻势之下，只听“莲花开，莲花落”，一片歌唱声中，阵式合而忽分，分而复合，百数条青竹杖搅动之下，竟把”金府双铁卫”的两股巨大掌风，化于无形。
而且，群叫化身形游走，反而把金府众人祥麟公子以下，全数包围在垓心。
连展白与婉儿都包围在内。
婉儿见群叫化连自己也包围起来，青竹杖影如山似林，向自己身上罩来，秀眉一皱，娇声叱道：“好哇！连我也不放过了！”
喝声中纤手扬起，屈两指轻轻一弹，两缕极细的劲凤，疾啸而出“扑通！扑通！”
两名帮众竟应指而倒。
“金府双铁卫”两大高手联手合攻，那么刚烈的掌劲，穷家帮的“叫化大阵”都能挡得住，为什么竟接不下婉儿——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纤纤两指？这真是怪事！
但展白己看出了门道，因为神驴铁胆曾告诉过他“神猴”铁凌特有的厉害功夫，婉儿这屈指轻弹，正是神猴铁凌身负绝学，不由惊奇叫道：“‘搜魂指！’你把‘搜魂指’都学会了！”
言下之意，不胜惊骇。
婉儿撅嘴道：“我还不愿学呢！老怪物硬要教我有什么办法？”
转又妖媚一笑，对展白道：“不过请展哥哥不用担心，妹妹不会对展哥哥施展这狠毒的杀手的……”
展白一皱眉，心颇不悦，一是她管神猴叫老怪物，使他听来颇不顺耳，因为神猴铁凌再怪，总是传过她武功，武林传统“艺不轻传”，如果传以武功，虽没有拜师之名，也有师父之实，武林中对授艺恩师最为看重，婉儿如此称呼神猴，就是对授艺之师不敬，违犯武林传统，所以展白听来非常刺耳。其次，她说学来杀手不向展白施展，这固然使他觉得婉儿有点瞧不起他的成份。
展白剑眉一皱，才要发作，但穷家帮的帮众见婉儿一出手，便点毙二人，一齐大怒，阵势催动，把主力转向婉儿与展白二人， 同时听一人唱道：“有钱的小姐少爷多慈悲！”
群声和道：“多慈悲！多慈悲！”
领头人又唱道：“三朵莲花开！”
群声齐唱：“莲花，莲花，莲花开又落！”
“莲花，莲花”声中，竹杖搅动，遮天蔽日，“落”字一出，漫天杖影，犹如排山倒海一般，挟着使人喘不过气来的疾风劲流，猛向展白、婉儿两人压下。
显见穷家帮是挟怒而来，攻击威势比攻向“金府双铁卫”时，增强了何止数倍。
婉儿只觉杖影如山，像泰山压顶一般涌来，势威力猛，前所未经，不由心中一懔，双手齐扬，四手齐弹（因为她内功真力不到火候，对“搜魂指”的武林绝学，只能左右各练两指，未能达到功贯四稍境地，所以再紧急也只能弹四指），想以新学到的杀招退敌。

“搜魂指”果然厉害，随着强劲指风，又有两名帮众倒地，但婉儿连伤两人，穷家帮中已有高手上来，婉儿弹出四指，指向四人，却只有两人负伤，另两指却落了空。

而阵式中的数条杖影，却已纵横吞吐，齐向婉儿打到。

婉儿惊呼失声，双粉掌纷飞如蝶，左劈右挡，加上她独具的“蹑空幻影”身法轻灵，穿隙游走，虽然一时未受到伤害，却也闹了个手忙脚乱，粉脸煞白……

这当儿展白己劈出两记“雷音佛掌”。

展白也是跟婉儿一样，“雷音佛掌”新学乍练，未能达到收发随心地步，阵中压力一近身，数百条杖影一齐攻到，“雷音佛掌”匆忙中再也施展不出来，只有左闪右避，掌指兼施，在阵中苦战。

就这样，三冲两闯，婉儿与展白己同时陷于“叫化大阵”之中。

而且，两人已被冲散，各自为战，在数百条杖影之中，左突右闯，却愈陷愈深。

这边婉儿与展白陷入阵中苦斗，那边金府高手、双铁卫，以及祥麟公子兄妹，也同时陷入“叫化大阵”之中，而且一样的被冲散各自为战。

这“叫化大阵”真是奥妙无比，虽然仅由数百人组成，在阵式变化之下，竟好像有成千成万的青竹杖影，弥空遮日般没头没脸打下。

加上群叫化一律的蓬头垢面，鹑衣百结，一样的手挥青竹杖，样子是一模一样，难分彼此，交错游走之间，把金府众高手、祥麟兄妹、展白、婉儿等人，闹了个头昏脑胀，眼花综乱。

只有“铁翼飞鹏”情况比较好一点，因为他有“铁翼神衣”之助，能够飞翔空中，不必落于地面，所以可不受深陷阵中之苦。

但他在空中鼓翅飞旋，只见“叫化大阵”翻翻滚滚，满眼都是蓬头垢面的叫化脑袋，以及挥舞如林的青竹杖影，至于陷身阵中的诸人，反而不易看见。

偶而看到铁背驼龙满头苍苍白发幡扬，驼背拱起如丘，在青竹杖影中晃动而出，奋掌力战，他便凌空下扑接应一招，但“叫化大阵”倏分即合，铁背驼龙的身影倏现即隐没于数百条青竹杖影之中。

而且，铁翼飞鹏每扑下一次，数百条青竹杖即高举起来，猛向他临空攻至，威力之大，竟能逼得他凌空身形，倏忽上升寻丈。

铁翼飞鹏虽能凌空飞翔，也不过如大海上一只孤飞的海燕，对那些沉浮在巨浪中的同伴，也无力相救。

倒是展白与婉儿，一个是“雷音佛掌”威猛，一个是“搜魂指”凌厉，时时能荡开密如丛林的青竹杖阵，现出飘逸的身影来。

忽听一声惨嗥，一名金府高手尸身已被抛出阵外，周身浮肿，脸上青紫血痕满布，显见是被乱杖击毙。

“铁翼飞鹏”又惊又怒，运足了“铁翼神功”，以“鹰搏九霄”身法，铁翼连挥，连番猛攻。

“轰轰”数响，“叫化大阵”合而倏分，让过“铁翼飞鹏”威猛铁翼劲风，倏然又分而复合，依然是严整无隙。同时，“莲花，莲花”声中，青竹杖齐举，又猛向“铁翼飞鹏”周身点来。

“铁翼飞鹏”只有展翅腾起两丈，以避平地面起的数百杖影。

第三〇章　“ 叫化大阵 ”

“ 铁翼飞鹏 ” 临空下击无功，在青竹杖影猛攻之下，展翼急起，却被精灵无比的婉儿看到。

婉儿灵机一动，心想：“ 与其在阵中受困，不如施展 ‘ 蹑空幻影 ’ 身法，学那装了翅膀的老头，腾身空中，居高临下，寻隙捣虚，不比在地面受困强多了？ ”

婉儿想到就做，娇叱一声，屈指疾弹，逼得阵式一松，倏然凌空三丈。

身形盘空一停，势尽下落之际，脚尖一点足下青竹杖影，落而复起，竟在 “ 叫化大阵 ” 的青竹杖影上空翩翔飞舞起来。

婉儿人生得美，加上体态窈窕，身法轻灵，又是穿的一身彩绣锦衣，在倏起倏落的青竹杖上翩翩起舞，仿佛九天仙女下凡，又如“ 青女嫦娥俱耐冷，月下霜里逗婵娟 ”，真是美妙已极。

坐在山坡上的端方公子不由脱口叫道：“ 好身法！美极了！…… ”

他不出声还好，他这一叫好却提醒了婉儿的注意。婉儿莫名其妙地被困阵中，一肚子不高兴，如今才奋力脱出阵外，端方公子坐在山坡上，悠悠闲闲地叫起好来，不由大怒，身形猛然一顿，脚尖借青竹杖打出的劲风借力使劲，一阵划动，竟平飞直射，从青竹杖阵上空猛向端方公子所坐岩石上扑去。

十数丈的距离，婉儿半空中两次脚踩青竹杖借劲，竟然脚不沾地，窜上了距地面尚有三丈余高的岩石之上。

端方公子连连喝采，而且站起身形，俊脸泛起笑容，看那意思是欢迎婉儿的样子。

但婉儿恨他连自己也围困在叫化阵中，身未到先已屈指弹出，一缕极细，但又极为强劲的疾风，破空锐啸，猛袭端方公子胸前 “ 三阳 ” 重穴。

端方公子大吃一惊，见来势甚急，不敢硬接，急忙飘身躲过，一边嘴里急叫道：“ 姑娘！你怎么连小生也打起来？ ”

婉儿娉娉婷婷地站立岩石之上，瑶鼻一皱，冷冷说道：“ 少客气！你叫一群要饭的把我包围起来，又是什么意思？ ”

端方公子苦笑道：“ 你要不和他们站在一起，穷家帮的人万不敢找姑娘的麻烦…… ”

婉儿道：“ 你要不站在这里，我也不会打你！ ”

端方公子被婉儿反唇相讥得哭笑不得，但仍然涎脸道：“ 那么，姑娘要小生到哪里去呢？ ”

婉儿一瞪眼道：“ 我管你到哪里去？但是，你那些要饭的如果伤了我展哥哥的一根头发，我便拿你偿命！ ”

这一句话激起了端方公子的怒火，一是婉儿说得绝情绝义，再者婉儿一心维护展白，也引起他内心的嫉妒，不由剑眉一扬，俊美的脸上，闪过一抹杀机，嘿嘿笑道：“ 端方公子的命还不那么不值钱！会去为别人的一根头发偿命！ ”

婉儿道：“ 你以为我杀不了你吗？ ”

尚未等端方公子答言，青竹阵中一声惨嗥传来，婉儿与端方公子同时低头看去，又是一名金府高手毙命。

尸身被数根青竹杖挑出阵外，一样是周身浮肿，满脸青紫血痕，滚在地上，仰脸朝天，死状极惨。

阵内听到祥麟公子的怒叱，及铁背驼龙的厉吼，显见二人愤怒已极。

“砰訇”巨响，接二连三传来，也可猜出金府中人在一齐奋力猛攻。

铁翼飞鹏更是连声怒啸，铁翼奋起，连番猛扑。

但“叫化大阵”威力强大，变化万千，纵然在绝世高手猛冲猛打之下，仍然是严整无比，丝毫不见破绽。

突然青竹杖影之中，一道耀眼的碧绿光华冲天而起，接连几闪，“呛！呛！呛！……”

一阵龙吟虎啸之声传来，严密无比的“叫化大阵”中间，立刻空出一个五尺范围的圈子来。

圈子空地当中，手执“无情碧剑”、渊停岳峙站着的正是展白。

原来展白仗着双手在阵中，竟愈冲愈冲不出来，心中愤怒，竟撤出背上的“无情碧剑”来。

“无情碧剑”果然神兵利器，又加上展白新从神驴铁胆学会了“风雷八剑”，“无情碧剑”出鞘，一招“风震雷鸣”立刻荡开了五尺方圆的一片空地，而且，“叫化大阵”中的帮众有避躲不及的，手中青竹杖立刻被“无情碧剑”削断了五、六根。

穷家帮这青竹杖又叫“打狗棒”，是帮主在开香堂时亲手传授，素为徒众所重视，而且每三年才开香堂一次，第一次所授为木棒，那是入门三年以后的弟子。第二次所授为黄竹，又叫苦竹，那是入门六年以上的弟子。第三次所授为绿竹，那已经是入门九年以上的弟子了，至于这青竹杖，乃是入门十二年以上，武功高强的弟子才配携带，所以今天在此摆阵的帮众都是帮内十数年以上的高手，所以才能困住金府双铁卫、祥麟公子兄妹及展白等武林顶尖高手。

尤其是青竹杖乃是海南特产，实心铁骨，坚硬无比，就是寻常宝剑也难损分毫，如今被展白“无情碧剑”一剑削断五六根，竟把数百帮众一时震住。

“叫化大阵”刹时间忘记了催动，穷家帮众一齐瞪视着展白呆呆发怔，尤其被削断了青竹杖的帮众，除了震惊之外，更是满脸愤怒悲痛的表情。

展白却是威风八面站在那里，未再乘胜余威，出剑追杀……

婉儿却喜极而呼：“展哥哥！……”

端方公子倏然变色，急呼道：“穷朋友们！要饭的家伙毁了，可没法叩见祖师爷！”

一句话激起了穷家帮众的拼命之心，齐声怒吼，挥起青竹杖，猛向展白攻去。

此时，他们不再“莲花，莲花”唱得好听了，而是怒吼狂啸，数百条青竹杖雨点似地向展白猛攻。

可是展白一剑在手，如虎添翼，他先前一剑逼退帮众，不乘胜追杀，是不愿多造杀孽，如今见群叫化疯狂地向他扑来，展白一震“无情碧剑”，“风雷八剑”第二招，“怒雷狂飙”犹如暗黑云端几道厉闪，隐挟风雷之声，激射而出。

“呛！呛！”

断竹横飞。

“嗞！嗞！”

血雨四溅。

竟有七八名帮众断竹，两名帮众闪避不及，连手臂一齐被削断，发出两

声惨嗥。

“呼啦”一声，群化震惊后退，一齐瞪着展白，虽然脸上表情愤怒之极，却再不敢向上包围。

展白凛然道：“如再不退去，可别说小爷不愿杀伤，我要出手攻击了！”

众穷家帮被展白咸势所慑，果然无人再敢向上围拢。

一个年约六旬、花白胡须的年老乞丐，上前一步道：“穷家帮多蒙赏赐，不知阁下能否将大名见告？以后我们穷人也好感恩图报！”

展白道：“区区展白，就是在下！”

老年乞丐道：“原来是展大侠！我穷家帮永记大德，不忘报答您就是了！”

展白道：“展白被逼出手，无心与贵帮结仇，假如贵帮记着这笔帐，展白也不能推辞，随时接着贵帮！”

老叫化一竖大拇指道：“英雄！老叫化佩服你了……”

端方公子却在岩石上急叫道：“龚老叫化！这是什么节口？套的是哪门子交情呀！看那边点子也要闯出来了……”

原来这叫做龚老叫化的年老乞丐，与展白答话的当儿，其余围困金府的帮众，眼见也守不住阵势，被金府双铁卫及祥麟公子兄妹一番急攻，阵式显出溃乱迹象。

“叫化大阵”固然厉害，摆阵之人却是息息相关，死伤一两个，固然不会影响全盘，但包围展白的有数十人之多，一旦完全停止下来，阵式催动受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威力大不如前，又加上金府的人奋力猛冲，阵脚动摇，眼看着要被金府众高手冲突出围。

龚老叫化被端方公子一语提醒，舍了展白，催动阵势，一齐向金府众人围去。

一时间青竹杖齐举，杀声大震，战况又趋热烈起来。

端方公子固然及时提醒了穷家帮众，把“叫化大阵”再度催动起来，但同时他的叫声也提醒了在空中飞翔下击的铁翼飞鹏。

铁翼飞鹏见端方公子一说话，阵式便较厉害，心想：“擒贼先擒王！好小子，你在那里坐山观虎斗，还在指挥群叫化作战，我先把你拿住，岂不就解了叫化大阵之危！”

想到这里，铁翼一展一拂，犹如大鸟横空，人未到，双铁翼连续猛挥，挟着破空劲风，直向停身岩上的端方公子扑去。

端方公子见“铁翼飞鹏”来势凶猛，接连迎空劈出两掌。

掌风与铁翼雄风一接，“砰！訇！”两声巨响，半空中劲流激射，但并未阻止“铁翼飞鹏”疾冲之势，双掌一扇，迅如鹰隼，照旧向端方公子飞扑而至。

端方公子心中一惊，急欲腾身走避，但铁翼飞快，倏然而至端方公子头顶上空，“铁翼飞鹏”厉啸一声：“小辈，纳命来！”

喝声中铁翼一展，猛向端方公子迎头挥下。

耀光闪闪的铁翼，犹如一大片乌云，迎头盖顶而下，劲风锐啸，扑面生寒，端方公子大吃一惊，脱口惊呼：“不好！……”

但婉儿也站在端方公子身边，铁翼劲风连带扇向婉儿，婉儿娇叱一声：“你找死！”

喝声中屈指一弹，一缕极细的疾风，尖啸着直向铁翼飞鹏“心俞”重穴射去。

“铁翼飞鹏”已见识过婉儿的“搜魂指”，知道厉害，不敢硬接，敛翅急闪，但仍然慢了一慢，躲开要害，却没有躲过铁翼，只听“哧”一声微响，巴天赫不畏刀剑暗器的“铁翼神衣”，竟被婉儿“搜魂指”洞穿一个手指大的洞孔。

“铁翼飞鹏”巴天赫急忙敛翅落地，脸色惨变，他万也想不到自己的铁翼神衣，竟被婉儿一指损坏，心中又惊又怒，一双三角厉目怒视着婉儿，满脸杀机，咬牙切齿道：“大胆贱婢！竟敢损坏二爷神衣，二爷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怒喝声中，十指屈伸，周身骨骼“格格”作响，阴森凶狠，大踏步向婉儿逼近。

婉儿不知他要施展什么厉害的阴毒武功，但看他凶狠之态，心中不由一惊，暗暗蓄势戒备。

但端方公子被婉儿一指解危，惊魂甫定，却逗起满腔怒火，见“铁翼飞鹏”向婉儿欺去，大喝一声，运起家传绝学“混元指”，猛向“铁翼飞鹏”后心要害点去。

“铁翼飞鹏”正运集了周身功力，想找婉儿去报毁衣之仇，忽觉脚后劲风破空而至，知道有人暗袭，更如火上加油，暴吼一声，反身出掌，一式“倒转阴阳”，把运集至颠峰的一身功力，双掌一反一正，猛向身后打去。

“噗！砰！”

一声裂帛轻响，一声轰天巨震，同时两声惨嗥传出。

端方公子被“铁翼飞鹏”威力无倚的掌风，震下数丈高的岩石，一声惨嗥，头下脚上地向下栽去。

“铁翼飞鹏”一只左掌正好迎住端方公子家传绝艺“混元指”，一阵奇痛沁入心脾，也发出一声惨嗥，再一看左掌红肿老高。

铁翼飞鹏纵横江湖数十年，从未遇到敌手，如今破衣伤手，连番受挫，激起他凶暴野性，杀心大起，咬牙忍住左掌伤痛，见端方公子已栽下地去，随后纵身追下岩石。

端方公子虽然被铁翼飞鹏掌风震下岩石，只负轻伤，并未致命，头下脚上栽下，将及地面，猛一提气，半空翻转，仍然双脚稳站于地面。

此时，“铁翼飞鹏”已随后纵了下来，更不答话，举起右掌，恶狠狠地向端方公子头顶劈去。

端方公子知道他掌沉力猛，自己甫行负伤，不敢硬接，见铁翼飞鹏掌到，飘身闪过。

但“铁翼飞鹏”左掌伤处，痛彻心肺，把端方公子恨入骨髓，一掌落空，上步横臂，施出“横扫五岳”招式，向端方公子拦腰扫至。

但端方公子受伤落岩，一声惨嗥，早已惊动了穷家帮众，见端方公子势危，纷纷从阵内跑来救援。“铁翼飞鹏”第二掌未到，十数条青竹杖已齐行挥至，硬把“铁翼飞鹏”逼退。

“铁翼飞鹏”怒上加怒，铁翼猛扑，双掌猛推，把蜂拥而至的穷家帮众，打翻了好几名。

但穷家帮人多，打退一批又上来一批，仍然把端方公子救出，把“铁翼飞鹏”围住。

混战中死伤互见，金府高手固然已有数名阵亡，但穷家帮的帮众，在阵式散乱之后，已不能发挥统合战力，死伤在金府高手及展白“无情碧剑”之

下的更多。
尤其“金府双铁卫”功力高强，心狠手辣，每招每式施出，均有三五名叫化受伤倒毙。
这真是一场好杀，只见尘沙飞扬，喊杀震天！突听一声大喝：“住手！”
这喝声中气充足，声如雷震，震得众人耳嗡鸣，身不由己地各自停下手来。
只见对面山峰上转出一群武林人物。这群武林人物，约有十数名之多，喝声不知由何人发出？但身法却都是快得出奇，从山峰上现身，到跑至众人动手之处，约有数十丈的距离，恍眼即至。
只见十数条人影，星飞丸射，飞快地掠至众人面前，个个都是身躯剽悍，步履如行云流水，双眼精光闪闪，看样子都是身负高强武功之士。
为首是一个寒儒似的穷酸，身穿褴褛长衫，脚蹬破布鞋，手拿一本烂书，但像貌却生得颇为不凡，四方脸，白净无须，细眉长目，看年纪不大，最多不过二十四五岁，却隐然有大家风范。
展白首先认出为首之人，正是“安乐公子”，摩云神手向冲天，就跟在安乐公子身后，其余高手，展白却都不认识。
安乐公子云铮率领属下十数名高手，飞掠而至，首先也看到展白。
安乐公子微笑点头，但他的眼光忽然看到展白手上拿着的“无情碧剑”，不由眼露奇光，道：“恭喜展兄，失剑复得！”
展白道：“托公子的福！……”
以前展白见云铮朗朗侠行，曾有结交之心，但自从知道武林四公子之父都是自己杀父仇人之后，立刻打消此念，而口头上也就不太客气。
安乐公子脸上微微一红，因为是在他手中把宝剑被人夺走，他追了半天没追上，如今宝剑却让人家自己找回来了，这个跟头栽得不轻，竟一时无言可对，只有苦笑了一下……
此时婉儿已飞身掠下岩石，站在展白身边，听展白管来的一个穷酸也称呼“公子”，不由笑道：“又来了一个公子！公子何其多呀？”
她的意思是，瞧不起眼前的穷酸也配称为公子。
展白道：“你不认识吗？这位正是与你哥哥在武林齐名的‘安乐公子’！”
众人闻听，一齐脸现惊容，多打量了安乐公子几眼。
安乐公子却四下一拱手道：“在下云铮，蒙江湖朋友抬爱，呼为安乐公子，今日偶然路过此地，不知诸位朋友因何故厮杀？”
祥麟公子也一抱拳道：“久仰！久仰！在下祥麟，与贵公子虽未谋面，可说是神交已久。”
安乐公子及属下高手，一听祥麟自报名号，也俱自脸现惊容，安乐公子哈哈一笑道：“失敬！失敬！原来是鼎鼎大名的祥麟公子！看来我这贸然出头，是多此一举了！”
原来安乐公子喜管闲事，一听眼前闹事之人是祥麟公子，便知今天的闲事自己不一定能揽得下，故而有此一说。那边的端方公子，见二人互相吹捧，却把自己抛在一边，不由干咳了一声。
婉儿心思细密，端方公子在旁边干咳，她早知其意，倩然笑道：“今天可是幸会，武林四公子，倒有三位在此地露面，来！我给诸位引见！——”
说着纤手一指端方公子道：“这位就是端方公子！”
端方公子一抱拳，连说：“幸会！幸会！”

安乐公子及属下高手，更是一怔，想不到引起争端的竟是武林四公子之中的两大公子！

婉儿接着又说道：“看来我真要回去叫我哥哥了！”

展白一时未会过意来，愕然道：“叫你哥哥干什么？”

安乐公子早已哈哈大笑道：“不用说，这位姑娘一定是凌风公子之妹了！”

展白恍然呵了一声，道：“名重武林的四公子会面，倒的确是武林一大胜举！可惜，你哥哥赶不及来此一会了！”

祥麟公子心中一动，他本来心怀壮志，早有压倒其他三位公子、称霸武林、领袖群雄之心，随之仰天一阵豪笑道：“这有何难！我们武林四公子，江湖齐名，祥麟早想一会，如今展兄提起，祥麟很想借此机会，约请三位公子驾临寒舍一会，不知二位公子及展小姐肯赏光否？”

端方公子脸一寒，道：“那么我们今天的事如何解决？”

穷家帮的人物因为死伤惨重，个个眼红，闻言往上一围，意欲再动……

祥麟公子冷笑一声，答道：“武林四公子聚齐，咱们新帐旧帐，一齐结算，不是更公平合理吗？”祥麟公子素具心机，这话表面听来冠冕堂皇，事实上他却是感到人单势孤，安乐公子敌友不明，再要打下去，恐怕吃了亏，所以有此一说。

端方公子也有顾忌，只因属下穷家帮的人死伤太重，不能不充硬发狼，为属下撑腰，听祥麟公子一说，也顺坡下台道：“但不知哪一天？”

祥麟公子仰脸思索一阵，道：“当前年关将届，想每个人可能都有点私事，而且为了不影响大家快乐过年，咱们就订为明年元宵节怎么样？”

未等端方公子答言，安乐公子哈哈大笑道：“最好是晚上，元宵节赏灯大会，武林四公子南京城聚齐，可在江湖上传留一段佳话！”端方公子也豪气干云地答道：“元宵节前端方必到，而且为了凑兴起见，端方将随带武林至宝‘避水玉壁’一同赴会！”

众人闻言，一齐色变，祥麟公子脸色更见难看，因为端方公子所说的“避水玉壁”，正是他家中的传家之宝，三月之前被盗，他今天率领属下高手亲自出动，也就是为了寻找此失宝，先前疑心是端方公子支使手下盗走，但还未敢证实，如今听端方公子亲口说出，不由又惊又怒，也接口答道：“好！一言为定！祥麟为了酬谢雅意，在会上也会现出一宗异宝‘大罗金丹’，给与会之人见识见识！”

这回该论到端方公子变颜色了，因这“大罗金丹”也正是他家的传家之宝，在北京运往杭州的路上遗失，他率领穷家帮的高手，也正是为寻找此宝，才来到岩山十二洞一带，搜寻数月之久却连个眉目也没有，祥麟公子这一说，才知是被金府之人拦路劫走。

安乐公子却哈哈大笑，一震手中烂书道：“二位公子豪兴干云，不吝以武林异宝为武林人士开眼，云铮也不能太小家子气，届时一定携带《武学真经》赴会！”

安乐公子此言一出，众人更是吃惊……

展白却满脸悲愤，怒眦见血，切齿喃喃自语道：“三宗异宝！三宗异宝！没有错，一定是他们！……”

第三一章　危机四伏

宋代才女朱淑贞有一首词，歌诵元宵佳节青年男女的欢乐与离愁云：

去年元夜时，

花市灯如画，

月上柳梢头，

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

花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

泪湿罗衫袖。

这固然是描写恋爱、青年男女的相聚之欢与离别之苦，但由此也可看出元宵佳节的热闹情景来。

南京，为六朝古都，人文荟萃，物华天宝，尤其到了元宵佳节，家家悬灯，户户结彩，千千万万的花灯，照耀得大街小巷辉煌如同白日，只见各色各样的花灯，多如满空繁星，从太阳未落山便已经悬挂起来了，一直从黑夜燃亮到天明。

各种花灯，争奇斗巧，在十字街衢，更有“ 灯山 ”、“ 灯牌楼 ”等等，除了花灯式样翻新，美不胜收之外，更有引人入胜的“ 灯虎 ”。为游人助兴，射中的还有彩头赠奖，因此上，天未入夜，大街上已是人山人海，到处都是摩肩接踵的看灯人潮。

富甲全国、号称江南第一家的南京金府，高耸的门前高搭彩楼，数百盏扎制得十分精巧的红丝彩灯，把一座巍峨的金府大门，照耀得金壁辉煌。

高达数十级的大理石台阶上，雁行排开两列金盔金甲的荷戈执剑的武士，在辉煌耀眼的百千灯光照映之下，宛如无数尊大庙前的金甲神将，显赫之中，带着森严威猛的气氛，使一切夜游赏灯的人们，只有站得远远地瞠目结舌地羡望着，没有人敢接近一步。

可是，这画戟森严的金府，却仍然热闹无比，只见中门大开，奔向金府的人川流不息，不过登上那高广石阶的都是些不凡的人物罢了。

金府大门前，除了那些如金塑泥雕的金甲武士，昂立不动之外，还有十数名金府食客中的武林高手，站在门前迎接佳宾，其中一个仅有一条手臂的俊美少年，眉目之间蕴藏着恶狠暴戾之气，正是被展白断了一臂的“ 小青蚨 ”孟如萍。

孟如萍断臂初愈，把展白恨之入骨，本想出去找展白报仇，后来听说元宵节赏灯大会，展白也要来参加，便等在金府，又修练了几手歹毒武功，太阳一落山便站在门前，一边负责迎接前来与会天下群雄，一边专等展白前来，好报雪断臂之恨。

可是，从午至酉，三山五岳的英雄、四海八荒的异士，均已露面被迎进了金府，却不见展白来到。

“ 小青蚨 ”孟如萍心中失望，以为展白不会来了。他正想交代门下食客几句，进到府内，谁知他一脚跨进大门，突听铃声琅琅蹄声得得，一个英气勃勃的青年，背上斜插一柄看来十分名贵的宝剑，胯下骑的却是一匹又瘦又小的毛驴，在金府门前停了下来。

想今夜金府之中，名重武林的四大公子之会，而且还有武林人眼见眼红

的三宗秘宝，将在武林人士面前公开，与会之人俱是当今武林一时俊彦，所有来参加大会之人，不是骑高头骏马，即是乘坐豪华轿车，哪有骑这种寒蹇毛驴来的？

可是，这骑驴少年来在金府门口，嘴中“ 唷 ”的一声，勒住缰绳，竟飘身下驴，手里牵着那比一只狗大不了多少的小毛驴，迈步就往金府大理石的台阶上闯。

站在台阶上的金甲武士，执在手中的长戟向外一推，“ 锵！ ”铁戟交叉，阻住去路，同时一名金甲武士嘴中喝道：“ 站住！南京金府，也是可以随便往里走的吗？……哎呀！…… ”

未见骑驴青年举手，那横戟阻路的两名金甲武士，喝声未竟，却口发惊呼，踉跄后退出五六步去，而那少年却从容举步跨上石阶……

负责接待来宾的金府门下食客，都是眼里揉不得半粒砂子的老江湖，一见骑驴少年翩翩神采，不用出手，以周身布满的罡气，就可把武功不弱的金甲武士震退，知道来了高人，连忙几个纵落，从高台阶上驰下二人来，向骑驴少年一抱拳道：“ 朋友是哪路英雄报个名来，我们也好接…… ”

谁知这二人话未说完，骑驴少年一抬头，二人不禁一愣，连忙改口道：“ 原来是展小侠，请进！请进！ ”

因为展白在金府大战孟如萍，他们都亲眼看到过，所以一见便认识，忙又吩咐下人接过展白手中小毛驴，从傍门牵入宅内……

就在众人这一乱的当儿，展白却昂然不语，唇边含着一丝冷峻笑意，未见他脚尖点地身形平飞直射地“ 嗖 ”一声微响，人已跨登数十级高台阶，到达了大门之前。

众人一齐咋舌，暗赞：“ 好高强的轻功…… ”

正好“ 小青蚨 ”孟如萍听到纷乱之声，跨进门的一条腿又收回来，刚一转身，眼前一花，一个英挺少年平空站在门前。

孟如萍抬眼一看，来人正是久等不至的展白，脸色倏变，猛叱道：“ 小子！你才来呀！ ”

说着，单掌如老僧问讯，缓缓向展白胸前印来一掌。

展白只觉他掌势沉缓，却隐然有一般阴寒之气，迎胸压来，知是阴毒掌功，但毫未放在心上，扬袖一拂，道：“ 何必多礼？ ”

别看展白这轻轻一拂，竟把决心报仇、暗施毒掌的孟如萍，震退一丈开外，若不是身后有墙壁挡着，说不定还要退出好远。

“ 砰 ”一声，孟如萍脊梁撞在墙壁上，五脏翻滚，面色惨白，咬紧嘴唇，狠狠瞪着展白一言不发……

想不到数月不见，展白功力有如此大进，孟如萍苦心练来欲找展白报仇的毒掌，竟是不堪一击。

孟如萍又惊又怒，无奈这一碰面便受伤不轻，虽然内心悲愤，却毫无办法，眼看着展白数声冷笑，被接待宾客的金府门下引进大堂。

其实展白心怀血海深仇，内心悲愤更不知要超过孟如萍多少倍。今夜，上元佳节，他单人匹马来赴四公子的赏灯大会，是抱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来为他冤死十数年的父亲报仇雪恨来的。

因此，他一到金府门前，便连施“ 凌空虚渡 ”、“ 罡气布体 ”、“ 流云铁袖 ”等神功，不是为炫技傲世，而是为了要一寒敌胆。

孟如萍不过是首当其冲罢了。

好在这些门下食客已看出少年展白艺业不凡，事前又受过“祥麟公子”的交代，所以不管孟如萍受挫，依然恭而敬之地把展白让进大厅。

这所大厅，展白曾来过一次，不过那是白天，而且心情也没有这一次激动。

这次探知金府老主人“青蚨神”金九，就是他杀父的主凶，满腔热血沸腾，抱必死之决心重临金府，已无心情欣赏这以“江南第一家”自豪的金府豪华排场，连挂在庭院中琳琅满目的奇巧华灯，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只双眼平视，笔直地跨进宴客的大厅。

大厅内彩灯缤纷，瑛珞垂珠，尤其绣金盘龙的壁柱上，高烧着数十只粗逾儿臂的香油大烛，把一座宽敞的大厅照耀得如同白昼。

当真是高朋满座，一座宽敞大厅之中，不怕有数百人之多。

马蹄形的长桌，迤逦排开，桌面上正宴未上，却堆集着满桌的时鲜水果、美点精糕，迎面坐着名重武林的四大公子，两旁坐的俱都是四大豪门的顶尖高手，以及三山五岳、四海八荒的奇人异士。

意外地，这内蕴无限杀机的武林四公子之会，表面上竟充溢着喜洋洋的气氛，众人随意吃喝着桌上的鲜果美点，嘴中却是笑语喧哗，人多语杂，几至聚声成雷，整座大厅中显得乱烘烘的一团。

又加上新来的宾客，以及端茶送水的男女佣人，进出川流不息，以致领导展白入内的食客，高声为展白报名引进，都没有人听见。

展白因是存心找事来的，岂甘受此冷落？抽出背上“无情碧剑”，屈指一弹，“汪”然一声龙吟，气贯丹田，嘴中高吟道：“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裙王门不称情！武学未进，展白造访！”

展白这一弹剑作歌，声震全厅，数百位高手笑语声立止，一座喧哗叫嚣的大厅，刹时变得鸦雀无声，数百道眼光，一齐投射在展白身上。

首先祥麟公子离座起身，哈哈大笑道，“好一个‘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裙王门不称情’，但在祥麟家中却不会有‘准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聊忌贾生’的量小之人，来！祥麟先为展兄引见几位前辈。”

祥麟公子说着走下座来，拉着展白的手，先向首座一个双目精光如炬的老人道：“这便是家父……”

只这五字出口，展白立感热血上冲，头脑“轰”的一声，以下祥麟公子说的话便听不到了。

因为展白听“神驴铁胆”告诉他，“青蚨神”金九乃是杀父仇人的主凶，首先出主意杀害父亲的是他，在“江南六侠”围杀父亲时，首先用暗器使父亲受伤的也是他。

因此，展白听祥麟公子说出，知道当中首座老人便是“青蚨神”金九，不由双目怒睁，同时心中禁不住热血沸腾。

只见这老人五旬开外，双目精光如炬，充分显出机智无比的神态，同时从其如炬的目光看来，知其内功必亦不弱，身穿团底闪光绸袍，面如满月，额下五绺花白胡子，机智精明之中，又显出一派威严之象。

展白为了不在人前失态，咬牙强忍住满腹悲愤，抱拳说道：

“久仰！久仰！‘青蚨神’金大侠，威名远播，今得识荆，三生有幸！”

展白说完，那“青蚨神”金九却傲不为礼，连站都未站起来，只微微点了点头，嘴中连道了两个“好”字，一只精光如炬的眸子，却倏然上下打量了展白几眼。

展白以为“青蚨神”轻视自己，忍不住怒火上冲，脸色立变……

“祥麟公子”已看出展白神情不对，忙道：“家父双腿不便，请展兄多多包涵！”

展白这才看出，“青蚨神”金九所坐的不是椅子，而是一辆轮车，双腿覆盖了一条厚毛毡，但不知因何双腿失灵。

祥麟公子接着为展白一一引见与会众人，武林四公子展白均已会过，武林四公子门下的好手，以及与会的天下群雄，展白并不留意，仅注意“乾坤掌”云宗龙、“混元指”司空晋以及霸王鞭樊非等。

奇怪的是“摘星手”慕容涵却未与会，“豹突山庄”方面的人只有冷傲的“凌风公子”及门下高手多人在座，连“雷大叔”、“银箫夺魂”章士朋、“追魂铃”司马敬、“独脚飞魔”李举、“衡山夜枭”眇目道人等十大高手，也未见面。

“凌风公子”仍然是那副冷漠无情的神态，在祥麟公子为展白引见时，眼视屋顶，昂然不睬，俊美的脸上嘴角下撇，更是一副高傲无比的神气。

连做主人的祥麟公子都大不过意，但展白反而心平气和地笑道：“不劳公子引见，我们早就认识了！”

“凌风公子”却一瞪眼，以寒冷如水的话调说道：“一无名小辈耳，本公子不屑认识于你！”

祥麟公子已知展白心高气傲，武功又高强无比，凌风公子的讥诮，一定引起展白发怒，他并不是怕他们打起来，而是怕坏了自己预定的计划，忙在一边说道：“慕容兄生性如此，展兄且莫介意！”

谁知展白一点不发火，反而笑道：“展白早已领教！”“凌风公子”又是一声冷笑。

展白走向别处时，回顾了他一眼道：“不用心急，展白早晚有让慕容公子认识的一天！”

慕容承业倏然色变，立起身来，五指一旋，猛向展白身后“凤眼”三穴弹去。

正是家传绝艺“摘星手”的一式“紫微三垣”，五丝微风，疾而不啸，袭向展白。

似这等阴柔手法，使敌手不易躲避，尤其在背后暗袭，因为它不带一丝破空之声，更使人无法事先防范。

但展白今非昔比，已大有天渊之别，自经“神驴铁胆”的三月教诲，他对自己内身潜修的功力，已能自由发挥，又加上与会前这两个多月的时间，他足不出户地在岩山十二洞中，潜修《锁骨销魂天佛卷》上所载的奇绝武学，所谓“一窍通，窍窍通”，进步何止一日千里。

展白武功已达心与神会境界，“凌风公子”暗袭手法虽然冠绝一时，但展白自己及时发觉，却不露痕迹地回手一拂，把“凌风公子”极厉害的一招“紫微三垣”化解于无形，口中并说道：“等一会领教！”

凌凤公子立即感到一般暗劲，拥向自己，不但把他一招“摘星手”的绝招化解掉，而且震得自己站不住脚，“扑”的一声，又跌坐在椅子上，不禁闹了个目瞪口呆。

好在展白用的这一招非常含蓄，不是特别细心的人看不出来，因此也并未引起多少人注意。

倒是“安乐公子”早想拉拢展白，虽看出展白折辱了凌凤公子一招，也

不点破，却走下座来，拉住展白坐在自己座旁。

展白也未加推辞，即坐在安乐公子身旁，抬头见识与不识的全厅之人都在瞪着眼打量他，展白心中不知是喜是悲，觉得自己孤身一剑，将要当着天下群雄面前，报雪杀父之仇，固然是人生一大快事，但又想起自己人单势孤，也许不能报雪杀父之仇，反而溅血堂前，丧命在此……

转又一想，不管自己报得了报不了父仇，只要能够当着天下群雄之面，把父亲被杀害经过，公布武林，纵是牺牲一命，也颇值得了，想至此处，心情反而出奇地镇静下来。

突然，展白转眼又看到一双如天际晨星的大眼睛，正出神地望着自己，仔细一看非是别人，正是那有着“江南第一美人”之称的金彩凤！

展白突然一震，只感心中卜卜乱跳，脸孔发烧，顿时兴起无数的绮思遐想，心中道：“难道她爱上我了吗？为什么每次会面，总是用这种眼光看我？……”

转又想道：“这是不可能的！人家是江南首富的千金小姐，自己却是一个落魄江湖的穷少年，就算人家爱上自己，自己又拿什么去爱她？……”

忽然又想起：“她父亲是自己的杀父仇人，马上便要流血拼命，双方势同寇仇，还谈什么爱不爱？……”

这样一想，展白顿觉冷水浇顶，满腹绮思立刻化为乌有。

此时，那“青蚨神”金九，却把祥麟公子叫到近前，俯耳低言了几句，祥麟公子立刻昂身袍拳，四下一拱道：“诸位英雄，外面酒宴已经摆好，就请诸位移坐月下，赏灯饮酒共谋一醉如何？”

端方公子首先不耐，当下身形一立，道：“不知那‘大罗金丹’何时展出？也叫与会群雄一开眼界！”

祥麟公子淡然一笑道，“司空兄不必心急，你既然把‘避水玉璧’带来了，祥麟家中的‘大罗金丹’还能自秘吗？我们大家到外面饮酒赏灯，待酒兴正浓时，你、我以及云铮兄，咱们三宗异宝一同展出，岂不够味！”

安乐公子首先把手中那本烂书一拍，哈哈大笑道：“月下灯前，有花有酒，又有武林秘宝可开眼界，今宵此会不虚了，好！好！司空老弟，咱们客随主便，一切听祥麟兄的了！”

与会众人，赏灯饮酒是假，却急欲一睹三宗异宝，听安乐公子一说，齐齐斯应，哄然道好，一齐离座向大厅外拥去。

展白冷眼旁观，见“青蚨神”金九、“乾坤掌”云宗龙、“混元指”司空晋，以及“霸王鞭”樊非等老一辈的人，绝少发言，只静坐在一边由着小一辈的“武林四公子”出面争强，不知他们安的是什么心？暗地里又有什么打算？因此，全神贯注在他几人的身上，一时出了神……

忽见凌风公子冷冷言道：“祥麟热肠，安乐风流，飘零端方。你们三公子均有实物可献，难道我‘凌风’就没有珍贵之物，以博天下英雄一顾了吗？”

凌风公子这一发言，闹哄哄向厅外走的人，又即时停住脚步，一齐瞪着眼睛望着凌风公子，看他有什么比三宗秘宝更值得珍贵的东西拿出来。

凌风公子见他的话果然生了效果，不由面露得色，回首向一长发披肩的老者说道：“赫连三叔！你把咱们的宝物献出来看看！”

那被称做“赫连三叔”的老人，探手怀内取出一个锦缎绸包来，打开锦缎绸包，里面是一个扁方的红木匣子，抽开匣盖，里边又用白锦纸包着，里三层外三层，长发披肩老者慢条斯理地一层一层地打开，但看这收藏的严密，

便知定是非常珍贵的宝物，而且，自从打开匣盖以后，即有一种馨馥幽香袭进了众人鼻孔，随着纸包一层一层地打开，芳香愈来愈浓，到后来竟使整座宽敞大厅都弥漫了这种香味……

众人双眼一瞬不瞬望着长发披肩老人的两只手，这虽不是什么流血厮杀，气氛却是相当紧张，数百人拥挤的大厅，竟是鸦雀无声，这时就是有一枚绣花针落在地上，也必可清楚听到。

人丛中不知是谁，轻声说道：“这香味着是含有巨毒，大厅之人一个也别想活着离开！”

这声音虽低，听到众人耳中却仿佛响起了一个焦雷。

不少沉不住气的人赶紧闭住呼吸，并暗蓄真力，准备事有蹊跷时，冒死一击……

却见端方公子手下一个红脸蓬头的老年乞丐，带着熏人的酒味，哈哈大笑道：“这么香！就是穿肠毒药，老叫化也要吃一点尝尝！”

嘴中说着，双肩一晃，未见怎样作势，人已逼近长发披肩老人面前，伸出一只鸟爪似的脏手，猛向长发披肩老人手中纸包抢去。

长发披肩的老人连眼皮都未抬，红木匣子放在桌上，双手拿着纸包也未躲，只在那红脸蓬头的年老乞丐鸟爪似的右手将触及纸包时，屈指一弹，那红脸蓬头的老年乞丐便如触蛇蝎般地，倏然把手缩了回去。

众人见那位红脸蓬头的年老乞丐，红脸泛紫，双晴咕辘咕辘乱转，便知他吃了暗亏不小。

端方公子身后穷家帮的人，更是吃惊，因为这位红脸蓬头的老年乞丐，乃穷家帮有名的“酒丐”，名叫方弼，与“疯丐”绪良、“聋丐”吴化合称为“风尘三丐”，不但在穷家帮身份极尊，就是在武林中也可称得起是一流高手，如今被凌风公子门下食客、一个长发披肩的老者，只这么轻轻一弹，便负了伤，不由心中既惊且怒，一个个怒形于色，蓄势欲扑……

凌风公子却冷冷说道：“‘豹突山庄’求才若渴，慕容承业更是礼贤下士，岂肯当着天下群雄施出暗算手段？这说话之人，分明存心不良，暗想破坏慕容府的清誉，实在可恼！”

说着向身后一施眼色，只见一个精瘦细长面如蜡的劲装汉子，单手一扬。

人群中立刻发出一声惨嗥，一个中年壮汉双手抱着胸口，痛得弯下腰去。

众人虽未看清那精瘦汉子是用什么手法伤了一人，但见凌风公子手下竟是这般飞扬跋扈，动辄伤人，不由个个怒形于色。尤其“麒麟庄”樊非门下，更是纷纷作势欲扑……

原来那冷语受伤的壮汉，乃是“霸王鞭”樊非手下。

祥麟公子见凌风公子在自己家，竟然如此蛮横，心中怒火也几乎按压不住，但他城府极深，又恐坏了大事，更不愿此时有任何一方起了冲突，于是，强忍住满腔怒火，道：“慕容兄，既也带有秘宝，不妨在赏灯大会上，一齐展出于天下武林之前，现在且请收起……”

但他话尚未说完，那长发披肩老者已将最后一层纸包打开，只见他两指从纸包捏出一段白藕似的东西，仍是屈指一弹，一缕白光，直向“酒丐”方弼面门射去，同时嘴中说道：“老叫化！你既是嘴馋，就先给你一点尝尝鲜吧！也免得叫天下武林笑话‘豹突山庄’小气！”

“酒丐”方弼，当真是胆大包天，虽不明对方真正意图，又未看清纸包是何事物，长发披肩老者屈指弹来白影，他连看也未看，竟张口接住，“咯

崩！咯崩！”一阵咀嚼，“咯咯”两声，咽下腹去。

不但端方公子方面的人个个吃惊，就连与“酒丐”无关的众人，也都暗暗为他担心……

谁知“酒丐”方弼咽下之后，舔嘴伸舌，意犹未尽，又从背上解下一个红漆大酒葫芦来，仰起脖子“咕嘟！咕嘟！”喝了几大口酒，才用破袖口擦了擦嘴唇道：“长毛老怪！你给老叫化吃的，是不是从孙悟空那里偷来的‘人参果’？怎么这样好吃？”

长发披肩老者哈哈大笑道：“老叫化！算你造化！这虽然不是可使人成仙成佛的‘人参果’，却是道地的‘千年参王’，你如果现在运功一遍，可抵你苦修三年的功力！”

众人闻听，简直不敢相信，对毫不相干之人，竟肯施舍这么珍贵的灵药。

“酒丐”方弼却毫不犹豫，立刻盘膝坐在地下，五心朝天，双掌扣诀，行起功来。

众人被好奇心驱使，谁也没动，也没有人说话，一齐瞪大眼睛望着“酒丐”坐在地下行功。

不到一盏热茶工夫，“酒丐”跳起身来，双目一睁，奇光四射，连道：“好宝！好宝！”

众人一见，“酒丐”赤红的脸上泛起一层宝光，双目神光也似比方才精莹多了。

想这种增强功力的灵药，乃武林人梦寐求之而不可得的东西，在凌风公子手下却有整整一匣子，不由一齐将目光投射到长发披肩老人的手上。

那披发老人却自言自语地道：“谁要投靠‘豹突山庄’，谁便有福享受一段千年参王！”

展白在一侧冷眼旁观，至此方算明白凌风公子叫门下食客现出武林至宝之意，原是想收买人心。

同时，也恍然大悟，为什么其他武林三公子，也均以武林人见眼红的异宝，当着天下武林卖弄，无非都是想借此拉拢武林人士归顺到自己门下来。

但这种卑劣用心，的确叫人看了不顺眼，尤其想到名重武林的四公子，竟是用这种手段，来树立自己庞大的势力。想着不由好笑，禁不住嘿嘿冷笑出声。

凌风公子却不管展白冷笑，见自己狡计得售，扬扬得意地道：“‘豹突山庄’不仅有这点千年参王，还有‘何首乌’、‘千年灵芝液’等等数不清的奇珍异宝，专等加盟慕容门下的四方豪杰共享……”

武林人士不爱金，不爱银，却最爱这等增长功力的灵药，有的为争夺一支半叶灵药珍果，不惜拼命以赴。如今听说只要加盟豹突山庄，便可享受这种百年难得一遇的灵药，不少人蓦然动容，尤其看到“酒丐”当场服过的功效，更是羡慕不已。但为了面子问题，一时之间还不好意思蜂拥向前，但已有数人脚步趑趄，想凑向前去了……

祥麟公子眼见凌风公子狡计得售，心中大急，忙道：“诸位！先请入席吧！赏灯大会上，还有更珍贵的秘宝可看呢！”

在人丛中，展白突见一辆轮车疾闪而过，直向厅后急去。他如今目力过人，虽众人交错拥立，已看出那正是“青蚨神”金九的轮椅，他恐怕“青蚨神”隐而不出，再难见面，立刻陡然大喝一声：“金老前辈，别走！”

第三二章　“石矶大阵”

展白这一声大喝，声如震雷，大厅烛光都为之一颤！

众人更是愕然惊顾，展白却不顾一切，排众而前，飞身掠至“青蚨神”金九面前丈余之处，道：“在下展白，想请问金老前辈一件事，不知能否见告？”

“青蚨神”金九虽然停下轮椅，但脸上一无表情，只略皱庞眉道：“老夫十数年不出江湖，对外边的事一无所知，有什么问题，你还是请教别人去吧！”

说罢，转动轮椅，直向大厅后甬路驰去！

展白急道：“慢着！……”

但是“青蚨神”金九再不理他，头也不回地驱椅疾转而去，展白飞身向其追去！

但他身形才起，甬路铁门“当”的一声，自行关闭，展白收势急落，险些撞在铁门上。接着甬路两侧边门连闪出六个白衣小童，一齐手横银剑，挡住去路！

这六个白衣小童年纪均不大，约在十四五岁之间，身法却快得出奇，以展白的眼光，竟未看清六个人是怎么窜出来的，好像铁门之前凭空多了六个小童一般。这六个小童一律白衣垂发，手横银剑，挡在展白面前，而且一个个不发一言，六双小眼瞪得滚圆，看样子只要展白再前进一步，便要一齐出手攻击！

展白微微一怔，身后却传来金彩凤如银铃的声音：“展少侠！”

展白闻声回头，见金彩凤一双美得出奇的大眼睛，正望着自己，眼中流露着疑问与诧异之色。

这是金彩凤出众的地方，往往她心中所想不用说出口来，便可令对方知道她的心意，所谓“眼睛会说话”，恐怕就是指此而说的了。

展白叹了口气，心想：“冤有头，债有主，‘青蚨神’金九杀死我的父亲，却与他为子女无关，‘青蚨神’既已走了，报仇的话先不提也罢！……”展白想至此处，便摇了摇头道：“没有什么！”

谁知金彩凤并不放过他，用一种柔情万种的声调幽幽说道：“我看得出！”

她没有再说下去，但就这四个字加上她会说话的眼睛，亦可明白表示出，那下边的意思是：“你一定有什么疑难不决之事，藏在心中，请告诉我吧！我会帮助你的……”

展白能确切体会出金彩凤言简意深的情意，但是他能叫仇人的亲生女儿，来帮助他去杀她的父亲吗？……展白只有摇头苦笑道：“真的没有什么！”

但金彩凤明丽的双睛，仍然脉脉含情地望着他，而且那眼神中尚含有不少幽怨的成份，从那漆黑的照得见人的双瞳中，展白似已读出了里边的意思，那是诚意的想帮助他。

突然，大厅之中灯光全熄，眼前一片漆黑，大厅中的群雄齐声惊叫！

接着一声凄厉的长笑，犹如鬼哭狼啸，使人听来毛骨悚然！

这遽变来得太突然，数百人齐集在大厅中哗然一阵大乱！

齐声叫嚷：“嘿！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灯全灭了？”

“什么人？这是什么人在怪笑？”

可是，就在众人七嘴八舌地乱嚷乱叫之间，突然“轰隆！轰隆！……”一阵巨响传来，整座大厅也跟着摇晃起来！

有人高声大喊，但再强烈的地震也没有这么大的震动，因为整座大厅都旋转起来了！

听见有人喊地震，便有不少人夺门向厅外跑去，但是不跑还好，这一跑立刻身躯失去平衡，斜飞歪撞，跌跌碰碰，不少人身躯撞在墙壁上，额角撞在厅柱上，“砰！砰！彭！彭！”哀呼惨嗥，接二连三传出，已有不少人负了伤！

慌乱中，从黑暗里响起祥麟公子愤怒的吼叫：“什么人发动了‘石矶大阵’？”

众人恍然大悟，原来这座大厅，竟是金府一个埋伏机关！

可是，这埋伏机关既是设在金府，操纵机关之人必也是金府之人，难道连他们府上的少爷小姐也在其中，他们便要施展毒手了吗？

这真是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怪事！

祥麟公子连声喝问，愤怒、焦急的声调，任何人都可听得出，这发动阵势的命令，决不会是他发出，而且看情形，就是连他也陷于危机之中！

但那声声怪笑，仍自大厅屋顶转来，对祥麟公子的愤怒喝问，竟是不理不睬！

祥麟公子连连呼喝数声，竟不能阻止发动阵势之人，只气得三尺神暴跳。身边却传来金彩凤幽静的声调：“哥哥！那在屋顶怪笑的人是师兄，擅自发动‘石矶大阵’的人也一定是他了！”

祥麟公子一听，竟是父亲的爱徒做出这等疯狂之事，不由怒叫道：“孟如萍！你疯了？还不赶快停止！”

谁知，祥麟公子指名喝问，那声声怪笑仍未歇止，整座大厅却在旋转摇撼之中，向地下迅疾地沉去！

突听端方公子哈哈大笑道：“金祥麟！你这一手真是绝极了！‘恨天绝户计’！想一网把天下武林打尽，哈哈！可是你也别想活着出去，在我们大家尚未死完之前，你兄妹二人先得为天下武林偿命！”

祥麟公子怒道：“你要怎么样？”

端方公子道：“你仗着机关埋伏，把天下武林骗在大厅，想来个一网打尽，我端方就凭穷家帮的‘青竹阵’，便可叫尔兄妹死无葬身之地！”

祥麟公子怒极反笑：“哈哈哈……”

笑声高亢震耳，与屋顶的凄厉怪笑遥相呼应，气氛显得悲惨恐怖之极！

祥麟公子笑罢说道：“司空兄！你用不到血口喷人，金祥麟没有害人之意，就是有害人之意，也不会连自己都害在其中！”

黑暗中传来端方公子的冷笑，道：“你说此话，谁会相信？自己家中的机关会把自己害了，莫非你是怕死贪生之辈，才不敢承认害人？不敢接受本公子的挑战？”

祥麟公子尚未答言，“乾坤掌”云宗龙冷冷地说道：“司徒世兄！你纵然有拼命之心，无奈黑暗之中敌友不分，你也难施辣手。”

“酒丐”方弼哈哈笑道：“要饭的有的是偷鸡摸狗的玩意！”

端方公子道：“穷家帮的朋友，就献出两手来给天下群雄过过目吧！”

端方公子话声才落，“嚓！嚓！嚓！……”一连片微响，刹时间亮起数十支火摺子！

原来穷家帮的帮众，每人手中点燃了一支“千里火”！
这种“千里火”为穷家帮独有之物，不怕风，不怕雨，而且可常燃不熄！
数十支火摺子一亮，整座大厅刹时变得通明！
就在整座大厅“隆隆”旋转、悠悠下沉之际，穷家帮数十名高手，拉出青竹杖，交错游走，竟然形成了一座“青竹大阵”，把祥麟公子兄妹包围在中间！
“青竹大阵”，以穷家帮的“风尘三丐”为首，正好是九九八十一人，暗合九九不尽之数，每人手中一支青竹杖，杖起如林，只听“酒丐”方弼领头唱道：“千朵莲花迎风开！”
“疯丐”褚良接唱道：“西天佛祖下凡来！”
“来”字出口，漫天杖影，如狂风骤雨，猛向祥麟公子罩落！
“铁翼飞鹏”巴天赫与“铁背驼龙”公孙楚，早已领教过穷家帮“叫化大阵”的厉害，见对方阵式发动，比在岩山十二洞那一次更加猛烈，不由齐声厉吼，掌翼猛挥，硬向来势迎去！
同时，另外十数名金府高手，也随着“金府双铁卫”一齐出手！
铁翼掌风，刀光剑影，威势固然不小，但与漫空压来的青竹杖影一接，立刻纷纷惊呼倒退！
原来端方公子已尽出“穷家帮”盖世高手，加上“叫化大阵”的奥妙无方，威力竟是大得出奇，“金府双铁卫”以及金府食客中的十数高手，固然都是当今武林一时之选，但要拿来抵挡穷家帮的奇妙阵式，仍然是无法抗衡！
穷家帮阵式一发动，立把金府众高手迫退，又在“莲花，莲花……”群声齐唱之中，林林总总的青竹杖影一阵搅动，犹如怒涛拍岸一般，以无比优势向前压到！
青竹杖纷落如雨，声声惨嗥传出，金府高手已有多人惨毙杖下！
祥麟公子面色惨变，剑眉斜立，怒声叱道：“穷家帮的朋友，欺人太甚，当着天下武林，怨不得祥麟心狠手辣，接暗器！”
祥麟公子说话之中，右手漫空一扬，立有一阵啸风之声，疾啸而出！
数十点火光之中，只见一片青蒙蒙的黑影，犹如万蚨齐飞，只向穷家帮众之中打去！
竟是“青蚨神”成名暗器“青蚨镖”，祥麟公子以“万蚨呈祥”手法打出！
“疯侠”褚良嘻嘻怪笑，道：“到底是公子爷大方，一出手就是满把金钱！”
他嘴里轻松，心中也为这金家独门暗器手法暗暗吃惊，见漫空青影，疾啸而至，立刻脚踩九九，催动阵式，急这挥起青竹杖，千百条青竹杖影，幻化成一道青色竹墙，以封住阵脚前面！
“叮！叮！”一片争鸣，夹着丝丝破风之声擦面而过，接着又传出数声闷哼！
百忙中“疯丐”回头一看，身后帮众，已有不少受伤！
就连挨肩站立的“聋丐”吴化，左脸也现出一道血痕，滴滴鲜血，顺腮而下！
“聋丐”功力并不在“酒”、“疯”二丐之下，但由于双耳失聪，对敌过招，全凭超人的目力，可是在这黑暗之中，全凭数十支火摺子的微光照亮，又加上人影交错，是以看不清满空而至的“青蚨镖”，加上“青蚨镖”的与

众不同，在祥麟公子特殊的手法打出之际，斜飞横掠，一个躲避不及，脸上一凉，已知自己负了伤！

他左手拿着火摺子，右手执着青竹杖，空不出手来，抬起手臂，用衣袖一抹，见衣袖上染满鲜血，不由勃然大怒，厉啸一声，催动阵式，挥起青竹杖，带起一片劲啸，猛向祥麟公子扑去！

可是祥麟公子左手一扬，又是一蓬青影，疾啸而出！“聋丐”大惊，脚步顿挫，阵式收住，改攻为守，杖影如山，只求自保！

可是，在“叮叮”声中，他青竹杖上接连嵌入十数枚青铜制钱，而在他身旁的帮众，又有不少人发出闷哼，中钱挂彩！

但“叫化大阵”变化奥妙，曲折进退有如灵蛇，在“聋丐”阵位部份顿足后撤之际，“酒丐”与“疯丐”所率领之部份，却已应时攻出，是以祥麟公子这第二把“青蚨镖”出手，把“聋丐”打退时，“酒”、“疯”二丐，催动阵式，已由侧翼卷至！

数声惨嗥，金府高手又有数人毙命，而且数十条青竹杖影，挟疾风迅雷之势，猛向祥麟公子兄妹周身点下！

祥麟公子面容失色，金彩凤尖声惊呼，看样子兄妹两人难逃青竹杖乱棒之危……

展白也不知是怎样一种心理，只觉得不忍见那倾国倾城的绝世美女，婉转蛾眉，惨死乱杖之下，竟然不由自己地腾身而起，半空中“呛”然一声龙吟，“无情碧剑”抽出鞘来，一式“迅风疾雷”犹如长虹经天，连人带剑，猛向金彩凤身前乱棒之中挡去！

“叮！呛！叮……”

一片金音微鸣，青竹杖被展白“无情碧剑”剑锋，一下子削断了十数根！

穷家帮众“爱杖逾命”，一片惊呼声中，暴然齐退！……

金彩凤俊美无比的娇靥上，一片惊恐之色，但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中，却充满了感激之情，望着展白……

展白从那眼神中，望到了似海的深情，俊面一阵发烧，又见众人都用一种诧异的眼光望着他，似是责怪他的多此一举，他又不由一阵羞惭地低下头去……

可是，就在这电光石火的一刹那，忽听又是一阵急啸破风之声传来，众人惊惶四顾，一蓬青影，却从屋顶，迎头洒下！

犹如夏日骤然急降的冰雹！竟不知是谁，继祥麟公子之后，由屋顶洒下一把“青蚨镖”来！不由一齐惊噫出声！

就在众人惊呼四躲之际，仍有不少人负了伤，这次已不仅是穷家帮的人，而是各门各派手下都有人负伤，不由一个个怒气填膺，齐欲找祥麟公子拼命……

可是，这满空洒落的“青蚨镖”，手法高妙无比，不但打伤了不少人，而且把穷家帮众手中的火摺子一律打熄！

大厅之中，倏然漆黑不见五指！就连展白夜能视物的目力，由于乍然从明到暗，也不能看清周遭景物！

突然，屋顶又传来一声苍老的笑声，笑罢说道：“现在你们都已落入老夫掌中，为友为敌？请诸位自择，愿做金府的朋友，请事先声明，当以‘传音入密’之法，告知诸位出路，如果蓄心与金府为敌，那就要凭各位自己的本事了，能够走出这‘石矶大阵’，金府之人，绝不再加阻拦，任凭诸位自

去……”

他话尚未说完，已为众人七嘴八舌的怒叱声打断。

只听“混元指”司空晋叫道：“老二！你这样做，算是对待故友之道吗？”

“青蚨神”金九在屋顶外边哈哈大笑道：“司空普，天下之大，恐怕再找不出像你这样反覆阴险的小人了！你用假的‘大罗金丹’害得我双腿失灵，又驱使穷家帮的人劫走我的‘避水玉璧’，你这不是比要我死还更厉害吗？到了现在还谈什么故人不故人？老实说罢，今天主要就是为了对付你，别人陷身‘石矶幽冥’，丧身地底，可说是沾了你的光……”

众人一听，更是怒不可遏，原来他们两家人勾心斗角，却陷害了许多无辜之人！……

又听“乾坤掌”云宗龙说道：“二哥！你总不能连我也害在里边吧？想咱们当初情同生死……”

“青蚨神”金九在屋顶外，哈哈在笑，道：“咱们兄弟？哈哈！那在十几年前早已结束了，而且我们也曾发过誓，从那段公案后，咱们是谁也不理谁，过去的一笔勾销！想不到危难当头又叫起二哥了！我再老实告诉你吧！今天，任何人都可以放开，唯独你们几个人不能饶过！……”“霸王鞭”樊非对“乾坤掌”云宗龙低声说道：“四哥！不用多跟他费唇舌！

“想当初他设计杀害大哥时，是多么残酷无情？今日已陷在他的机关之中，再讲好话也是无用，不如……”

说到这里，声音更低，但展白奇经八脉已通，听觉灵敏，依稀能够听到“霸王鞭”说道：“……制住老鬼犬子，以使其就范……”

但亦不能完全听清楚，可是由此也忖度出“霸王鞭”樊非，是想挟制祥麟公子，以求要挟“青蚨神”，借以脱困！……

同时，展白从其对话之中，亦可听出当初他们几人陷害父亲之时，定然也是由这“青蚨神”金九出计，然后六人联手把父亲杀害，瓜分宝物，散伙而去……

展白想到这里，突感热血上冲，恨不得立刻找到“青蚨神”金九，为父报仇……

突然展白感到一只温暖滑腻的手握住他的手，同时一股似兰似麝的幽香传进了他的鼻孔，尚没等他会意，那温暖的手已拉着他向一侧走去。

展白全身如受电掣，只感一般暖流，由手上通过全身每一根神经，黑暗之中，也不知是敌是友？他竟忘记了抗拒，随着那拉着他的温滑手掌走去。

展白在那温滑小手的牵引下，走进一道石缝似的窄门，接着几个转弯，似是进了一条窄窄的地下甬道，脚下已不再转动，而且脚踩石级步步向上，显然已脱出“石矶大阵”之外。

甬道之内，虽然仍是漆黑，但时间一久，展白己恢复了夜视的目力，他约略看出，拉他向前走的，垂着珠穗蓬松发辫稳压纤细腰身的背影，正是那有着“江南第一美人”之称的金彩凤。

展白心思电转，几次想挣脱她的掌握，但不知什么心理竟未挣脱？几次想开口问她，要把自己拉到哪里去，却又不知为何没有问出口来？只在神思迷惘中任她温暖的玉掌拉着自己走去。

也不知走了多远？依时间计算，反正路途不近就是了。忽听“砰”的一声，似是一扇石门被推开，展白随着金彩凤玉掌一拉的劲儿，飘身跃出甬道，竟来在一座假山的石亭之中，只见楼台亭阁，花木扶疏，在天心一轮明月照

耀之下，分明是一座庞大的花园！
　　而且远处街道上的灯光，在月夜的天空泛起一片蒙蒙红光。
　　金彩凤的玉颜，在明月清辉的映照下，娇美如花，只见她瓠齿微露，嫣然笑道：“幸亏我知道这条秘道，不然的话，我们也要跟着他们永沉地底了！”
　　展白听金彩凤直称“我们”，这亲热的称呼，使他心头一甜，但瞬即疑问道：“永沉地底！难道那座大厅不能再升上地面来了吗？”
　　金彩凤一回身，娇躯环旋了一个对圆，就势斜倚在石亭的栏干上，那姿态娇美已极，以秀目睨睬着展白，道：“我不详细知道，只在小时候听爹爹说，这大厅是一座“石矶大阵’，只要触动机关，沉下地底，便永远不能上来，不论有多高强的武功，也要被活葬在里面！……”
　　展白这次却比较清醒，未为金彩凤娇美无比的姿态迷惘，不等金彩凤的话说完，即冷笑道：“你这话，大概无人会相信吧！”
　　金彩凤娇躯一挺，离开栏干，凑前两步，绷起秀脸道：“你——以为我骗你吗？”
　　展白哈哈笑道：“你哥哥，还有金府那么多人，难道和与会群雄也一同活葬吗？”
　　金彩凤也“噗哧”笑出声来道：“我哥哥当然不会那么傻，他也知道通向外面的秘道！”
　　展白道：“可是，你哥哥并没有随着我们出来……”展白无意中，也用了“我们”这个较亲切的代名词，不由脸孔一阵烧，心头狂跳，因此，话说了一半即行咽住。
　　金彩凤却笑得更灿然了，只见她娇靥如春花盛开，道：“这‘石矶大阵’中秘道不止一条，通往外边的路也不止一处，而且在阵势发动后，步数走不对，也踏不进那宽仅容一人可通过的石缝……”
　　展白颇为气愤地说道：“在下倒是没想到，威名震武林的堂堂金府，竟用出这种暗算坑人的下流手段！现在，展白算是领教过了，好，青山不改，咱们后会有期，再见！”
　　说罢，也不等金彩凤回答，掉头大踏步走去……
　　金彩凤被展白说得花容惨变，一时怔住，待展白掉头而去时，她心如刀绞，猛然“啊”的一声轻啼，飞扑向展白，嘴中急道：“你——不要走！……”
　　展白突感脑后劲风破空，以为金彩凤羞恼成怒，在自己背后出手暗袭，立即甩肩跨步，反身打出一掌！却见金彩凤不闪不避，双肩齐张，挺着酥胸，纵身向他扑至！
　　展白掌势已经推出，才看出金彩凤不是向他暗袭，而是扑向他的怀抱来，展白纵是铁石心肠，对这毫不抵抗、投向自己怀抱的如花似玉的女郎，也不忍遽下毒手，连忙吸气卸力，挫臂收掌！
　　可是，慢了，展白抽掌不及，虽然卸去大部分掌力，但尚有三分力道，“砰”的一声，展白一掌正正地印在金彩凤柔娇香嫩的酥胸之上！
　　金彩凤娇哼一声，前扑的身形顿然震住，一副娇躯，摇了几摇，仰面向后倒去……